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沙特阿拉伯史

詹姆斯·温布兰特 著 韩志斌 王泽壮 尹斌 译

A Brief History
of Saud Arabia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沙特阿拉伯史

詹姆斯·温布兰特 著 韩志斌 王泽壮 尹斌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 - 2009 - 482 号

A Brief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by James Wynbrandt
Copyright © 2004 by Facts On File,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Orient Publishing Centr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特阿拉伯史 / (美)温布兰特(Wynbrandt, J.)著;
韩志斌,王泽壮,尹斌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9.9

(世界历史文库)

书名原文: A Brief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ISBN 978 - 7 - 5473 - 0070 - 1

I. 沙… II. ①温…②韩…③王…④尹… III. 沙特阿拉伯—历史 IV. K3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3934号

责任编辑:王卫东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话:021-62417400

印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960 1/16

印张:26.5

字数:369千

印次: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序

x

9·11事件之前,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充满神秘色彩。除了一些趣闻轶事和一成不变的固定形象之外,人们对沙特文化、社会或者其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几乎没有任何了解。有两种经历影响了美国人对沙特王国的理解和看法。1970年代早期的石油禁运粉碎了美国人经济不可战胜的自豪感,并对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个对本国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力并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品质的小国产生了消极影响。同样重要的还有海湾战争,它把数千名美国军人卷入沙特阿拉伯境内,让美国人匆匆瞥见了这一封闭而不同的社会。

在西方人印象中,沙特简直是石油垄断的代名词;其奢华而拥有巨大财富的王子们,有关他们的传说和奇异经历吸引了小报读者的眼球,那些戴着面纱的不幸的妇女们,不得像男人一样开车,更不要说去单独旅行了。这种对沙特阿拉伯真假参半的、奇异的描述至今仍然非常盛行。可是,总体而言,沙特阿拉伯又不在大多数美国人所关注的视野之内,他们好像对揭示这个遥远国度的种种秘密,甚至对自己支票簿到底有什么影响并没有显示出什么认知兴趣。

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这一情形。事件发生后的那天早晨,统治沙特的王族成员发现自己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19名涉案劫机者

中有 15 名来自沙特,加上袭击事件的资金来源和策划恰恰是在沙特领土上发生的,这些事实令美国主要媒体对这个保守王国大为恼火,指责沙特支持军事行动和恐怖主义。批评沙特王室的人指控他们资助、包庇和窝藏恐怖分子,呼吁美国彻底改变对沙特的外交政策。某些美国分析家和评论家甚至走得更远,竟提出了推翻现行沙特王室,代之以更友好的政府的主张。

xi 在很多美国人眼中,沙特阿拉伯从“矛盾的盟友”迅速变成了“敌人”。尽管绝无详实可靠的证据证明这个王国支持恐怖分子,但是,沙特王国利用宗教作为合法性手段的做法以及投放数百万美元来资助各种伊斯兰运动,这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仍然是罪责难逃。

沙特阿拉伯人尽管动作迟缓,但仍积极回应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种种要求——确认 15 名劫机者身份、冻结与恐怖组织有关的银行账户,逮捕本·拉登的部分同伙及同情者。不过,他们仍然受美国舆论的批评,不仅批评他们做得不够,没有完全加入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而且还批评他们与基地组织秘密勾结。

沙特王室似乎未经审判就被定罪。一帮电视评论员和政客为公众谴责这个高度保守的王国也添油加醋。美国人被告知:罪恶的根源在于反动的瓦哈比主义与沙特家族的邪恶结盟。口号和简单化代替了批判的分析和丰富的历史叙事。

xii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及其先知穆罕默德的诞生地,这里是全世界穆斯林长途跋涉来体验神圣的地方。全世界穆斯林社区——乌玛(Umma)里的穆斯林每天祈祷时都面对着先知的出生地——麦加。正是这种独特意识影响了沙特人的宗教情感,激励他们以传教士般的宗教热情。无论宗教界还是统治者共同拥有传播纯洁伊斯兰教——一种在阿拉伯沙漠中诞生并孕育起来的宗教——深深的使命感。而且,1991 年美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临近最神圣的穆斯林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驻军,沙特王室不仅疏远了瓦哈比保守力量,而且也疏远了虔诚的普通大众。此事成为激发本·拉登袭击自己的施主沙特王室及其同盟大国的最好借口。

宗教界强硬派的反美言论掩盖了他们的实际行动计划——推翻这个亲西方的君主制，一个被视为已丧失其作为伊斯兰精神捍卫者的权力的君主制。无论是强硬者的反美言论，还是他们的实际行动计划都在已疏远的沙特阿拉伯青年（他们承受着 25% 的失业率）中引起强烈共鸣，他们很容易认为华盛顿陷于永无休止的困境乃是自作自受。

2003 年发生利雅得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次事件造成包括 8 名美国人在内的共 35 人死亡，其袭击目标不仅仅针对西方，同时也以西方与沙特王室家族之间的象征关系为目标。这起事件的真正目的在于用一个类似于阿富汗塔利班的政权取代这个现行的亲美君主制政权。

一开始，沙特王室政府并没有正面对抗这一威胁，而是在保持对美关系与极力安抚宗教界之间摇摆不定。这一折中立场正好解释了沙特政府为什么不愿严厉镇压那些好战分子及其精神领袖的缘由。

但是，沙特王室似乎也坚定地认识到这些宗教强硬分子不会软化下来，不会被说服停止煽动青年。他们完全出于伊斯兰教，出于掌握沙特国家，而毫不妥协地发动“圣战”。沙特与美国之间的官方关系只是他们一连串不满中的一种而已。无论是美国军队从王国撤军，还是沙特—美国关系的割断皆不会安抚那些宗教强硬派人士：除非利雅得领导人变化，否则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奏效。

尽管短期内严格的安全措施似乎可以遏制和瓦解基层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行为，但是这些措施本身并不能彻底化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日益加深的危机和不信任感。沙特王室家族面临的挑战，正如沙特一名前法官暨伊斯兰学者所言，是围绕着他们是否愿意“抛弃瓦哈比教义”以及彻底根除孕育极端主义、威胁其自身生存的社会不满根源这一轴心，而这种宏伟计划需要很长时间和资源，而且其中还孕育各种危险，但这种选择是更具战斗性。

作为抗衡宗教强硬派的砝码，沙特当局必须加强职业、开明阶层以扩大其社会基础，让他们在公民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改革保守的沙特社会并不容易，不是没有危险，但是王室面对正在积聚的风暴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它必须革除陈规陋习和某些传统做法，开始真正的制度

建设、容忍不受宗教和行政体制约束的独立的公民社会存在这一艰苦历程。

鉴于沙特阿拉伯及其国内斗争的未来结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对该国家历史、文化和政治进行重新认识。这样的理性认识工作必须阐述清楚沙特阿拉伯政治的性质和特点、统治阶层与宗教界之间的复杂关系、政治合法性来源、政治经济以及该国地区和国际结盟问题。

幸运的是,詹姆斯·温布兰特(James Wynbrandt)著作恰逢这一有利时机出版了,以学术著作形式填补了这一重大空白。温布兰特详细介绍了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崛起期间的沙特阿拉伯历史的来龙去脉——这是批判性地理解宗教感情在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和大众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重大问题的起点。

该书按照时间顺序,不仅系统地探讨了阿拉伯半岛地区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演变和发展,而且介绍了现代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形成过程。一般读者,尤其是本科大学生会发现本书很容易理解,而且信息量大。书中还对历史事件、历史主角以及复杂术语予以解释,使之明白易懂。由于本书具有介绍性质,作者在此采用的编年史方法使得本书的行文显得更加清晰而简约。

本书的另一重要之处在于其及时性和全面性,其历史叙事从伊斯兰教诞生一直到9·11事件。作者还专设一章介绍使该国家变成强国的石油革命供大家思考,也专设一章介绍第一次海湾战争及其后续影响,最后一章集中讨论了沙特王国9·11事件后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可能吞噬该国国内稳定的社会动荡和恐怖主义问题。

法瓦兹·A. 吉尔格斯(Fawaz A. Gerges)

鸣 谢

本书作者对法瓦兹·A. 吉尔格斯博士(Fawaz A. Gerges)的深刻见解以及慷慨为本书撰写前言深表谢意。同时还要感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理查德·墨菲大使(Ambassador Richard Murphy)和佛蒙特大学格列高里·高斯博士(Gregory Gause)对本书内容提出的修改和评阅意见。中东研究学会的南希·迪绍(Nancy Dishaw)及其同仁耗费巨大心血帮助作者联系那些专家和学者,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水平对本书用浓缩文字概括复杂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帮助,他们是耶鲁大学阿拔斯·阿木纳特博士(Abbas Amanat)、纽约大学百纳德·海克尔教授(Bernard Haykal)、哈佛大学的赛默尔·卡法达尔博士(Cemal Kafadar)以及布朗大学的埃利诺·杜马特博士(Eleanor Doumato)等人。同时还要在此表示感谢的有迈克尔·克鲁克博士(Michael Crocker)给予本人的帮助以及慷慨同意本人使用其收藏的照片;在提供和查找照片问题上,作者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哈佛学院图书馆优秀艺术品收藏室的詹福瑞·斯帕尔(Jeffrey Spurr)和工作人员利马·哈桑(Rima Hassan)、沙特王国大使馆若干工作人员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Aramco)的理查德·杜忒(Richard Doughty)及其工作人员。最后,作者在此还要对克劳德·沙阿比(Claudia Schaab)对本书给予的指导和建设性意见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关于本书照片的一点说明

xv

本书中作为插图的许多照片都是一些过去的、其质量无法与现代技术标准相提并论的历史性照片。但是,就此书来说,完全因为这些照片内容才被采用,尽管在其复制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阿拉伯语词汇音译和拼写问题的说明

xvi

阿拉伯语口语中有若干读音在英语发音中是没有的,而且至今也没有一个关于这些读音在音译时如何处理的统一标准。在处理阿拉伯语词汇的音译时,有人用发音区分符号,以表明这些音译词汇中哪些音素以及何处应该发音。但是,对不懂阿拉伯语口语的读者来说,这样的标注办法会令他们更觉糊涂,而不是有助。甚至有些学术性著作,为了追求简洁、增加可读性,连发音区分符号也不用了(比如说,把“Sa’ud”直接音译成“Saud”)。本书亦循此例。

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阿拉伯语专用名词也根本不存在统一的英文拼写办法,且各种不同的音译拼写也属司空见惯。本书作者在碰到这类问题时,力争在以往惯用和相对统一之间寻求一下两者之间的平衡。

文中,阿拉伯语词汇用斜体标出,而那些业已进入英语词汇的阿拉伯语词汇,则根据《韦伯斯特大学词典》(第10版)(*Merriam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Tenth Edition*)收录情况,而没有采用斜体。相当于英语中的“the”的阿拉伯语的冠词“al”,用在阿拉伯语专用名词前,则用连字符号“-”标出,如果不在句首出现,则一律采用小写。在地名的名词拼写时,如“麦地那”、“麦加”等等,阿拉伯语必须加冠词“al”,但在本书中全部省略。另外,阿拉伯语的人名前也用冠词“Al”,其意

思是“家世”、“家族”，则不能省略。

部落名称前总是加“Bani”或“Banu”。“ibn”或“bin”意思是“某某的儿子”或“某某的后裔”，经常与人名连用，“bint”的意思“某某之女”，“Abu”的意思是“某某人之父”，而经常在普通人名中见到的“Abd”（比如，“Abdualla”），其意思是“某某的仆人”。

目
录
Contents

序 /1

鸣谢 /1

关于本书照片的一点说明 /1

阿拉伯语词汇音译和拼写问题的说明 /1

导言 /1

第一章 阿拉伯半岛：地理概况及前伊斯兰历史 /3

第二章 伊斯兰教的诞生(571—632) /31

第三章 伊斯兰帝国与阿拉伯半岛(632—1258) /57

第四章 伊斯兰黄金时代(约750—1258) /87

第五章 马木鲁克、奥斯曼人与瓦哈比—沙特联盟
(1258—1745) /110

第六章 第一沙特王国(1745—1818) /136

第七章 现代阿拉伯半岛的根源(1818—1891) /163

第八章 统一与独立(1891—1932) /186

第九章 王国的诞生(1932—1953) /211

第十章 通向世界强国之路(1953—1973) /234

第十一章 石油与武器(1973—1990) /260

第十二章 海湾危机及其影响(1990—2001) /281

第十三章 未来的挑战 /301

附录1 词汇表 /319

附录2 沙特阿拉伯的基本情况 /323

附录3 大事年表 /328

附录4 参考文献 /341

附录5 文献导读 /350

索引 /356

译后记 /405

vii

插图列表

阿西尔山脉 /6

图韦格峭壁 /7

沙漠 /9

原始石刻 /11

贝都因人 与 骆驼在一起 /23

天房 /35

希拉山洞沉思图 /40

麦地那 /49

泥金手抄本选图：白德尔之战 /53

麦地那的先知墓 /58

麦地那先知清真寺 /61

库法体书写的早期《古兰经》选页 /63

岩石清真寺圆顶 /68

伍麦叶清真寺 /69

天文表 /96

泥金手抄本选图：提炼铅矿 /98

鹰状书法 /101

历史地图：红海 /112

吉达港口的旧码头 /113

吉达城的麦加城门 /114

葡萄牙古堡遗址 /116

历史地图：阿拉伯半岛(1536—1586) /118

胡富夫绿洲温泉 /130

泥金手抄本选图：宗教游行 /138

带城墙的绿洲城市(卡西姆) /145

- 德拉伊叶的天际背影图 /146
- 胡富夫城的城墙和角楼 /149
- 历史地图：18 世纪的阿拉伯半岛 /153
- 德拉伊叶废墟 /167
- 城墙内的利雅得城 /169
- 19 世纪末期的麦加 /177
- 1910 年的伊本·沙特 /187
- 马萨马科城堡 /190
- 伊赫万兄弟会成员 /195
- 汉志铁路上的废弃火车站 /197
- 伊本·沙特与珀西·考克斯爵士在一起 /199
- 油井 /216
- 伊本·沙特与国际标准组织下属的合格评定委员会
 官员在拉斯坦努拉 /217
- 沙特·阿拉伯第一艘运输石油的油轮 /218
- 伊本·沙特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一起 /222
- 骆驼与推土机 /226
- 开着旧车的朝圣者 /227
- 利雅得及其外城墙 /231
- 伊本·沙特与儿子们在一起 /232
- 沙特国王 /236
- 纳赛尔与费萨尔王储在麦加 /241
- 肯尼迪总统与费萨尔王储在一起 /250
- 朱拜勒的炼油厂 /261
- 沿岸地区的发电厂 /262
- 哈立德国王与阿卜杜拉王储在一起 /264
- 法赫德国王 /277
- 乔治·布什总统与法赫德国王在利雅得 /286
- 阿富汗战士在沙特阿拉伯东部咨询美国海军陆战队 /287
- 咨询委员会 /289
- 阿卜杜拉王储 /304
- 在传统节日穿着传统服装和佩戴利剑的男人们 /312

朝圣人群 /313

地图名录

阿拉伯半岛 /4

阿拉伯半岛的古代文明 /12

阿拉伯半岛上的商路 /27

穆罕默德去世时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 /55

伊斯兰帝国的扩张 /75

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的控制区域 /120

阿拉伯腹地 /122

阿拉伯部落及其疆域 /123

伊本·沙特的征服行动(1902—1932) /206

沙特阿拉伯的省区分布 /291

沙特阿拉伯与中东地区 /302

ix

世系图

先知穆罕默德世系图 /37

阿里家族世系图 /77

第一沙特王国世系图 /125

阿伊纳统治者世系图 /128

沙特家族世系图 /170

导 言

xvii

沙特阿拉伯王国地处阿拉伯半岛中心,位于世界三大洲非洲、亚洲和欧洲的交汇处。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阿拉伯半岛成为早期文明交往的必经之路,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大平原和埃及的贸易商路横贯而过,把西方的希腊和罗马帝国与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连在一起。不过,除了一些贸易社团之外,这个半岛及其居民完全不被这些社会所知,这是一块还没有对古代世界其他地区敞开探险和征服之门的未知领域。在今天沙特阿拉伯所在的这块土地上,严酷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得其完全独立的居民在铸造自己独一无二的性格和文化过程中,也与近代历史隔绝了。

然而,就整个历史过程而言,一因其战略位置,二因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帝国在这里发端,最后还由于这里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以及世界最重要的石油供应地,这块作为今日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故乡而广为人知的阿拉伯半岛,对历史许多重要事件也发生过显著影响。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沙特阿拉伯在重要的世界事务上又展示了其新的地位:既是西方的战略军事同盟,也是世界金融市场的重要成员,同时还是解决中东地区冲突的关键力量之一。

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悲剧事件,作为这起事件的主谋和核心的某些恐怖分子在沙特阿拉伯出生、参与策划和实施的事实,使人们对

沙特阿拉伯在国际恐怖主义扩散的作用问题上提出质疑,沙特阿拉伯究竟是不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朋友?抑或对手?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争论表明:对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实及其政策的复杂性存在相当大的误解,甚至缺乏基本了解,而这些现实又同时受到这个部落社会以及王国的建国基础伊斯兰教的直接影响,因此,要回答这些问题也必须了解沙特阿拉伯半岛的变迁历史。

xviii 本书的基本目标是,在简要叙述催生现代沙特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和事件的同时,也试图勾勒出便于理解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基本历史框架。本书还简要地回顾了阿拉伯半岛自然历史和前伊斯兰文明、穆罕默德诞生及其主要启示以及伊斯兰帝国的扩张过程,叙述了一系列后继帝国为控制伊斯兰神圣土地而进行的若干战役,以及两个半世纪前那场再次深刻影响半岛的宗教革新运动。本书还梳理了这一运动及其最终导致沙特阿拉伯建国的主要口号、主张,也纵览了过去一个世纪内从王国变成一个全球性强国的历史过程,最后对王国未来所面临的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社会和经济挑战、君主制度稳定性、地区性冲突以及王国内部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之间在王国精神问题上的不断较量等问题进行总结和论述。

21 世纪伊始,沙特又一次处于十字路口——它将继续固守自己的宗教根基传统,还是对国界之外的变化现实表现得更加开放?它还能作为绝对君主制国家继续存在,抑或必须对国内公民逐渐高涨的自由和人权呼声做出相应的回应之声?它会成为解决未来的国际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因素,还是会变成问题的一个根源?笔者希望,本书对读者在回答上述有关沙特及其世界舞台的未来角色等问题时,能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参考。

第一章 阿拉伯半岛：地理概况及前伊斯兰历史

1

今天称为“沙特阿拉伯”以及“阿拉伯半岛”的地区，历史上曾长期是非洲大陆的一部分。数百万年前，这块大陆的东部边缘地带周期性地受到海水侵蚀，结果，这块海域最终变成了今天的波斯湾。来自这些海域的海洋动植物生命的沉积物便是今天这一地区石油矿藏的来源。半岛本身的历史并不长，是历史上近期地壳活动的产物，形成时间大约在2 000万至2 500万年之前，由于地壳力量把阿拉伯板块与非洲大陆板块最终分开，两个板块相互分离形成的大峡谷，被海水填满，形成了今天的红海，这个峡谷还延伸为非洲大陆的裂谷。亚丁湾连接红海南端，把阿拉伯半岛与“非洲角”分开，向东展开为阿拉伯海。在半岛东南角，阿拉伯海逐渐变窄形成阿曼湾，向北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相连。阿曼湾与波斯湾把半岛与伊朗分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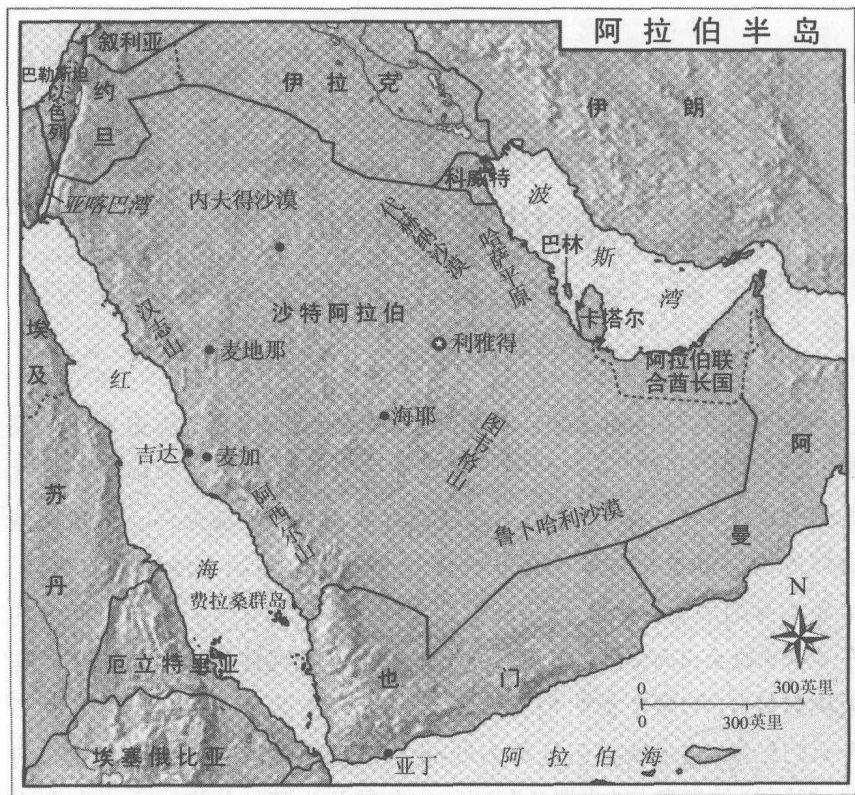
在介绍最早一批定居半岛的居民之前，让我们首先浏览一下这些先民的活动舞台。

地质与地理

与阿拉伯半岛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是，地壳上升运动使得半岛西部和南部结晶岩渐渐隆起，岩层构成半岛支撑基础，结果使得整个半岛

的陆地地势总体上表现为向东逐渐倾斜。把半岛与非洲大陆分开的同样地质力量,使得这块陆地按逆时针方向运动,经历了大约1 000 万年后合拢而成了波斯湾,并使这片水域变成了一个巨型湖泊。

2



阿拉伯半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地处亚非欧三大洲汇合处,尽管地理和气候上不适合人类居住,但它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阿拉伯半岛面积 86.5 万平方英里(224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其面积与现在的欧洲面积或印度面积相当^①。其中,沙特阿拉伯占据半岛面积的 80%,大约是现今美利坚合众国陆地面积的四分

^① 据《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 页),阿拉伯半岛面积为 300 万平方公里,约合 115.8 万平方英里;印度面积约 298 万平方公里;欧洲面积为 1 016 万平方公里。——译者注

之一。目前沙特阿拉伯周边 7 个主权国家与之相邻,自西向东,与之陆地接壤的国家分别是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南部与东部,与之相邻的国家有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岛国巴林在卡塔尔北方,仅以一条狭窄水道与沙特阿拉伯相邻。

今天被沙特阿拉伯领土占据主要部分,以及在历史上长期被称为“阿拉伯半岛”(Arabia)的阿拉伯半岛陆地,可以划分为特征明显的不同地理单元。总体而言,这块陆地以不同类型的沙漠为主,贫瘠、荒凉,不适合人类生存。西部沿岸地区的北部是平坦的“汉志”,南部是地形险峻的阿西尔山。占据沙特阿拉伯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内陆腹地面积广大,被称为“内志”,阿拉伯语的意思是“高原”。沙特阿拉伯现今的“东部省”(也就是传统所说的“哈萨”地区),面积包括从内志到波斯湾沿岸的广大地区。中南部地区以浩瀚的鲁卜哈利沙漠为主。

3

汉志和阿西尔山脉

沙特阿拉伯西部版图由北部的汉志和南部的阿西尔组成。这些地区与阿拉伯半岛上的定居人口,而不是与之相反的游牧人口联系在一起。如今,这里有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以及吉达港。沿着红海沿岸的红海峭壁是一条陡峭山脉,沿着半岛的西部沿岸从北向南,分别是北部的亚喀巴湾和南部的亚丁湾。这条长条形山脉在麦加附近被一个豁口分开,同时也以这个豁口把阿拉伯半岛分割南北两个部分。这个豁口也是汉志和阿西尔山脉的分界线。北部,汉志沿岸山脉迅速下降,没入红海海底,在这里形成了几个天然港口;靠近海岸的平地(“提哈马”),其北部比南部狭窄得多。汉志的山脉,从北部地区平均海拔 7 000 英尺(2 133 米)到麦加附近的 1 800 英尺(550 米)不等,山脉的东边陡坡下是干涸的河床(即“瓦迪斯”)以及最近时期的火山活动留下的熔岩层,其间星星点点分布着天然泉水或人工井水灌溉的绿洲,使历史上这一地区的人口定居和农业发展成为可能。

4

南部,阿西尔山脉更加崎岖,山脉向南渐次变得宽而高,海拔高度达 10 000 多英尺(3 048 米)。斜坡的高处可以获得维持农业的较大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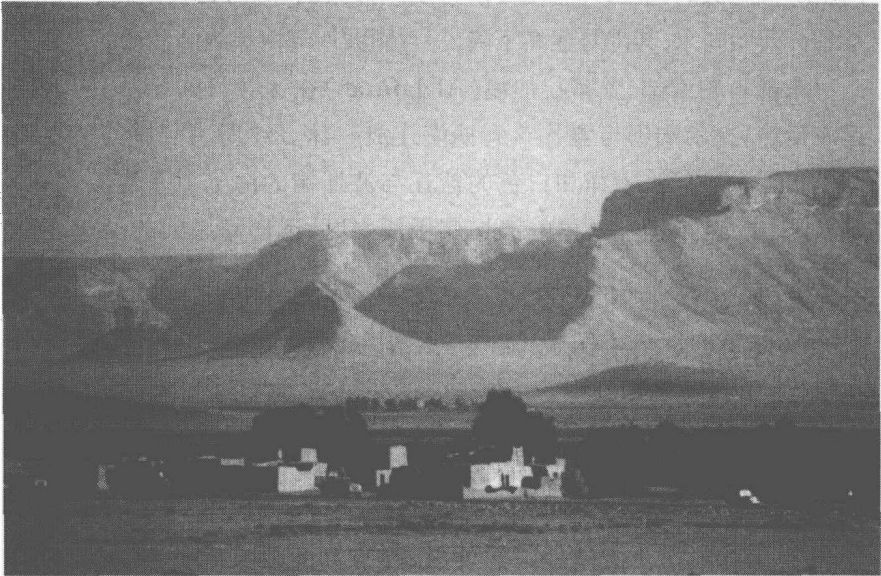
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阿西尔山脉是崎岖的高山地带。(承蒙 Tor Eigeland/Aramco World/PADIA 提供)

雨量,梯田适合种植多种谷物。这里的西部斜坡与北部地区一样陡峭,但与北部地区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这里离海边不是那么接近,形成了一条平均宽度 40 英里(65 公里)的狭长低地平原“提哈马”,沿着阿西尔地区西部海岸,从山区一直延伸到海浪冲击的平原。山脉东侧的斜坡,地势缓慢下降与布满了干涸的河谷的高原连成一体,大规模的绿洲农业在这一地区发展起来。高原往东延伸,便是广袤的沙漠——沙特阿拉伯面积最大的鲁卜哈利沙漠。阿西尔地区南部是也门山区高地,最高点达到海拔 12 000 英尺(3 660 米)。

内志

内志位于汉志和阿西尔以东,处于阿拉伯半岛的中央地带,地势高峻,面积广大,面积不大的沙漠和低矮的山脉点缀其间,它与西部沿岸地区的分界线不明显。长期以来,这里是游牧民族贝都因人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定居在分散的城镇和村庄里。高原宽度

大约 200 英里(320 公里),其海拔自西向东从约 4 000 英尺(1 360 米)逐渐下降到约 2 200 英尺(750 米)。首都利雅得附近有一处石灰岩陡坡——图韦格陡坡,是这个地区众多陡坡之一,成为内志地区的中心。这种类型的石灰岩高地以众多绿洲和大面积的盐湖沼泽为特征,自北向南形成了长达 500 英里(800 公里)弧形地带。其西面突兀而起,高出高原达 300—750 英尺(90—225 米),这是环绕在高原四周的软石和地形逐渐受到侵蚀造成的结果。



图韦格山脉从阿拉伯半岛中心地带的内志地区穿过。(承蒙 Tor Eigeland/ Aramco World/PADIA 提供)

与图韦格陡坡平行并在其正东面的是狭窄的长条形的沙漠,叫代赫纳(Ad Dahna)沙漠,北部从内夫得沙漠向南延伸一直到鲁卜哈利沙漠,全长达 800 英里(1 300 公里)。由于这里沙质含高含量的氧化铁,使得这里沙漠远远望去呈现出淡淡的橘红色。代赫纳沙漠东边与阿斯苏曼高原相邻,这个荒凉的高原上布满巨石,宽度大约 50—150 英里(80—240 公里)不等,上面还残存着古老而干涸的河谷,以及经过无数年的侵蚀而保留下来的远古时代残留痕迹。高原的海拔高度从大约

1 300英尺逐渐降低到大约 750 英尺(400 - 225 米)。

波斯湾沿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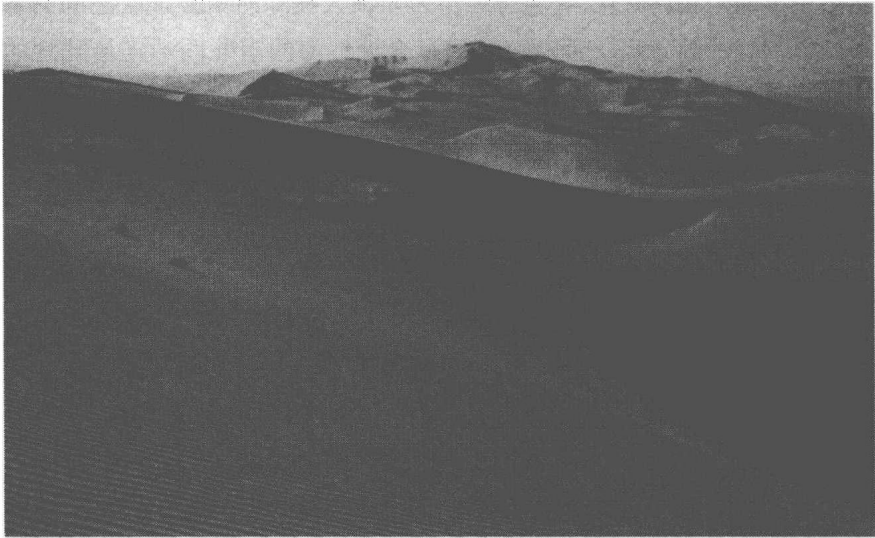
沙特阿拉伯的波斯湾沿岸是平坦的低地和海岸平原,从阿斯苏曼高原自西向东延伸,宽度大约 35 英里(60 公里)。这一荒凉地区的最大特点是没有特点,覆盖其上无非是砾石或沙子。这一狭长的平坦地区,北部是阿德迪迪巴平原,南部是东部省,或称哈萨省,这里是沙特阿拉伯境内土地最肥沃的地区,拥有现今沙特王国最大的绿洲,省会是胡富夫市。从省会开始向东,其地势逐渐下降,一直到波斯湾海岸线的沙滩。

东部省的南部,贾富拉沙漠(Al Jafurah)在达兰(Dhahran)附近接近波斯湾,在南端则与鲁卜哈利沙漠连成一体。波斯湾沿岸的地表极不平整,沙石平地、沼泽和白色的盐丘与波斯湾的海水似乎连成一体,难以区分。波斯湾在这里的海域属于浅水区,远离海岸线的深水区则有沙洲和珊瑚礁。

沙漠

沙特阿拉伯大多数地区皆为沙漠覆盖,全国年平均降雨量只有大约 4 英寸(100 毫米),来自南方的信风和来自西北方向的夏马风都会引起严重的沙尘暴。夏季(4 月中旬到 10 月中旬),白天气温总是高达 113°F(45°C)以上。沿岸地区湿度大,使高温的效果更觉严重。12 月 6 到 1 月,白天气温大约是 59°F(15°C),夜间气温某些高海拔地区偶尔可达到 0°C 以下,整个半岛陆地以三个大沙漠为主,内志北部是内夫得沙漠,或叫“安内夫得”,面积超过 2 万平方英里(5 万平方公里),构成了半岛的中心地带。它向北延伸到阿拉伯半岛的北部荒漠草原,以绵延长度达数十英里的沙丘为主要特征。其北部是叙利亚沙漠的一部分,这片沙漠也是一个隆起的高原,纵横交错地分布着众多的旱谷和大面积草地和灌木植被。在一些谷地,如锡尔汉谷地(wadi an Sirhan),其地势要比四周高原海拔低 1 000 英尺(300 米),数千年来,陆路贸易商队从这里经过。代赫纳沙漠与内志在东边接壤。南部的鲁卜哈利沙漠是世界上

面积最大的沙漠之一,达 21.2 万平方英里(5.5 万平方公里)以上,其中一些沙山高达 1 000 英尺(300 米),整个地区干旱严重,人烟稀少。



沙特阿拉伯王国领土主要由各类不同沙漠组成。本图中的沙漠,位于利雅得南,与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一鲁卜哈利沙漠相接。(承蒙 Dr. Michael Crocker/King Abdul Aziz Foundation 提供)

自然史

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某些地方,可能是地球上自然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尽管如此,在整个历史上来看,沙特阿拉伯半岛经历过的极端气候并不多。史前时期,这里有大的河流系统,与冲积平原和沼泽地相连,流经这个半岛。考古学家在阿拉伯半岛东部,发现了大象、长颈鹿、犀牛等动物祖先的化石,这些生命距今已有 1 900 多万年。在这一地区还发现了生存于 600 万至 800 万年以前的中新世晚期某些原始动物如马和象的化石。在波斯湾地区,现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附近考古发现也证明,历史上曾经有贝、鲛、龟、鳄和河马等各种动物一度在这里也很繁荣。从近期历史来讲,半岛四周的草地和森林植被,也为这里许多种类的动物群落如羚羊、长颈鹿,以及食肉类动物如剑齿猫科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提

7

供了自然环境。迄今为止,这类动物遗存尚未在阿拉伯半岛其他地方发现。正如这块陆地人类历史上注定要成为人类交往的枢纽一样,在自然历史上的中新世时代,它也曾经作为非洲大陆和西南亚地区之间的各种动植物扩散的必经之地。正是通过今天红海的南北两端连接陆地的地峡通道,各种动物才能在两大洲之间扩大或迁移它们的栖息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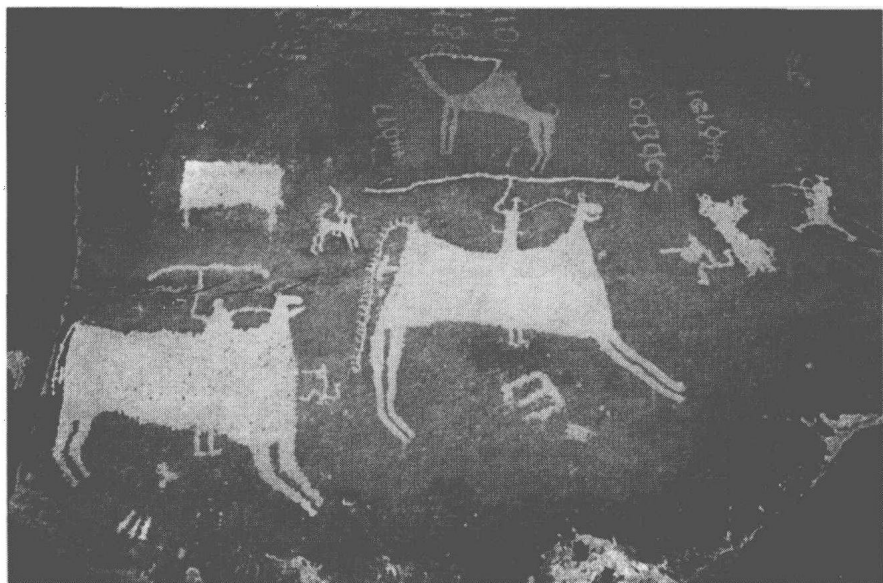
随着时间的变化,几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使这里的气候条件发生了变化。一般认为,山脉在中东地区形成以及洋流和季风类型的变化是导致该地区逐渐沙漠化的最主要因素。随着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大约在1.5万年以前,沙特阿拉伯半岛的气候逐渐变得干燥起来。当然,这与全球在这一时期开始变暖也有密切关系。一度覆盖在平原上的草地和灌木逐渐消失了,成了今天的沙漠。

伊斯兰教诞生前的阿拉伯半岛史

阿拉伯半岛上的第一批居民,有人估计大约在1.5万至2万年之间最后一个冰期临近结束时才抵达半岛定居下来。尽管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的考古发掘工作极少进行,但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有人在此生活的考古学证据已经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在整个阿拉伯半岛生活过的各种早期居民,他们以狩猎和采集生活为主,不过这些早期居民与后来成为这个地区主人的阿拉伯人并没有什么联系。史前艺术家们以大量岩画形式保留了他们生存于此的记录,这样的岩画在今天整个阿拉伯半岛还时有发现,绘画的内容主要是人、兽形象,还有一些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文字发明之前的各种原始的示意性图画。

8 随着气候逐渐变得干燥,这块陆地也越来越难生存下去。这些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新石器游牧民回到绿洲环绕的肥沃地带定居下来。取代这些早期居民的,或许就是率先在半岛南部定居下来的闪米特人各部落。这些部落拥有相同的语言根基,但并不具有民族认同感,他们之中有讲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和讲亚述语的亚述人。

尽管后来刻画在岩石上的图纹被陆续发现,但其中几乎毫无可释读材料来提供那个时代的历史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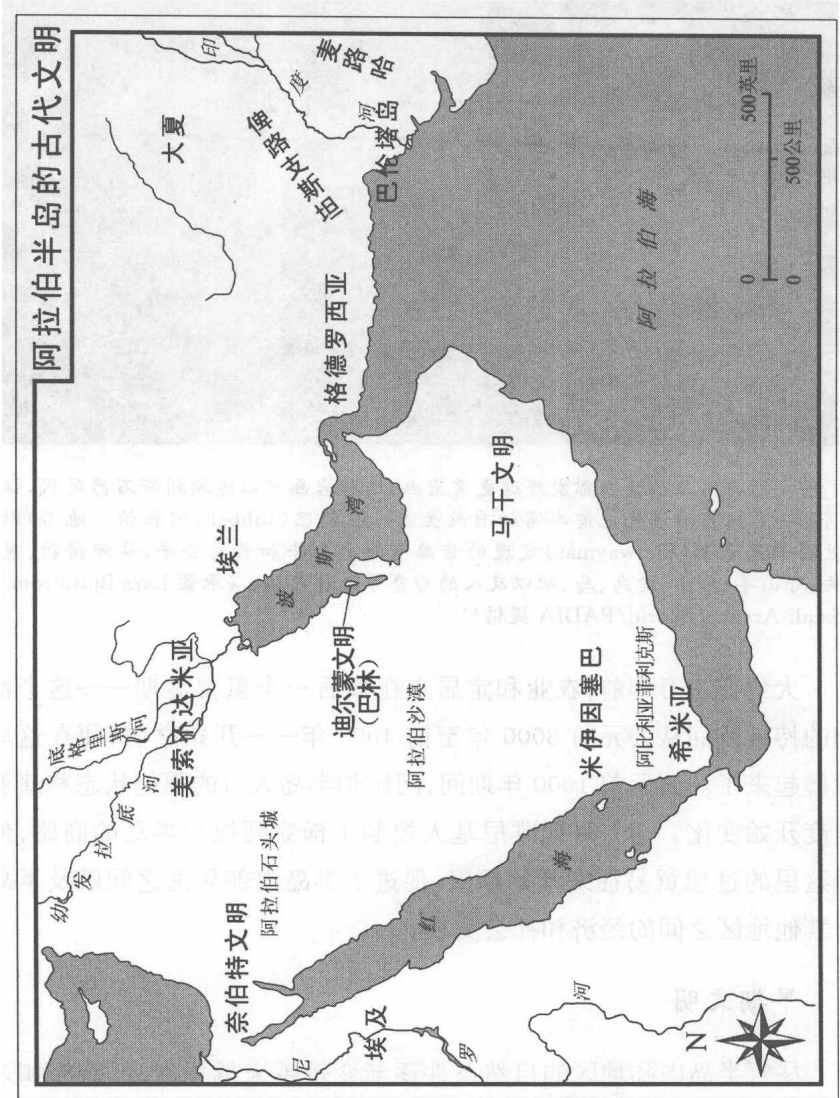


整个沙特阿拉伯境内都发现过史前岩画,这种岩画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证明这一地区在沙漠化之前丰富的自然生态。在据巴(Jubbah,阿拉伯一地名)附近的苏瓦米亚(Shuwaymas)发现的岩画有短角公牛和长角公牛、非洲猎豹、鬣狗、野山羊、羚羊、鸵鸟、马、驴以及人的形象等各种内容。(承蒙 Lars Bjurstrom/Saudi Aramco World/PADIA 提供)

大约在 1 万年前,农业和定居点在最后一个重要湿期——这个湿期的持续时间从公元前 8000 年至前 4000 年——开始之前,便在这里发展起来了。公元前 1000 年期间,阿拉伯半岛人口的隔绝状态和演变速度开始变化。这一时期腓尼基人控制了横穿阿拉伯半岛的商路,使得这里的过境贸易往来开始频繁,促进了半岛内部居民之间以及半岛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交往。

早期文明

尽管半岛内陆地区的自然条件逐渐变得越来越恶劣,可南部和东部——相当于今天也门、阿曼和巴林所在地区,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季风给也门的农业种植带来了充沛的降雨,而东部地区的地下水资源极为丰富。



另外,这些地区拥有在贸易路线的战略位置。历史上,阿拉伯半岛上有几个文明在半岛四周繁荣起来,其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其贸易商路的特殊地位。

迪尔蒙文明和马干文明

迪尔蒙文明的中心包括今天巴林国家所属各岛屿,以及附近波斯湾沿岸地区。由于它在中东、波斯和印度各文明之间的重要战略位置,迪尔蒙成为这些文明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中转站,为来往船只提供水源和生活设施,成为货物装卸和交易的繁荣市场。早在公元前 3200 年,那时还处于青铜时代,迪尔蒙、马干(今天的阿曼)、巴比伦以及印度河平原之间的商业贸易就很兴盛。这里已经发现了公元前 3000 年以及公元前 2000 年初期的来自其他地区文明的遗留物品。迪尔蒙文明的繁荣和发达在两河流域的文献中也有记载。曾经有一个 3 100 多年前的牌匾,赞美迪尔蒙是希腊神话的“伊利西亚”(Elysium)^①,说那里的人长得年轻、健康。古代神话还把此地描绘成一个道德纯洁的地方,连这里的狼和狮子都失去了凶猛掠杀的本性。

迪尔蒙文明另外还以盛产珍珠而蜚声整个古代世界。根据古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的说法,这里从公元前 2000 年代的早期就盛产珍珠。出生在埃及的希腊作家雅典娜乌斯(约公元 200 年)在他的著作《知识宝典》一书中,当说到迪尔蒙曾盛产一种可以制成美食的软体贝类动物时,他说:“波斯湾中有个小岛,岛上可以发现大量的珍珠,岛的四周布满了竹筏,当地人从竹筏上跳下并潜入了 20 英寻^②的深处,把这种双壳贝类动物捞上来。”(Athenaeus 1993,403)

10

附近绿洲的考古发掘资料也显示,到公元前 3000 年时,这里曾经种植了多种农作物,人们还饲养过各种牲畜,有作为食用的,也有作为生产或生活役用的,这也是阿拉伯半岛居民一种非常典型的生活方式,以后的 5 000 年中,这种定居方式一直沿袭不变。

① 伊利西亚,是希腊神话中的“极乐世界”,相当于《圣经》中说传说的“伊甸园”。——译者注

② 英寻:长度单位,等于 6 英尺或 1.829 米,主要用于测量水深。——译者注

古代神话中最有创造性故事之一,即古代两河流域流传的神话故事“恩基与吉尔伽美什”就发生在迪尔蒙。“恩基”是智慧之神和水神,而“吉尔伽美什”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乌鲁克国(Uruk)的国王。该故事描绘了一则神奇的传说:“鲜美的泉水从地下汨汨涌出,流到你的面前……你的咸水池变成了淡水池……迪尔蒙终将成为这块地的码头上一个万商云集的商贸天堂。”(Hoyland 2001,14)

多数学者认为,史诗《吉尔伽美什》是迄今已经发现的世界历史上保留最完整的作品之一,从时间上来讲,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要早得多。据认为,这部史诗的起源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是记述到公元前7世纪的最古老文字记载。《圣经》中关于“诺亚方舟”和“大洪水”的记载,就与这个传说相似(尽管后者叙述不像前者那样完整),据说,这也是受到前者影响的结果。

迪尔蒙文明在公元前2200年至前1600年间发展到顶峰,控制了贸易线路,建成了坚固的城市和宏伟的庙宇,临近的陆地也在其控制之下。由于这里被认为是神圣的土地,所以周边地区的人死了之后都被安葬在这里。如今,在这里仍有成千上万的墓地冢丘存在。这个帝国延续了大约2000年之久,当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公元前2000年中期原因不明地衰落时,而阿拉伯半岛上的迪尔蒙和马干两文明也同样原因不明地走向了衰落。

马干文明的财富主要来源于铜矿。铜矿最迟从公元前1745年开始,便逐渐被产自安纳托利亚高原和塞浦路斯两地的铜矿所代替。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30年间,铜矿贸易渐趋衰落。

据史书记载,迪尔蒙在公元前8世纪曾经是亚述帝国的一个封国。当时兴盛的香精香料贸易不再经过这里。到了公元前600年,迪尔蒙被并入巴比伦帝国版图,200年之后,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个将领叫尼亚库斯,在距离今天科威特沿岸不远的一个小岛法莱加岛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从这里开始在波斯湾周围一带进行拓殖。从这个时候开始直到伊斯兰帝国出现之前,巴林岛这个主要岛屿只有一个希腊名字叫“提洛斯”(Tylos)。

赛伯伊(Saba)文明

今天的也门就是赛伯伊文明所在地,赛伯伊古国建于公元前 1000 年至公元前 750 年间的某一时间。它也是“圣经故事”中所说的“赛伯伊”地方,曾一度被一个著名的女王统治。事实上,最早提及此事的是大约在公元前 950 年成书的希伯来文《旧约》,说她拜见过所罗门国王。这个故事,早期人们认为并不可信,因为人们相信阿拉伯南部不可能存在过那么早的文明,然而,近期的考古发现显示,赛伯伊文明早在公元前 2000 年代末至前 1000 年代早期已经相当繁荣,能够证明这一文明可以溯源到青铜时代。

比较可信的有关赛伯伊或赛伯伊人文字记载材料说赛伯伊人从公元前 8 世纪中期开始,但真正可以确信的 material 最早出现于公元前 600 年左右。亚述帝国萨尔贡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 722—前 705 年)留下的“亚述人战争纪年汇编”中有关于赛伯伊人的记载,那时,阿拉伯北部已在亚述人的控制之下。这份编年记录材料还提到赛伯伊一个国王,叫伊提-阿玛拉。除此之外,公元前 2500 年乌尔王国^①的最后几个王国统治时期留下的铭文,提到了“Sabam”,意思是“赛伯伊国的土地”,这意味着那个时期赛伯伊人就已存在。

赛伯伊的影响力表现为它是整个古代世界宗教仪式普遍使用的乳香、没药等各种香料供应地。以这些本地生产的产品为主的赢利贸易,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至前 4 世纪,除了赛伯伊享受这种贸易带来的实惠外,还有几个王国也是贸易受益者,其中重要的有马伊因王国(Manaeen)(公元前 4 世纪到前 2 世纪)、卡塔尔王国(Qataban)(约公元前 4 世纪到前 1 世纪)、哈德鲁马特王国(Hadramite)(约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 3 世纪)以及希米亚特王国(Himyarite)(约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6 世纪)。(考古学家曾发现,在托勒密地图标注的香料贸易城市的废墟在今天的也门被发现)当然,这其中,赛伯伊继续保持支配性的影响力。

^① 乌尔王国,古代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人建立的国家。——译者注

赛伯伊文明在技术和社会方面都是先进的,并且还拥有一支本地区最强大的军队。最高的文明成就是马里卜大坝,据说大坝高 50 英尺(16 米),宽 200 英尺(60 米),长约 2 000 英尺(620 米),有闸阀、导流渠、蓄水池等。其建设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000 年中期。在阿德哈纳河与贾贝尔巴拉克的交汇处筑坝截水形成的湖,可以为 9 600 多公顷(或约 37.5 平方英里)的土地进行灌溉。附近就是马里卜大坝。曾在这里旅行的普林尼也提到这里曾有过茂密的植被和富饶的农业。

罗马人称这里为阿拉伯费里克斯,意思是“幸福或幸运的阿拉伯”,因为各种材料都足以证明那是一块富有的土地。从旧卡塔尔班(Old Qataban)到非洲,赛伯伊王国所控制的疆域达数百年之久。

公元前 1 世纪期间,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商人们有能力利用季风直接从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直达印度,中途无需经停。第一个实现不间断直航的人是奇济科斯的欧多克索斯,他曾于公元前 117 年至前 109 年间航行三次。海路贸易的逐渐扩大,导致了陆路贸易以及贸易线路沿线城市逐渐衰落,而且还促使阿拉伯半岛南部几个王国开始发展港口。另外,罗马人征服埃及后,于公元前 24 年对这里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入侵行动也加速了这些城市走向衰落的过程。那一年,奉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gustus)之令,罗马军队在埃及总督马库斯·阿伊留斯·伽卢斯率领下对这一地区发动了进攻。

罗马学者斯特拉波在谈到奥古斯都皇帝攻取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目的时,这么说:“他们非常富有,而且,他们销售香料以及最珍贵的石头换取金银,可是他们从不对外面人花费他们交换所得。(奥古斯都的)想法是,要么把阿拉伯人当成富有朋友与之做生意,要么成为这个富有的对手的主人。”(Strabo 1930, 355)

阿拉伯半岛北部的奈伯特王国的一位官员,曾许诺为伽卢斯军队充当向导并提供膳食,最终此人口是心非,带着伽卢斯军队绕行最远的最不可靠的征途,这次行军从公元前 26 年开始,到公元前 24 年结束,历时两年之久。根据普林尼记载,伽卢斯回来的时候带着当地人的记

录材料和各地的风俗并回忆说：“游牧人以牛奶和各种动物肉为食”，“阿拉伯人戴着头巾，有的人也敞着头不加修剪，他们刮去胡须但蓄髭”。

马里卜大坝于公元5世纪和6世纪经过几次大面积维修，维修工程至少需要从四周地区调用2万名工匠和苦工。但是，大坝曾于公元542年崩溃，引起了洪灾，也就是《古兰经》第34章中所记载的“阿利姆大洪水”：“‘你们可以吃你们的主的给养，你们要感谢他。一个肥美的地方，一个至赦的主宰。’随后，他们悖逆，所以我使水库的急流去淹没他们，我把他们的两个园圃，变成两个只生长苦果、怪柳，和些微的酸枣树的园圃。我因他们的忘恩而以这报酬他们。”

13

大坝崩溃导致赛伯伊文明终结。没有灌溉，庄稼无法种植。这里的人逐渐离开这片土地。

奈伯特王国

阿拉伯半岛的西北角，即现在约旦南部，曾经产生过奈伯特文明。关于这个文明起源的确切时间目前还不清楚，但是其初民好像是来自巴勒斯坦和北部阿拉伯半岛纳卡布沙漠(Naqab)^①的一支游牧部落，这个游牧部落于公元前3世纪内某时在这里定居下来。定居下来的游牧部落变成了贸易商人，并且建立了范围从印度、中国以及远东到希腊、罗马和埃及的贸易线路。香料、胡椒、金、铁、铜、象牙、动物、糖、药材、纤维以及香水都成了经过此地的过境贸易品。公元前4世纪，奈伯特人建成了一座用岩石隐蔽起来的坚固要塞即“石头城”彼特拉作为首都，其建筑物、庙宇以及坟墓都在砂岩山上建成，人口一度达到2万至3万之间。

斯特拉波曾写道：“奈伯特人是聪明的民族，渴望获得财富，公开向那些令他们财富减少的人身上索取回来，并且能够增加财富以获取荣

^① 即以以色列南部地区的干旱半干旱沙漠“内盖夫沙漠”(Negev)，当地阿拉伯贝都因人称之为“纳卡布沙漠”。两词都起源于希伯来语，意思是“干旱”。《圣经》中，“内盖夫”也指“南方”。——译者注

誉。由于他们只有很少的奴隶,因此侍候他们多由他们自己的亲戚担任,或者互相侍候或自己侍候自己,这种习俗甚至国王也遵从。”(Strabo 1930,367)

众神之首为太阳神杜萨拉(Dushara)和女神阿拉(Allat)(下文我们还将看到,伊斯兰诞生前的阿拉伯半岛崇拜女神阿拉)。奈伯特人说的是一种阿拉伯方言,但后来又说法拉姆语^①。他们受到希腊化文化的影响也很大。他们水利学知识丰富,曾经建成由坝体、沟渠以及水库构成的复杂的水利系统,灌溉干旱沙漠中的农田。奈伯特国王的财富成为周边强国的进攻目标。北方,从马其顿王国分裂中崛起的塞尔柱国王安提贡于公元前312年袭击奈伯特王国的首都彼特拉,并轻松地攻克了这座城市的防御城堡,将其财富洗劫一空。由于抢劫财物太多,他们撤退的行动缓慢,结果遭到奈伯特人反攻,塞尔柱军队在沙漠中被彻底歼灭。不过,由于贸易能给双方带来好处,奈伯特人最终仍与塞尔柱人维持着友好关系。

14 公元前1世纪,西西里岛历史学家迪奥多罗斯·赛库鲁斯在自己著作《历史资料汇编》写道:“当很多阿拉伯部落在沙漠上过着放牧生活时,奈伯特人在财富上远远走在他人的前面,虽然没有达到超过10倍的程度。因为他们不少人总是能从一个叫阿拉伯费里克斯的地方来的货运商人手中获得乳香、没药和最昂贵的香料,然后又在海上转手出卖。”(Diodorus, 19.94)

公元前3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塞琉西王国与埃及托勒密王国之间为了争夺约旦而纷争不断,可奈伯特王国却维持独立。王国在公元前150年左右开始扩张,占领了大马士革。最终,他们力量的增强引起了公元前65年占领大马士革的罗马人担心,罗马人命令奈伯特人后退。两年后,庞培^②将军派出一支部队袭击彼特拉,但这座城市还是保持独立,至于这一结果是用军事胜利还是依靠贡赋换来便不

① 这是古代西亚地区的一种通用语言。——译者注

② 庞培(公元前106—前48年),罗马将军及政治家。——译者注

得而知了。

公元前 44 年，凯撒大帝被暗杀立刻引起了罗马帝国境内约旦地方进入混乱时期，促使罗马人对统治两河流域和波斯的帕提亚人的前哨地区展开袭击。奈伯特人支持帕提亚人，罗马打败其同盟帕提亚帝国后，奈伯特被迫向罗马交纳贡赋。后来，罗马地方大诸侯希律王以奈伯特国王未交贡赋为由，曾两次进攻奈伯特王国。公元前 31 年，希律王在第二次进攻后，控制和掌握了奈伯特王国的大部分地区，包括通往叙利亚的、有利可图的贸易商路。不过奈伯特王国政治上仍然保持独立。在亚哩达四世(Aretas IV)^①统治时期(即公元前 9 年—公元 40 年)，沿着陆路贸易路线建成了定居点，以发展香料贸易。

公元 70 年，奈伯特人与罗马人联合镇压了犹太人起义。公元 106 年拉贝二世(Rabbel II)^②死后，罗马人直接控制了这个世界。拉贝二世曾经与罗马人约定：只要罗马人在自己活着时不攻打奈伯特国家，死后便归罗马。罗马人把国名改为“阿拉伯彼特拉”，意思是“多岩石的阿拉伯”，并且按照罗马传统建筑式样重新设计、建造了新彼特拉城。在北部的阿拉伯彼特拉与南部的阿拉伯费里克斯之间是广阔的“阿拉伯大沙漠”(Arabia Deserta)。此后，这一地区进入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奈伯特王国被并入罗马帝国版图，使罗马人与这些游牧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大大增加。不过，在图拉真(Trajan)统治时期发生的帕提亚战争中，曾出现过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方与阿拉伯人短暂对峙的事。公元 2 世纪中叶，在叙利亚境内的帕尔米拉(Palmyra)地方驻扎军队保护这个过去一直由当地人保护的陆路贸易线路。

贸易活动渐渐减少了。帕尔米拉绕过了作为陆路贸易中心的奈伯特王国，而且，环绕阿拉伯半岛的航船贸易也使陆路贸易的重要性日益

15

^① 亚哩达四世，即《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中的亚哩达王，受罗马皇帝加利古勒指派，约在公元前 9 年至公元 40 年间管辖阿拉伯民族的奈伯特人。——译者注

^② 拉贝二世是奈伯特王国的最后一个国王，统治时间从公元 70 年直到 106 年去世。——译者注

减弱。彼特拉逐渐被废弃,大约在公元4世纪中期,这里已变成荒无人烟之地。

阿拉伯半岛腹地的阿拉伯人

独立于半岛外围地区的文明成就之外,阿拉伯半岛的腹地也产生了生机勃勃的文明。生活在半岛上的土著阿拉伯人长期以来一直称自己的土地为“阿拉伯家兹拉特”,意思是“阿拉伯人之地”。关于这些本土阿拉伯人的资料都是来自亚述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古以色列人以及当时曾与之存在过交往的其他文明的材料。“阿拉伯人”这一称谓最初出现在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期间的圣经故事和亚述文献中,这些文献把他们说成是沙漠游牧民。由于这两种资料都把这些人都称为“阿拉伯人”,或许当地人便依此自称为阿拉伯人,尽管这个词源自何处已湮不可考。于是,“阿拉伯”一词开始有了“过着游牧生活的沙漠人”的意思。希伯来经典中曾经提到阿拉伯人给所罗门国王(约公元前970—前931年)带来贡赋,虽然这一经文写于何时并不能确定。不过,有一篇公元前853年的铭文,曾记载亚述国王撒幔以色列三世(Shalmaneser III)打败一个包括“阿拉伯人巾底下”(Gindibu)及其1000名骆驼兵的故事。很可能是因为亚述人出于对阿拉伯南部地区与地中海之间的日益繁荣的香料贸易兴趣而重视这个地区。他们试图控制这条主要由阿拉伯人控制而同时与亚述帝国相邻的贸易线路北端。

阿拉伯人既有定居的,也有游牧的。前者定居在村庄和小镇里,其生活常常与绿洲、水井和其他永久水源密不可分,以农业、手工业和贸易为生。过着游牧生活的人主要喂养各种大牲畜。有时,定居和游牧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楚,因为有些沙漠居民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定居,而只有小部分时间流动放牧。

无论定居抑或游牧,伊斯兰前阿拉伯半岛上的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血缘氏族的基础之上。氏族由构成一个家族的若干相关家庭组成。在缺少公认的管理机构情况下,氏族决定氏族成员的生活方式,并为之

提供保护。没有氏族的保护,成员个体无法依靠任何人纠正其他任何人对他犯下的罪过——无论是抢劫、危害还是杀害。

闪米特人古老的奴隶制在阿拉伯人中普遍盛行。战争中抓获的俘虏,或者战争中被征服者的妇女和儿童都可以充作奴隶(不过,这样的俘虏也可以被赎身而不服徭役)。抢劫而来的俘虏也可以充当奴隶。奴隶制在伊斯兰教诞生后继续存在,尽管穆罕默德制定很多规定,要求人们善待被奴役之人,但《古兰经》还是承认奴隶制度的合法性。

阿拉伯文字

文字大约起源于5000年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语的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地区”),也有可能同时起源于古代埃及。文字的早期形式是象征性的符号,逐渐进化到具有发音系统。介于两大文明之间的阿拉伯半岛自然受到这两大文明的文字系统影响。某些证明材料表明,阿拉伯最初书写形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至前1500年的西奈半岛文字形式。到公元前1000年时,阿拉伯半岛有了两种书写形式:即北部的夏马里文字(Musnad al-Shamali)和南部的贾努比文字(Musnad al-Janubi)。前一种文字,在整个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都使用,最后逐渐变成里希安文字(Lihyanite)、萨非因文字(Safaitic)和亚拉姆文字系统的基础,并在公元前的1000年中期最为兴盛。奈伯特文字就是从亚拉姆文字发展而来,而阿拉伯文字又从奈伯特文字中演变而来。与此同时,在南部地区使用的贾努比文字也同在发展,最后演变为赛伯伊文字、卡塔巴尼文字(Qatabani)、哈德拉米文字(Hadrami)以及哈桑尼因文字(Hassanean)。

阿拉伯语是闪米特语的一种。现存的最早书面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这些文字是在一块同时刻有古叙利亚文、希腊文的铭文中发现的。随着伊斯兰教的诞生,《古兰经》的语言——阿拉伯语传遍了整个半岛,而最先古老的书写形式消失了。8世纪、9世纪,阿拉伯书面语演化成今天使用的标准形式。

与象形文字形式不同的字母文字也在发展,对经济增长和文化

传播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字母书写不再需要长时期书写训练，使人们容易学习。这时，商人可更加方便地下订单、定协议和做买卖。

贝都因人

有证据显示，在公元1世纪至2世纪期间^①，游牧社会在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繁荣起来，这一过程今天被称为“贝都因化”。一般认为，导致这一过程出现的原因，是由这一时期定居生活集中的地区经济和社会逐渐衰落，使影响力转向了过着流动生活的人口而引起的。贝都因

17

驯养骆驼

陆路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阿拉伯半岛上居民便开始驯化骆驼。骆驼在驯化之前是作为食物开始捕杀的。大约在公元前1500至前800年之间，阿拉伯人发明一种可以勒紧骆驼的工具后，便开始把骆驼当作驮拉东西的牲口。而此前，与希腊和罗马文明之间的贸易非常有限。阿拉伯人后来发明一种独桅帆船，在四周海域和横跨印度洋之间来回航行，然而在此之前，如果没有充当运输工具的骆驼，想穿越1200英里之遥荒无人烟的沙漠是不可能实现的。骆驼被驯化成功才使得游牧人口的生活以及定居人口的贸易繁荣起来。陆路商贸城，如彼特拉和帕尔米拉等就是在为骆驼商队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阿拉伯骆驼是一种单峰驼，与亚洲地区的另一双峰的骆驼品种大夏驼^②明显不同。它的主要食物是有刺植物、干草和滨藜，当然几乎什么都吃。除了作为有效的运输工具外，骆驼还可以食用，充当保护。驼奶可以喝，驼毛可以用于帐篷。当然，在不得已情形下，骆驼肉也可以吃，而且，这些骆驼喝的水可以大量储存在胃中达两天之久，不得已

^① 原文用“共同时代”(the Common Era)，指的是与公元纪年的同一时期，一般为非基督徒使用。本书其他出现这种纪年法的时候，一律以“公元”代替。——译者注

^② 大夏驼(Bactrian camel)，因产于大夏(即巴克特里亚王国，亚洲西部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一古国)而得名。——译者注



骆驼成就了贝都因的生活,就像骆驼成就长途陆路贸易。没有其任何一种动物能够穿越茫茫无际的大沙漠。(承蒙 The Fine Arts Library College Library 提供)

时也可以饮用。

社会及其具有强烈的劫掠习性和血亲复仇的行为模式发展起来,热情豪爽也是他们的性格之一。如果一个入侵者设法进了贝都因人营地并在被挡住之前就碰到帐篷的话,那么这个部落的领袖反而热情款待他并确保他的人身安全。“贝都因”这个词从法语词汇中演变而来,而这个法语词汇的词根正是阿拉伯语“badawi”(复数“bedu”),意思是“沙漠居民”。贝都因人只把自己称为“阿拉伯人”。

18

贝都因人极度鄙视农业和贸易,认为农业和贸易皆为下等的、低贱的职业。他们饲养绵羊、山羊、骆驼、马等各种动物,偶尔还有组织地外出抢劫或打猎。猎捕的动物有羚羊、瞪羚、猎豹、黑豹,以及最难得的野公羊。捕获猎物除充作食物外,也可以表现猎手的狩猎技巧,获得荣誉。

贝都因人过着逐水而居的生活。为了找到草地,他们到处迁徙,在冬季和夏季牧区之间流动。尽管早期的贝都因人生活没有留下多少关于其社会结构的历史遗迹,这一时期放牧营地的痕迹至今到处都是,正如他们在岩石上画出的各种原始绘画至今随处可见一样。

大约公元前后,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Severan)^①的抄书吏最早记录这些游牧部落的早期活动情况,说他们是帝国边疆地区的不安定因素。沙漠边缘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与罗马结盟的当地阿拉伯首领统治之下,他们主要任务便是控制这一地区的游牧部落。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撤换了这些地方民族统治者,代之以直接委派的罗马官员,使游牧部落直接归罗马人统治。另外还有公元1、2世纪的资料提到这些游牧部落的将军或头领。

公元3世纪,贝都因人组成了规模较大的部落联盟,使得部落首领拥有更大的权力。当时的材料提到了游牧部落的统治者和部落集团的名字。这些统治者好像希望在拜占庭和波斯两大帝国争霸中获得生存空间,为他们提供服务以获得承认。在随后几世纪中,他们在发生在阿拉伯半岛门口的罗马和波斯两大列强长期争霸斗争中,地位越来越重要。

从公元4世纪末起,罗马开始放弃一些边疆地区的军事要塞,其目的可能是让地方部落负责维持边疆地区安全。现在还有一些文献记载也说明这一时期的萨拉森人(Saracen,源自一意为“联盟”的拉丁语词汇)^②的劫掠活动。这一时期,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定都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虽然这些拜占庭人认为自己仍为罗马人,可是他们所说的语言是希腊语,而不是拉丁语;是基督徒而不是异教徒。不过,拜占庭帝国对阿拉伯半岛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控制和征税企图都没有得逞。因为,一方面贝都因人拒绝服从外来权威,另一方面,他们游牧生活的流动性及其位置不确定性,使得罗马军队也很难发现他们的踪影并征服他们。

公元5世纪,贝都因人曾入侵过叙利亚,洗劫了耶路撒冷城。那些曾与贝都因人领土接壤的各个王朝——拜占庭、波斯萨珊王朝以及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打仗时都想把机动善战的贝都因人招募进来以

① 塞维鲁朝的统治时期,从公元193至235年。——译者注

② 萨拉森人,原为叙利亚附近一游牧民族,后特指抵抗十字军的伊斯兰教阿拉伯人,现泛指伊斯兰教徒或阿拉伯人。——译者注

对付敌人。拜占庭曾于公元6世纪初在叙利亚边疆地区与两个贝都因部落——萨里部落(Salih)和巴尼加莎(Bani Ghassan)部落结成同盟。这标志着支持拜占庭帝国的加萨尼联盟的成立。而地处东部的莱赫米部落在靠近伊拉克边境的地方定居下来,与波斯萨珊王朝结成同盟。

贝都因人生活

在贝都因生活集中的营地,每个帐篷代表一个家庭,有血缘关系家庭的帐篷又连在一起,形成一派,叫“海伊”(hayy)。部落是由若干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合在一起构成。部落或氏族的头领叫“谢赫”,生活中重要事务的意见和处理办法都要向谢赫征询。谢赫行使领导权要大家承认,一切决定也需要有各个部落首领组成的部落议事会参与通过。部落之上不再有更高权威,其生存与繁荣依赖于本部落自身的战斗能力和抢劫能力之强弱。力量较小且能力不强的部落可以用一定方式换取势力较强部落的保护。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生活区域,叫“迪拉”(dirah),意思是“范围”,只有他们自己才可以在自己的“迪拉”中放牧和使用井水。尽管这些贝都因人与生活在城市的定居人口之间长期隔绝,互不往来,但是当贸易兴盛时他们仍然可以从贸易线路上获得不少好处。甚至,其中还放弃了游牧生活而过了定居生活。

贝都因人的帐篷(beit al-shar'r,意思是“用毛做成的房子”)主要是用山羊毛编制而成,不过偶尔也用到些骆驼毛和绵羊毛。用羊毛编成毛线,再把毛线拧成绳子(fala'if)。以帐篷支柱为支撑,呈长方形,四个角用绳子拉紧并固定在外面的一个固定物上。另有一块毛毡像口袋盖一样在帐篷后部拖下来,长得可以在晚上或风暴来临时把整个帐篷全部裹起来。帐篷的黑色、棕色的斑点是一些动物毛发

诗 歌

20

诗歌是伊斯兰教诞生前阿拉伯半岛中的主要文学表达形式。除了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外,诗歌还是口耳相传传统的基础,消息传播和部落氏族历史和传统都是依靠这样的口耳相传的传统得以传播和延续。贝都因人发展了一种高度格式化和形式化的诗歌,形式和内容都有严格规定。诗

歌分为挽歌、颂歌和讽喻诗。诗歌内容宣扬勇敢、忠诚、爱和报应。阿拉伯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卡希达”(Qasidah),叙述对爱情的追求。“卡希达”长度大约有60行,每行尾押韵,一开头点明爱情,接下来就是描写爱人曾呆过的地方,然后描写诗人寻找爱人的种种艰难,最后号召听众要心胸豁达。在题材的限制下,诗人们总是没完没了地变换手法,表现其创造性。

尽管翻译诗歌是不可能充分欣赏,但从雷诺德·内克尔逊(Reynold A. Nicholson)《阿拉伯文学史》中翻译的一首《复仇之歌》(原作是阿拉伯著名强盗诗人塔巴塔·沙兰)还是可以传达其中韵味的。诗歌如下:

站在胡代尔倒下的躯体身上嚎叫,

猎狗看到狼牙的寒光在闪耀;

一刹那间,翅膀啪啦啪啦,那是在宣告:

秃鹫徘徊在尸体之上,吃得太饱,再也无法飞掉。(Nicholson 1969, 100)

伊斯兰教诞生前,赛诗会在阿拉伯半岛上非常流行,而且获胜者会给部落带来巨大荣誉。伊斯兰教产生前,到麦加朝圣已经很盛行。麦加城也有赛诗会和文学比赛。当时,麦加在书面文字出现后形成一个传统,即“姆阿拉卡”(Muallaquat),意思是“挂幛”(hangings)。诗人和作家们都把自己的主要以赞美自己部落的作品挂在墙上。

伊斯兰教诞生前,大部分以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年代都是在伍麦叶王朝时期(公元661—775年),这一时期,日益发展的城市化导致人们更想保留过去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今天构成阿拉伯最早文学遗产的前伊斯兰教时代的诗歌,无论是产生地点还是起源时间,都局限在半岛内部,时间上只能追溯到公元5世纪中叶;地点仅限于北中部的内志地区。透过这些诗句了解当时的社会和习俗,无论做出什么样结论,都不能代表那个时代阿拉伯人的全部,都不能具有普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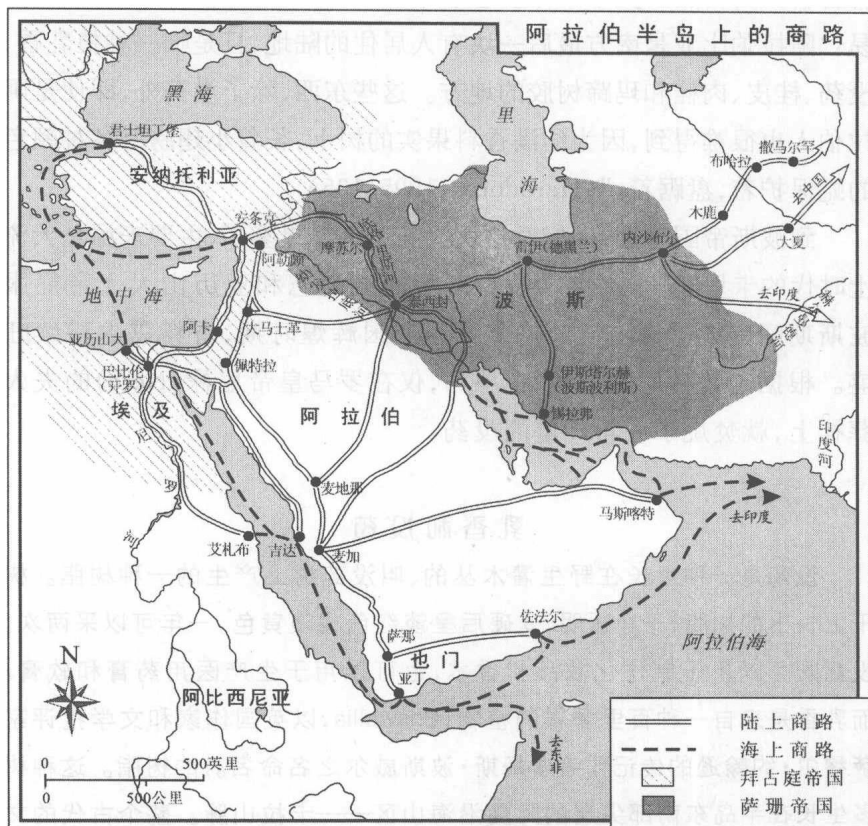
- 21 的自然色。帐篷毛毡质地稀疏,以方便散热,尽管是黑色,帐篷内的温度白天可以比室外凉快10—15°F。到雨季时,潮湿使得毛毡膨胀,隙缝闭合,使雨水渗不进来。毛毡的寿命差不多可以达到五年,更换用坏的部分。帐篷的规格反映帐篷主人的影响力或者家庭规模

的大小。帐篷内部,用装饰漂亮的布帘隔开,分成不同部分。一般情况下,一部分供男性使用,一个空间为家庭成员使用,还有一块用以烹饪的空间。

商业和商路

从古至今,海路贸易一直给阿拉伯半岛带来巨大的好处。历史上,尽管半岛沿岸的国家或小王国内大多时间内做到了维持自立,但它们为世界各地货物和思想能够进入半岛腹地提供一个可以进出的门户通道,进而丰富了内陆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国家和

22



贸易商路穿越阿拉伯半岛,使得古代文明之间的货物和思想可以流动,并使阿拉伯半岛腹地与外部世界相联系。

王国的存在,对整个半岛的变迁意义非常重大。

巨大的骆驼商队把货物从阿曼和赛伯伊王国运来,穿越大沙漠。这些商队线路顺着半岛内部的天然通道发展起来。其中有一条最为繁忙的商路,沿着阿拉伯半岛的西边直上,穿越离红海达 100 多英里的阿西尔和汉志腹地,直达加沙一带,从这里出发再到地中海地区各国。为陆路贸易提供服务促进了陆路贸易城市的兴起。

通过船只,香料和布匹从印度运来,丝绸从中国运来,又从非洲运来黄金、象牙和鸵鸟羽毛;从半岛腹地运来红枣和杏仁。但来自赛伯伊王国的、也是最昂贵的商品却在阿拉伯半岛上种植——乳香、没药和各种香料。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三卷中描写过这种贸易:“阿拉伯比亚是南方最后一块有人居住的陆地,且是唯一种植乳香、没药、桂皮、肉桂和玛蹄树胶的地方。这些东西,除了没药外,即使是阿拉伯人也很难得到,因为结满香料果实的树上,长着小翅膀的各种颜色的蛇保护着,盘踞着。”(Herodotus, 1995, 135)

23 到波斯帝国时期,人们对这块大陆了解得更多了,主要来源是大流士时代的卡里亚^①航海家司拉克斯写的航海志和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期间完成了探险记。整个罗马帝国辉煌时期,香料需求持续旺盛。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在罗马,仅在罗马皇帝尼禄(Nero)的夫人葬礼上,就焚烧了一年产量的没药。

乳香和没药

没药是一种生长在野生灌木丛的、叫没药树上产生的一种树脂。树干上长出的树脂,干净透明,变硬后呈淡红色或淡黄色,一年可以采两次。没药既可以用于制作化妆品和香水,也可以用于生产医用药膏和软膏。而乳香是来自一种百里香属的植物(Boswellia,以英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的传记作者詹姆斯·波斯威尔之名命名。)的树脂。这种树多生长在半岛东南部尖端的阿曼沿海山区——卡拉山脉。整个古代的文

^① Caryanda, 即 Caria, 古希腊的一部分,今在土耳其西部。——译者注

明世界，乳香被广泛地用于宗教仪式和葬礼。古埃及人还用乳香来进行尸体防腐处理并认为焚烧乳香可以使死者与神共存。关于香料的价值和古人对香料的广泛需要，《圣经》中关于耶稣诞生的故事也能说明这一点。这则故事说，耶稣诞生后，三长老馈赠给这个新生儿最珍贵的三种礼物中就有乳香和没药（第三种是金）。

曾经给阿拉伯半岛其他地方带来生机的贸易大国赛伯伊国的重要性于公元4世纪开始减弱。一个叫希帕卢斯的希腊人曾发现，来自印度洋的季风自西向东有六个月，然后又反过来从东向西六个月。他从半岛出发横跨洋面并趁季风返回。这样一来，商人可以绕过阿拉伯半岛上贸易中心，直接到达远东地区。另外，乳香市场早在4世纪初，随着罗马帝国境内非基督教宗教礼仪被基督崇拜逐渐代替而逐渐萎缩。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签署《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合法，且其本人于公元327年临终前也皈依了基督教。过去那种精心处理的火葬做法以及那种焚烧乳香的葬礼形式被简单掩埋所取代。乳香需求在罗马帝国全境内逐渐减弱，直至消失。

贸易衰落给阿拉伯半岛带来了灾难性影响。经济衰退引起部分定居部落再次回到游牧生活方式，使其成为半岛最主要的生活方式。部落战争和杀死女婴的现象比比皆是。今天的穆斯林称伊斯兰教诞生前这段历史时期为“贾希利亚”，意思是“蒙昧时代”，“蒙昧时代”与伊斯兰教诞生后的“光明时代”（the Age of Light）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说黎明之前最为黑暗的话，那么，这一定是阿拉伯半岛最黑暗的时代。阿卜杜拉·伊本·阿卜杜·拉赫曼·达利米（卒于877年）在一篇“逊奈”（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导言中这样写道：

人们的心肠变得冷酷无情。每天都在沙漠的角落里挖一个坑来活埋无辜的女婴。人变得比猎狗还要野蛮和残酷，强者蹂躏弱者。这一个残忍被视为仁慈，残酷受表扬，血腥被赞美，杀人当美德，淫乱和通奸比合法婚姻还盛行的时代。家庭结构已被破坏。

然而,从穆罕默德第一次降示之后的 20 余年内,几乎整个阿拉伯半岛都在信奉一个神的口号下统一起来,而且,这里即将诞生一个帝国,一个将改变世界的帝国。

第二章 伊斯兰教的诞生 (571 — 632)

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的命运正处于衰落之中。红海取代了作为贸易方式的陆路贸易商队。罗马帝国境内宗教礼仪的变化给已经开始萎缩的乳香和没药的使用画上了句号,也给这个能获取巨大利益的香料贸易画上了句号。对那些定居人口而言,这种衰落意味着,在蝗灾、大旱、瘟疫、山洪以及其他周期性降临到这块土地上的灾难来临时,他们的生存空间便变得更小。对那些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来说,贸易地位的丧失也使得他们的生存面临绝境,劫掠和战争现象也随之增多。然而,就在20多年的时间内,被自己的信徒尊奉为神的使者——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伊斯兰教,改变了阿拉伯半岛,给那些暴戾而封闭的人们带来了社会秩序和统一。

前伊斯兰时代的宗教社团

与阿拉伯半岛北部相邻的巴勒斯坦,曾经产生过世界上两大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在这些宗教之前可能已经产生了一神教信仰。到公元1000年代中叶,这两大宗教在阿拉伯半岛上都建立了自己的教团,这些教团尽管彼此孤立,但非常活跃。讲阿拉伯语的犹太人遍及整个半岛,而且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定居在叶斯里布绿洲(后来这里

改名为“麦地那”),也是后来穆罕默德为逃避麦加贵族的迫害带领自己的追随者定居的地方。有人认为,这一时期半岛上很多犹太教徒并不是从巴勒斯坦地区向南迁移过来的,而是本地阿拉伯人皈依犹太教,变成了新的犹太教徒。伊斯兰教诞生前的 100 多年内,阿拉伯半岛南部曾经建立过一个犹太教王国。这个王国后来在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争霸过程中,毁于埃塞俄比亚基督徒之手,那时,埃塞俄比亚人与拜占庭帝国结盟,而犹太人及其他异教徒与波斯帝国结盟。而且,又有一个基督教王国曾在麦加城南边的纳季兰建立,但是,公元 523 年,这个王国被位于今天也门的希姆雅王国(Himyar)^①的统治者杜鲁瓦斯摧毁。杜鲁瓦斯非常担心:阿比西尼亚^②如果崛起一个基督教王国将会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

基督教和犹太教社团的存在,使生活在定居点和城镇的当地人容易受到一神教观念的影响。两种宗教在麦加都有信徒,而且,阿拉伯人、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之间就宗教问题的辩论使麦加附近的乌卡兹(Ukaz)市场变得活跃起来。阿拉伯也有很多其他宗教团体活动。哈尼夫人就是以虔诚和美德出名的一神论信仰者,声称本族信仰与亚伯拉罕有某种精神渊源。穆罕默德本人在接受启示之前也自称是“哈尼夫”,以强化自己的宗教纯洁色彩。另外,基督教的一个支派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也很活跃。但是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信仰多神。其中的贝都因人就信仰一种万物有灵论的异教,那些与泉水、树木、石头以及其他没有生命的东西都在他们的崇拜之列。圣物和圣地在半岛上随处可见。从今天半岛上发掘的数千份铭文来看,祈求各种各样的神灵是其中最常见的主题。贝都因人的信仰中还有闪米特人的星界神灵崇拜宗教,承认与天体相关的种种神灵。他们最尊奉的三位女神是拉特(al-Lat)、欧萨(al-Uzzah)和默那(al-Manat)^③。某些万物有灵论信仰

① 即古代希腊人所说的 Homerite 王国。——译者注

② 阿比西尼亚为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的旧名。——译者注

③ 三女神的译名根据《古兰经》第 53 章第 20 节译出(见马坚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7 页)。——译者注

也承认至高无上的神灵——安拉,尽管这个神的力量还不明确,得到的敬奉程度也不高。

麦加

伊斯兰教最重要城市麦加的历史,在穆罕默德时代之前基本上不为人们所知。最早的关于穆斯林历史的文献曾记载:阿丹(Adam)在麦加建造的一座敬拜地点,后来毁于大洪水。这份文献还记载,这座城市地处两高山之间的,大体上呈南北方向的河谷中,有简陋的泥土建筑,酷热难耐,苍蝇铺天盖地。然而,不论何人控制麦加,他便掌握了权力和影响力,因为,这不仅意味着能够给朝圣者提供膳食、水源,而且还行使保护圣地的重要职责,同时还可以从朝圣者或那些从朝圣者身上获利的人那里征税。

伊斯兰教诞生前阿拉伯半岛的朝觐

26

早在穆罕默德出现之前,阿拉伯半岛上的宗教朝拜之风即已盛行。为了侍奉自己的神,贝都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各地进行朝拜。朝拜地点中最重要的是麦加。麦加这个名称来源于赛伯伊语词汇“圣地”一词,从第一个千年中叶开始便是汉志地区的主要宗教和商业中心。麦加特别之处之一在于它有一口水井,叫“渗渗井”(Zamzam)。根据伊斯兰教传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共同先祖亚伯拉罕按照神的旨意把妻子哈吉尔(Hagar)^①和儿子伊斯玛仪带到这里,然后又回到另一妻子萨拉(Sarah)身边。哈吉尔喝完了带来的水之后,他们开始在这里寻找水源。聪明的伊斯玛仪担心找不到回去的路,就在沙上留下脚印。就在下脚的地方,流出了泉水。这就是这口井的来历。亚伯拉罕返回这里的时候,他和儿子伊斯玛仪在这里建了一个圣物,后来此处圣物成为现在的天房。

今天,天房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叫“圣地”(Haram)。穆斯林朝

^① 传说,哈吉尔也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之一,因受亚伯拉罕正妻萨拉妒忌,而带着儿子伊斯玛仪出逃到“渗渗井”这个地方。——译者注

拜时,面对方向就是麦加天房的方向。穆罕默德时代,天房是一个长方形石头建筑,或仅仅是个围圈。围圈供奉着 300 多个偶像,每个偶像代表一个神,其中就有每个氏族的保护神。主神是“胡巴”^①(Hubal)。天房中也放着神圣的黑石,据说是块陨石。

到麦加朝圣在阴历胡希加月完成。在这期间,所有交战部落和氏族之间的争斗行为必须禁止。同时,这期间也是赛诗会和其他体育竞技活动举行的时候。停止敌对行为有利于贸易,因为商队不会再担心途中被抢劫。对某些人来说,宗教信仰的根本都忘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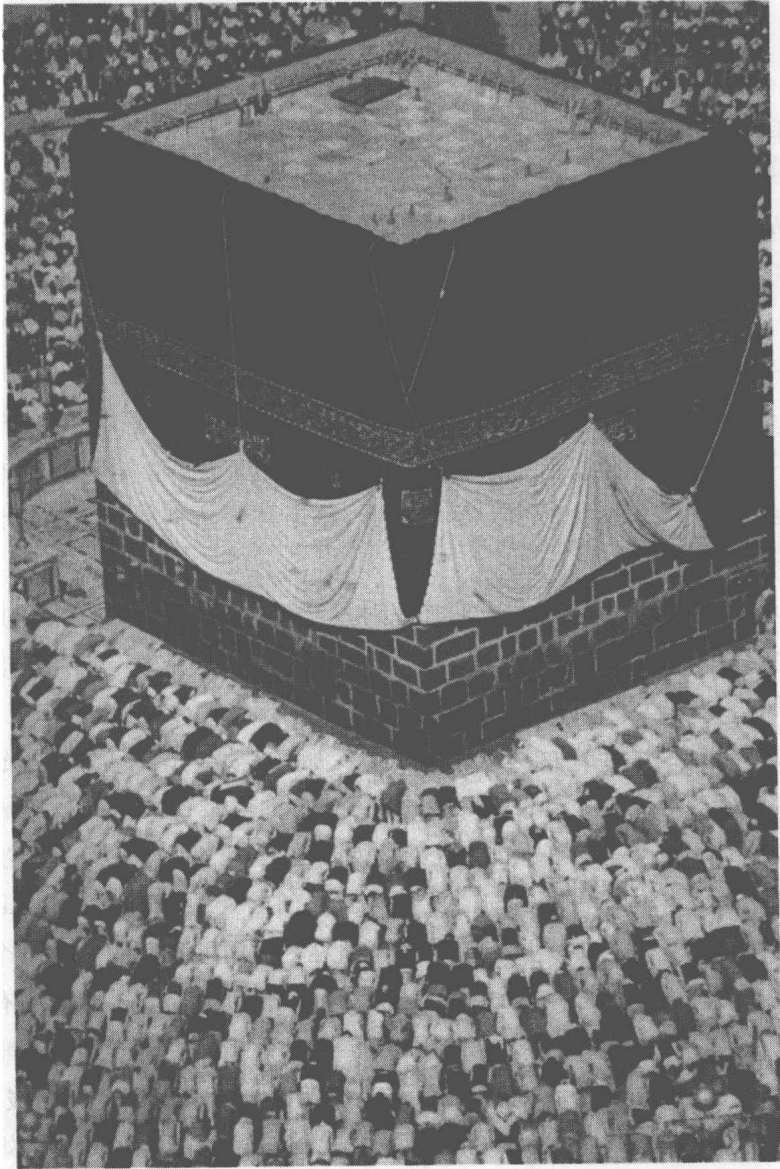
28 古莱什部落是麦加的主要部落。有人认为,这个部落大约在公元 5 世纪期间到达麦加。不久,大概也是因为其首领库塞伊通过与国王女儿结婚成为麦加的统治者之后,古莱什部落便控制了麦加。

到穆罕默德出生时的 6 世纪后半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切断了从地中海到波斯湾出海口之间的陆路贸易线路。代之而起的是另一条从地中海出发,沿着阿拉伯半岛西部沿岸平原直达也门的陆路贸易线路,这里有印度和非洲之间来往船只运来的各种货物。麦加正好坐落在这条南部贸易通道以及另一条向东通往伊拉克的贸易通道的交汇处。因此,传统上麦加总是被描绘成一座富有的商贸城。不过,最近学术研究显示,麦加经济更多属于内向型经济,其贸易根基是农业、手工业以及其他一些货物和服务。但是,麦加人以陆路商队贩运方式到遥远的市场做买卖为主,以及朝圣服务业为辅的经济活动,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其经济增长源自何处,伴随着整个阿拉伯半岛命运呈衰落趋势同时出现的,却是麦加地位的日益提升。当社会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商业关系性质时,过去那种作为维系最坚固的社会关系的部落和氏族纽带随之也削弱了。

穆罕默德

关于穆罕默德的早年生活,人们知道的并不多。历史上流传下来

^① 伊斯兰教诞生前,阿拉伯人信奉的主要神。——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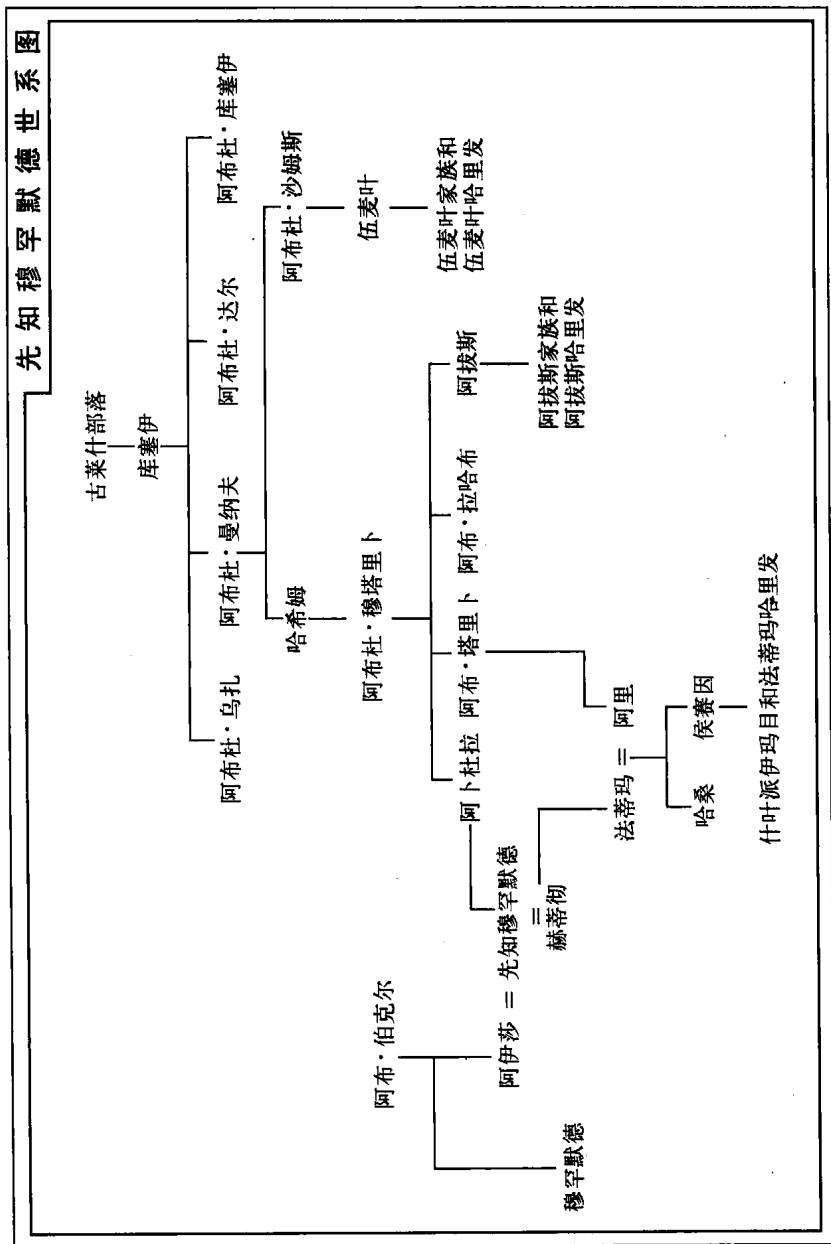
麦加大清真寺天房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甚至在伊斯兰教诞生前,这里便是宗教朝拜和敬奉场所。(承蒙 S. M. Armin/Aramco World/PADIA 提供)

的关于穆罕默德的早年生活细节被认为是未经证实的,甚至是不可信的。不过沙特人,而且事实上所有穆斯林都把这些当成事实,深信不疑。差不多关于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都源自穆罕默德去世 200 年之后才编撰成书的两本重要典籍:一本是穆罕默德·伊本·乌玛尔·瓦齐迪(卒于 822 年)撰写的《穆罕默德的探索》(*The Expeditions of Muhammad*),另一本是穆罕默德·伊本·伊沙克·伊本·亚斯尔撰写并由伊本·希沙姆(Ibn Hisham)编辑的《真主使者传记》(*The Biography of the Messenger of God*)。后者是第一本条理清晰地叙述穆罕默德生平的著作,是所有了解穆罕默德本人的作者们的作品集。这位叫伊本·伊沙克的作者试图使穆罕默德的语言合理化并把穆罕默德置于最后一位先知的地位。有些故事是奇迹般的,其真实性值得怀疑,类似于《新约》中关于耶稣的故事。尽管如此,穆斯林仍然把穆罕默德视为人而不是神。

30 《古兰经》也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穆罕默德的认识,且其人及其生平也可以从“逊奈”——被宗教学者认为确信无疑的穆罕默德的言行辑录,首次印行于公元 833 年——中探知一二。

穆罕默德大约公元 570 年出生于麦加。他是古莱什部落成员,属于哈希姆家族,这个氏族由库赛伊的孙子、穆罕默德的曾祖父哈希姆(约公元 440—500 年)所创立。哈希姆家族有贵族血统,但权力次于伍麦叶家族。以其名命名的伍麦叶家族的创始人伍麦叶(Ommaya)也是库赛伊的曾孙。伍麦叶家族后来还创立了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哈里发王朝。因之,整个伊斯兰世界各帝国都由家族王朝统治,其中有些王朝,如直接继承伍麦叶王朝的阿拔斯王朝,根据自己与先知穆罕默德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便宣称有权进行统治。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也是哈希姆家族的后代,成了阿拔斯哈里发国家的初创者。哈希姆家族,中间经过穆罕默德,也产生过什叶派伊玛目建立的阿里世系王朝(就是说,在什叶派看来,世袭的伊斯兰社会领袖的确定是真主定的),以及 20 世纪开始统治约旦的哈希姆家族血统的君主阿卜杜拉国王及其后继者。

先知穆罕默德世系图



在阿拉伯系家长制社会中，先世血缘对领导伊斯兰社会合法性来说至关重要。该世系表明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先世及其早期后代。

先知穆罕默德的父亲在先知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穆罕默德 6 岁时，母亲也去世了，留下他一个孤儿。描写先知童年生活的材料说，先知在母亲去世前就由一个叫哈利玛的奶妈抚养，跟今天在沙漠地区的习俗一样。据说，他在童年时代就曾出现过癫痫引发的状态，跟成人时代情形一样。有人援引这一病痛作为一条理由，解释穆罕默德接受《古兰经》的启示时所表现出来的焦虑状态。但另外有人对穆罕默德曾患过癫痫这一说法不以为然。

母亲去世之后，穆罕默德由社区领导人之一、他的祖父阿卜杜勒·穆塔里卜抚养。两年后祖父也去世了，他便由叔父阿布·塔里卜抚养。叔父是一位兼收穷人救济税的生意人。

青年时代，穆罕默德当过羊倌和长途商队伙计，在 12 岁那年，他还同叔父一起随着商队到过叙利亚。有一次，穆罕默德在一个修道院与修道人的谈话，这对年轻的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启发了他对一神教观念的重视。在麦加，作为争讼调解人和中间人，他渐渐享有很不错的声望。他受一个富孀赫蒂彻 (Khadijah) 雇佣，协助富孀打理生意。他的品德和行为赢得了赫蒂彻的尊敬和爱情。据说是赫蒂彻主动向他求婚。他们结婚时，穆罕默德 25 岁，赫蒂彻比他年长 15 岁。她为穆罕默德生了六个孩子，其中有两个男孩。两个男孩都夭折，且只有他最心爱的女儿法蒂玛生下后代（法蒂玛的后代也成为声称具有领导伊斯兰社会合法性的、一支拥有先知血统的后裔）。穆罕默德的商队贸易工作使他有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那里，他与当地的一神教信仰接触更为密切，对基督教和犹太教也具有了初步的（虽然不是全面的）了解。

有一件能够证明穆罕默德享有很高声望的事可以从圣训记载中看得出来。这件事发生在穆罕默德 35 岁（公元 605 年左右）时，当时，麦加城的四个主要部落领头维修天房，各自在自己的范围内进行。这反映了当时麦加本身也分成不同区域，每个区域由其中的一个部落占据。事情进行到如何把黑石重新放在合适的地方。各个部落都想得到这个荣誉，彼此争吵几乎到了爆发内战的程度。最后，众部落决定，随意由

下一个走进天房的人来重新摆放黑石。穆罕默德正好是第二个进来的人,而且凭借自己的品行和美德,众部落普遍赞成他当此殊荣。穆罕默德在得知自己的任务和决定后说,“给我一个斗篷”,“他们把斗篷递给他,他拿起黑石放在斗篷中,然后叫每个部落抓住斗篷的边沿,一道把斗篷举起来。他们就这样把黑石摆放到恰好位置时,他亲自动手,然后便在上面接着建下去”。这件事是伊本·伊沙克在《真主使者传记》中记载的。

召唤/《古兰经》

穆罕默德对那些吸引众多朝圣者来到麦加的异教仪式产生了反感情绪。他是喜欢沉思、精神上充满好奇心的人,他花费大量时间来祷告、沉思和斋戒。麦加城北几英里外的一个希拉山洞,成了他完成几次精神之旅的静居处。穆罕默德40岁的时候,大约在610年左右的某一次,他告诉妻子赫蒂彻他静修时看到的一幕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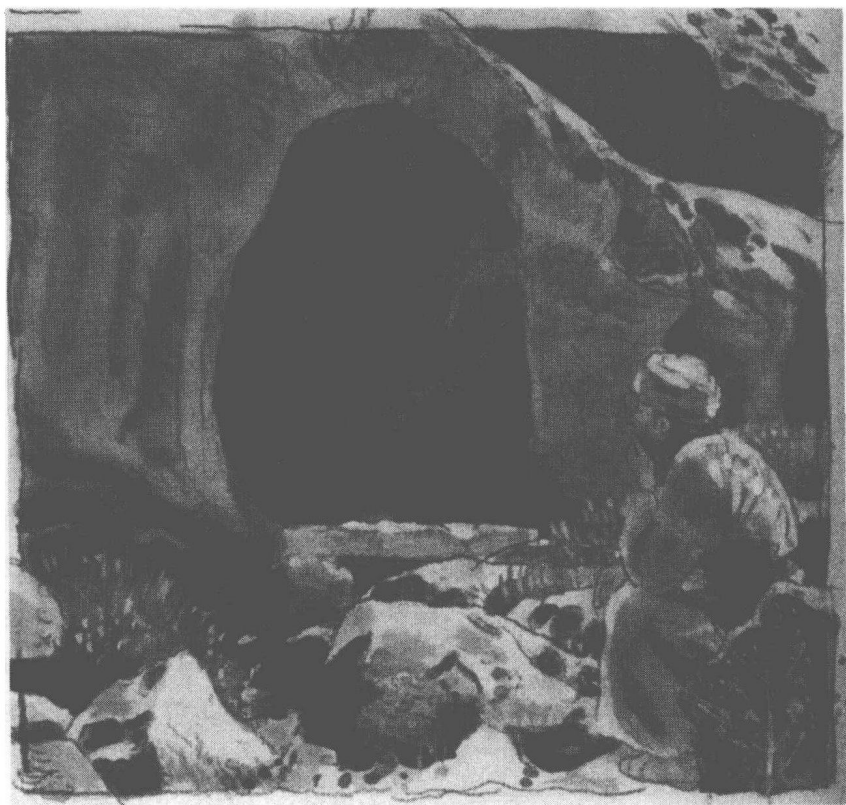
我睡着的时候,他来到我身边,手里拿着一条绸缎,上面写着一些字,并说:“读!”我说:“读什么?”他用绸缎重重压在我的身上,压得我感觉像要死了,然后又揭开并说:“读出来!……以万能的真主的名义读出来……”我就读了,他从我跟前消失了。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这些话好像就刻写在我的心里……我在半山腰时,我听到了来自天上的声音:“喂,穆罕默德,你是真主的使徒,我是迦伯利。”我抬起头仰望天空看谁在说话。瞧!迦伯利现身人形,两脚分开站在地平线上说:“喂,穆罕默德,你是真主的使徒,我是迦伯利!”

32

穆罕默德的默示标志着伊斯兰教的诞生。穆罕默德说,迦伯利指示他传播的这则启示来自一本永恒的、神圣的天书。这便是《古兰经》,伊斯兰教的神圣经典。“古兰”的意思是“诵读”,《古兰经》便是神圣的“诵读”的书。穆斯林视阿拉伯语为《古兰经》语言,是真主的语言。穆

33

斯林总是把《古兰经》之美和抒情风格当作《古兰经》神圣来源的证明。有一种观点——穆罕默德，据说是一个文盲，不可能创造出来这么完美的《古兰经》阿拉伯语——长期被认为有道理。然而，学者们并非完全同意穆罕默德文盲一说。无论其来源是什么，《古兰经》既有来自《旧约》和《新约》传统和元素，同时也从当时其他宗教如拜星教^① (Sabaism)、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哈尼夫教(Hanifism)和阿拉伯地区的异教信仰(Pagan belief)中吸收了传统和元素。



先知穆罕默德喜欢沉思默想，他到麦加附近希拉山一个山洞中静修。据说他在这里首先得到的启示，被真主命为先知。这幅画为佚名艺术家描绘的麦加的重要圣地希拉山洞。(承蒙 Norman MacDonald/Art Resource, NY 提供)

① 古代阿拉伯及美索不达米亚的拜星教。——译者注

《古兰经》中的安拉对麦加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们一直以拥有源自亚伯拉罕高贵血统为荣,也以承认这一血统所蕴含的一神教信仰为荣。但是,他们宁愿崇拜自己的偶像(这些偶像代表着多神教的诸神)而不愿崇拜安拉。他们对复活观念也抱有怀疑态度。穆罕默德传教时,他不需要花费力气去说服麦加人接受安拉至高无上;他必须让这些麦加人不得漠视安拉的存在。

伊斯兰教

“伊斯兰”,作为基于穆罕默德和《古兰经》教义的一种宗教名称,其意思是“服从”,服从至高无上的神——安拉。“信仰安拉的人”被称为“穆斯林”,服从神的意志的人。“伊斯兰”一词来源于“萨拉姆”(Salam),意思是“平安”。尽管伊斯兰教历史上发生过推动伊斯兰教传播的军事战役,但《古兰经》的教义在当时来说,还是显得相当心胸宽阔的,在阐释和实践中都有宽容性。

伊斯兰教不否定当时其他一神论宗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而是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之上。穆罕默德认同亚伯拉罕和摩西为先知,并把耶稣放在同等地位上:特选使者而不是神物。穆罕默德宣扬自己是神定的四大先知之一,在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之后的最后一位先知。伊斯兰教同样也有其他宗教的末日审判、复活、天堂、地狱和灵魂不死等信仰。因此,穆罕默德认为,穆斯林是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兄弟,称他们是“持经人”(The People of the Book),称《圣经》的《旧约》和《新约》与《古兰经》成书一样,都是受到神的启示的结果。

伊斯兰教教义的“五大基石”

伊斯兰教教义显得简单,由五功组成。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五大基石”:念作证言、礼拜、斋戒、天课和朝觐。

“信仰的确认”——念作证词,表白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前面已经说明,当穆罕默德说到“安

拉”的时候,安拉并不是不熟悉的“神”。阿拉伯语的“神”读成“安拉”。“安拉”一直是受崇拜的对象,尽管当时有各种大大小小神灵的多神教存在。做一个穆斯林不仅要赞颂神,而且不承认任何其他神的存在。

“礼拜”——穆斯林一天之内要五次礼拜:每个穆斯林每天必须进行五次拜功:天亮一次称晨礼;中午一次称晌礼;下午太阳偏西之后一次称晡礼;黄昏一次称昏礼;入夜后一次称宵礼。在伊斯兰社会,礼拜号召从清真寺的圆顶上发出。领拜人叫“穆安津”(muezzin)。信徒在“净身”(wudu)之后,面向麦加方向,铺开一个小毯子。祷告人匍匐在地,按照一定的程序和祷告词进行祷告。穆斯林每个星期五下午在当地的清真寺集体祷告,叫“星期五聚礼”。男女祷告分开进行。

35 “天课”——即施舍,施舍是每个有钱的穆斯林应尽的义务。伊斯兰规定,首先施舍给本氏族中的穷人,然后才是社会中的其他人。与他人分享幸福被认为是神的意愿。后来,在伊斯兰教史上,“天课”逐渐成为伊斯兰政府一种征税制度。

“斋戒”——伊斯兰历的第9个月叫“拉马丹月”,是纪念先知接受神的启示的斋月。斋戒是穆斯林一项严格的宗教功课,是表现穆斯林虔诚、对神的责任以及全体穆斯林一律平等的重要形式。每一个穆斯林,除了老弱病残、孕妇、哺乳妇女和不得不旅行的旅行者外,都必须斋戒。在封斋时间内,穆斯林戒除一切饮食,不得抽烟,禁止性事,只许默念安拉。斋月的最后一天,当天亮到可以分清黑线和白线的时候,斋月便可结束。由于斋月是按照伊斯兰历法的阴历来计算,阴历比阳历少11天,所以当斋月赶上夏天时,斋戒一整天就显得困难。斋月结束后便是三天的开斋节(Id al Fitr)开始,三天内设宴庆贺,休闲欢乐。

“朝觐”——伊斯兰教规定,每个成年穆斯林,只要条件许可且身体健康,一生中至少要去麦加朝觐一次。穆罕默德或许并没有想到过,伊斯兰教已经传播到远离阿拉伯半岛几千公里远的时候,朝觐实在是相当艰难的旅行。尽管如此,1500年来,全世界穆斯林都努力履行五功中的最后一功。在麦加,伊斯兰历的最后一个月,要举行专门仪式。多少年来,来自全世界的难以计数的朝觐者,包括正在朝觐的和履行朝觐功课的,给麦加带来了财富、新观念,当然,有时候也带来了麻烦。

传道

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皈依者是赫蒂彻,而且她还说服穆罕默德把自己梦境讲给他人。公元613年,他开始公开宣讲自己的默示。开始传教时,麦加人对他的态度还算温和,认为他因过于沉湎于即将来临的末日审判而变得神志不清。他对麦加盛行的多神教信仰也没有提出一点质疑。但后来穆罕默德教义转而反对偶像崇拜。对部落领袖来说,这会危及他的所有人;一个拒绝偶像崇拜的部落成员,对所有来到麦加朝拜偶像的部落来说,都将是一次侮辱。

伊斯兰教倡导团结的启示也与当时的阿拉伯社会结构不符。部落和家族在当时是决定性的社会单位,人们对外部组织的忠诚一无所知,只知道认同自己所属的部落和家族。相形之下,伊斯兰教宣扬所有信徒皆兄弟,这实在是一个革命性观念。这一观念,因改变了人们对部落或家族领袖的忠诚,让人们只对一个共同的神灵表示忠诚,从而对现行社会秩序构成了直接威胁(尽管伊斯兰帝国期间,有世俗领袖职位并由哈里发就任,但这一信仰本身并不承认世俗领袖的合法地位)。偶像崇拜吸引大批朝圣者来到麦加,而伊斯兰教谴责这样的异教行为,这等于威胁了麦加城里以朝圣收入为经济来源的主要居民的经济生命线。穆罕默德本人所在的古莱什部落,作为麦加圣地的保护者,损失最多。他们即将从圣地保护者的有利地位被迫离开,甚至可以说,彻底而永久性地离开。

36

穆罕默德的第一批信徒,除了自己的妻子之外,还有女儿法蒂玛、岳父阿布·伯克尔(Abu Bakr)、养子阿里·奥马尔以及自己的仆人载德·伊本·哈里沙。起初,除了这几个人之外,他的教义差不多所有人都不予理睬,可是,随着皈依者日益增多,穆罕默德也渐渐成为嘲笑、挖苦的对象,最后成了敌对对象。麦加人对付他的手段既有迫害,也有诘难。他们轻视他所声称的先知身份,要求他显验各种奇迹,并且还唆使他赶紧去干破坏之事。有人要他停止抨击偶像崇拜,但是穆罕默德一如既往地集贸市场和麦加的公共场所宣传自己的教义。只是由于其

本人与氏族或部落之间的关系才保护了他。

穆罕默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启示,对既定的权力阶层构成威胁,却得到了下层群众的支持,这些下层群众构成早期追随者的大多数,人数约 40 名,其中许多人是奴隶。不过,他也吸引了麦加城的一部分具有领导地位的人。来自颇有权势的伍麦叶家族的奥马尔,和上面提及的另一位颇受人尊敬的商人阿布·伯克尔,便是其中的两位,他们后来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都发挥过很大的作用。穆罕默德年轻的堂弟,即抚养穆罕默德的叔叔阿布·塔里卜之子阿里·奥马尔,也是早期追随者之一。后来,有位年轻人叫奥马尔·阿尔·哈塔卜,也加入穆罕默德的事业。属于这个圈子的人便是先知的“信士”,也就是忠实的追随者,后来在“逊奈”(字面意思是“传统”)中叙述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的便是这些信士们。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记录,作为伊斯兰教教法的基本内容之一与《古兰经》互为补充,成为规定哪些行为合法、哪些行为不合法的最主要根据之一。

麦加人的敌对态度

随着追随穆罕默德的人的数量逐渐增多,麦加城的权势阶层,由于担心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便开始迫害他的底层追随者。与穆罕默德不同,由于这些人得不到氏族的保护,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穆罕默德派去了一部分信徒,据说人数略多于 80 个,到达阿比西尼亚,即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在那里他们得到了信仰基督教的国王尼格斯(Negus)的保护。而古莱什部落派遣了两个使者,带着礼物去说服尼格斯,要他赶走穆斯林,但阿比西尼亚的统治者并没有同意。尽管穆罕默德的部族中多数人皈依传统习惯,他所在家族仍然要保证他的安全。古莱什部落试图给哈希姆家族施加压力,要他们放弃保护穆罕默德。公元 616 年,麦加人呼吁抵制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声称不与穆斯林做生意或结婚。这个时候,穆罕默德已吸引了一些麦加有领导地位的,且其精神上不满意当时流行的多神教的人。

穆罕默德还努力在麦加城内“有经书的人”——基督教徒和犹太

人——中找更多的追随者。他把这些“有经书的人”视为自己的天然支持者,因为他的神便是他们的神。可是,穆罕默德的努力遭到那些基督徒的断然拒绝,因为在穆罕默德的启示中,耶稣不过是先知系列中的一员而已。于是,穆罕默德便把发展自己信徒的重点放在犹太人群身上。

公元619年,穆罕默德的妻子赫蒂彻去世,以及随后不久叔父阿布·塔里卜也去世了,穆罕默德的保护削弱了。他的另一个叔叔、掌握本家族领导权的阿布·拉哈德,就属于穆罕默德的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穆罕默德要寻找一个地方,准备带着数量逐渐增多的信徒前往。他与麦加城南大约50英里以外的一个山区小镇塔伊夫的居民取得了联系。此举更加激怒了已经反对他的麦加人,当塔伊夫小镇拒绝接受之后,穆罕默德的处境变得更加岌岌可危。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穆罕默德对他的信徒宣示了自己一天晚上的神奇经历。这是他一生中最为人称道,并且也是伊斯兰教历史上关于他的生平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即“登宵”(Isra),《古兰经》第17章第1节也记载了此事。这个故事已经经过润色和改动,与最初的叙述不同,但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按照传统说法,穆罕默德向众人宣示,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天使迦伯利带着他,骑上一种像马一样的叫巴拉克(Buraq)的动物到达耶路撒冷,在那里他见到了亚伯拉罕、摩西、耶稣、阿丹、约瑟夫以及其他圣经故事中的人物。穆罕默德在领着他们祈祷后,被带到七层天,在这里他对人间肩负的使命得到了确认。从这里,他看到了那些该进地狱的人的痛苦以及等待着遵循神意的人的天堂。正是在这个旅行奇迹期间,他宣称得到神的旨意——穆斯林应该每天祈祷五次。

正如《古兰经》中记载的那样,穆罕默德说他从“神圣”或“不可侵犯的礼拜场所”——后被解释为从麦加城的圣地清真寺被带到“遥远的”或“最遥远的礼拜场所”。“遥远的”或“最遥远的礼拜场所”原指天堂,但在伊斯兰首都在伍麦叶时代迁到大马士革后,“最遥远的礼拜场所”被解释为所罗门神殿的所在地耶路撒冷(就在这个据说是穆罕默德升

天的地方，伍麦叶王朝哈里发建造了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圣地——岩石清真寺)。到后来，两种解释结合在一起，先知先到耶路撒冷，然后到天堂。无论他的目的地或路线怎么样，伊斯兰学者和信徒们在穆罕默德的夜间经历到底是生理上的抑或仅仅是精神上的旅程争论了许多年。(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遗孀阿伊莎曾宣布：“穆罕默德的旅程只是精神上的。”)

说耶路撒冷有人先知道穆罕默德的教义，意味着穆罕默德承认伊斯兰教是对其他宗教教义中众先知颁布的禁令的延续。穆罕默德在麦加的犹太人中寻找支持者已不是什么秘密，他希望他们把他当成本宗教中要人们盼望的救世主加以接受。

穆罕默德关于夜间旅行的神奇经历不过徒增了对手对他的鄙视和嘲笑，而且，麦加的犹太人既没有追随他，也不承认他所宣称的神圣的先知资格。(后来，在迁移到叶斯里布后，他把耶路撒冷作为朝拜方向，这跟犹太人的传统做法一样。在与犹太人产生分歧后，穆罕默德得到了把麦加作为朝拜方向的启示。据说，这一调整朝拜方向非常有益于根据他们在祷告时是否放弃了原来的朝拜方向来判断犹太皈依者是否虔诚。)穆罕默德不仅对其他人宣传自己的教义，而且也继续在自己的部落中宣教。某一天在天房宣布神的启示时，他的赞词中提到了三个主要偶像的名字：拉特、欧萨和默那(《古兰经》第 53 章第 1—20 节)。然后他说出一句话：

这些人都是高贵的哈那尼克(Gharaniq)(或许半人半神)，他们的说情是可以接受的。

这则启示就这样承认这些偶像的合法性。古莱什部落的人把穆罕默德这一席话当成对偶像的大不敬，并造成了追随者的巨大失望。这一节经文在《古兰经》的第 22 章第 51 节、52 节中是不承认的，因为穆罕默德吟诵的这些话不是真主的话，而是魔鬼撒旦的诗篇。这些话在伊本·伊沙克的先知传记中有所记载，而《古兰经》中并没有这样的话。

多少年以来,对这些信徒们来说,这些话意味着神学难题,因为这意味着,永不谬误的穆罕默德也会有谬误。他的这些话使得他与古莱什部落的关系更加紧张。

迁徙

在这一期间,在距麦加约 250 英里的东南部文化中心、绿洲城市叶斯里布,两个阿拉伯部落奥斯和哈兹拉正闹得不可开交。与此同时,犹太部落因为控制这个城市的大部分过境贸易线路而变得日益繁荣。其中最强大的三个犹太部落是巴努·库来扎、巴努·纳迪尔(Banu Nadir)和巴努·库来加(Banu Quynuqa)。为了设法结束与奥斯部落的冲突,巴努哈兹拉部落曾于 621 年拜会了穆罕默德,请求他出面担任调停者。在阿拉伯社会中,请一个德高望重的局外人来帮助解决内部棘手问题的做法是非常普遍的。穆罕默德对他们解释说,部落归属对穆斯林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第二年,代表 12 个阿拉伯部落的 12 位部落领导人会见了穆罕默德,以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仰。据说,这 12 个部落,立即接受了他的启示,并作为使徒返回叶斯里布城传播伊斯兰教教义。穆罕默德另外还派出一位能记住大部分《古兰经》内容的亲信到叶斯里布城传播伊斯兰教。很短的时间内,大多数阿拉伯人皈依了这一信仰。在公元 622 年朝觐期间,一个由 73 人组成的皈依队伍,代表了叶斯里布的所有阿拉伯部落,前来拜会穆罕默德,并向他汇报传教情况。他们邀请他到叶斯里布,并表示效忠和保护他,穆罕默德也接受了这些人的邀请。

据说,穆罕默德从麦加到叶斯里布的这次旅行花了六个月时间,这一趟被称为“希吉拉”,意思是“迁徙”。这次旅行也是秘密进行的,因为麦加的领导人害怕穆罕默德可能与叶斯里布结为同盟而密谋了一项刺杀穆罕默德的计划。他到达叶斯里布的时间是公元 622 年 9 月 22 日,标志着穆斯林纪年的开始。当时跟随穆罕默德一起迁徙的有 70 人。叶斯里布也以“先知之城”而出名,这个名称在阿拉伯语中叫“麦地那特·艾尔-纳比”(Medina't al Nabi),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简称的“麦地那”。

穆罕默德和叶斯里布的领导人签署了一份协议,即《麦地那宪章》,规定了麦地那社会即“乌玛”的基本社会结构。尽管犹太人继续保留自己的信仰,但是犹太部落可以与阿拉伯部落在“乌玛”里共存,这是穆罕默德根据一项契约所准允的:

40

惠助与平等也允以追随我们的犹太人。不得对他有冤屈且其敌人也不应得到帮助……犹太人……是有信徒的群体(犹太人有他们的宗教,而穆斯林有自己的宗教)……犹太人花自己钱而穆斯林花自己的钱。每一方都应该互相帮助,共同对付任何以宪章之人为敌之人,他们应互相告知和商量,且诚实不得背叛……神赞许这一宪章。^①

穆罕默德在麦加期间的最显著成就是他的启示的发展,在麦地那,其重点是以真主的名义巩固信仰力量。穆罕默德着手建立一个社区和一套制度,并实施当时业已表达和编纂成书的教义。对婚姻、纳妾、离婚以及蓄奴等方面都有了规定。然而,他最重要的目标是重返麦加,去清洗他反对的圣地异教崇拜。

麦地那公社

41

从一开始,乌玛社会内部就充满了紧张,这种紧张也伴随着麦地那公社的扩大。在乌玛内部,那些麦地那本地的信徒(“安萨尔”,即“辅士”)与来自麦加的信徒(“穆哈吉勒”,Muhajirun,即“迁士”)之间产生了分裂。麦地那人对辅士心怀憎恨——他们给麦地那带来的除了信仰之外并没有其他。为了能使公社获得更多物品,穆罕默德命令信徒抢劫附近的自也门通往叙利亚的贸易线路。伊斯兰教教义在往日所宣传的和平和非暴力,而如今新教义允许信徒搜寻和攻击不信教者:

^① Guillaume, Alfred. *The Life of Muhammad*.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231 - 233.



先知穆罕默德选定的城市——麦地那。先知 622 年的这次迁徙到叶斯里布(该地因穆罕默德的迁徙而出名,后改名为“麦地那”)是一个伊斯兰历史的里程碑,标志着伊斯兰纪年开始。(承蒙 S. M. Amin /Saudi Aramco World/ PADIA 提供)

被进攻者,已经获得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他们被无理地逐出故乡,只因他们常说:“我们的主是真主。”——《古兰经》第 22 章第 39—40 节

当穆罕默德开始把乌玛的范围缩小到只包括穆斯林的时候,那些尽管不相信穆罕默德是神的先知,但仍然自认为是乌玛内部的成员的犹太人,开始感到不安。犹太人拒绝承认穆罕默德的神圣性造成了乌玛与犹太人之间的更大隔阂。

公元 624 年 1 月,穆罕默德把朝拜方向从面向耶路撒冷改为朝向麦加,这样不仅可以直接检验出犹太人是否皈依,而且也如前面所述,更使伊斯兰教直接回归原本的阿拉伯根源。在各个社团之间的持续斗争中,穆罕默德指责犹太人误入歧途,指责他们背离了他所代表的、真正的亚伯拉罕宗教。

穆罕默德还面临着来自较大的社团——由基督徒和异教阿拉伯组成,后者还被《古兰经》激烈地称为“伪信徒”——的敌视。穆罕默德在真主的话语未能说服敌人时候使用剑作为手段,巩固了他在麦地那的权力,迫使他们称之为“神的先知”。接着,他主要是通过与其他部落结盟方式,获得麦地那以外部落的支持。赫蒂彻去世后,他再婚,娶了若干妻子,其中还举行了几次结婚仪式,以强化与这些部落的关系。

《古兰经》已应允信众以永远的福祉;对那些在推行伊斯兰教的战斗中倒下的人应许以特殊的褒奖。穆罕默德一再提醒他的军队——天堂等待着他们,以更加勇敢、更加大胆的行动参加战斗,死亡的观念同样值得期许。

攻打麦加

随着自己在麦地那的地位逐渐巩固,穆罕默德发起一场征服麦加的战斗。第一次行动是公元623年袭击麦加的一个商队,这次攻击行动恰恰发生在拉贾卜(Rajab)期间,传统上,在神圣的月份期间,任何战斗都是被禁止的。麦加人被这种违背传统的大逆不道所唤醒。小规模冲突和劫掠行为持续不断。

圣训

圣训,或者“传统”,指的是那些值得信赖的人根据自己的亲耳或目击经历记录整理的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但并非所有圣训都可以奉为金科玉律。有些辑录“逊奈”的人甚至承认自己有编造行为。由于“逊奈”可以被当作行动指南,可以决定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行为不允许,那么,伪托先知语言便会有价值。圣训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吃前如何切西瓜到如何使用牙签,都有细致规定。

每一条完整的“逊奈”有两个组成部分:真实世系(isnad)和明确文字(matn)。在判断逊奈的可靠性时必须认真对待“逊奈”的传述人的名誉如何。因此,“逊奈”可分“可靠”(sahih)、“公允”(hasan)和“不可靠”(daif)三类。

在帝国的第3个世纪,圣训收集整理成现今流传的6卷。它们的流传是显而易见的。著名的编目家和第一大圣训作者穆罕默德·伊本·伊斯梅尔·布哈里(Muhammad ibn Ismail al-Bukhari,公元810—870年)从60万段“逊奈”中——这些“逊奈”是他用16年时间到处游历,从1000名谢赫那里搜集而来的——根据不同主题最后辑录成7225段的圣训集《布哈里圣训集》。伊斯兰教中,《布哈里圣训集》是《古兰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著作。伊本·哈贾吉·内沙普里(Ibn al-Hajaj Al-Nisapuri,卒于公元857年)辑录的《穆斯林圣训集》中有不少内容与布哈里相同,尽管世系有时有所不同。穆斯林认为这两本书包含了最真实的圣训。

公元624年初,穆斯林密谋袭击古莱什部落首领阿布·苏富杨的商队,派出了一支300人的军队。麦加人听说劫掠队伍马上就来,派遣了一支1000人的部队前往迎战。两支部队在贸易商路上的重镇白德尔(Badr)相遇。这件事后来被称为“白德尔之战”。在“白德尔之战”中,麦加战士以拼命姿态与来自麦地那的、由阿里·伊本·阿布·塔里卜(先知的堂弟,后来成为先知女儿法蒂玛的丈夫)领导的部队展开了肉搏战。九个拼命向前冲的麦加士兵全部被杀。为了巩固优势,穆罕默德立下诫命。在随后的战斗中,几个麦加部队的首领都被杀,其部队从战场上夺路而逃。

43

“白德尔之战”是伊斯兰教诞生转折点。穆罕默德以此作为神佑穆斯林的证据。这场胜利给伊斯兰部队一种信念——使得他们坚信穆斯林事业的神圣正当性,使得乌玛社会获得空前团结。失败同样也使麦加团结一心。第二年即625年,他们集合一支3000人组成的部队去攻打麦地那。穆罕默德亲自率领一支由500麦地那人组成的队伍,在距离麦地那大约5英里的伍侯德(Uhud)地方与古莱什部落的士兵相遇。正如“白德尔之战”一样,每个士兵都拼命地战斗,而且,阿里像在白德尔战场上一样,迅速斩杀了麦加部队的旗手。在麦加人一顿立誓之后,他们的反攻一度占了上风,穆罕默德受伤,不过麦加人并没有继续推进而是撤回了麦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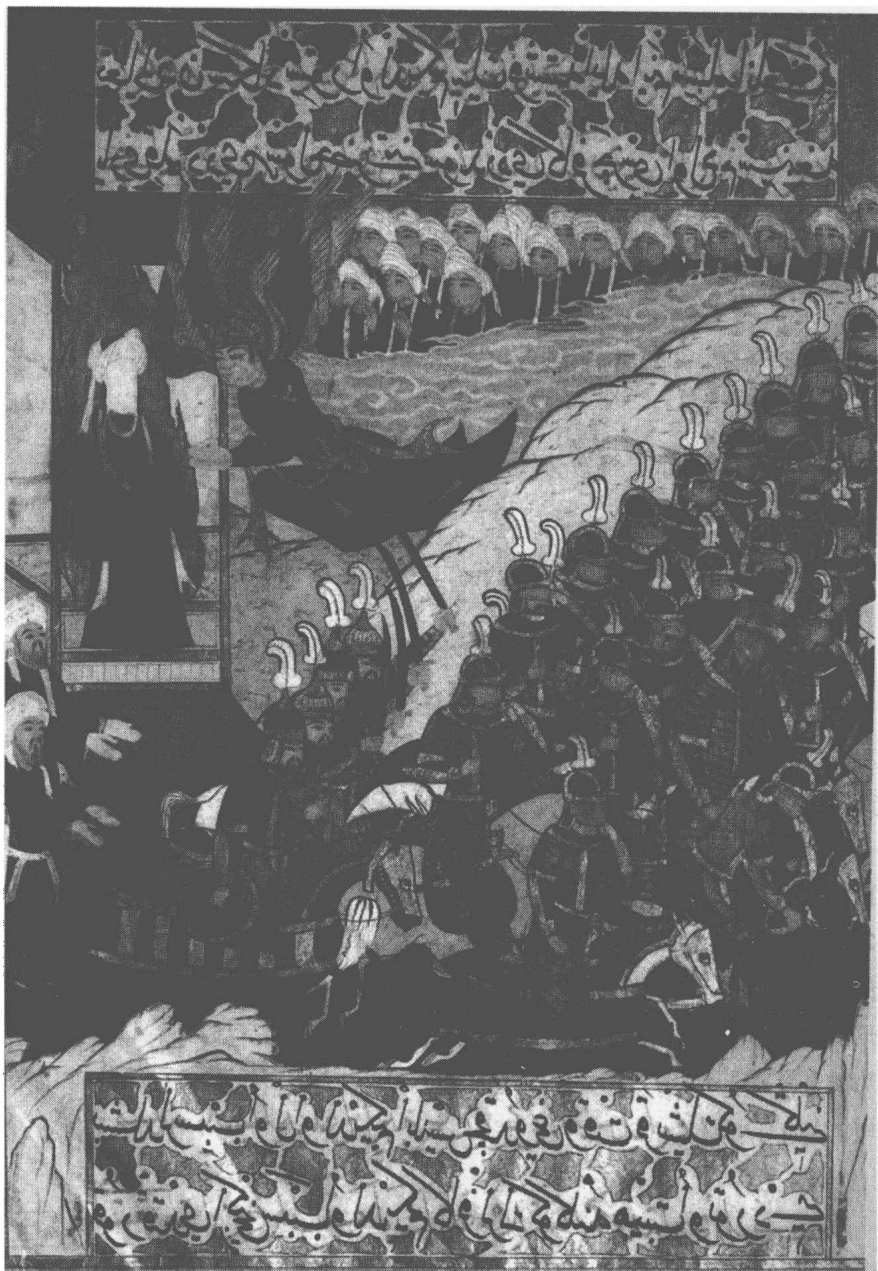
穆罕默德的伤势一旦恢复,对汉志和内志两个地区商路和部落的劫掠欲望更加强了。他向麦加人发出挑战,要求兵戎相见,麦加人也接受了。可是,当穆罕默德率领的1500人组成的麦地那部队到达白德尔井附近时,麦加人的影子也没有见到。麦加人不敢前来应战,削弱了其影响和地位,正如增添了伊斯兰部队的影响和地位一样,它使更多部落回过头来支持穆罕默德。

627年,为了彻底解决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麦加领导人苏富杨汇集了1万人的部队,向北进发攻打麦地那。穆罕默德称这支部队为“同盟军队”,因为麦加人与贝都因人结成联盟。穆罕默德的部队战斗准备不充分。穆罕默德采纳一个谙熟防御工事的波斯人建议,针对麦地那城三面环山,在通往城内道路上设置了战壕和工事。麦加人未能攻破工事,便包围了麦地那城,这就是后来伊斯兰教历史上所说的“壕沟之战”。20天后,麦加人内部分歧以及士气低落瓦解了麦加部队,将领们带着自己的队伍一个接一个地回家。这场战争使穆罕默德可能是半岛上的最强大的名声越来越大,众部落纷纷与之结盟并宣誓效忠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的朝圣

公元628年,即“壕沟之战”第二年,穆罕默德决定到麦加朝圣并带着1400人出发了。

45 他们在麦加城外驻扎下来,并派遣特使说,他们前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到天房朝拜。穆罕默德与麦加领导人苏富杨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侯达比亚协定》(The Treaty of Hudaibiyah)。条约规定,穆罕默德穆斯林返回麦地那而不得进入麦加,但同时允许他们第二年进入麦加朝圣,并保证十年之内不发生战争。第二年,穆罕默德带领2000名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并赢得了许多新的皈依者。一年后,即630年,有一个与古莱什部落结盟的部落对一个与穆罕默德结盟的部落发动一次袭击后,穆罕默德便宣布该条约不再有约束力。穆罕默德迅速集结了1万人的军队向麦加方向开拔,在麦加城外安营扎寨。他的叔叔阿拔



在“白德尔之战”上，穆罕默德以弱势兵力击败了麦加部队，此战被视为伊斯兰历史上最重要的胜利之一。本图选自16世纪末期苏丹穆拉德三世宫廷创作的《先知生平》。(承蒙 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 NY 提供)

斯途中遇见他并表示效忠于他。随后,古莱什部落的领导人苏富杨也来了,并宣誓效忠于穆罕默德。麦加和平地归顺了。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宣誓效忠穆罕默德,其中就包括阿布·苏富杨之子穆阿维叶(Muawiyah,公元661—680年在位)以及他的孙子亚兹德(Yazid,公元642—683年在位)。(令人惊诧的是,他们在后来成为伍麦叶王朝最早的两个哈里发。)穆罕默德骑着骆驼进城,显得得意洋洋。然后,他把天房的偶像集中起来并打碎了这些偶像。对待这座曾经与之有着激烈的敌对关系的城市的仁慈态度反而使他赢得了麦加城内更多人的尊敬和忠诚。之后几周时间内,在镇压了一个叫哈瓦津(Hawazin)的贝都因部落发动的叛乱后,穆罕默德正式宣称麦加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众部落首领与部落代表从阿拉伯半岛不同角落,陆续来到穆罕默德跟前宣誓效忠。

穆罕默德与犹太人

穆罕默德最终从麦地那赶走了大部分犹太人。有些被暗杀,有些被放逐(巴努库努加和巴努纳迪尔两部落)。经过打败了联军之后,最后剩下的犹太部落,即巴努库赖扎部落(Banu Qurayza)被怀疑在包围期间与敌人在合谋。《古兰经》上说,库赖扎部落曾帮助过麦加联军。麦加人撤退后,穆斯林部队包围他们的据点,最后这个部落无条件投降。穆罕默德把决定这个部落命运的权力交给了一个与犹太人有仇恨的、叫奥斯的阿拉伯部落。根据奥斯首领的敕令记载,大约有600—800名犹太男人被处以死刑。女人和儿童被卖作奴隶。历史上,这一事件是学者们在调和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穆罕默德与他在宗教名义下发生不和平行为时,最令他们感到困惑的事件之一。

在之后的两年内,穆斯林兼以武力和外交两种方式,继续在整个半岛上扩大帝国版图。穆罕默德还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以对付某些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王国与拜占庭帝国、波斯萨珊王朝结成的盟军。

公元 632 年,穆罕默德最后一次到麦加朝圣,带着 4 万名信徒,他在那里发表了告别性教义宣讲,这是他最后一次讲话。回到麦地那不久,他患了一次高烧而去世,享年 63 岁。在他去世时,几乎所有阿拉伯半岛都在他的控制之下,而且几乎所有部族统一到同一面宗教旗帜之下。他已被接受为“真主的先知”,伊斯兰和阿拉伯已成为一体。阿拉伯人神圣的沙漠战理想,和贝都因人神圣的沙漠战现实,如今已成为一个神圣的征服使命。他们所赖以自豪的语言是上帝的语言,且阿拉伯人也自认为是神的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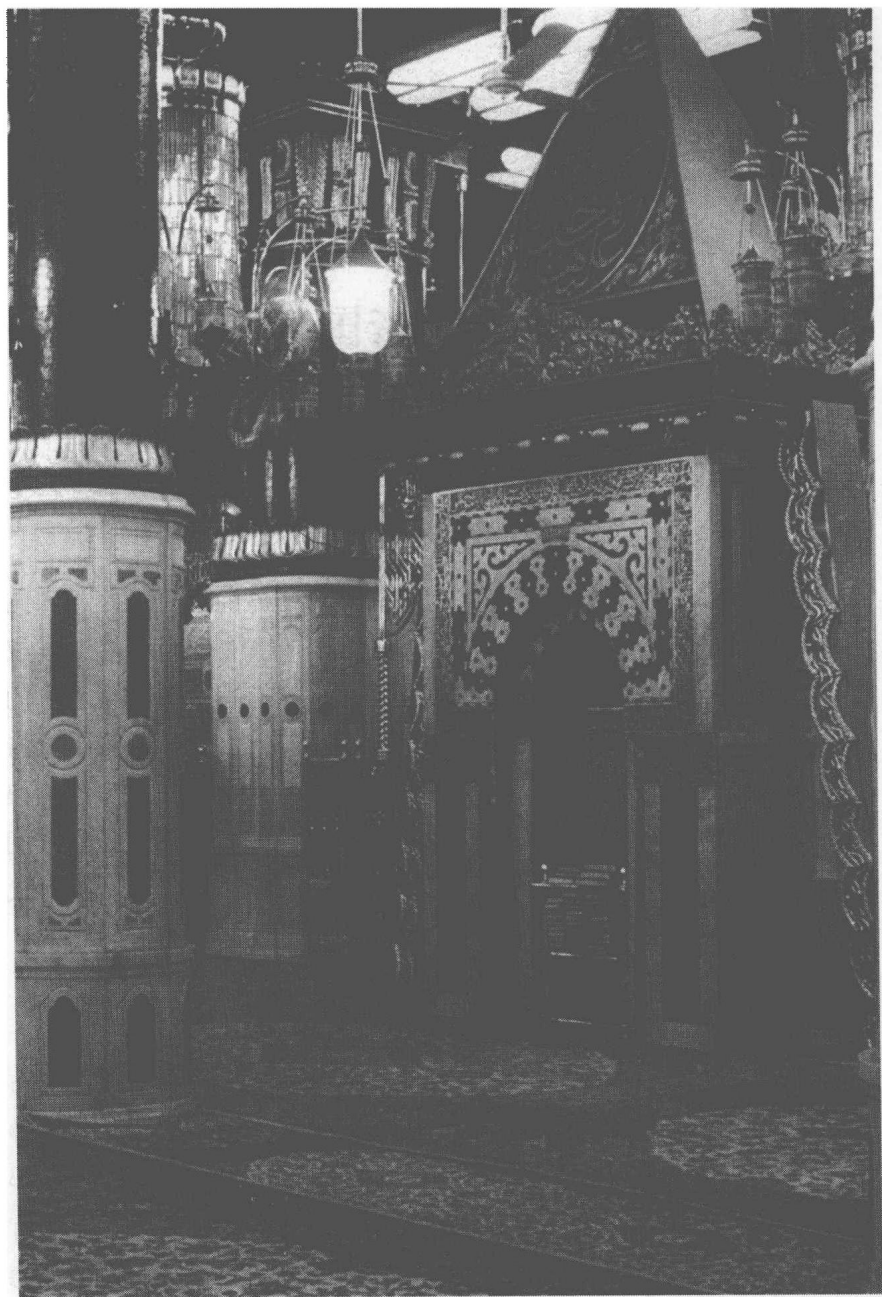
一个世纪内,伊斯兰教成就了它在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横跨从西班牙到印度的广大版图,并且把这个帝国引向了求知和发现的黄金时代——而此时的欧洲正深陷于黑暗时代的泥淖——一个将最终改变文明世界的黄金时代。

第三章 伊斯兰帝国与阿拉伯半岛(632 — 1258)

公元 632 年,穆罕默德逝世。几乎阿拉伯半岛的所有地区都团结在他的宗教旗帜下。然而,它的传播,既是由于穆罕默德的存在及其权威,又是由于他诵读着从真主那儿来的启示。然而选择第一继承人的过程造成了巨大的纷争并在穆斯林中引发巨大分裂,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如今。随着版图不断扩大,伊斯兰帝国迅速失去了与其阿拉伯根源的联系,其首都也从伍麦叶王朝时期的大马士革转到了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建立不久,一个被称为艺术和科学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后由于兴起于亚洲草原的蒙古游牧部落冲击而消失。

哈里发

穆罕默德既没有任命某个继任者来领导穆斯林公社,也没有发布任何有关继任者的规定。从已经收集到,但当时并没记录到《古兰经》中的内容来看,也找不出任何明确的规定。穆罕默德去世之后,麦地那公社里有声望的人聚集到一起,打算从中选举出新的领导人。在所有出席者中最后有四人有望出任麦地那公社的领袖。他们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儿法蒂玛的丈夫阿里·伊本·阿布·塔里卜(公元 600 — 661 年),早期的伊斯兰教皈依者、来自麦加的强大部族伍麦叶部族的贵族



此为麦地那先知清真寺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墓地。(承蒙 S. M. Amin /Saudi Aramco World/PADIA 提供)

奥斯曼·伊本·阿凡(Uthman ibn Affan),穆罕默德最信赖的“迁士”之一——奥马尔·伊本·哈塔卜(Umar ibn al-Khattab),以及曾经陪伴先知从麦加到麦地那“迁徙”的、先知的岳父阿布·伯克尔·西迪克(Abu Bakr al-Siddiq)。阿布·伯克尔还在先知重病期间,被先知指定为集体祈祷的领头人来履行先知责任。

在讨论过程中,据说,奥马尔用表示忠诚的传统方式拉着阿布·伯克尔的手,以示支持,此后阿布·伯克尔便被选为先知的“接班人”,阿拉伯语叫“哈里发”。后来,这一称呼已经进入了英语词汇,写成“caliph”,用以称呼所有伊斯兰国家的领导者。四个最初的哈里发职位候选人相继担任了“哈里发”职位。前三位继任者以麦地那作为自己的领导基地,而最后一位继任者阿里,在自己地位受到威胁时,则把自己的基地从麦地那移到了今天伊拉克所属的库法。这四大哈里发以“拉希顿”——意思是“正道指引的哈里发”而为人称道,由于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忠诚以及与先知本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这些品质在他们之后的哈里发身上都消失了。

阿布·伯克尔开始时以自己朴素而虔诚表现赢得人们支持他继任这一职位,不过,随后他在祷告和战斗中的表现证明他是令人尊敬的领袖。先知去世后,有几个部落宣布放弃伊斯兰教信仰,也就是“叛教”。针对这些“叛教”行为,阿布·伯克尔坚决地使用武力方式恢复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忠诚。他还赢得了处于阿拉伯半岛中心地带的内志地区强大部落的支持,招募这些人参加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反抗波斯萨珊王朝以及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的战斗。艾布·伯克尔为期两年的短暂统治(公元632—634年)证明了伊斯兰教这一新信仰的耐久性。

奥马尔

阿布·伯克尔以书面立约形式任命奥马尔为第二代哈里发,以消除在哈里发继任问题上的冲突。奥马尔获得了“埃米尔穆米尼因”称号(Amir al-Muminin,意思是“信仰指挥官”),在他的领导下,伊斯兰帝国迅速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伊斯兰部队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

是对被征服地区人民采取宽容与怜悯的态度。例如,穆斯林将军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id ibn al-Walid)在准备攻打大马士革时,曾以书面形式向大马士革居民告知他的部队随时准备袭击这座城市:

51

哈立德·伊本·瓦利德如果进入到这个地区,给予这里居民的保障如下:他承诺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教堂安全。他们的城墙不被拆除,并且将没有任何穆斯林占据他们的房屋。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给予他们以真主的协议以及保护他们的先知、哈里发和信徒。只要他们支付人头税(穆斯林予以免除),只会有好运降临他们。(Nutting 196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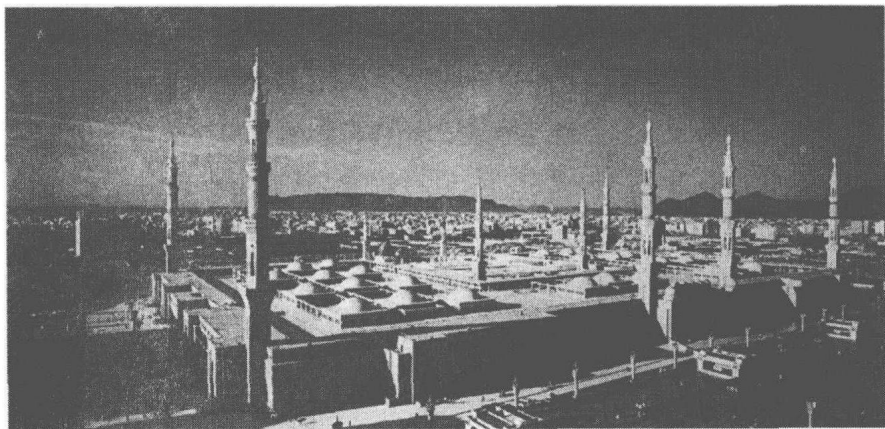
这种容忍,与曾经以宗教正统的名义对基督教徒实行的屠杀而招致自身灭亡的拜占庭帝国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叙利亚的基督教一神论派(Monophysites)、景教徒和科普特人对这些穆斯林入侵者表示欢迎态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给予入侵者提供帮助。当时,拜占庭也曾因为与波斯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耗资巨大而向本地人征收人头税,结果更加使得本地人不欢迎拜占庭人。

另外,穆斯林军队之所以快速推进还有其他几条原因。拜占庭和波斯帝国之间爆发的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使两个帝国的力量都被削弱。由于两大国都没有注意到阿拉伯半岛上的混乱不堪的游牧部落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因而都没有在南部的边界地区构筑工事或驻扎防守部队。在战场上,穆斯林军队的骆驼兵使得敌人的战马闻风丧胆。阿拉伯人的轻骑兵采取了游击侵扰战术,使得装备笨重不堪自由行动的拜占庭和波斯两大帝国的军队几乎动弹不得。而且,在真主要求他们对不信教者发动圣战的宗教召唤下,信仰狂热的阿拉伯士兵所向无敌,这种宗教热忱无论从策略上还是心理上来说都是难以估量的精神武器。

继公元 635 年位于叙利亚南部的大马士革陷落后,溃逃的拜占庭官员向拜占庭帝国皇帝希拉克留斯(Heraclius, 公元 575—641 年)求助,要求派兵抗击穆斯林军队。希拉克留斯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

于公元 636 年,由罗马将军西奥多(Theodorus)率领在亚穆克(Yarmuk)与阿拉伯指挥官贾拉赫(Abu Ubaidah ibn Jarrah)率领的阿拉伯军队展开战斗,最终,阿拉伯军队击溃了自负的拜占庭军队。根据一份历史记录,当时拜占庭军队共有 10 万多人在战斗中丧生,而穆斯林士兵的死伤人数约 3 000 人。这场战争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由盛到衰的开始。希拉克留斯不得不仓皇逃回君士坦丁堡,而他在数年前还对一份以不知名先知的名义写来的一封信不屑一顾。耶路撒冷在一年之后也被非暴力地夺取。耶路撒冷的拜占庭官员给驻扎在戈兰高地附近的、蓄势待发的奥马尔送去一封信,说他准备投降。奥马尔独自一人进入耶路撒冷城,衣着朴素且只身一人的奥马尔使那些对拜占庭统治者显赫铺张的礼仪场面习以为常的耶路撒冷平民甚为吃惊。奥马尔还对这里的居民保证他们教堂的绝对安全。

与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同时表现出来的还有奥马尔领导的哈里发国家,在吏治上也极显效能。对新征服的地区,过去的底层行政基础尽可能予以保留。奥马尔发明了一套为帝国提供财政保证的财务制度,制定了有效的税收制度,把全国的军队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他也采用



在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今天的清真寺及其广场所在的面积大约相当于先知 622 年抵达时的麦地那城面积。(承蒙 Abdullah Y. Al-Dobais/Saudi Aramco World/PADIA 同意转载)

了新的历法,即伊斯兰历法,这种立法以“希吉拉”即先知“迁徙”那一年作为纪元开始。而且,奥马尔还开始扩建在麦加圣地和麦地那清真寺等项目。在他的十年统治时期内,取得了击败波斯萨珊王朝的重大军事胜利,即“纳赫万之战”大获全胜,这场战争后来有人称之为“征服征服者”之战。在发生于公元641年的那次战争中,穆斯林骑兵摧毁了象兵做前锋的波斯军队,为伊朗打开了通往伊斯兰教的道路。在欧麦尔统治后期,萨珊王朝的绝大部分波斯人,就好像肥沃的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和埃及北部地区一样,都相继改宗伊斯兰教。

奥马尔生命结束得很暴力。有一名波斯基督教徒刺客,乘奥马尔在去麦地那领导聚礼的途中将他刺杀。带着致命伤痛,奥马尔指定六人来选定自己的继承人。如今曾经陪伴先知的四大“信士”中,只有两位尚存下来可以作为候选人:一位是阿里,另一位是奥斯曼(Uthman)。这些人最终选择了奥斯曼作为第三任哈里发(在位时间公元646—656年)。

奥斯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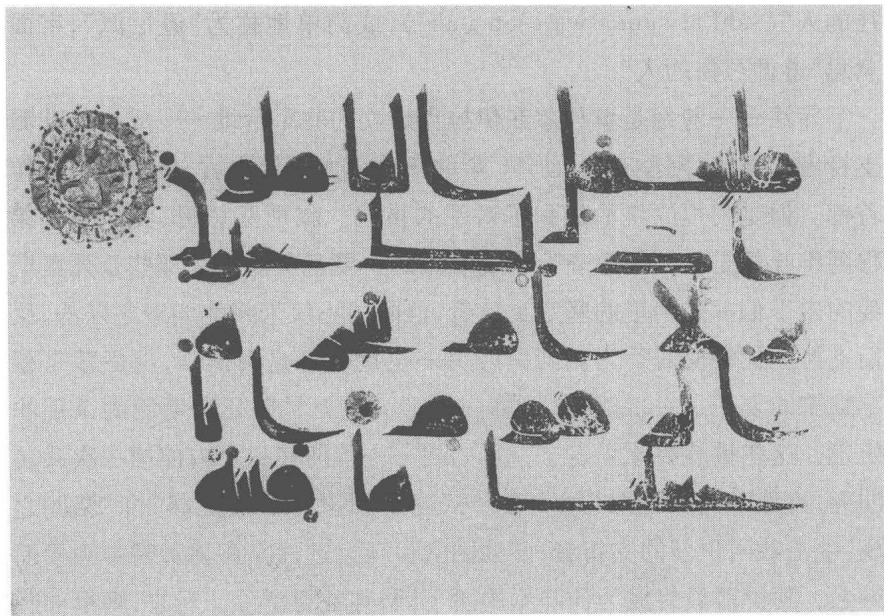
在奥斯曼领导下,阿拉伯帝国的边界延伸到波斯和利比亚,向北至亚美尼亚,他继续扩建麦加圣地和麦地那清真寺,并且他开始建设了吉达港。但是奥斯曼的最大的贡献是在公元650年前后整理和编撰了《古兰经》,形成现今的书面文字定本。穆罕默德曾用口头传播伊斯兰教教义,而不是以文字形式,其间,他的话曾经被整理成文字、复述和流传。奥斯曼担心的是,流通中不正确的版本将曲解穆罕默德所转述的真主语言。因此,按照他的命令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收集流传的真本并销毁其他的版本。其结果便是今天的《古兰经》所呈现的样子,按照奥斯曼指定专门委员会要求,经文顺序按照长度编排,从最长的经文到最短的都有。

教派分裂:逊尼派和什叶派

奥斯曼统治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穆斯林公社在历史上第一次出

现了重大分歧。奥斯曼毕竟是来自伍麦叶家族的一员,而且这个家族在麦加算是一个有势力的家族,曾迫害过穆罕默德并使他被迫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尽管他本人属于很早就皈依伊斯兰教的那批人之一,这使他在这个穆斯林公社中仍然是一个并非那么受到欢迎的哈里发。此外,在担任哈里发职位期间,还有人指责他袒护自己的家族,宽恕、纵容官吏腐败。不满已经显现,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后,愤怒和憎恨情绪日见其长。公元656年,麦地那一群人向奥斯曼投掷石块,将其围困在家中,奥斯曼只得求助于军队来解围。当骚乱者得知这个消息时,第一个哈里发的儿子穆罕默德·伊本·阿布·伯克尔带领一群人冲到奥斯曼的屋中,杀死了奥斯曼。

54



这是用起源于9世纪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库法体写成的一段《古兰经》经文。库法体(Kufic)是最早用来书写在奥斯曼哈里发时期即大约650年前后形成定本的《古兰经》的阿拉伯文书写体。(承蒙Werner Forman/Art Resource, NY提供)

阿里·伊本·阿布·塔里卜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也是被

认为有资格在先知身后领导穆斯林的四大信士的最后一位，在奥斯曼被刺后继任了哈里发职位，成为“四大哈里发”的最后一位哈里发。阿里的支持者认为阿里继任哈里发一职理所当然。虽然这些人一开始时候人数很少，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先知本人曾经亲自指定阿里作为自己的继承者，因此，第一任哈里发职位本来应由阿里来担任。就在阿里对奥斯曼担任哈里发职位表示接受的时候，众多的阿里支持者却拒绝承认来自麦加城伍麦叶家族的奥斯曼担任这一职位。这些人对奥斯曼统治的不快逐渐增加，他们被称为“阿里党人”，即“支持阿里的一派”，其人数也在逐渐增多，在阿拉伯语中，叫“shia't Ali”或干脆叫“什叶派”（这一名称写成英文词汇是“Shiite”）。与什叶派所不同的是，绝大多数穆斯林接受推选第一任哈里发的推选过程，他们被称为“遵循习俗和公社的人”（“ahl al-sunna wa-l-jama'ah”），或简单地称为“逊尼派”，字面意思“遵循习俗的人”。

库法——曾经是奥马尔在伊拉克建立的驻军营地——成为什叶派支持者的据点，阿里在公元 656 年继任哈里发职位之后，便将此地选作首都。但是阿里的统治遭到了对手的挑战。叙利亚总督、奥斯曼堂弟穆阿维叶便是与阿里争夺哈里发职位的主要竞争对手。那些杀死奥斯曼的凶手们都是阿里的坚定支持者，但阿里不仅未将他们绳之以法，反而支持他们的反对行为。阿里的另一位挑战者是阿伊莎，阿伊莎是穆罕默德的妻子之一，是阿布·伯克尔女儿，也就是杀死奥斯曼的杀手的姐姐。这些挑战终于引发了一场内战——穆斯林社会内部第一次武装冲突，持续时间从公元 656 年至 661 年。阿里的军队在 656 年“骆驼之战”中击败阿伊莎的支持者，此战因阿伊莎远远地坐在骆背轿中观战而得名。阿伊莎最终成为什叶派的阶下囚，其威胁解除。后来，阿里部队和穆阿维叶部队在绥芬(Siffin)交战，这次战役在势均力敌的僵局中结束。伴随着对两败俱伤的争夺越来越令双方沮丧的同时，更为残酷的厮杀紧随其后。最后，阿里与穆阿维叶同意遵守教法法庭来判决谁是哈里发的继任者。一些支持阿里的人被激怒了，他们对阿里竟然允许一个世俗机构来决定哈里发的继任者非常不满，相信只有真主才能做

出这样的决定。这就是著名的哈瓦利吉派^①，这群人最终选出自己的哈里发，拒绝承认其他任何伊斯兰权威。

伍麦叶王朝

经过数月讨论之后，“古兰经法庭”裁决：阿里与穆阿维叶都不能继任哈里发。阿里拒绝接受判决，放弃了他在伊拉克南部库法行使的职位，敌对行为开始之后，他已经不能返回到麦地那或麦加。内战重新爆发，哈瓦利吉派参加战斗。阿里率领的什叶派军队于公元658年在纳赫万战斗中有力地击败了哈瓦利吉派，但是哈瓦利吉派的流动性使其具有很强生命力。忠于穆阿维叶的叙利亚军队，袭击了阿里在伊拉克的总部，公元661年，穆阿维叶在埃及总督支持下，自称哈里发，并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第二年，哈瓦利吉派暗杀了阿里。现如今，穆阿维叶能公开声称拥有哈里发这一职位了，伍麦叶王朝从此开始。

55

穆阿维叶通过任命麦地那和麦加两位总督控制沙特阿拉伯的圣地，他不仅是一个外居地主，也为自己在麦加城内城外获得了大量房产和其他财产。

阿里死后，留下两个儿子哈桑和侯赛因（即穆罕默德的两个孙子）。阿里追随者在今天伊拉克的地方拥戴阿里的长子哈桑为哈里发。然而，穆阿维叶定期给哈桑和侯赛因好处，让他们不要自称哈里发，以确保和平。哈桑和侯赛因两人原以为穆阿维叶死后哈里发职位会恢复到他们身上，也即恢复到先知家族的血统世系。但是，伍麦叶家族却有着自己的王朝计划。

伍麦叶哈里发国家的建立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前四大哈里发，或者说“正道指引的”哈里发都是先知的亲密伙伴，他们

^① 哈瓦利吉派，伊斯兰教早期派别之一，哈瓦利吉意为“出走人”。公元656年绥芬之战后，当时阿里营垒内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主战派占少数，大部分人主张媾和，阿里本人也倾向和解，遂接受穆阿维叶的要求，因此引起主战派的极端不满，宣布不承认阿里与穆阿维叶在伊斯兰社会中的领袖地位。当时约有1200人离开阿里的队伍出走，因其出走后以库法北部的哈鲁拉村为活动基地，又称“哈鲁利亚”派。——译者注

在信仰上极为虔诚,重视精神生活。他们都是穆斯林社团内的年长者选举出来的,全部来自麦加,而且都是古莱什部落的成员。结束三大哈里发生命的暗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继承人问题,预示着信徒与哈里发继任者之间一种强烈的分裂性因素。后来的伊斯兰教历史表明,同一个王朝世系很少受这类危机的影响(尽管哈里发职位继任问题引起的血亲相残事件在几百年王朝更替历史上是常事)。

在四大哈里发统治时期,帝国对外扩张的动力源自宗教热忱,可是到了伍麦叶家族统治时期,世俗关怀成为醒目的突出因素。当哈里发朝廷必须竭尽全力管理好这个 30 年不到却变得如此广袤的帝国疆土时,国家日常事务的考量自然先于宗教国家。

56 穆阿维叶的统治采用了“舒拉”原则,即“族长议事会”,赋予他们一定的执行权力,让部落在国家事务中能发出自己声音。如上所述,直到这个时候,哈里发职位曾是被指定职位,而不是依赖血缘正当性。可是,穆阿维叶制定了一个职位世袭制度,由“族长议事会”批准继任者。一份 9 世纪的文献解释了穆阿维叶如何使得批准过程公开化的。在一次贵族聚会上,演说者站起来歌颂穆阿维叶的儿子亚兹德作为继承人。当没有人表示异议时,一个部民站了起来以示回应,并从剑鞘中拔出利剑,向在座人示意:谁要是不同意亚兹德继位,锋利的剑刃就是即刻的回答。穆阿维叶以这个人简单而直截了当的口才而赐之以“演说王子”的桂冠。

侯赛因殉难

公元 669 年,阿里长子即侯赛因的哥哥哈桑去世后,弟弟侯赛因成为忠于阿里家族的“阿里派”(Alids)的领袖。公元 680 年,穆阿维叶去世,他的儿子亚兹德便按照谋划好的继任设计,宣布自己为哈里发。但侯赛因并不承认亚兹德这一做法,而且还从麦地那出走到伊拉克,到那里组织、发动阿里派,虽然事实上他已经没有重新夺回哈里发职位的可能。就在前往伊拉克的途中,侯赛因以及自己家人和随行人员在今天伊拉克南部一个叫卡尔巴拉的地方遭到亚兹德派来的 4 000 人部队重重包围,最后侯赛因连同所有带来的人全部被杀。侯赛因的首级也被

带到了大马士革并呈送给亚兹德。这就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中,被什叶派穆斯林作为集体记忆保存在历史和心理中的“卡尔巴拉之战”。

随着公元680年侯赛因的殉难,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派别之间的分裂立刻变得严重起来。侯赛因在卡尔巴拉的殉难事件,被视为什叶派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教派别正式从教派分歧中诞生出来的标志性事件。现如今,在每年的伊斯兰历穆哈拉姆月这一天,纪念这一事件已经成为全世界什叶派穆斯林最重要的宗教节日。

侯赛因的被杀加速了阿里追随者在麦地那的反叛。亚兹德镇压了这些反叛行动,后来还对麦加实施包围。就在包围期间,亚兹德去世,其年幼的儿子继任,成为穆阿维叶二世。之后不久,穆阿维叶二世也死去,他的统治仅持续40天。伍麦叶王朝的军队放弃了包围,围绕哈里发职位的角逐再一次威胁到伊斯兰世界的稳定。

新伍麦叶王朝

以叙利亚为根基的两个大的阿拉伯部落卡伊部落和喀布,支持各自候选人角逐领导权。卡伊部落支持的是阿卜杜拉·伊本·祖拜尔(Abdullah Ibn al-Zubayr),而喀布部落支持的是马旺·伊本·哈卡姆(Marwan ibn al-Hakam,623—685年)。在一连串部落混战之后,这两个部落占了上风。公元684年,马旺(Marwan)被任命为哈里发,在大马士革建立了新伍麦叶王朝。其实,马旺的头衔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超出首都之外,他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力。事实情况是,他一年后去世并将哈里发的职位传给儿子阿卜杜·马立克·伊本·马旺(在位时期为685—705年)时,整个阿拉伯半岛上差不多所有的部落都已处于祖拜尔的实际控制之下,那个时候,祖拜尔以麦加为首都也建立了一个与之对立的哈里发政权。而伊拉克大部被一个叫穆赫塔的反叛者所控制。祖拜尔打败了穆赫塔,加强对本地区的控制并维持到公元962年。在这一年,空有虚名的哈里发、新伍麦叶王朝开创者马旺·伊本·哈卡姆之子阿卜杜·马立克·马旺在麦加用弩炮袭击麦加城和天房,损坏了圣物。此后,控制伊斯兰国家的角逐结束。



这是耶路撒冷的岩石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地,建立在据说是穆罕默德夜行及“登宵”到天堂的地方即“伊斯拉”(Isra)^①。(承蒙 The Fine Arts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提供)

阿卜杜·马立克·马旺统治时期的突出成就在于推行行政改革和创新,采用了货币制度,铸造的钱币上刻着“沙希德”,即信仰表白之词。邮政机构也建立起来,同时还建立了负责政府档案管理的专门机构。阿卜杜·马立克·马旺还规定阿拉伯语为行政用语,此前,大马士革的国家档案用的是希腊文。他还在耶路撒冷建成了伊斯兰最神圣的圣地之一,即“圆顶清真寺”。此寺建于公元 687 年至 791 年之间,位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这里因穆罕默德在夜间旅行升天而闻名。在其建设期间,祖拜尔仍控制着麦加,那时的圆顶清真寺还算不上清真寺,而只是朝圣者的一个朝圣地点而已,建设这座清真寺的目的只是为了分流一下麦加天房的朝圣人流量而已(穆斯林在邻近的阿克萨清真寺祷告)。

^① 又称“圆顶清真寺”,或“远寺”(al-Masjid al-Aqsa),由于穆罕默德夜游(Lailat al-Isra)及在此登宵(al-Miraj)的事迹而闻名。16 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作了全面修缮,是耶路撒冷最显著的标志性建筑。——译者注

圆顶清真寺由拜占庭建筑家设计,代表着早期穆斯林历史上最辉煌的建筑成就。

伊斯兰教再次对外征服是在阿卜杜·马立克·马旺的儿子兼继任者瓦立德一世统治时期(公元705—715年在位)。埃及部分地区由他们从拜占庭人手中夺回,迦太基被征服,而且,公元711年,穆斯林军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开始了对西班牙的征服,并于公元716年彻底征服了这一地区。往东,穆斯林军队继续推进到印度河流域。

瓦立德也开始帝国最大的几处建筑项目建设,其中之一便是建造大马士革的伍麦叶清真寺。他推行了向非穆斯林征税而穆斯林免征的制度,这一制度大大地推动了更多人皈依伊斯兰教。那些不说真主和伊斯兰语言的埃及科普特人和波斯人被视为对这一宗教的阿拉伯特性构成直接威胁。部分针对这种情况,瓦立德宣布阿拉伯语作为帝国的



大马士革的伍麦叶清真寺。(承蒙 the Fine Arts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提供)

59 官方语言,而不仅是过去那种行政用语,使之成为全国境内通行的交流工具,使全国的穆斯林居民得以成为联系紧密的整体。

伍麦叶王朝行政管理上的世俗倾向在奥马尔·伊本·阿卜杜·阿齐兹统治时期(公元717—720年在位)发生了转变。他出生并成长于麦地那,继任后推行了一系列恪守伊斯兰原则的政策。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废除了向新皈依者征收人头税的做法,坚持四大“正道指引的哈里发”时期的先例。

瓦立德去世后,伍麦叶王朝的后继哈里发,除了被认为是王朝最后一位伟大统治者的希沙姆(公元724—743年在位)外,其他哈里发的统治时间都是短暂的。伊斯兰帝国在希沙姆统治时期,版图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张,这一扩张势头一直到公元732年才止步于法国的图尔^①(Tours)城下。

伴随着伊斯兰的向外扩张,在遥远城市中具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阿拉伯人也聚敛了大量财富,他们挥斥巨资建造皇家宫殿、奢华府邸、大型公共建筑和清真寺。不过,尽管阿拉伯人显示他们对被征服地区的制度和宗教表现出某种宽容性,但是,帝国内部的人民对他们建立起来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愤怒之火也随之爆发出来。在这个社会和政治等级制度中,阿拉伯人享受最高的权势和地位,半阿拉伯人次之,各地土著皈依者再次之。以前的那些波斯精英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公元743年,希沙姆去世,那些心怀不满的非阿拉伯人、哈瓦利吉派,以及其他社会不满者摧毁了伍麦叶家族领导的伊斯兰国家。这些人中,有复古思想的逊尼派、什叶派,还有那些只承认先知后代才能合法继承哈里发职位的人。该政权的世俗倾向,加上伍麦叶家族人所共知的放荡生活作风,他们连伊斯兰教的一大教规——禁酒都敢蔑视,这一切最终激发了那些声称与先知有血缘关系的先知叔父及早期追随者之一阿拔斯·伊本·阿卜杜·穆塔里布(Al-Abbas ibn Abd al-Muttalib)

^① 图尔,法国中西部的古老城市,现为安德尔—卢瓦尔省首府。公元4世纪以后发展为文学和艺术中心。——译者注

的一个后代从事秘密反抗活动。这个声称有权继承哈里发职位的人就是阿布·阿拔斯(公元749—754年在位),他成为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统治伊斯兰帝国的阿拉伯王朝开创者,从此,阿拔斯家族名义上控制伊斯兰帝国的政治大权达500年之久,尽管并非总是能做得到。

阿拔斯王朝

正如阿拔斯家族的拥护者所声称的那样,阿拔斯家族认为伍麦叶家族亵渎了伊斯兰教的圣洁。早在奥马尔二世统治时期的718年,伊本·阿卜杜·穆塔里布(Ibn Abd al-Muttalib)的曾孙穆罕默德·伊本·阿里便是在回归宗教纯洁名义下支持这一事业的集团之一。虽然阿拔斯家族本身属于逊尼派,但他们支持阿布·阿拔斯与阿里后裔结成同盟。阿里后裔属于什叶派,他们的伊玛目(Imams)也属于哈希姆家族的后人。同时,支持阿拔斯家族的还有那些非阿拉伯人的伊斯兰皈依者,即“麦瓦利”,又称“附庸穆斯林”——这些外族皈依者需要某一部落的保护,那么外族皈依者则成为为他们提供保护者的附庸。“麦瓦利”阶层的主体是伊朗人,被视为“次等民”,这些“次等民”对统治阶层心怀怨愤。

60

8世纪中期,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领导了在原波斯地方兴起的反叛,团结了呼罗珊(Khorasan)和伊拉克地区几个彼此之间相互敌对的集团。阿拔斯家族与什叶派的结盟,与其他几个似乎不能成为盟友的盟友一道,最终共同颠覆了伍麦叶王朝。他们的联军打败了伍麦叶王朝马旺家族的后人马旺二世(公元744—750年在位)。马旺二世及其家人全部被处死,他的一个叫阿卜杜·拉赫曼·伊本·穆阿维亚·达希尔的孙子逃脱。他逃跑五年后,穿越了北非,并在公元756年到达西班牙,在这里建立了科多巴(Cordoba)^①哈里发国家,其仍归属于大叙利亚伍麦叶王朝的支脉。他在这里重建一个新的伍麦叶王朝,使伊比利亚半岛在伊斯兰教支配下成为当时的文化和商业中心,一直持续到13世纪。

阿拔斯时代从伍麦叶王朝被打败开始,持续的时间从公元756年

① 即今天的西班牙重要城市科尔多瓦。——译者注

直到公元 1258 年。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任哈里发阿卜杜拉·阿布·阿拔斯 (Abdullah Abu al-Abbas, 公元 750—754 年在位) 在获得了哈里发职位之后, 便开始逐一铲除那些对他的权力可能构成潜在威胁的前盟友。他还持续不断地继续搜寻并试图摧毁伍麦叶家族的任何残余势力, 连蛛丝马迹也不放过。因此他获得一个外号——“放血者”, 或“嗜血者”。

公元 726 年, 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阿布·贾法尔·曼苏尔时期 (Abu Jafar al-Mansur, 公元 754—775 年在位), 哈里发政权迁都巴格达, 并下令重建巴格达新城。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和第一任哈里发阿布·阿拔斯一样, 都不惜牺牲曾经给他们夺权事业以巨大帮助的呼罗珊地区阿拉伯人。过去呼罗珊地区阿拉伯人担任的重要或关键职位都转给了外族人。波斯人主要处理国家日常事务, 土耳其人担任军队要职。阿拔斯王朝认为这些外族更为可靠忠诚, 虽然这些偏心做法引起了那些曾经支持过而如今又被排斥在权力范围之外的阿拉伯人的极大不满。什叶派也曾帮助过阿拔斯王朝, 但由于他们内部缺少团结, 难以保证给予持续的支持, 致使对阿拔斯王朝的支持没有始终如一。结果, 阿拔斯王朝最终还是中断了与什叶派之间的联系。公元 786 年, 麦加什叶派策动起义, 结果招致该派别许多人被杀, 其中的幸存者逃到非洲西北部的马格里布 (Maghreb, 即今天的摩洛哥), 建立了独立的伊德里斯王朝 (Idrisid)。

那些希望伍麦叶王朝灭亡的人, 尽管他们心中抱有回归伊斯兰纯洁性的愿望, 但是如今的阿拔斯王朝甚至比前一个王朝更显得世俗, 忠诚于哈里发比忠诚于伊斯兰教义更显重要。阿拔斯王朝的第七任哈里发阿卜杜拉·马蒙 (Abdullah al-Mamun, 公元 786—833 年, 公元 813—817 年在位, 复位时间为公元 819—833 年) 统治期间, 伊斯兰教和西方思想相得益彰。马蒙支持穆尔泰齐赖学派 (Mutazilite) 的主张; 穆尔泰齐赖思想是当时的一股激进的神学思潮, 认为穆斯林应该服从于单一统治者, 宗教经文的解释应该与理性一致。这一派还以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公元 830 年巴格达“智慧馆”的建立正是出现在马蒙统治时期; “智慧馆”作为大学、图书馆、翻译机构, 其建

立宗旨就是为了宣传穆尔泰齐赖学派的思想 and 主张。在这里,希腊化时代和印度经典名著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知识得到储备,探索智慧的思想火焰得以保留,正是这一火焰激发了500年后的欧洲文艺复兴。接受这一较为自由的神学思想既惹火了正统的逊尼派,也激怒了什叶派,并直接激发了什叶派的叛乱,不过这些叛乱无一例外皆被镇压。

黄金时代

伊斯兰帝国处于顶峰状态,巴格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海上,伊斯兰帝国船只是最大的,也是最好的。据说,由于它具有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一个阿拉伯商人的支票甚至可以凭其在巴格达使用的银行账号在中国广州兑换成现金,而那些有钱的妇女们用奢华的首饰和珍珠、精美的丝绸和镶着花边的织物装扮自己。家里到处都是美轮美奂的地毯和挂毯,伴有波光粼粼的气泡喷泉、轻音乐;空气中弥漫着异国情调的麝香、香桃木和茉莉花的混合香味。阿拔斯家族也从一些周边王国征收贡赋。与伊斯兰第一次征服时期的阿拉伯军队所不同的是,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属于常设性职业军队,能够强有力地吧哈里发的权威推向全帝国。

这是一个多么富丽堂皇的荣光时代:在哈里发穆克塔迪尔(公元907—932年在位)统治时期,在一次为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公元913—959年在位)派来的使团举行礼仪活动中,所展示的内容包括骑兵和步兵16万名,黑人和白人太监7000名,以及100头狮子组成的狮子队。使团还看到了一棵重达50万打兰(dram)^①即2000磅的黄金和白银制作而成的树,树上还有用同样贵重的并且通过机械方式发出“啾啾”叫声的金属小鸟!

62

伊斯兰黄金时代,在其财富、强大和精神活力方面,在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公元764—809年,公元786—809年在位)及他的儿子马蒙统治时期呈现高度繁荣,此后,阿拔斯帝国版图出现分裂,

^① 打兰,重量、货币和液量单位。——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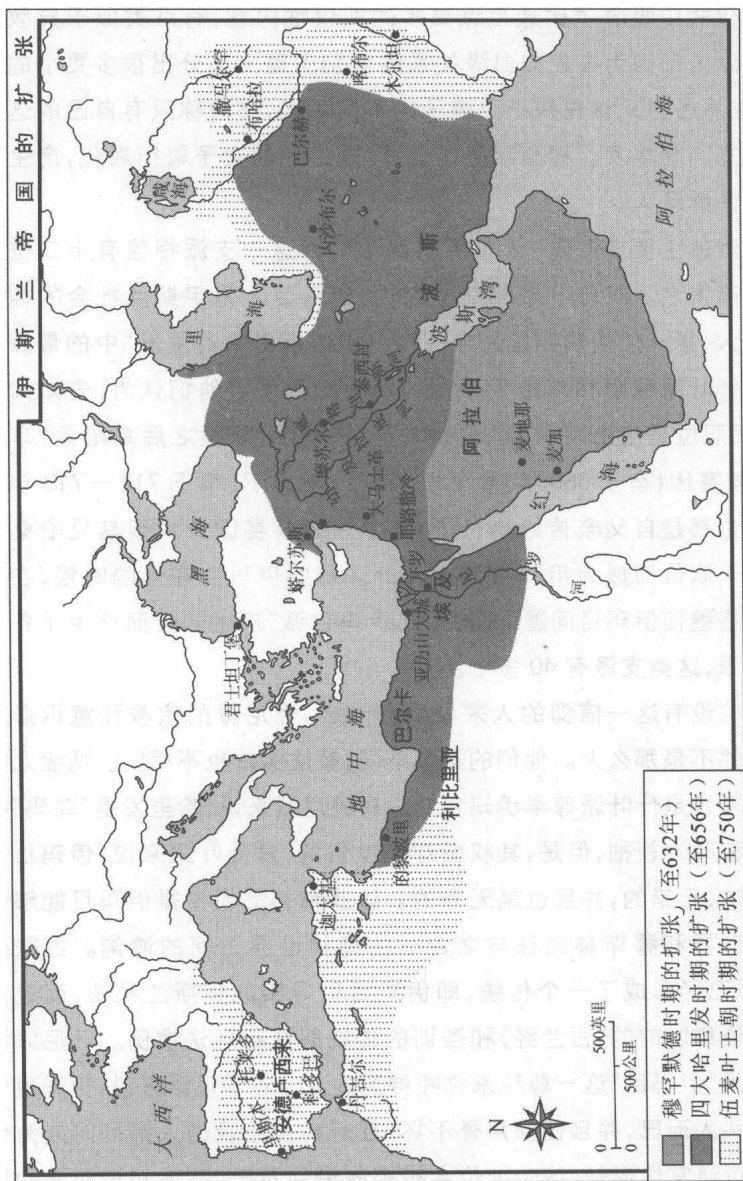
帝国即将经历一个长达 500 年的漫长衰落期,更有甚者,连一度辉煌无比的阿拔斯哈里发本人也变成了外国军事统治者操纵的傀儡。

帝国的衰落

在哈伦·拉希德统治时期,阿拔斯哈里发国家的荣光发展到顶峰状态,这个帝国的衰落迹象也已有所表现。属于帝国版图的伊弗里基叶省即位于现今利比亚和摩洛哥之间的地区——正是在拉希德统治时期分裂而出去的。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对来自巴格达的逊尼派统治日渐不满最终酿成了叛乱,并建立了地方性的小朝廷。在拉希德儿子马蒙统治时期,更多地区从中央政府脱离出去。公元 833 年,马蒙死后,他的弟弟穆塔希姆(公元 833—842 年在位)继位,整个衰落在继续。由于不能依赖自己军队的忠诚,穆塔希姆开始招募奴隶、组织军队以作为靠山,这些奴隶大多数是突厥人,称作“马木鲁克”。“马木鲁克”素以骑术闻名,但不久事实证明他们同样善于操纵国家。由于一味依赖外族力量,加上穆塔希姆又放弃巴格达而以萨马拉(al-Samarra)为首都,这在哈里发国家与穆斯林之间造成了深深的裂痕,一道再也不能愈合的裂痕。

从哈里发瓦提克(公元 842—847 年在位)统治中叶开始,哈里发大权落榜,不仅控制整个帝国困难重重,甚至连哈里发职位都难以为继。到 10 世纪时,马木鲁克事实上已经篡夺了所有阿拉伯军队和波斯军队的权力。马木鲁克操纵了哈里发,任意玩弄,随意废立,把这些哈里发完全当作傀儡。中央权威进一步受到破坏。那些独立的小国势力开始扩散。法蒂玛王朝、伊赫什德王朝以及土伦王朝(Tulunids)在埃及建立起来。哈姆达尼布家族(Hamdanids)在阿勒坡建立自己的王朝,控制着叙利亚和两河流域的北部地区。至巴格达以东,又相继新建了布韦希王朝(Buwayhids)、迦色尼王朝(Ghaznavids)、萨曼王朝(Samanids)以及兹亚里王朝(Ziyarids)等六个王朝。

尽管帝国解体后遗留下的某些独立小王朝在艺术、科学和文化方面还在不断发展,他们再也达不到昔日的黄金时代的先进程度,难以与之相提并论——这一切说明伊斯兰教的中世纪已经开始。



在穆罕默德去世后 100 年里的黄金时代,伊斯兰教从大西洋扩展到印度河流域。此地图说明了“四大哈里发时代”以及伍麦叶王朝时期,伊斯兰教所达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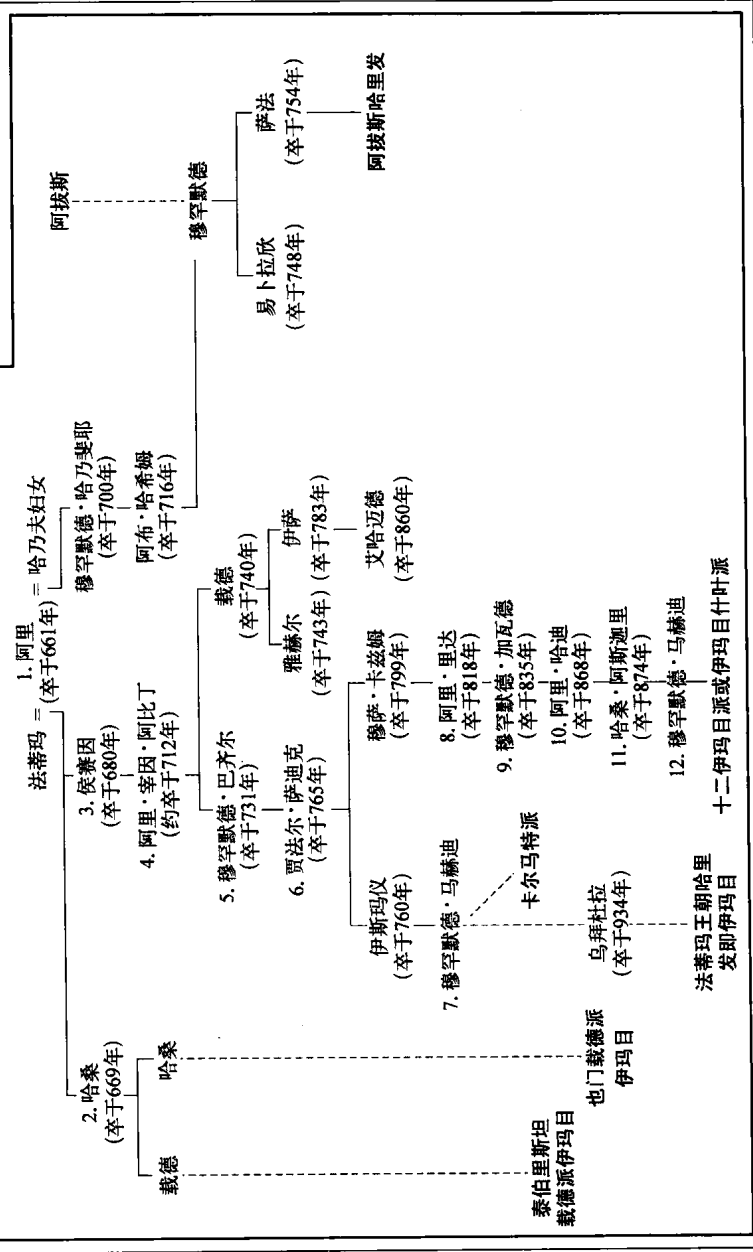
逊尼派与什叶派

在第一个千年里转折期间,什叶派发展成为独特的宗教派别。什叶派在宗教仪式中吸收了比逊尼派更多的礼仪性内容,有点类似于异教做法。什叶派内部因为在先知血缘关系的差别问题上又分出很多更小的支派,这些支派各自只认先知不同妻子的不同后代,都声称只有自己的这一派有资格充当哈里发。穆罕默德的血统,通过他的妻子繁衍后代,产生哈里发的合法继承人。

什叶派的主要支派是“十二伊玛目派”,因这一支派相信有十二位伊玛目存在而得名。对什叶派穆斯林来说,伊玛目才是伊斯兰社会的神圣世袭继承人,第一位伊玛目是阿里,四大“正道指引的哈里发”中的最后一位。所有什叶派穆斯林都接受早期的四大哈里发。他们认为,先知归真后,哈里发职位理应由阿里(卒于661年)来继承,阿里之后是哈桑(卒于669年)、侯赛因(卒于680年)和阿里·宰因·阿比丁(卒于712—713年)。伊玛目职位都是自父亲传给嫡长子,其中只有侯赛因一人因其兄哈桑不愿接受这一职位而成为伊玛目这一例外。那些伊玛目在世的时候,在谁真正有资格继任伊玛目问题上与“十二伊玛目派”产生分歧而产生了各种什叶派支派,这类支派有40多个。

对那些没有这一信仰的人来说,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分歧好像并不是那么大。他们的圣训不同,教法实践也不相同。两者之间有一重要差别是什叶派尊奉伊玛目制。对逊尼派来说,哈里发是“乌玛”社会的精神和政治领袖,但是,其权威却是世俗的;对什叶派来说,伊玛目权威是神圣的、无错的,并且也是无罪的。这些精神品质使得伊玛目能够沟通眼前的世界和穆斯林向往与之合一的精神世界之间的鸿沟。古往今来,什叶派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即伊玛目引导实施伊斯兰教法,而逊尼派更多地依靠以前的《古兰经》和圣训的传统解释和司法惯例。逊尼派穆斯林也使用“伊玛目”这一尊称来称呼神圣的人。对逊尼派来说,伊玛目仅是祷告领头人而已,并且任何声誉不坏、且有祷告经验的人都可以成为伊玛目。不过通常情形是,这个地位会被那些最受尊敬、宗教知识渊博的祷告领头人占据。另外,逊尼派戒绝一切有宗教偶像崇拜倾向的宗教实践,而视伊玛目为神圣的什叶派连11个伊玛目的陵墓也是朝拜的对象,尽管

阿里家族世系图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源自哈里发继承人争端。由于穆罕默德没有留下任何男性继承者，什叶派认为，只有他的堂弟阿里的后代才是伊斯兰社会的合法领导人。这幅图表描绘了阿里家族的世系，这个世系为什叶派所熟知，图中的数字表示阿里家族的领袖的继任顺序。

朝圣这些地方不像朝圣麦加那么重要。(什叶派中的这支主要支派认为第十二伊玛目诞生之后便进入隐遁期,直到今天。)

66 对外人来说,尽管什叶派的教义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但这一派最重要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们从680年侯赛因殉道开始便对殉道和受难有特殊的认同——这是一种很强烈的情结。历史上,他们作为外人和少数人,同时又因为拒绝世俗统治者而对世俗统治者构成威胁遭到严厉排斥,这一切都强化了什叶派这种情结。

塞尔柱人

到10世纪时,昔日的“光明之城”巴格达只剩一个腐烂城市的外壳,虚弱到难以自保的程度,而且,对帝国边境地区的流血冲突也无予以制止。到公元945年,整个今天的伊拉克地区已经落入了伊朗什叶派军事王朝——白羊王朝的手中。他们在王位背后行使权力达一个世纪之久,允许哈里发职位继续掌握在阿拔斯王朝逊尼派手中。

向东,一个来自中亚的突厥军事部落——塞尔柱在图格鲁勒贝伊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王朝,起初定都伊朗伊斯法罕(Isfahan)。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对这个部落的军事战斗力印象深刻,并且也因为塞尔柱人属于逊尼派大受鼓舞,于是委派图格鲁勒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但是,图格鲁勒并不满足这一结果,而是想得到更多,最后于公元1055年,强迫哈里发任命他为“苏丹”,从此,图格鲁勒统治阿拔斯地区直到1063年逝世。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成为有名无实的傀儡首脑,其最大作用便是为图格鲁勒掌权提供合法性。

图格鲁勒的崛起加速了阿拔斯王朝中央权力的瓦解过程,原来保留在帝国版图之内的地区又裂变为几个地方政权。领土或丢失,或分离,其伊斯兰特征继续保留,但都处于独立的地方统治者统治之下。

67

法蒂玛王朝

阿拔斯王朝不过是伊斯兰历史上几个声称拥有阿里家族血缘世

系,并获得世袭统治者地位的集团之一。以埃及为中心的、并与阿拔斯王朝进行对抗的法蒂玛王朝,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并且,正如阿拔斯王朝利用人们对伍麦叶王朝宗教虔诚的怀疑来削弱和打击对手一样,法蒂玛王朝也试图通过声称自己的合法性向阿拔斯王朝宗教权威性发起挑战,但是,与阿拔斯王朝相比,法蒂玛王朝与大多数阿里后裔一样,属于什叶派。这是伊斯兰历史上唯一一个由什叶派统治的重要王朝。(然而,伊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对此不予承认。)

法蒂玛(公元605—633年)是穆罕默德和他第一个妻子赫蒂彻所生的女儿。她与阿里结婚(四大“正道指引的哈里发”中的最后一位哈里发),是哈桑和侯赛因的母亲。作为先知穆罕默德唯一的血亲后裔,她受到所有穆斯林敬仰,尤其最受什叶派穆斯林的敬仰,他们赋予法蒂玛具有神的品质,认为她是“处女”和“两个耶稣之母”,反映了基督教对这一派的影响。如今,法蒂玛的生日和婚礼日都是什叶派庆祝的重要节日。

法蒂玛王朝由赛义德·伊本·侯赛因(Said ibn Husayn,公元909—934年在位)于公元909年在突尼斯(Tunisia)创立。他声称自己是具有阿里和法蒂玛两人血统的伊玛目伊斯玛仪(卒于公元760年)的后代,是殉道于卡尔巴拉的侯赛因的玄孙。因此,他属于什叶派中的一个派别伊斯玛仪派。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曾对伊本·侯赛因说宣称世系提出过质疑,因而对法蒂玛王朝的合法性也提出过质疑。但在他及其后代的统治时期,法蒂玛王朝的影响力超出北非进而进入阿拉伯半岛。

伊本·侯赛因以伊玛目·乌拜杜拉·马赫迪(Imam Ubaydullah al-Mahdi)的名义进行统治。他取而代之的艾格莱卜王朝(Aghlabid)曾经是阿拔斯的盟友,也是逊尼派统治在该地区的最后一块堡垒。在夺取哈里发职位之前,他掀起一场激发人们怀疑阿拔斯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运动,这场怀疑运动在自己麦加朝圣期间与之取得联系的吉塔马(Kitamah)这个强大部落的支持下获得成功。后来法蒂玛王朝统治者使用的称号是“哈里发”,而不是什叶派经常对自己的统治者所称呼的“伊玛目”,这似乎也能说明法蒂玛王朝与阿拔斯王朝统治者之间对抗

的深度。法蒂玛王朝执行的是依靠陆军和海上力量向外扩张的政策，到公元 969 年，法蒂玛王朝已经彻底控制所有北非地区，并在同一年内从阿拔斯王朝支持的伊赫什德王朝手中夺得了埃及。

68 短暂的伊赫什德王朝从公元 935 年开始，不过，公元 942 年以后，伊赫什德王朝得到阿拔斯王朝支持，并已经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西部地区。因此，伊赫什德王朝在埃及取得的扩张成就也使法蒂玛王朝得以控制阿拉伯半岛地区。埃及征服者贾哈尔·西西里(the Sicilian)建立了埃及城，阿拉伯语的意思是“胜利之城”(al-Qahirah)，开罗成为法蒂玛王朝的首都。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阿拉伯半岛西部汉志都在埃及人的影响之下，如果不说都在埃及人的控制之下。

69 在 10 世纪末达到顶峰的那段时期，法蒂玛王朝与阿拔斯王朝势均力敌，甚至超过后者。今天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爱资哈尔大学便是众多成就之一。然而，北非地区的西部版图摆脱了控制。法蒂玛王朝最终衰落的种子早在其最有作为的君主阿布·曼苏尔·尼扎尔·阿齐兹(公元 973—996 年在位)统治期间，伴随着突厥和非洲雇佣军大量招募便已种下。那些最终攫取法蒂玛王朝的军事首领全部来自这些军队。法蒂玛王朝正在渐渐走向衰落，其版图也在逐渐萎缩，此时只有阿拉伯半岛西部地区继续对法蒂玛朝廷保持忠诚。某些阿拉伯人部落，如巴尼希拉尔(Bani Hilal)和巴尼素莱姆(Bani Sulaym)等(他们都是过去从内志迁移到埃及的阿拉伯人部落)，应法蒂玛朝廷的要求于公元 1052 年向西迁移。在那里他们发动了针对的黎波里(Tripoli)和突尼斯多年的破坏战争。

十字军东征

法蒂玛王朝在历史上执行的是宗教宽容政策，生活在埃及的大部分居民是科普特基督徒、犹太人以及逊尼派穆斯林。但是有些统治者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态度非常残酷。一个叫哈基姆(996—1021 年在位)的哈里发，曾下令捣毁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Holy Sepulcher)激起了

基督教徒的愤怒(有人说,哈基姆是一个疯子,据说,他甚至也支持一个狂热分子企图毁坏天房的黑石。这个狂热分子在作案期间被杀死)。同样,前往圣地朝圣的基督徒在穿越穆斯林地区时也经常遭遇到各种不幸。这些事件逐渐在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之间造成一定的对立气氛。公元1094年,曾经因塞尔柱人失去了亚洲领土的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康尼努斯,请求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帮助打击伊斯兰势力。半世纪前,塞尔柱突厥人于1055年在巴格达建立苏丹国家之前,已经吞并阿拔斯王朝的西部地区,那时,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也在这个突厥国苏丹图格鲁勒控制之下。耶路撒冷圣地在十字军时代,其本身并不是统一地区,而是由本地的酋长们控制着。塞尔柱突厥人控制了圣地北部。公元1095年,也就是神圣罗马皇帝出手帮助的第二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向基督教世界发出进军圣地并“拼死从邪恶之人手中夺回”圣地的战斗号召。

公元1096年,第一批十字军——因参加远征的士兵都以十字军名义——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开始东征。第一批东征军的人数大约有15万人,主要成分是来自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社会底层平民,其中真正可以作为作战核心的十字军战士只有3万至3.5万名。随后是一系列十字军东征,一直持续到1291年。

萨拉丁与阿尤布王朝

来自亚美尼亚的库尔德人萨拉丁·伊本·阿尤布(1138—1193年),其名声和荣耀不仅来源于他把十字军从耶路撒冷赶走,而且也在于他的开明统治。但他也同样致力于恢复阿拔斯王朝权威(因而也属逊尼派),以取代法蒂玛王朝什叶派制度。萨拉丁将要领导的王朝叫阿尤布王朝,因其父亲而得名。到了公元1171年,阿尤布王朝军队已经占领了埃及并控制了前法蒂玛王朝控制的大片领土。

萨拉丁原对叙利亚统治者努尔·丁(公元1154—1174年在位)表示臣服。但1174年努尔死后,萨拉丁宣布独立并击败了努尔的幼子,控制了叙利亚。公元1175年5月,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授权萨拉丁统

师埃及和阿拉伯半岛西部地区,也包括北非大部、中亚、叙利亚、巴勒斯坦,至少赋予萨拉丁以名义上的领导权。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法兰克人——这个名称是十字军的自称,并于公元1187年10月2日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而法兰克人除了几个小镇外,只保留了安条克(Antioch)、提尔(Tyre,今苏尔)以及的黎波里(Tripoli)几处。这次失败激发了所谓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虽然影响了当时的朝圣通行,但对阿拉伯半岛几乎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在1181年,穆斯林的麦地那圣地也成为了十字军的直接军事目标。十字军战士雷诺德(Reynaud de Châtillon)本是一位船长,因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作战勇敢获得“蒙特利尔勋爵”荣誉,并驻扎在今天约旦的凯拉克(Kerac)。他向红海港口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海上进攻。部分军队推进到麦地那附近,还企图破坏那里并亵渎穆罕默德陵墓。然而,他们到达目标之前,所有士兵不是被俘就是被杀。

公元1193年,萨拉丁去世后,原先攻占的土地重新被法兰克人夺回。公元1250年,马木鲁克发动政变,在萨拉丁去世半个世纪后,阿尤布王朝结束。马木鲁克继续反击欧洲入侵者,公元1291年,伊斯兰部队在他们的领导下,将最后一批法兰克人赶出了耶路撒冷圣地。到那时为止,伊斯兰帝国已经被蒙古人摧毁,而且其荣耀将再也无法恢复。

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无论享受何种独立,伊斯兰帝国的统治者们都把这片土地视为自己的土地。他们极少能行使权力,尤其不愿到达内志——这里贫瘠的土地和强悍的部落几乎不能对伊斯兰帝国统治者形成吸引力。在麦加,特别能感受到这里简直是外国土地。每年成千上万名朝圣者,从各地来到这里,从中而来的收入是令这些人对阿拉伯半岛感兴趣的一大理由。此外,作为伊斯兰的世俗领袖——伊斯兰帝国统治者有责任保证朝圣者的通行安全。在半岛内部,大型且有护卫的敞篷车和沿线一带零星的城堡是主要保护措施,例如自巴格达出发

穿越阿拉伯半岛通往麦加的商路上有很多具有保护功能的城堡。

卡尔马特派

卡尔马特派属于伊斯玛仪派的一个分支,大约出现在公元 890 年前后,其名称源自一个主张暴力且不宽容小支派的创始人哈马丹·卡尔马特。除了跟伊斯玛仪派一样不接受叙利亚的统治者之外,卡尔马特派还拒绝承认法蒂玛王朝在北非掌权的合法性,但同时又袭击阿拔斯王朝。在 10 世纪初,他们已在哈萨^①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其影响力遍及整个阿拉伯半岛。这一支派的领导人阿布·塔希尔·卡尔马特以现在的巴林为首都。卡尔马特派和他们的同盟贝都因部落被视为 10 世纪前半期经过阿拉伯北部的朝圣队伍的最大威胁。这些袭击行动在公元 908 年至 925 年期间减少了很多,因为摧毁那些从巴格达到麦加的篷车队等于发出打劫的信号。这样,他们就担心后两年巴格达和麦加之间就不会有朝圣者出现了。

公元 930 年朝圣月的第一天,卡尔马特派袭击了麦加,他们骑马冲进了禁地(即“圣地”)并杀死了正在祷告的朝圣者。麦加城内死伤人数达到 3 万人。麦加的渗渗泉和其他一些水井被霸占,民宅遭洗劫,房屋被烧毁,最后阿布·塔希尔还下令将黑色石从天房中搬出,打成碎片后带在身上离开。卡尔马特派保存这些石头长达二十多年,希望借此来提升他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并吸引朝圣者。在阿布·塔希尔死后的 915 年,他们返还了这些石头,连同卡尔马特派在破坏时所用的所谓银栓。

站在外面看阿拉伯半岛,好像整个阿拉伯半岛都是一致的:无非就是一块整体上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大片陆地,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异,但阿拉伯半岛居民还是能认识到,汉志和内志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区别。历史上,作为西部沿海一带定居和通商旅行之地的汉志,和贝都因人占多数的贫瘠内陆地区的内志,两者之间关系常常处于对立状态。汉志

71

^① 即今胡富夫。——译者注

表现出受到连续不断的外来影响,这些外来影响不仅包括伍麦叶王朝、阿拔斯王朝、埃及人以及后来的奥斯曼人,甚至还包括数不清的外国朝觐者。可是,内志从未有过受到外国统治和影响的经历,这里的人民总是认为他们的身上保留了更纯正的阿拉伯文化遗存。

麦加的谢里夫

10世纪中期,大约公元967年,古莱什部落再次重申他们在麦加有世袭统治权。麦加城的领袖叫“谢里夫”,这个阿拉伯词汇原意是“高贵”、“贵族”,在这里特指那些与先知家族存在着血缘世系的,或者血统上能追溯到先知的那些人。到11世纪时,这个词已经成为统治者的正式头衔。谢里夫成为半岛上的支配力量,他们的权力往往超出麦加城,有时还能达到东部的内志和南部的也门。谢里夫行使权力,经常与西部阿拉伯最高统治者结成不稳定同盟,包括后来那些从巴格达、开罗、大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发施号令达千年之久的世俗哈里发和苏丹们(阿尤布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称号)。另外,谢里夫的权力还受到行政和统治者的控制程度的影响。最后,谢里夫的权力还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席卷这片土地的周期性干旱和饥荒所造成的政治不稳,同样能够倾覆谢里夫的治疗。

对伊斯兰帝国的世俗统治者来说,与谢里夫们建立良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有利于保证帝国居民朝觐安全,而且还有利于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星期五晌礼时,麦加谢里夫特别提及世俗统治者的名字,这事实上是在声明对这个世俗统治者的政治忠诚)。伊斯兰帝国统治者获得谢里夫的忠诚主要通过经济手段,不是通过军事征服。对遥远的不毛之地汉志实行军事控制,每年都要花费很多钱,但对后来的地方统治者来说,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每年的麦加朝圣月都成为确认哈里发或苏丹与谢里夫之间关系的重要仪式。哈里发本人,或哈里发委派的代表每年率领一对人马前往圣地,带着礼物和年费,帮助修缮圣地以及其他公共设施(这些成为获得大规模慈善捐助的主要渠道),并在朝觐期间发表演说。

鉴于野心勃勃的古莱什人数目众多以及谢里夫本人的应得的财富和权力巨大,因此,他的统治地位经常遭到来自内部的挑战,血亲弑杀也是众多谢里夫谋取进阶的手段之一。而且,因为谢里夫掌握了比军队更大的影响力,外来威胁也常常出现。从公元1175年至1200年间,来自美索不达米亚、麦地那和埃及的君主接二连三地直接控制了麦加城,尽管当时的谢里夫埃米尔·米赫塔(Amir Mikhtar)在此期间职位还继续保留。麦加人厌倦了他的无能,于是在公元1201年,推举卡塔尔达·伊本·伊德里斯(Qatada ibn Idris)取代了米赫塔担任麦加谢里夫职位,直到公元1220年。卡塔尔达是哈希姆家族的创始人,这个家族直到20世纪还统治麦加城。卡塔尔达把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大到麦地那,影响所及达到内志部分地区,甚至远达也门。公元1212年的朝圣月期间,发生了一起刺杀卡塔尔达的事件,他认定这是巴格达埃米尔试图阻止他势力扩张而策划的阴谋,于是,卡塔尔达下令袭击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商队。谢里夫卡塔尔达继续掌握麦加统治权到90岁,是年,他的一个儿子将其闷死在床上。后来,麦加统治权成为他的儿子和开罗阿尤布苏丹的代理人之间互相争夺的目标(“苏丹”是阿尤布王朝统治者所使用的称号)。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通过军事行动控制麦加的事,在他们之间来回回很多次,到公元1250年才结束,这一年,马木鲁克推翻阿尤布王朝,给阿尤布王朝干涉麦加事务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伊斯兰帝国的终结

阿拔斯王朝统治,以及哈里发统治中心从大马士革到巴格达的转变,标志着阿拉伯与帝国中心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远。随着伊斯兰社会受到被征服地区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伊斯兰教中的阿拉伯特征也越来越少,这两个过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不过,在很大程度上,阿拉伯地区与帝国权力中心的联系随着伍麦叶王朝的建立而终止,伍麦叶王朝向大马士革输出哈里发统治。甚至,伍麦叶王朝还一度包围过他们以前的家园——麦加,而且还在8世纪末,祖拜尔自称为正义哈里发,并在暴动期间还破坏过天房。伍麦叶之后的阿拔斯王朝,虽然它远在

巴格达,但仍积极维持王朝与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根源——特别对两圣地和朝觐月有着特殊兴趣——之间的联系。不过,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的“黄金时代”巨大成就差不多全部是在阿拉伯半岛之外地区取得的,与阿拉伯半岛之间并不存在多少关系。如果没有帝国首都的迁移,如果没有离开他们这块宗教和政治权力合二为一正统观念的诞生地,便不可能出现帝国的繁荣时代。哈里发宝座的地理位置的变化使得帝国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波斯和印度帝国,这些传统文明中心拥有自己的文化经典,保存有希腊化时代的经典文献。

伊斯兰帝国根植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好斗传统,而如今他们又遭到了一股与自己类似的威胁力量——蒙古人。这个曾经生活在中亚地区荒凉的戈壁沙漠北部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丝绸之路上到处劫掠过境商队。在12世纪时,其部落军事首领成吉思汗(约1162—1227年)统一了蒙古东部部落,形成部落大联盟,并开始向西席卷而来。公元1256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汗(1217—1265年),攻下巴格达。哈里发投降后,蒙古人摧毁了整座城市,并把所有阿拔斯家族的人用毛毯裹起来用马踩死。在随后的集体屠杀中,估计有100万穆斯林被害。图书馆和大建筑或被洗劫,或被烧毁。灌溉系统也遭到了毁坏。这一切将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来恢复。虽然蒙古人从未直接进入整个阿拉伯半岛腹地,但对帝国破坏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使半岛对其他外在势力也敞开了大门。

第四章 伊斯兰黄金时代 (约 750 — 1258)

穆斯林征服时代结束时,伊斯兰教已是一个西从北非和西班牙,中经小亚细亚,往东一直到达印度和中国的国际性大宗教。到了 9 世纪,帝国境内的社会稳定和对智慧的追求造就了艺术、科学和文化领域的繁荣和辉煌。智力成就的范围和发达程度与这一繁荣局面出现如同对外军事征服的范围和速度一样令人称奇。这便是伊斯兰黄金时代。这个繁荣时代比欧洲文艺复兴(伊斯兰学问对欧洲文艺复兴得以出现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早了 500 年。在阿拔斯王朝(Abbasids)定都巴格达的巅峰时期,帝国和文化的精致复杂、开明统治和公共服务水平,都是将近千年来无与伦比的。在叙述这一时代的政治史之后,在这一章里,让我们来看它的艺术和社会成就。

黄金时代的根源

这一时代的知识觉醒和成就,部分是由于广大的帝国统治疆域内各种文化共同参与的结果。包容性是黄金时代的最显著特征。从西班牙到波斯广大疆域内,基督教徒、景教徒、犹太教徒以及拜火教徒,以及他们的境内同胞——穆斯林学者们都对这一时代的辉煌成就贡献了不朽的经典作品。然而,不管这些成就源自何处,整个帝

国境内所有这些科学家、数学家、学者、诗人、艺术家的作品都是阿拉伯—伊斯兰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阿拉伯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75 除了包容性，尚有其他几个因素使黄金时代成为可能。首先是伊斯兰教的成功征服所带来的政治稳定，而且，被征服地区存在的管理机构被整合进哈里发国家管理机构，这也节省了国家耗费大量社会资源来重建或重构社会组织，便于同化各个被征服民族。边界的消除鼓励和促进贸易往来和思想交流。早在公元8世纪，阿拉伯语作为共同语言，一旦在这一疆界内成为通用语，则极大地促进境内交往。此外，按照《古兰经》规定，追求知识变成一项宗教义务；《古兰经》教导穆斯林，通过认识本质，人们可以更接近于理解真主以及“人主合一”，这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的目标。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知识作品，便是在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穆罕默德对知识价值的教导被穆斯林心悦诚服地接受，渴望学到智慧的伊斯兰教领袖们努力从被征服地区的学问家身上学到真正智慧。穆罕默德也曾训诫穆斯林要重视公共教育，学校在这一时期迅速普及。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造纸术的引进。造纸术发明之前，人们用兽皮和纸草作为书写材料，而制作兽皮和纸草也必须耗费大量的劳力。当造纸术于8世纪中期从东方的中国传到帝国东部的撒马尔罕(Samarkand)时，纸张批量生产迅速在这里扎下根来。碎布、麻丝和树皮都成为造纸原料。纸张印制成书，成为知识爆炸中的重要工具。很快，大型公共图书馆——甚至私人图书馆——遍及各地。到黄金时代晚期，连最神秘科目的知识都有大量积累。奈迪姆的重要贡献《书目》(*al-Fihrist*) (公元988年成书)，对阿拉伯作品进行分类，其中还收录了涉及催眠术、变戏法、嚼玻璃、吞剑之类的材料。

伊斯兰黄金时代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及其继任者统治时期达到顶峰。当时的编年史说，“这是一个世界还年轻的年代”，这反映了充满上升和可能性的时代感。拉希德的儿子阿布·阿拔斯·阿卜杜拉·马蒙，或许是阿拔斯王朝有史以来最优

秀的哈里发。公元 830 年,他在首都巴格达建立了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智慧宫”,它既是一所大学,也是一座图书馆,还是翻译机构。大规模的翻译和誊写使大量的希腊文、波斯文、梵文和阿拉姆文(即古叙利亚语)科学著作和经典文献进入了阿拉伯语世界。正是通过这些译本,欧洲中世纪的学者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某些希腊化时代(Hellenic Age)经典作品,并使晚些时候出现的欧洲文艺复兴成为可能。如果没有这一伟大的翻译事业,其中许多作品或许已永远消失了。除对后来的欧洲产生影响之外,这些作品也大大地启发了在伊斯兰帝国境内回荡达数世纪之久的思想和论述。

10 世纪和 11 世纪的三个伟大思想家,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知识理想,并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明灯:他们是阿布·阿里·哈桑·伊本·海塔姆(Abu Ali al-Hasan ibn al-Haytham, Haytham)(即西方人所熟知的阿尔哈曾,Alhazen)、阿布·来哈姆·穆罕默德·比鲁尼(Abu Rayhan Muhammad Al-Biruni)和阿里·侯赛因·伊本·西那(Ali al-Hussein ibn Sina,即阿维森纳,Avicenna)。海塔姆(公元 965 年生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曾做过光与成像关系的物理实验,被认为是“光学之父”。他也是最早推动光学科学方法的先驱之一。比鲁尼(公元 973 年生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以其对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的杰出贡献而著称。伊本·西那(公元 981 年生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地区)是一名伟大的医学家和哲学家,他撰写的医学百科全书成为西方标准的医学文献。

数学

对科学理性来说所必需的、对计量算法来说至关重要的数字和数学研究,在黄金时代也出现了不起的进步。虽然“阿拉伯数字”早在百年翻译运动之初就从印度被介绍过来,但是真正使得这些数字在帝国境内家喻户晓的还是因为有了数学家花拉子密(与哈希卜一起, Habash al Hasib, 卒于约 867—874 年间)发明的天文表。伊斯兰数学家还创立了三角几何,以作为测量远处物体的方法。

医学

77 伊斯兰医学家把建立在迷信和猜想基础上的技艺技能转变为一门科学,使医学的范围和广度空前扩大。这一事业的完成得益于东方世界医学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因为当时东方医学在实践方面比西方先进得多。伊斯兰帝国把公共卫生当成一项国家举办的事业,穆罕默德去世后 75 年,第一所免费的公共医院就在大马士革设立。哈里发拉希德进一步扩大了医院系统,并早在 9 世纪初在巴格达建立第一所医院,随后不久帝国境内建立的医院多达 36 所。这一时期,还第一次开设药房,也创办一些药物学校。早在马蒙和穆塔辛姆两位哈里发统治时期,药剂师和医生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准许开业。帝国境内还建立了精神病院,专门收治精神病患者,而且在 11 世纪开始了流动行医制度。10 世纪初,西班牙地方有个医学家叫拉齐(公元 864—930 年),已经认识到细菌和感染之间的关系,于是,出现了把防腐剂用于伤口处理的医学实践。他是一位多产的医学家,在这个领域内写了 100 多部著作,在炼金术方面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论文。智慧之人伊本·西那,也就是西方人所熟知的阿维森纳(公元 980—1037 年),不仅是哲学家、文字学家和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医学家。《医典》是他众多著作中的一部,《医典》是最早翻译成拉丁语的阿拉伯典籍之一,字数有 100 多万,直到 17 世纪以前一直都是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医学文献之一。阿维森纳注意到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强调病人在治愈过程中需要充分休息的必要性。直到如今,法国巴黎大学医学院的墙上还挂着阿维森纳的画像。

研究光与成像的现代光学的奠基人,是以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著作为基础而写成的光学著作《光典》,并被西方人所熟知的阿尔哈曾(约 965—1040 年)。13 世纪时,穆斯林医学家阿拉丁·阿布·哈桑·阿里·伊本·艾比·哈兹姆·卡什·大马士齐·米希里(即伊本·纳菲斯,1213—1288 年)发现并准确地解释了人的循环系统功能。这一时期,兽医学也获得了重视,而且,伊斯兰兽医学领导该领域达数世纪之

久,特别是在马科动物兽医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地理学

伊斯兰帝国对地理的兴趣远不止仅仅用于确定祷告时的麦加朝向和清真寺方位,穿越帝国境内的阿拉伯商人也推动了这门科学的发展。除了方便交流和旅行之外,帝国的地理学著作也会给这里的居民以一种超越自身经验的感觉。

花拉子密以托勒密的《地理学》译本为榜样,创作了自己的著作《地空图》(*Surat al Ard, image of the Earth*),这是伊斯兰历史上第一份地球和地理空间图。这份《地空图》是他本人与其他 69 位学者按照马蒙的敕令共同完成的。这本地理学巨著在 14 世纪之前的这一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同时也刺激了更多的地理学研究。

翻译时代

78

早在黄金时代之初,古代世界的许多重要著作便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印度是第一个影响因素,特别是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大约公元 771 年,一个来自印度的旅行者带着两个重要文献来到巴格达,一本是关于数学的论文,另一本是印度古代的天文学经典《苏里亚历》(*Surya Siddhanta*)。这篇文献第一次引进了阿拉伯人所说的印度数字或者笈多数字(Gupta Numerals,也就是后来西方人所说的“阿拉伯数字”)。帝国自己的学者又提出了“零”的概念。这两项进步对数学的发展具有非凡价值。

另外一篇天文学论文由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欣·法贾里(Muhammad ibn Fazari)根据曼苏尔(Al-Mansur)哈里发的敕令翻译成阿拉伯文。这项工作耗时约 10 年之久(约公元 796—806 年),法贾里因此也成为帝国的第一个天文学家。这篇翻译文献被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花拉子密用于用途广泛的天文表,或“积尺”(Zij)^①。被埃及和希腊学者称为代数学“algebra”一词正是来自花拉子密的数学著作《同分与推算方

① 即历表,元朝时翻译成“积尺”。——译者注

法》(*Hisba al-jabra w'al Mucabalah*)。这本书于公元 1100 年左右被翻译成拉丁文,16 世纪以前,一直是欧洲使用的标准教科书。花拉子密还提出了运算法则概念。

阿拉伯人对星际一直兴趣浓厚,用星际定位法来指引他们穿越浩瀚无际的大沙漠地带。如今,他们有用这种办法来确定面对麦加朝圣的方向。穆斯林必须遵守伊斯兰教“五功”之一,即祷告时必须面向麦加,这必须具有地球形状和大小方面的复杂知识,以使得帝国境内的任何地方的穆斯林祷告时能够面对麦加。穆斯林天文学家精确的天文图使得准确确定“神圣方向”成为可能。

亚历山大时代的天文学家托勒密(约公元 87 - 150 年)的著作《大综合论》(*Syntaxis*),提出了太阳系以地球为中心的地心学说,而不是哥白尼正确地提出的日心说,500 年后这本书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并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准文献,名称叫《天文学大成》(*Al-magest*)。

希腊文化或者说“希腊化时代文化”,对伊斯兰世界的科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起初,大量的翻译工作是由犹太人完成的,还有很多是来自叙利亚的景教徒完成的。后者先把希腊著作翻译成阿拉米文(即古叙利亚文),然后再译成阿拉伯文,如果找不到相对应的阿拉伯文词汇,便直接采用音译办法。但是,在这场翻译运动中,几乎没有希腊戏剧、诗歌或者其他的文学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相反,波斯成为帝国文学的主要影响源。

尽管《古兰经》也有抒情的内容和色彩,但在阿拉伯半岛上,诗歌能否普及,甚至说能否接受诗歌,都要取决于诗歌是否能够经得起崛起的伊斯兰教的考验和冲击。阿拉伯古典诗歌的那些主题——主要以描写感官快乐、战争、复仇、鄙弃来生等为主题,与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是不相容的。与阿拉伯人一样热爱语言的波斯人,把阿拉伯语加以改造后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波斯语。它是帝国境内最伟大的作家们使用的母语,他们用波斯语为帝国后世诗人创作了典范之作。因为并非所有的波斯诗人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诗文歌颂尘世的欢乐,而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诗人们就不能这么做了。波斯诗歌在 9 世纪、10 世纪布哈拉萨曼王朝宫廷中,后来又在伊斯法罕的宫廷中因为风格独特而兴盛一时,此事恰逢阿拔斯王朝的势力走向衰落之时。早期朝廷中最

有影响的诗人是鲁达基和达奇奇^①两人。今天在西方最有名的诗人是稍后出现的夏马开阳(即海亚姆),他创作有四行诗体的《鲁拜集》(*Rubaiyat*),正如下面我们还会看到,他同时也是一位令人景仰的伟大科学家。

翻译时代持续了大约 100 年之久,即从公元 750 年至 850 年,所以也称为“百年翻译运动”。在此期间,各种翻译作品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在定都巴格达的 75 年期间,公元前 4 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公元 2 世纪盖伦的医学著作以及其他古希腊作品,连同波斯和印度的科学著作都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这些作品也改变了伊斯兰教的性质,使之从最初只认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种信仰变成一个伊斯兰国际主义的信仰。紧随这个时代之后的是,伊斯兰学者们自己在科学和文学领域创作了许多伟大作品,阿拉伯语也同时变成了具有表达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富有适应力的语言。

7 世纪至 9 世纪期间,阿拉伯商人在从大西洋到中国,从南非到俄罗斯之间航线上从事海上贸易。不仅有一些从未离开自己城市的地理学著作家,甚至还有许多商人也记录了这些航行旅程(水手辛巴德航行的神秘传说故事,结合了这一时期的著名文学作品的若干情节,都来自这些旅行记)。9 世纪中期,以第一人称来记录不同地区的“线路指南”性质的旅行记开始出现,成为非官方支持的第一批自行完成的地理学著作。地图也变得很常见,主要用以标注商队线路,有时候那些称为“伊斯兰教图集”的大部头著作前面也附上这类地图。地理学在 10 世纪中叶发展到顶峰,以帝国境内出现的三大旅行游记为代表,这些游记在记述旅行见闻时都借用“伊斯兰教图集”的地图,其中也包括自己绘制的地图。伊斯塔赫里在公元 950 年左右写作了《线路与范围》一书,书中包括了穆斯林世界各地的地图。与数学家花拉子密一样,地理学

80

^① 鲁达基(850—940 年)和达奇奇(?—约 977 年)两人皆是伊斯兰帝国境内地方王朝萨曼王朝(875—999 年)早期的宫廷诗人,前者被誉为“波斯诗歌之父”,后者因写作《列王纪》著称,他的《列王纪》成为后来菲尔多西创作同名长篇叙事诗《列王纪》的基础。——译者注

家郝克尔(Abu al-Qasim Muhammad ibn Hawqal)公元 943—973 年间曾在帝国境内各地旅行,完成了《地球图书》。另外,旅行家兼地理学家麦格迪西(Muhammad ibn Ahmad al-Maqdisi,约 946—1000 年)完成了《地区概览》一书。

在阿拉伯半岛,也门地方的地理学家兼考古学家哈姆达尼(Abu Muhammad Al Hasan ibn Ahmad al Hamdani,卒于公元 945 年)撰写了《阿拉伯半岛地理》和多卷本《王冠》,记载了伊斯兰教产生前后的阿拉伯半岛历史和地理知识。

阿拔斯帝国走向终结期间,却出现了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地理学家——雅古特(Yagut ibn Abdullah al Hamawi, 1179—1229 年)。他在孩提时代被卖给了巴格达一个贩运商人,后来接受教育,从事记录员工作,最终获得自由。为了养活自己,他变成了不定时的手稿抄写员。在游遍了广阔的伊斯兰世界后,他编撰了一部地理学大典《地理名词大全》(*Mujam al Buldan*),收录了全帝国境内的地名。本书同时也是伊斯兰世界一部包含丰富的地理学、历史、地方志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之作。

天文学

许多伊斯兰学者不仅对地球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样也对天际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因而致力于天文学和占星术研究。用来制作地图的制图学技术,也同样被用于天体探索。到 9 世纪初,穆斯林天文学家,利用波斯南部的天文台精密的观测仪器,首次对天体进行观测。这些仪器中有一种星盘,是一种经由希腊文献阿拉伯文译本介绍到伊斯兰世界的,并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大改进的多功能制图仪器。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叫地空星盘(planispheric astrolabe),它能够确定恒星位置、日落日出时间、现时以及天际天体的高度。这种仪器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占星术,比如用来确定出生或怀孕时恒星和行星的位置等。拉赫曼(卒于公元 986 或 987 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星盘的论文,介绍它有 1 000 多种用法。星盘通常是由黄铜制成,变成了一种非常具有高度

艺术性和复杂的实用性相统一的艺术品。其主要部件是一块圆形铜盘,叫托盘,上面刻着天际图,它的上面是圆形的小铜盘,悬在中心不停地转动(用托盘来表示不同的高度)。这一时期,穆斯林天文学家使用的仪器还有表示夜空的天球、扇形(即四分之一圆,上面刻着从 1 到 90 的刻度),用一个垂直的铅锤形成垂直坐标线,以地平线为参照来确定天体的位置。

正是因为这些阿拉伯学者对天际的兴趣和影响,才使他们为我们夜空中的许多星体取了名字,其中最著名的有天狼星(“炎炎”,天空中最亮的恒星)、天津四(“鸡尾”,像天鹅座的尾巴)、毕宿五(“跟随者”,跟着昴星到空中)等。另外,诸如“方位角”、“最低点”以及“最高点”等术语也是来源于阿拉伯语。

天文学家绘制极其准确的天体图,而同时仍然支持托勒密的地心学说和地心宇宙模型,寻找各种方法解释他们发现的差异。重要的天文学家有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贾比尔·巴塔尼(Abu Abdullah Muhammad ibn Jabir Battani)(在西方叫阿巴图纽斯,Albatrunius),他改进了月球和行星轨道、椭圆形倾角度数与其他天体活动的测算。在阿富汗境内,一名有波斯血统阿拉伯人叫阿布·莱罕·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比鲁尼(Abu Rayhan Muhammad Ibn Ahmad al-Binuni, 973 - 1048 年)的著作,讨论了地球按照自身轴线转动问题,正确地确定了地球经纬度,同时还提出了流体静力学的原理。

另外一名有名的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就是诗人夏马开阳(海亚姆,生于 1038 - 1048 年间,卒于 1123 - 1124 年间)。他是塞尔柱苏丹设立在波斯内沙布尔(Naysabur)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夏马开阳以及别人对天文的观测进一步完善了历法,其精确度甚至超过了格列高里历。他还改进了花拉子密代数学,提出了新的方程解法和分类方法。

马蒙哈里发还在巴格达建立了第一座天文观测台,作为“智慧馆”一部分。在这里可以全面地观测到天体运行的轨迹,然后与《天文学大



伊斯兰天文学家改进了天文表(即天文计算器),变成一种多功能仪器。一位作家记下了其1000种用途。达兰陈列的这种半透明模型说明这种仪器的作用。(承蒙 S. M. Amin/Aramco World/PADIA 同意使用)

成》中的各种运算进行比照。在这里,地球椭圆倾斜角、昼夜平分线、岁差以及太阳年的长度都得到了更为准确的计算。第二座天文台建在大马士革附近,马蒙哈里发的天文学家们在这里能够更精确地测量一块陆地高度,进而使得他们测量出地球的体积和周长,假如把地球视为一个圆球,他们测量出的结果是 56.66 阿拉伯里,即 20 400 英里(半径为 5 600 英里),这个数字令人惊奇地接近 25 000 英里这个实际数字。天文观测台在其他几任哈里发统治时期也同样受到重视,甚至巴格达还有私人的天文观测台。

阿拔斯王朝和首都巴格达遭到破坏并没有使帝国的智力进步停下脚步。在象征着这个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结束的“巴格达之难”(1258 年)的后一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又在蔑刺合^①建立一座天文台,也是当时最大的天文观测台。天文学研究一直持续到 14 世纪甚至随后一段时期。

占星家们的工作也增加了知识积累。阿布·马沙尔(卒于 886 年)是其中最著名的占星家。他相信天际运行能影响人世生活,他还提出了潮汐活动,认为这种现象与月球运动有关。

化学

化学学科出现在阿拉伯人的炼丹实验室。炼丹术是一种古老的技艺,试图从常见物质中炼成可以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一目标也有着追求精神完美的隐含之意。尽管这些努力的结果早已注定,但仍然极大地拓宽关于化合物的反应和性质知识。他们也发现了科学实验的基本要素——可观察性和可重复性——这些要素取代了过去那种猜想性的直觉方法。

伊斯兰帝国的炼丹术之父是贾比尔·伊本·海亚姆,在西方叫杰贝尔(Gebel),他出生在今天伊拉克的库法,其最活跃时期在公元 776 年左右。如今,有 100 多篇以拉丁文和阿拉伯文流传下来的炼丹术论文

^① 今伊朗阿塞拜疆省的马腊格。——译者注



炼金术，即从普通金属中提炼灵丹的提炼技术，导致了化学的产生。本图描绘的是公元1222年阿拔斯哈里发统治时期巴格达的制铅过程和方法。

虽然都冠以他的名义，但事实上绝大多数不是他的作品。不过，人们仍然承认他对化学处理——包括煅烧、还原、气化、蒸馏、溶解和结晶等——方面的知识所作出的贡献。他的某些冶金学思想一直延续到18世纪现代化学诞生前。

水利学

就帝国境内绝大部分都属于干燥地区这一情形而言，关于水的科学即水利学，当然值得研究。灌溉技术发展有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阿拔斯王朝时期改善这一地区古老的水利工程——即一种由水井、地下沟以及水车组成的灌溉系统。灌溉系统的改善促进了

帝国境内农业的进步。牲畜的新品种得到发展，包括棉花在内的新作物也引了进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引入杏、朝鲜蓊、花椰菜、芹菜、茄子、茴香、李子、南瓜、西葫芦、大米、高粱和小麦新品种，以及枣类和甘蔗等，这些农业变化有助于改变中世纪欧洲人的食物结构。

动物学

与其他自然科学门类的进步所不同的是，这个时代的动物学家并没有取得什么杰出成就或推动这一学科进步。他们撰写的大多数著作仅仅把动物进行了简单分类，包括那些歌颂动物的诗歌甚至也被列入其中。不过有一种动物——马，得到了最大的关注，毫无疑问，这是因为马是有史以来对阿拉伯人影响最大、几乎被阿拉伯人奉为神明的动物。后世的人们还记住有位作家，叫阿布·奥斯曼·埃米尔·伊本·巴巴

尔·贾希兹(Abu Uthman Amr Ibn Babr al-Jahiz)(约卒于 868—869 年),是巴士拉人,以绰号“眼睛溜圆”而有名。他的作品《动物集成》(*Book of Animals*)与当时许多关于同一主题的作品一样,其内容更多属于民间传说和神学,而不是生物学。事实上,他作为一个激进神学家的影响力要比作为博物学家的影响力大得多,而且还创立了一个激进的神学派别——穆尔泰齐赖派。他同时也以机智辛辣而为人称道,也因为自己长相丑陋而出名,就像绰号所说的那样。希提形容他的相貌“恶丑”,以致哈里发穆塔瓦吉(al-Mutawakkil)不愿雇佣贾希兹担任儿子的老师。(Hitti 1953, 389)

语言与诗歌

一向对自己的语言感到自豪并对此保持着浓厚兴趣的阿拉伯人对词汇学、语言学和文献学也抱有浓厚的兴趣。阿拔斯王朝早期,这类学术著作便开始出现,到非阿拉伯人撰写的著作出现时达到顶峰,如突厥人焦哈里(Jawhari, 约卒于公元 1002 年),他编写的词典根据词汇最后一个字母进行排序,这一做法成为后世人编写词典的典范。焦哈里代表的当时语言学研究成就超过了伊斯兰阿拉伯人自己的成就。实际上,那些传统上被称为阿拉伯文学的文献,几乎反映不出阿拉伯人自身的影响力。伟大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Abdal Rahman ibn Khaldun, 1332—1406 年)在自己的代表作《史学导论》中就有一节,题目就叫“伊斯兰教中有学问者大多数都是非阿拉伯人”。(Ibn Khaldun, 147)到焦哈里时代,波斯文学风格,连同精致而富有感染力的表达方式,已经取代了阿拉伯人简单、直白的诗歌风格,阿拉伯人的诗歌风格,相对于波斯诗歌来说,简洁而浑厚得多,这些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

然而,尽管阿拉伯诗歌不再流行,但其影响久远。那些阿拉伯诗人,不论在城市里待了多久,他们都会在自己的诗中深情地描写沙漠景象,这种诗歌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阿拔斯王朝诗人总是把伍麦叶王朝时代的颂体诗当作自己的创作楷模,尽管如前所述,他们争相

模仿的风格本身不过是对伊斯兰教诞生前的蒙昧时代诗歌模仿而已。

文学

新的文学体裁出现,如“阿达卜”(adab),这个词的字面意思的“礼仪”、“教养”或“文化”意思,包括与社会行为有关的许多文学类别。这些故事,通常诙谐幽默,但同时充满道德训诫,有时采用动物寓言的形式,类似于伊索寓言。其中最著名的是《卡里莱和迪木乃》(比得拜寓言)(*Kalilah wa-Dimnah*),最初是王子写作的故事书,由伊本·穆格法(Ibn Muqaffa,卒于757年)从印度故事的巴列维语(前伊斯兰波斯语)译本翻译而来,而印度故事又是根据古代印度佛教故事改编的。这部以辞藻华丽、表达考究而见长的文学作品,再一次证明波斯文学对黄金时代文学的显著影响。伊本·穆格法本人早先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徒,后来皈依伊斯兰教,但有人对他皈依后的虔诚程度表示怀疑,最终导致他在公元757年被火烧死。

86 专门研究道德内容的神秘性和心理特征的哲学著作中,也会设有专门内容来探讨伦理学。另一种文学体裁叫“玛卡姆”(集句),采用了用古代萨基(saj)^①押韵诗创作的趣闻轶事形式。它为创作者提供了展现文采和学问的载体,尤以哈马达尼^②(Badi al-Zaman al-Hamadhani, 969—1008年)的开创意义最大。代表着这一成熟体裁的作品是巴士拉的哈里里(1054—1122年)的《玛卡姆》,数世纪以来,在阿拉伯文学史上,这本《玛卡姆》作为最伟大的阿拉伯语言宝库,其地位仅次于《古兰经》。“玛卡姆”体裁也被视为阿拉伯语中最完美的文学和戏剧表现形式。

在西方,最有名的阿拉伯文学著作《一千零一夜》于10世纪中叶出

① 阿拉伯文学中的一种押韵诗。——译者注

② 哈马达尼是阿拉伯文学玛卡姆韵文的开创者,“玛卡姆”的原意是“聚会”,引申为在集体场所讲述的押韵体故事。——译者注

现在两河流域。这部作品主要内容来源于波斯作品《一千故事》——而其

书 法

在伊斯兰教中,书法逐渐演变为视觉艺术的主要形式。早期的穆斯林认为,以直观形式表现安拉是一种亵渎行为,禁止一切安拉形象出现,这是一种“无偶像”禁忌。随着时间的推移,逊尼派穆斯林的禁忌扩大到禁止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因为每个生命体都包含着神圣精华。然而,并非所有穆斯林人群都信奉“无偶像”禁忌,因而形象性的艺术制作在伊斯兰帝国的许多地方每每出现。波斯人的细密画便是这种形象性艺术的例证之一。形象性艺术在伍麦叶王朝、法蒂玛王朝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都有出现。当然,那些厌恶这些做法的信徒会认为这种艺术本质上是不符合伊斯兰精神的。

伊斯兰艺术家并非像西方人那样用形象性艺术来表现对神的崇敬,而是用神的语言来实现。阿拉伯书面体本身,通常以书写《古兰经》经文的形式出现,成为他们的艺术载体。阿拉伯字母的灵活性使得艺术家们可以以千变万化的形式来书写,使词汇本身的含义之外又增添新的意义。

阿拉伯语在历史上曾经有两种书写形式。一种叫库法体,以伊拉克境内的库法城而得名,尽管这种书写形式形成时间早于这座城市的出现。库法体厚重、粗黑,用正式的花边装饰,有很强的装饰艺术性。纳斯基体浑圆、流畅,装饰少,一般用于信件或商业性信函。库法体是最初用来书写《古兰经》的书写体。伍麦叶王朝时期,书法家把呆板的库法体变成了更



书法逐渐发展成为伊斯兰视觉艺术。此图为一图画书法作品,文字为“以最仁慈的、至爱的真主的名义”,创作于19世纪的印度。(承蒙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London/ Art Resource, NY 提供)

加灵活但又不失装饰的书写形式,发展出一种丰富的艺术性与书写实用性相结合的新风格。与此同时,纳斯基体也逐渐具有了现代阿拉伯语从中发展而来的书写形式。

阿拔斯王朝时期,库法体进一步发展。字体大小比例和形状在10世纪上半叶固定。然而,到了12世纪,库法体书写已不再常用。10世纪阿拔斯王朝有个官员伊本·姆卡拉,他本人就是一个颇有成就的书法家,他确定了库法体规则,并把阿拉伯字母草体书法分为六种,纳斯基体名居第一。其他几种分别是:突鲁体(Thuluth),比纳斯基体更灵活的草体;莱哈尼体(Rayhani),比突鲁体更精细的草体;陶基体(Tawqi),突鲁体压缩书写,字母可以连写;穆哈卡体(Muhaqqaq),大胆而流畅的斜体书写;最后是卢卡体(Ruqah),一直流传到今天,为阿拉伯世界常用的简写体。

阿拉伯书法家也把阿拉伯字母——通常用以表达信仰或著名的《古兰经》经文——变成某种动物或非动物形状,这种书写形式被称为“图画书法”。库法体书写用黑体似的字体,有时候便变成一种象形文字性质的书法,看上去就像一座建筑物,比如带着尖塔的清真寺。

- 87 本身来自印度的故事集,由哲赫舍亚里^①(Muhammad ibn Abdus al Jahshiyari,卒于公元942年)以阿拉伯语编撰而成,其间增加一些具有故事情节和结构的当地故事,如“阿拉丁”、“航海者辛巴德”以及“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等,都是新加进去的故事。经过数世纪的演变,帝国内各地故事都增加了进去。哈伦·拉希德哈里发宫廷里发生的事,也成为《一千零一夜》中诙谐的故事情节和风流故事的灵感源泉^②。14世纪,埃及马木鲁克王朝晚期,这本故事集形成阿拉伯语最终定本。在阿拉伯人眼中,《一千零一夜》并不像在西方那样受到欢迎。

^① 阿拉伯民间艺术家,他最早把流传两河流域的民间艺人口中的故事按照一夜一个故事的形式编排,编到第480夜的故事时,不幸去世。——译者注

^② 哈伦·拉希德是阿拔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是阿拉伯历史上著名的开明君主。在他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繁荣。《一千零一夜》中许多故事都附会在他身上或他统治的时代,虽属伪托,反映了人民大众对那个时代的向往和留恋。——译者注

“沙里亚”——穆斯林的法律

一个科学探究领域也是阿拉伯学者固有职责之一：用神学来证明法律。作为众所周知的沙里亚，不仅可以为法律行为提供规范，而且也作为政治、社会行为提供一整套规范。《古兰经》研究和理解神的语言的冲动也推动了教法研究。与西方的法理——随着时代和信仰不同而调整、变动的精神——所不同的是，伊斯兰教法被认为是亘古不变的、永不过时的行为准则。由于教法的神圣来源，以此为根据的任何意见和规则的解释也应该视为神的启示，因而也是不可改变的。随着历史的变迁，教法也吸收了一些非伊斯兰的因素，包括贝都因部落法，麦加人和麦地那人的法律以及被征服地区的法律。

除《古兰经》外，那些被认为是先知言行和默许的行为，即“逊奈”或“圣训”，亦被视为正统教法的第二来源。在伊斯兰教的第二个世纪中，各种“逊奈”被收集起来，整理成“哈迪斯”，或者说当作先知的言行而接受的“圣训”（从技术上排除了先知的信士和后继者的言行）。有一则圣训说过，穆罕默德说过：“追求知识，即使远在中国。”（Hitti 1953, 393）于是，许多学者在帝国境内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以作为神学研究的前奏。

研究教法的学问叫“法齐赫”（*Faqih*），有时，这两个词又作为同义词互用。“法齐赫”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与崇拜和宗教仪式有关的内容，与民事和法律事务有关的内容以及有关处罚的内容。伊斯兰教法学家们意识到，《古兰经》涉及法律的内容大约 200 条（《古兰经》一共有大约 6 000 条经文）并不能涵盖所有需要根据实际情形做出变动的诉讼案情。圣训的数量和内容也同样不能为所有《古兰经》未谈到的问题提供指南。于是，科学推理应需而生，结果产生了伊斯兰教法的另外两个源泉：使用“类比”和“公议”。“公议”可以扩大法律（而不是改变法律的）的范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事实和情况。“类比”可以使已确定的法律条款应用于从来没有规定过的诉讼问题。

一个专心于《古兰经》和“圣训”方面的知识专家或权威阶层，即所

谓的“乌里玛”(ulema)(单数叫“阿利姆”,alim)阶层出现了。他们以代表伊斯兰共同体(“乌玛”)自命,行使和承担法律裁判的功能。因此,这个阶层传统上作为一个强大的势力,可以限制世俗统治者哈里发遵守《古兰经》的规定,维护这一信仰。因为,乌玛通过公议所达到的任何法律事务,皆被认为是神圣的,理论上讲,一旦被确立下来,便不存在任何必要或可能性来改变它。重新解释那些已经做出法律决定的文字应视为异端。只有那些还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法律问题才可以讨论和争辩。当然在实践中,法律解释的不一致现象普遍存在。随着时间的变化,当越来越多的法律意见被采纳时,“乌里玛”作为法律解释者和法律事务的裁决者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开始逐渐丧失,其宗教解释的权威性也逐渐被削弱,进而仅仅成为宗教文献编目者了。

《古兰经》认可、教法允许的惩罚方式包括:砍手、刺额、剜目和乱石砸死。“我的灵魂就在他的手上,”先知穆罕默德大声喊道,根据一则圣训(《布哈里圣训录》,Sahih Bukhari, 8: 81: 78)记载,“如果法蒂玛(他的女儿)偷了东西,我也要砍掉她的手!”至少有6条圣训和2条《古兰经》经文明确允许盗窃罪的砍手惩罚。

在伊斯兰帝国内,居民可以在“卡迪”(伊斯兰法官)主持的法律制度外,利用法院来实现匡正冤情,这叫“马扎里穆”。在宗教法庭中,有时也在“马扎里穆”诉讼中,一些重要案件的案情概要提交给一位法律专家征询意见,这样的法学家被称为“穆夫提”。穆夫提以签署“费特瓦”,即法律意见的方式行使裁决。一般来说,穆夫提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但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穆夫提成为世俗管理机构的一部分,其地位仅次于卡迪。当然,君士坦丁堡的“大穆夫提”被称为“伊斯兰谢赫”,是国家的最高宗教权威。

四大教法学派

最早的穆斯林学派或教法学派,建立于伍麦叶王朝结束前的公元750年,地点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伍麦叶王朝时期,早期的教法在总督统治下由卡迪创立,卡迪把当地人的传统和规范与自己的意见和《古

兰经》的基本原则在一种特殊基础上结合起来。总督由哈里发任命,他们再任命卡迪。

在阿拔斯哈里发统治时期,对于成长中的伊斯兰世界而言,统一的法律制度成为在全国实施同一司法制度的关键。而且,教法必须要赢得普遍接受和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四个主要教法学派,或者说四大逊尼派教法学派逐渐发展起来(什叶派对教法有着自己独特的解释)。每个学派都以该学派的初创者姓名来命名,它们是马立克学派、沙菲仪学派、哈乃斐学派和罕百里学派。

哈乃斐学派

某些穆斯林认为,个人推理在解释和定义教法中应该发挥一定作用。此观点的主要提倡者是努曼·伊本·萨比特(al Numan ibn Thabit),又名阿布·哈尼法(Abu Hanafa, 卒于公元 767 年)。哈尼法的祖父是曾经生活在库法和巴格达的奴隶,哈尼法本人是一个商人。他是伊斯兰教最早、也是影响力最大的法学家,是最大的、最宽容的伊斯兰教法学派的创始人。哈尼法相信,作为推理原则的“类比”,如果导致看起来不公正的结果,则背离“类比”而依靠理性则是正当的,这种做法叫“择善”。如今,哈乃斐学派主要盛行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

当这一学派在两河流域地区发展起来并反映了该地区居民的宗教态度和实践时,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后,便支持这一学派。哈尼法曾谢绝了曼苏尔哈里发封给他的卡迪职位,并因沉默罪被投入监狱。不过,他的两个信徒阿布·尤素福和穆罕默德·舍比尼(Muhammd-Shaibini)在弘扬他的教义和这一派的著作中,都占据重要地位。

马立克学派

阿拉伯半岛,正如下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与这一黄金时代成就基本上没有关系,但麦地那却是这个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和思想中心,特别是在伊斯兰教法的编纂和制定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所谓马立克学派就是这里一个叫马立克·伊本·艾奈斯(约公元 715—795 年)的人创立的,他本人是一位在职卡迪。马立克学派特别重视“逊奈”作为解释工具。由伊本·艾奈斯收集整理的麦地那卡迪判决叫《教法阶梯》,

编纂的内容包括逊奈和获得公议的程序,是伊斯兰教法最早的文献之一。今天,这一学派盛行于整个北非,比哈乃斐学派要保守得多。

沙斐仪学派

91 穆罕默德·伊本·伊德里斯·沙斐仪(Muhammad ibn Idris al-Shafi'i,公元767—820年)创立的学派名称就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他来自阿拉伯半岛上最强大的部落之一古莱什部落,生于加沙地区,曾跟随马立克在麦地那学习教法学。他的主张折中了马立克和哈乃斐两派学说,承认类比的正当性,但是只承认以某种特定方式或在特殊环境下才能行使。沙斐仪学派极力把坚持先知传统(这与麦地那传统也有所不同)与哈乃斐学派重视“类比”加以调和,也就是说兼收马立克学派和哈乃斐学派的主要观点,调和教法学派的分歧。这一学派今天主要盛行于埃及和东非部分地区、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和南部、印度的沿海地区以及远东地区。

罕百里学派

师从马立克在麦地那学习教法学的另一名学生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Ahmad ibn Hanbal,780—855年),创立了罕百里学派。罕百勒的观点比马立克显得保守,坚决主张从字面上解释圣训,只要能找到一条正确圣训,则不必寻求其他教法渊源(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圣训规定在饮用水的水源处禁止小便,如果在圣训中没有明文规定作为用于“饮用水的水源”话,那么这种行为应视为许可)。他的学说与巴格达的当权者发生冲突,那时的巴格达,正处于马蒙哈里发统治之下,主张宗教解释应符合理性的穆尔泰齐赖学派极盛一时。哈里发马蒙囚禁了罕百勒并严刑拷打,但罕百勒拒绝放弃自己的主张。罕百勒也因此获得了崇高的声望,据说,他死于公元855年,其后的葬礼吸引人数多达80多万。这一学派得到了18世纪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 Wahhab)的继承和发展,进而形成了“瓦哈比学派”,这一学派与当时的沙特家族互相支持,产生了沙特阿拉伯王国。如今,罕百里学派构成了沙特阿拉伯王国法律制度的基础。

哈乃斐学派、马立克学派和沙斐仪学派,这三派在某些重要问题上

具有相同的看法。三派都认同共同的教法源泉,即《古兰经》和圣训,都接受“公议”(ijma)以及某种方式的“类比”。而且,三派都认可四种教法体系的合法性。但是,罕百里学派从总体上不太同意上述三个学派的学说。

与司法制度发展受到一定限制的逊尼派不同,什叶派有自己的穆智台希德(muftahids),穆智台希德能代表高尚、完美的隐遁伊玛目说话,可以解释伊玛目思想,因而可以创立新的教法。

伊斯兰黄金时代终结

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结束也是伊斯兰黄金时代的转折点。随着突厥塞尔柱人于公元 1057 年的入侵,已经处于衰落中的中央权力进一步遭到削弱。此外,伊斯兰教也遭到宗教派系之争、异端攻击、教派暴力以及连续不断的暗杀行动之祸。正统教义逐渐衰落,受到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逻各斯”——而推动黄金时代出现的科学和哲学研究的基础正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逻各斯”——的进一步腐蚀。这一切造就了神学思想的巨大反弹,那就是,一个保守的神学运动出现并渗透到伊斯兰教全部,从而成为阻滞伊斯兰智力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此时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一个叫安萨里(Abu Hamid al-Ghazali, 1058—1111 年)的著名神学家,对理性价值进行了严厉抨击。在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哲学的矛盾》(*Tahaful al-Falasiifa*)一书中,他宣布源自理性的经验并不值得信赖,经验不能烛照安拉的真实。他说,只有通过个人对“安拉的知识”亲身经历内在的直觉感受和内心的精神体验,才能维持信仰的真诚性和持久性,与理性正好相反的、对真主的直觉感受才是可以信赖的(安萨里的一整套神学体系和名声,使他赢得了西方所说的“正统伊斯兰教的阿奎那”的名声)。安萨里说,哲学是一个导致人走入地狱深渊的陷阱。他赞成艾什尔里^①(Abu Hasan al-Ashari, 约 873—935 年)

92

^① 艾什尔里,伊斯兰教逊尼派教义学家,凯拉姆学派创始人。他调和理性和信仰的主张,被穆尔泰齐赖派指责为“叛教者”、“伪信”,代表作为《宗教原理大全》。——译者注

正统观念,为逊尼派信仰建立一个全面、系统的思想基础。他对理性的口诛笔伐引起了许多伊斯兰学者共鸣,到他公元 1111 年去世的时候,以科学研究和哲学、神学探索为主要特征的伊斯兰黄金时代也几近终结。

应该说,导致先进的伊斯兰艺术和科学的停滞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很显然,其中之一便是对历史上过去及其历史道路的传统留恋心理,它成为通向过往荣光的镣铐,而不是有助于荣光的恢复。另外,外部因素也是促使这一黄金时代走向终结的原因,十字军东征(1097—1291年)给伊斯兰帝国带来的全面动荡,就像帝国自身内部的政治衰落一样,同样也成为黄金时代终结的外部因素之一。

1258年巴格达陷入蒙古人之手,标志着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终结。蒙古入侵者血洗首都,屠杀这里的居民。由于中央管理机构的消失,一直处于衰落中的帝国终于瓦解。过去繁荣的陆路贸易变得充满风险,甚至各地的城镇贸易中心也出现了纲纪废弛的局面。社会和城市又退回到封建隔绝状态。

黄金时代的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对黄金时代的最大贡献是使得伊斯兰教法典制化的宗教学术研究和理论,马立克·伊本·艾纳斯的学派即马立克教法学派也在这里发展起来。对后来的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志,其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定居人口居住,而且贝都因人也几乎没有品尝到黄金时代的果实。随着巴格达哈里发政权的衰落,从阿拔斯王朝首都通往麦加的道路也变得极不安全。过境者找到了其他替代路线,使得阿拉伯半岛的腹地更加与世隔绝。巴格达沦陷于蒙古人之手,红海航线被控制,朝圣者越来越多地乘船前往阿拉伯半岛。虽然麦地那在9世纪和10世纪教法发展时期,曾一度成为某种思想中心,可是一旦思想的规制确立下来,更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探讨基本上也不再需要,其代价便是这座曾经的思想中心退化到思想的边缘。而且,麦加,尽管其精神影响上尚存在为人称道之处,但也不再是帝国的文化和政

治权力中心。

当然,麦加和汉志地区,通过每年有一定数量的朝圣者流入也可以接触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经济影响,使得这些地区——当然麦加也包括在内——逐渐有了一些世俗色彩。朝圣月也是哈里发展示财富和显赫地位的重要节日。哈里发拉希德的妻子兼表妹祖拜达,开风气之先,是第一个用珍贵的宝石镶嵌在鞋上的人,在麦加朝圣月期间不惜耗费巨资,甚至包括从 25 英里之外的水井取水来供应麦加城里所有的朝圣者。

正是因为汉志具有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地位、圣城所代表的经济动力以及军事上的软弱,才导致了汉志在巴格达沦陷之后被一系列外来统治所征服。朝圣月逐渐地变成了狂欢节般的重要节日,这段时间也是放肆而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时期,这种情形最终导致了阿拉伯半岛的分裂。对人口逐渐增加的内志人来说,汉志人罪孽深重的行为是难以忍受的,这些感觉无疑又因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对立状态而强化。不断升级的压力将体现在随后若干年中,席卷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改革种子开始在半岛腹地的荒芜沙漠中种下。

第五章 马木鲁克、奥斯曼人与瓦哈比—沙特联盟(1258—1745)

1258年,蒙古大汗旭烈兀大军将巴格达夷为平地,这一行为标志着阿拉伯伊斯兰帝国走到了历史尽头。几个世纪过去之后,这个地区才从蒙古入侵者的劫掠毁坏中恢复过来。随着蒙古人皈依了穆罕默德的宗教,伊斯兰教也最终击败了这些征服者。但是这些帝国及其统治者,无论是哈里发还是苏丹,再也没有和它的阿拉伯民族之根建立直接的联系。不过,阿拉伯人仍对这些领导职位拥有优先占有权,如他们作为哈迪姆·哈拉曼·谢里夫(*Khadim al-Haramain al-Sharifain*,两圣地的保护者)的角色,就曾经赋予执政者一种合法性。同时,马木鲁克的埃及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也需要这种神圣外衣。五个世纪以后,一个由保守派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 Abd al-Wahhab)与部落酋长穆罕默德·沙特(Muhammad Al Saud)所构建的联盟开始着手赶走入侵者并统一阿拉伯半岛的运动。本章将考察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事情。

马木鲁克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

当蒙古人入侵巴格达之时,汉志正处在阿拔斯哈里发(Abbasid caliphate)王朝的统治之下。而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是在较晚才接

受了马木鲁克统治的,这些前突厥奴隶逐渐混入雇佣兵而发迹,成为军事领导阶层。尽管两个世纪之前他们将阿拔斯王朝时的巴格达统治权丧失给塞尔柱人,但随后马木鲁克接管了埃及法蒂玛哈里发的历史遗产,这又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权力基础。到1250年,马木鲁克已经征服了首都在大马士革的阿尤布王朝。十年后,也就是巴格达遭劫的两年之后,蒙古人的铁蹄开始向巴勒斯坦、埃及的马木鲁克挺进。蒙古人警告马木鲁克,战火将由伊拉克一直烧到埃及。马木鲁克在巴勒斯坦拿撒勒的艾因贾鲁(也叫戈利亚特井, Goliath's Well)附近决定性地击败了蒙古人。这样蒙古人从阿拔斯王朝手中所夺取的阿拉伯领土,又陷于马木鲁克之手,而后者对埃及的控制一直持续了250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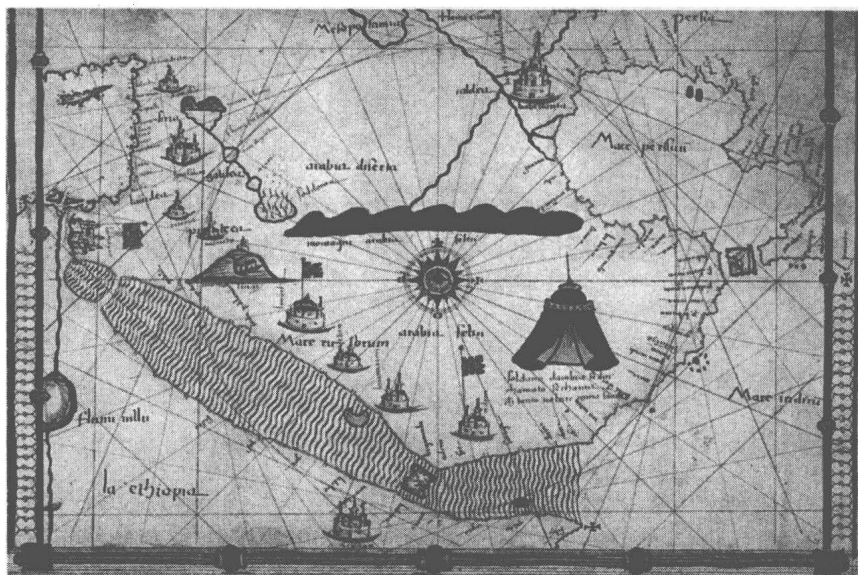
麦加

阿拔斯王朝后期的麦加局势极不稳定,谢里夫卡塔尔达·伊德里斯(Qatada Idris)的曾孙谢里夫穆罕默德·阿布·努马伊(Muhammad Abu Numayy, 公元1254-1301年)成了这里的主人。由此,阿拔斯王朝的汉志统治权也落入马木鲁克之手。这个过程并没有给这一地区带来大的波动。但是,从阿布·努马伊成为谢里夫起,他的叔叔伊德里斯·伊本·卡塔尔达(Idris ibn Qatada)就开始与自己的侄子争夺统治权。双方的战争断断续续地延伸到1270年,阿布·努马伊击败了伊本·卡塔尔达的军队并将叔父斩首示众。

阿拉伯人的航海传统

就整个沙漠地区来说,阿拉伯人有着丰富的航海历史。阿拉伯人作为船员与水手的高超技艺体现在《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传奇英雄水手辛巴德的传奇经历。据口耳相传,辛巴德来自今天的阿曼地区。他乘着一艘带着三角帆的阿拉伯传统单桅帆船,长时间遨游于印度洋上。阿拉伯人与印度人开展范围广泛的贸易。阿拉伯半岛的战略地位使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中继站,为东非、波斯与印度的商船提供了一个落脚点。但是13世纪以前,红海上罕见这种海上冒险活动。从13世纪,这种情况开始发生转

变。自从罗马帝国衰落后,地中海地区的奢侈品贸易中断。但随着西欧城市的兴起,这里成为提供奢侈品的一个巨大市场。而技术的进步——指南针的应用,船只的改进与大批量生产——也大大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15世纪,随着欧洲商人寻找规避阿拉伯半岛的新商道,商人对红海的兴趣日渐浓厚,结果导致陆上贸易损失严重。这幅红海地图是出于15世纪意大利制图师雅克波·卢索(Jacopo Russo)之手。(承蒙 Alinari/Art Resource, NY 提供)

在1301年去世之前,阿布·努马伊退位并指定他的两个儿子胡马达和鲁马萨为继任者。但是在他归天后,他的儿子们(据说有30多个)开始为权力同室操戈。1320年,胡马达死于他的一个奴隶之手,不稳定局面暂告一段落。鲁马萨和他的兄弟奥塔法共同掌握麦加的权力。但到1330年,这兄弟俩将保护圣城的神圣职责抛之脑后,再次互相残杀。苏丹马立克·纳西尔(al-Malik al-Nasir,公元1294—1295、1299—1309、1309—1340年在位)召唤二人到开罗。兄弟俩害怕身遭不测,拒绝前往,并在共同对付苏丹上达成一致。苏丹大为恼火,准备派军队将哈希姆家族赶出麦加,但最后在谋臣的建议下承认鲁马萨为麦加的谢

里夫。通观整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谢里夫不仅为帝国的统治而操心,而且苦于在有名无实的统治权之下找不到一个有效的合作伙伴来维持地区的稳定,建立一个合法有效的政府,更为找不到维持地区发展的支柱而烦恼。

海上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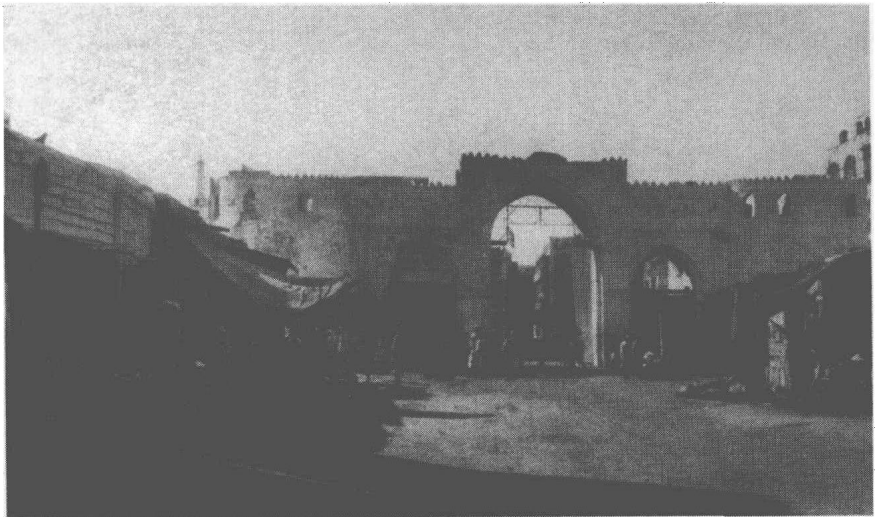
位于麦加以西 45 公里的红海岸边的吉达港不断提升阿拉伯半岛在海上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红海贸易的发展,由哈里发奥斯曼建于 646 年的吉达港口的财富也迅速积累起来。海上贸易活动的发展也得益于清除法兰克人(一种对十字军的称呼)的残余力量,他们的破

97



吉达港,建于7世纪。吉达港使得汉志和麦加的谢里夫在以后的8个世纪从红海贸易中获利。此图是1950年众多独桅船停靠在吉达码头的场景,这同几个世纪前的景象非常相似。(承蒙 The Fine Arts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提供)

98 坏活动持续到 12 世纪末。马木鲁克对红海几乎无法染指,但是它仍然控制着阿拉伯半岛与非洲海岸的港口。大量的收入主要来自对印度与东非运往开罗货物的征税以及向西欧商人转卖商品的利润。麦加的谢里夫同样意识到可以从吉达的过境贸易中获得不菲的收入,因此也通过非法的或者其他手段向朝圣者收费、征税以获得收益。而按照伊斯兰教的教法,朝圣者可以免于征税。这也是埃及的统治者要求圣城的保护者必须恪守的一项律法,但是麦加的谢里夫并没有认真地执行过此项规定。当强令谢里夫执行此项政策时,他便会编造财政紧缺的借口而变相增加吉达商人的税收负担。谢里夫对过境商品的征税越来越高,以至于在 1395 年商人们被迫找其他港口另寻贸易路径。谢里夫对商品征收的税收与其说是同对朝圣者征税的竞争,实际上不如说是同马木鲁克统治者的竞争,这种行为是对一种有利可图贸易的潜在威胁。到 1425 年,埃及的外居地主在吉达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税收机构,上缴谢里夫一份应得的收益外,其余归他们支配。这是谢里夫被他统治区的埃及人直接管理的开始。随后,一支埃及卫戍部队进驻吉达,另外一支马木鲁克



每个去麦加的朝圣者,当他离船走向麦加时,都会穿过“麦加之门”。(承蒙 The Fine Arts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提供)

小分队也开进麦加,以保证该地区能够按照开罗的意志开展商业活动。

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马木鲁克苏丹八思巴(1422—1438)一直拒绝承认巴拉卡特是其父谢里夫哈桑·伊本·阿吉兰(Hasan ibn Ajlan)的继承人,直到巴拉卡特交清了苏丹声称其父所欠的钱。同时,苏丹取消了对过境吉达的印度商船进行征税的规定。结果导致阿拉伯半岛西南端,扼守红海的亚丁海域的海上交通异常繁忙。取消征税之前,每年大概有12艘印度船只停靠在吉达港,而到了15世纪末,这一数量猛增到100艘左右。

外国舰队

99

在此期间,一些边远地区的国家首先与阿拉伯半岛建立海上联系,他们试图影响控制欧洲、远东和非洲间的贸易路线。欧洲人一直想绕过阿拉伯中间商以及控制通向黄金、奴隶、香料和其他奢侈品贸易路线的奥斯曼人与马木鲁克。但是,最早和阿拉伯人直接交往的国家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东方。1405—1433年,中国人派出了由九桅中国帆船所组成的庞大船队。这些船队曾经到达过阿拉伯半岛地区。据说,这些船上的水手和士兵总共有27000多人。但是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就禁止海外贸易,结束了中阿历史上一段有趣的佳话。

15世纪初,欧洲国家费尽周折与东非和亚洲的商品原料产地建立直接联系。特别是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1394—1460年)发起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绕过非洲,开辟一条通向东方的新航路。1487年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迪亚斯驾驶一艘葡萄牙船只成功地绕过了非洲的好望角。10年后,达伽马离开里斯本,沿着这条路线到达印度,返回时,船里满载着香料和宝石。

与葡萄牙的战争

随着达伽马顺利远航到印度(1497—1499),葡萄牙人怀着改变异教徒的强烈信念开始其冒险征程。他们建立了自己的贸易据点,封锁了红海,进而破坏了阿拉伯与印度间的贸易。他们掠夺从印度来的货

物,击沉货船。到1504年,这种封锁和破坏已经严重影响到开罗的收入。阿拉伯地区收入的丧失,进一步削弱了埃及对阿拉伯半岛的影响力。位于吉达北部的港口延布发生了叛乱,并且推选出本地人为自己的领袖。埃及当局随即派出军队镇压叛乱的阿拉伯人并打击劫掠的葡萄牙人。此时,侯赛因·穆什里夫(也称侯赛因·库尔迪)率领一支军队首先平息了延布叛乱,继而在与葡萄牙通向印度的据点相遇之前,构筑并巩固吉达的设防。

100 1507年,当侯赛因·穆什里夫还在忙于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支由7艘军舰、500个海员所组成的葡萄牙舰队,在阿方索·阿尔布开克(Alfonso d'Albuquerque, 1453—1515)的率领下占领了东非和阿拉伯半岛沿岸的各港口,并建立巩固的基地。马斯喀特、阿曼都成为劫掠的



14世纪,欧洲的船员不断向东方探索。葡萄牙尤其积极,并试图控制东西方的贸易路线。这些位于哈萨的葡萄牙人留下来的堡垒就是他们劫掠的最好证据。城堡前面的贝都因人牵着他们的羊,对他们来说,羊是仅次于骆驼的第二位重要的动物。(承蒙 Robert Yarnall Richie/Aramco World/PADIA 提供)

对象。葡萄牙人在扼波斯湾交通要道,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重点设防。

1508年,侯赛因·穆什里夫抵达印度并与当地力量结成联盟共同打败葡萄牙人。但是,在随后的几年中,葡萄牙人进行了反攻,取得了具有决定性、但有些血腥的胜利。1510年,阿方索·阿尔布开克成为葡萄牙东方军队总督与司令。他想利用几年的时间,构建葡萄牙在东方贸易路线上的霸主地位。他原本打算攻打麦地那,准备用穆罕默德的尸体来换取对耶路撒冷的占领,但是攻打亚丁和麦加的失败使这一计划成为黄粱美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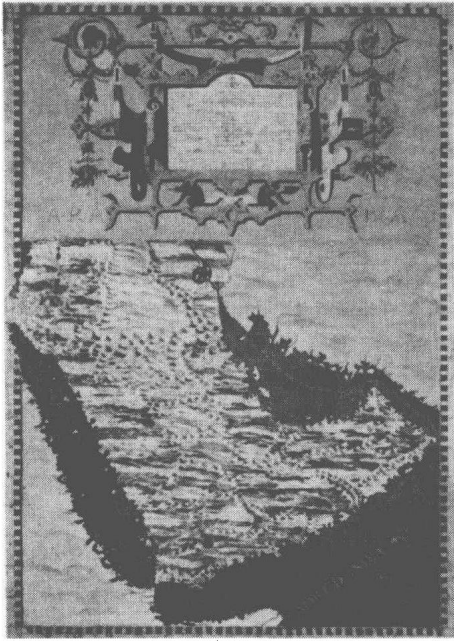
1515年,侯赛因·穆什里夫统率另外一支埃及军队抵抗葡萄牙人。埃及人在红海口入口处的卡马兰岛上建立了一处要塞。这扰乱了当地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所关心的对外交往规划并不是限制葡萄牙人活动。事实上,侯赛因·穆什里夫最初设想的战争演变成为一场对亚丁无功而返的征服。这也是马木鲁克最后一次军事行动。

101

阿拉伯半岛的奥斯曼人

奥斯曼人的族属为突厥人(Turks),是逊尼派穆斯林。当阿拔斯王朝在蒙古铁骑的冲击之下灰飞烟灭后,奥斯曼人开始在安纳托利亚开疆拓土。1453年,他们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并将其作为帝国的首都(直到1930年此城才正式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斯坦布尔”来源于希腊语,意为“在城市里”,居民长期称他们是在城市的主城区)。1517年,在苏丹谢里姆一世(Selim I)的统率下,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和埃及打败了马木鲁克军队,并占领了开罗。如果没有这次战争,马木鲁克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统治,但是现在为时已晚。作为胜利者,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原属马木鲁克统治的汉志地区。君士坦丁堡将成为伊斯兰帝国新的中心。

谢里姆苏丹拥有“圣地保护者”的头衔。麦加每周五的礼拜中都要提及苏丹的名字,这是承认其统治的重要象征。奥斯曼人并不满意马木鲁克曾经对阿拉伯人采取放任不管的控制政策,在1517年取得了胜



102

经过几千年的孤独之后,阿拉伯半岛变得更为欧洲人所熟知。这幅由意大利画师 Ignazio Danti 所作的地图就能够说明这一点。(承蒙 Scale/Arts Resource, NY 提供)

利后,便对阿拉伯半岛发动了征服运动。谢里姆的继任者,立法者苏莱曼(Suleiman,在西方称为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在位),将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向南扩展到红海沿岸一带。

波尔特或“最高波尔特”是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机构,正式委任谢里夫为麦加的统治者。不过,这一职位在每年的哈吉日(朝圣日)都要由帝国进行重新认定。这并不奇怪,奥斯曼帝国与谢里夫之间的关系

时常处于很紧张的态势。有时,由奥斯曼帝国选任的谢里夫,在当地并不受欢迎。波尔特的战略利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尽管奥斯曼帝国努力扩大其在麦加以外的影响,但阿拉伯半岛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独立的状态。

1534年,苏莱曼大帝的军队占领巴格达。但是,巴格达已经是明日黄花。由于东方贸易路线由陆路转向海路,巴格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但是它仍然可以作为奥斯曼从东方控制阿拉伯半岛,弹压半岛上独立力量的重要据点。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奥斯曼帝国从伊拉克手中夺得了靠近波斯湾的哈萨省。1591年,法提赫(Fatih)帕夏在击败当地的小王朝后,成为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第一任军事总督。对哈萨的占领使得奥斯曼有了一个影响阿拉伯半岛中部和东部的重要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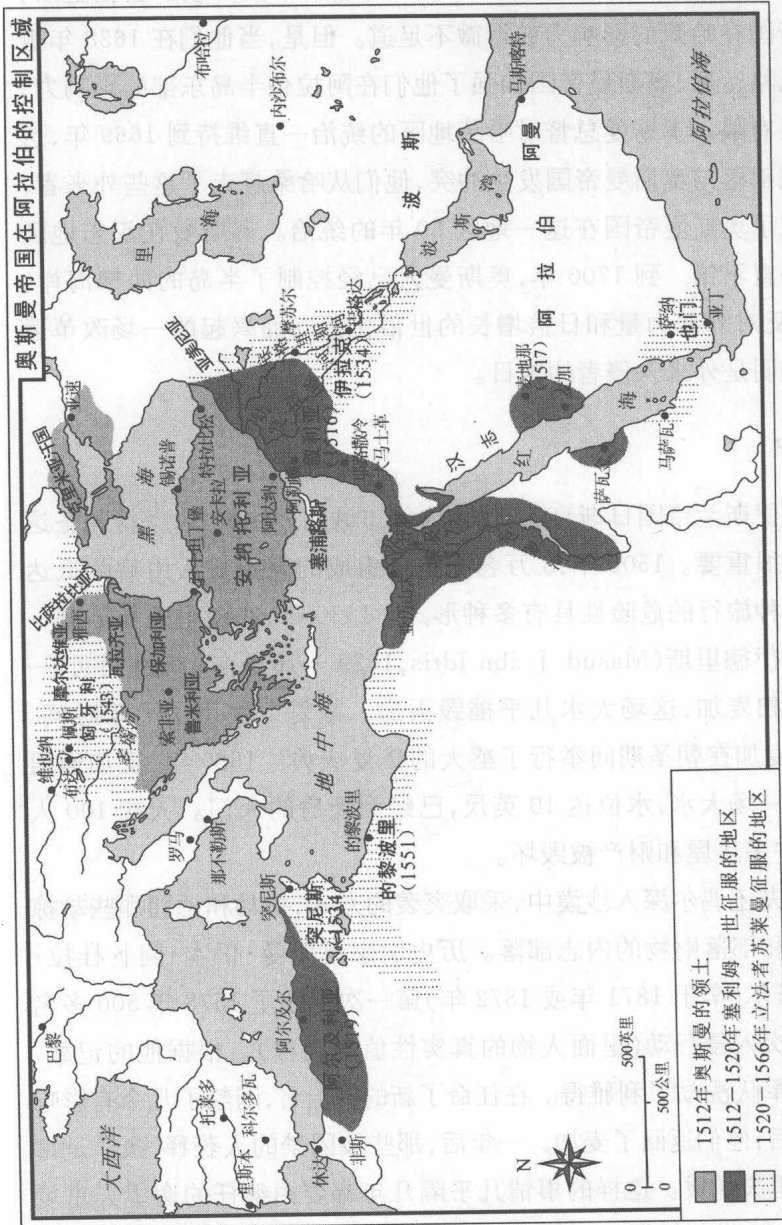
30年后的1622年,法提赫帕夏的继承人阿里帕夏在哈萨地区的

重镇胡富夫盛情款待了未来麦加的谢里夫穆辛·伊本·侯赛因·伊本·哈桑(1610—1628年)及其侄子。1623年,波斯军队占领了巴格达后,奥斯曼帝国在哈萨的影响力变得微不足道。但是,当他们在1638年重新收回巴格达后,奥斯曼帝国加强了他们在阿拉伯半岛东部的影响力,不过仍很有限。奥斯曼总督对哈萨地区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669年,这一年当地部落与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他们从哈桑赶走了这些外来者,从而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在这一地区80年的统治。奥斯曼在汉志地区的进展一直不错。到1700年,奥斯曼人已经控制了半岛的西部海岸。但是,由反对外部力量和日益增长的世俗化倾向而兴起的一场改革运动将被证明是外来入侵者的末日。

麦加

尽管伊斯兰帝国日渐衰落,作为信仰忠诚的外化形式,保持朝圣这一传统仍很重要。1506年,3万名朝圣者组成的朝圣长队由哈萨抵达麦加。这种旅行的危险性具有多种形式。1630年,在谢里夫马苏德一世·伊本·伊德里斯(Masud I ibn Idris, 1629—1630年)统治期间,一场洪水横扫麦加,这场大水几乎摧毁天房。修复工程用了七年时间。1636年,麦加在朝圣期间举行了盛大的修复庆典。1680年,麦加遭遇了另外的一场大水,水位达10英尺,已经到天房的大门。大约100人被淹死,许多房屋和财产被毁坏。

谢里夫还偶尔深入沙漠中,采取突袭的方式,抢劫和惩罚那些劫掠汉志商队和部落财物的内志部落。历史学家奥斯曼·伊本·阿卜杜拉·伊本·比斯尔(卒于1871年或1872年)第一次记述了1578年500多名勇士的一次入侵行动(里面人物的真实性值得商榷)。根据他的记载,谢里夫的军队洗劫了利雅得。在任命了新的统治者,囚禁了几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后,他们返回了麦加。一年后,那些被囚禁的人获释,条件是每年要向谢里夫纳贡。这样的事情几乎隔几年都要由继任的谢里夫重复一次,直到18世纪初期。不过他们从第一次入侵起就一直深入到内志。放逐或囚禁征服地区大家族的关键成员这样的暴行经常伴随着战争。



至16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的控制区域已扩张到阿拉伯半岛的东西两侧，而其半岛腹地的控制则不清楚。

典型的现象是,谢里夫在取得战争的胜利后,总要强制安置一位与其结盟的首领来征收贡赋。但是当地人口很难控制,荒芜的沙漠环境是发动战争的巨大挑战。记录谢里夫对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有所关注的第一个时间是在1667年,当时统治者是萨德·伊本·扎伊德。他的统治从1665年一直维持到1680年。不管怎么说,这些早期的入侵都表明,这之前的谢里夫们都已经觊觎这些领土的统治权。

由于哈希姆家族的各个分支都在角逐领导职位,谢里夫的职位往往是不稳定的。1680年,萨德·伊本·扎伊德下台后的10年中,至少有四人担任谢里夫一职。其中的一位便是被他儿子驱逐的赛义德·伊本·萨德·伊本·扎伊德(大约卒于1728年)。赛义德本人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四任谢里夫。在此期间的统治者是代替其父的萨德,他在17世纪末又重新控制了麦加。1697年,以谢里夫萨德的名义,一场大规模的袭击指向内志。谢里夫认为苏代尔(Sudair)部落应该是惩罚的对象与作战的目标,因为该部落平时难以驾驭,对谢里夫缺乏敬意。1699年,谢里夫萨德将100多名阿扎部落领袖囚禁在麦加。在随后两年中,他还对贝都因部落多次发动袭击,以示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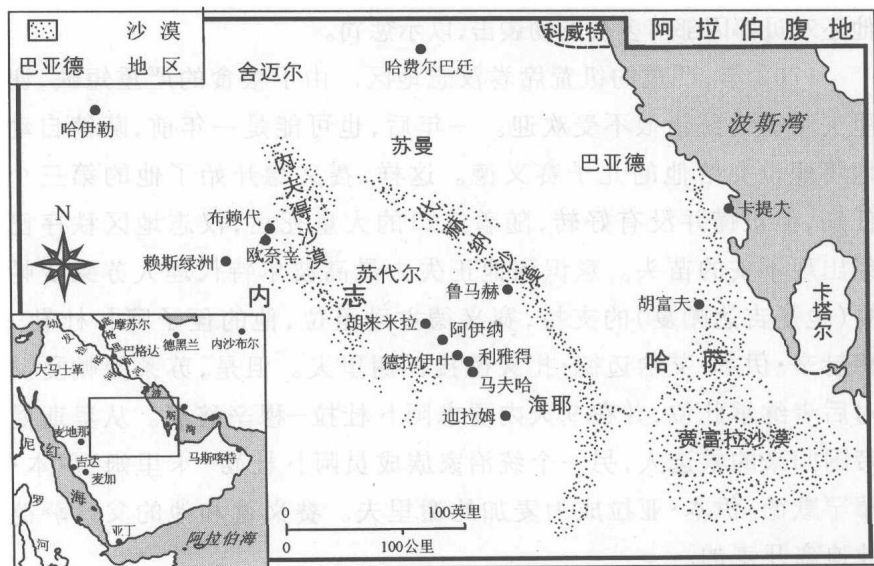
1702年,严重的饥荒席卷汉志地区。由于粮食的严重短缺,谢里夫萨德的统治很不受欢迎。一年后,也可能是一年前,萨德自动地将职位交给他的儿子赛义德。这样,赛义德开始了他的第三个任期,但饥馑并没有好转,随着人口的大量死亡,汉志地区秩序已经出现不安的苗头。意识到他正失去最高波尔特代理人苏莱曼帕夏(也是吉达帕夏)的支持,赛义德主动退位,他的侄子阿卜杜勒-穆赫辛·伊本·艾哈迈德·扎义德接任谢里夫。但是,苏莱曼帕夏反对后者继承此位,并在9天内要求阿卜杜拉-穆辛辞职。从奥斯曼帝国归来的候选人,另一个统治家族成员阿卜杜勒-卡里姆·伊本·穆罕默德·伊本·亚拉成为麦加的谢里夫。赛义德和他的父亲萨德被迫离开麦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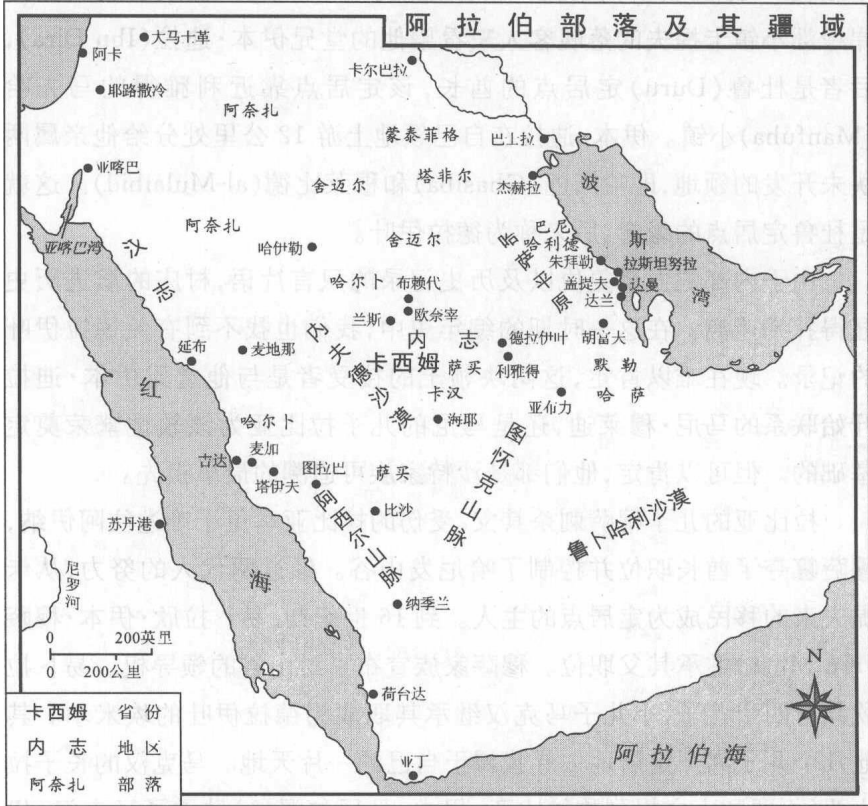
饥荒使得奥斯曼帝国不再可能对阿拉伯半岛中心地带发动进攻,

谢里夫没有对内志发动军事行动。但是民众厌恶他受奥斯曼帝国支持的背景,很不欢迎阿卜杜勒-卡里姆的统治。1711年,流放中的赛义德·伊本·萨德返回麦加,废除了卡里姆,并开始了他的第四阶段统治。但是,直到1717年死后,他的头衔才真正获得承认。赛义德的继任者是谢里夫穆辛·伊本·阿卜杜拉。穆辛在1726年至1727年的冬天对内志发动战争。从麦加发起的第一次此类战争距现在已经有了四分之一世纪了。但是,这也是由谢里夫军队对内志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阿拉伯半岛的腹地与沙特家族的起源

这一时期,由于血亲复仇、袭击抢劫、部落战争、变动的联盟以及干旱、饥荒与瘟疫,阿拉伯半岛的腹地一片混乱。据说,内志的各城镇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这一特征同样存在于阿拉伯腹地的其他省份。到16世纪初,德拉伊叶、阿伊纳以及胡富夫三个城镇为争夺本地区的主导权而展开激烈的角逐。





在阿拉伯半岛的历史上,贝都因部落及部落战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幅地图描绘出了主要部落的疆域界线。

许多大部落也想在内志与汉志地区拥有自己的一方领土。以骑马技术高著称的阿奈扎部落,由三个相对独立的小部落组成,各小部落有大约6万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这些战士约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各部落中战斗人员与非作战人员比例的典型特点。内志北部的舍迈尔部落有2万武士,而实力强大,让其他部落闻风丧胆的郭坦部落则有5万名武士。在汉志地区,哈布部落有3万名武士。

德拉伊叶

内志的哈尼发山谷(Wadi Hanifa)是沙特家族的发源地。15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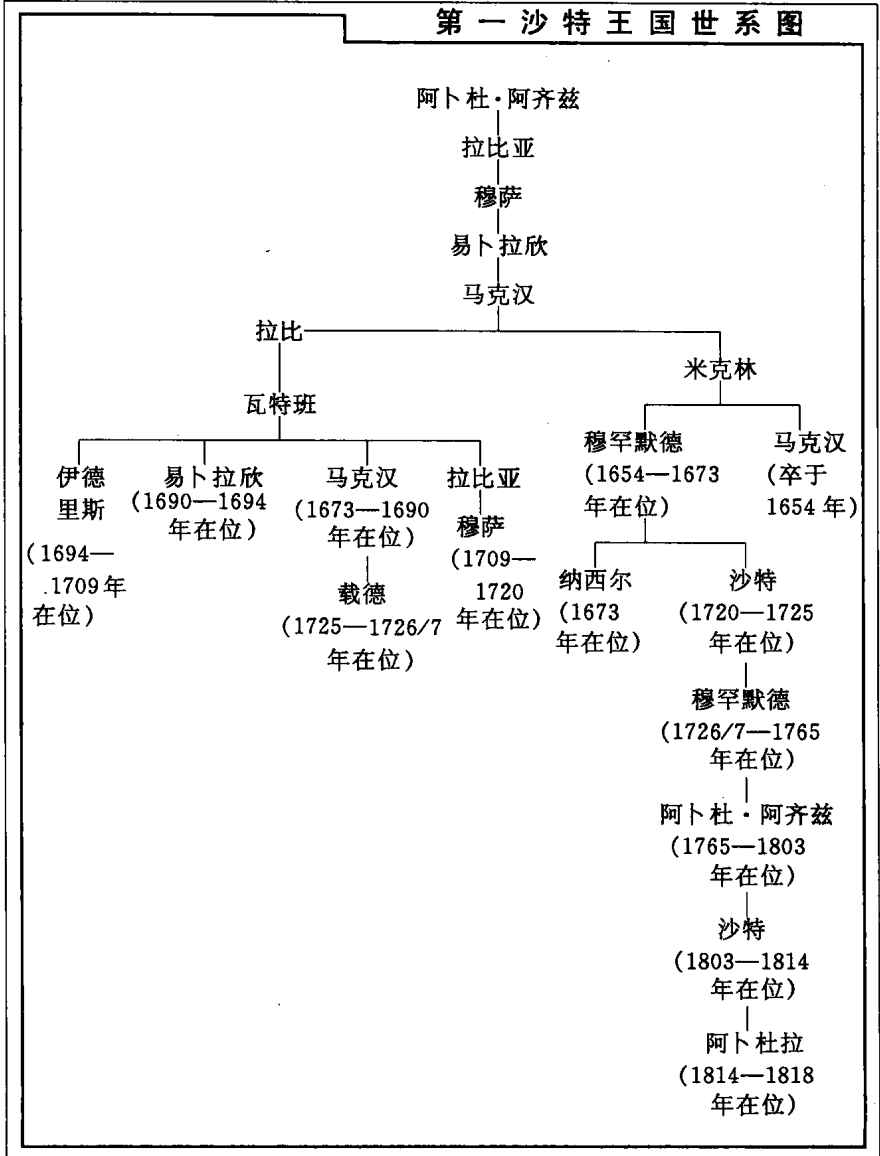
中期,这一地区吸引大量人口前来定居。1446年,一位来自波斯湾沿岸绿洲小镇卡提夫的落魄客人来看望他的堂兄伊本·迪拉(Ibn Dira),后者是杜鲁(Duru)定居点的酋长,该定居点靠近利雅得的马夫哈(Manfuha)小镇。伊本·迪拉在自己领地上游12公里处分给他亲属两块未开发的领地,即哈斯巴(Ghasiba)和穆莱比德(al-Mulaibid)。这就是杜鲁定居点的缘起,后来称为德拉伊叶。

由于内部的血亲复仇以及历史记录的只言片语,村庄的演进历史显得扑朔迷离。在这一时期的编年史中,我们也找不到有关德拉伊叶的记录。现在难以肯定,这两块领土的接受者是与他堂兄伊本·迪拉开始联系的马尼·穆莱迪,还是马尼的儿子拉比亚为该领地繁荣奠定基础的。但可以肯定,他们都是沙特家族可追溯的最早祖先。

拉比亚的儿子穆萨刺杀其父,受伤的拉比亚幸免于难逃往阿伊纳,穆萨篡夺了酋长职位并控制了哈尼发山谷。经过两代人的努力,从卡提夫来的移民成为定居点的主人。到16世纪初,易卜拉欣·伊本·穆萨(ibn Musa)继承其父职位。穆萨家族宣布了对山谷的领导权。易卜拉欣共有四个儿子,小儿子马克汉继承其职成为德拉伊叶的埃米尔。其他几个儿子离开定居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马克汉的长子拉比亚(不要和上文提到的拉比亚·伊本·马尼尔混淆)继承了马克汉·伊本·易卜拉欣的职位。拉比亚有一个儿子瓦特班,拉比亚的兄弟马克汉(1630年,拉比亚曾与其一同去麦加朝圣)有两个儿子,穆罕默德和马克汉,后者以其爷爷的名字命名。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埃米尔的职位,1654年,瓦特班除掉了兄弟马克汉·伊本·米克林。但是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如其所愿,同年,德拉伊叶的领导权落入穆罕默德·伊本·米克林(马克汉·伊本·米克林的兄弟)之手。更为糟糕的是,因这次谋杀引发的血亲复仇使得德拉伊叶在以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一直动荡不安。

1673年,穆罕默德主动放弃了埃米尔的宝座,1694年去世。他的儿子纳西尔(Nasir)成为埃米尔。那一年,他在源于瓦特班谋杀而起的血亲复仇中被暗杀。瓦特班的儿子马克汉·伊本·瓦特班攫取了领导权,他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690年,那一年,他被兄弟易卜拉欣所杀。在

此期间的 1685 年,穆罕默德·伊本·米克林之子沙特第一次出现,他就是后来以其名字命名的沙特王室的开创者。沙特的名字记录在他参与的对胡来米拉的远征行动,这就引出了著名的“第一次伏击日”(The Day of the First Ambush)战争。在这一次远征中,30 名胡来米拉守卫



者战死。当时的沙特大约只有 20 岁。

1694 年,易卜拉欣·伊本·瓦特班被暗杀,继位者是易卜拉欣的兄弟伊德里斯·伊本·瓦特班。但伊德里斯也被暗杀,暗杀者是来自哈萨的苏尔坦·伊本·哈马德·卡伊西(Sultan ibn Hamadal-Qaisi),他是势力强大的巴尼·哈立德家族的代理人。苏尔坦统治德拉伊叶一直到 1708 年,那一年他也难逃被暗杀的厄运。其兄阿卜杜拉(Abdulla)继承了埃米尔职位,但是一年后也被谋杀。埃米尔一职随之落入瓦特班的孙子穆萨·伊本·拉比亚·伊本·瓦特班之手。15 年之后,瓦特班家族重回家乡夺回统治权。到 1720 年,穆萨被沙特家族的建立者沙特·伊本·穆罕默德·伊本·米克林罢黜与流放。在随后的 1721 年,沙特的孙子,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的儿子阿卜杜·阿齐兹·伊本·穆罕默德降生于德拉伊叶。沙特王室及其侍从住在德拉伊叶的土莱夫(Turaif)城堡里。1728 年 6 月 12 日,沙特去世,其堂弟扎伊德·伊本·马克汉·伊本·瓦特班继承其职位。

109

德拉伊叶的北边矗立着的阿伊纳城,是阿拉伯腹地最为壮观,或者说是最有活力的城市。在 1725 年与 1726 年相交的那个冬天,一场霍乱袭击了阿伊纳城及其周边地区。在这场瘟疫中,阿伊纳城的统治者阿卜杜拉·伊本·穆阿迈尔丧生。阿卜杜拉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他的去世对其臣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阿卜杜拉的孙子穆罕默德·伊本·哈马德,绰号哈菲斯,继承了阿卜杜拉的职位。这也暗示着阿卜杜拉的儿子在这场灾难中也没能幸免于难。哈菲斯的第一项行政措施便是解除他爷爷信任的卡迪(法官)谢赫阿卜杜勒·瓦哈卜·伊本·苏莱曼的职位。解职所引起的仇恨给阿伊纳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位教法学家的儿子作为瓦哈比教义的创立者将统治阿拉伯半岛。

经过一场霍乱的侵袭,阿伊纳似乎唾手可得。德拉伊叶的埃米尔扎伊德便发兵攻占阿伊纳。在行军途中,阿伊纳城的新统治者哈菲斯的宠臣与扎伊德进行了会谈,提出以缴纳物品换取扎伊德的退兵,并认为即使攻占了阿伊纳城,也只是一块经过灾难袭击后仍然十分贫瘠的定居地。扎伊德于是接受了商谈具体条款的邀请,并且只带了 40 个人

赴会,这些人中就有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但是,当扎伊德刚坐上接待室的椅子时,就被哈菲斯的仆从所射杀。穆罕默德及其余人等则被关在隔壁屋子里,无所作为。后来,在阿伊纳城未来的统治者,哈菲斯(Kharfish)的姑姑,阿卜杜拉最为有名、最受人尊敬的女儿贾哈拉(Jauhara)的帮助下,他们得以安全逃脱。在此期间,还有一个插曲就是穆萨·伊本·拉比亚也死于这一事件中。他被沙特解除埃米尔职位并遭驱逐后,就一直居住在阿伊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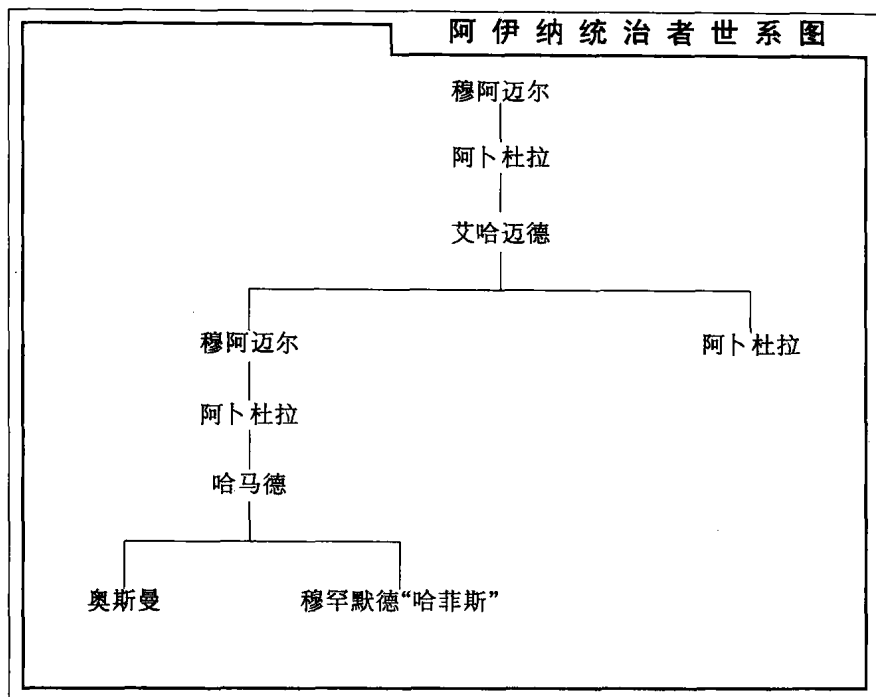
1726年末或是在1727年初,返回德拉伊叶的穆罕默德成为埃米尔。随着最后一个有资格问鼎埃米尔职位的穆萨·伊本·拉比亚的去世,穆罕默德终于摆脱了前些年争夺埃米尔引发血亲复仇的挑战。他重新夺回埃米尔职位,直到1765年去世。到那时,他与保守的教职人员的决定性合作,启动了阿拉伯半岛统一与征服运动。

阿伊纳城

像阿拉伯腹地其他地区的统治者一样,阿伊纳城的埃米尔艾哈迈德·伊本·阿卜杜拉·伊本·穆阿迈尔(Ahmad ibn Abdullah ibn Muammar)也谋求这一地区的统治权。1642年,他率军侵入苏代尔地区,但收获甚微。四年后,艾哈迈德死于麦加朝圣途中。稍后关于阿伊纳城的记载则跳到1661年,这一时期的阿伊纳城处于阿卜杜勒·伊本·艾哈迈德的治理之下。他的任期结束于1685年,在其任内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的事情。其侄子阿卜杜拉·伊本·穆阿迈尔继承了他的埃米尔职位。最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部落的传统,埃米尔一职应由新酋长还在世的父亲来担任。但他侄子继承的原因是出众的能力彻底征服了所有人,还是父亲的默许,现在还不好说。但阿卜杜拉·伊本·穆阿迈尔用行动向所有人表明自己是一个有能力,也理应赢得广泛尊敬的领导者。他延续了与胡来米拉的战争。在统治早期时,阿卜杜拉·伊本·穆阿迈尔曾与德拉伊叶的沙特·伊本·穆罕默德联手发动穆哈里斯(al-Muhairis)战役,也称为“第一次伏击”。尽管他们被打败了,胡来米拉仍然有能力不断进攻与阿伊纳城结盟的卡里尼(al-Qarina)部落。在随

111

后的一年里,阿卜杜拉·伊本·穆阿迈尔重开战事,并诱敌深入,对胡来米拉进行了围歼,也称“第二次伏击”。但是,胡来米拉并没有准备接受失败的事实,而是积极与德拉伊叶的穆罕默德·伊本·米克林(米克林放弃了与阿伊纳城的结盟)以及海耶(Kharj)的统治者结盟,并频繁地在阿伊纳城的领地内进行劫掠。1688年或1689年,阿伊纳城与胡来米拉之间的战争以一纸合约的方式结束。该条约开启了阿伊纳城和平繁荣的新时期。这时的阿伊纳城因其农业的繁荣、住房的扩大、娱乐设施的改进而导致的市民意识提升以及人口的增长而远近闻名。与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不同,阿卜杜拉作为有能力的领导者赢得广泛尊重并不是因其军事上的东征西讨,而是因其具有文明意味的治国策略。



1709年,阿卜杜拉与胡来米拉冲突又起。尽管阿卜杜拉拥有强大的军队,但在战争结束时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像前几次一样,阿卜杜拉的军队刚撤走,胡来米拉的军队便袭击了他的当地盟友。1716年与1718年,阿卜杜拉又派出小部分军队对胡来米拉进行报复。在其中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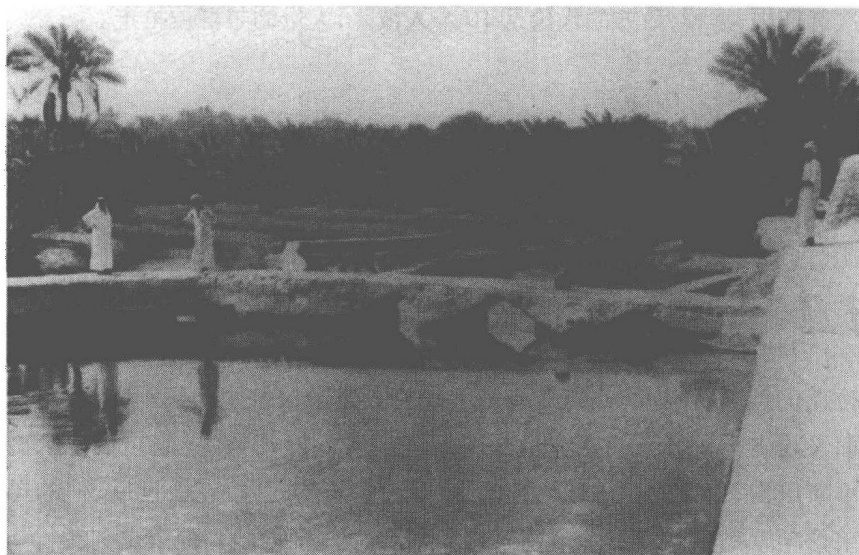
次远征中,据称,敌方的代价是10个人被杀,大量的羊群被抢走。

哈萨

这一时期,处于内志东边哈萨地区的胡富夫及其周边绿洲定居点正处于奥斯曼帝国支持的穆塔菲克部落的拉希德·伊本·穆哈密斯·谢比卜(Rashid ibn Mughamis al-shabib)国王的统治之下。大约在1669年,本地区最为强大的巴尼·哈立德部落胡迈德家族的谢赫巴拉克·伊本·古赖尔打败了拉希德,并将其处死。取得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后,巴拉克仍然不断出击,他先是袭击了之前效忠于拉希德的贝都因村庄,继而又攻击土耳其在胡富夫地区的卫戍部队。好几年内,他在该地区内不断出击,包括德拉伊叶附近的地区。1682年,巴拉克去世后,他的弟弟穆罕默德·伊本·古赖尔接替其统治,继续东征西伐。他袭击利雅得南部50英里的农业小镇海耶(也称亚麻麻, Yamama)与苏白(Subai)部落的领地。穆罕默德死于1691年。同年,他的继任者,也就是其侄子,前任统治者的儿子苏乃安·伊本·巴拉克也被杀害。埃米尔继承者是萨敦,他父亲所在的部族以前与巴拉克结盟,抵抗奥斯曼帝国。1700年,萨敦与富德胡部落及从汉志来的支持者结盟击败了佐菲尔(Dhafir)部落。

1705年,佐菲尔部落将阿纳扎部落从苏代尔地区的夏日草场中扫地出门。1709年,萨敦与巴尼·哈立德联手对付佐菲尔。他们从冲突地点一直打到今天的伊拉克境内,但双方都没有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1714年,萨敦与来自阿伊纳城及阿里达(al-Aridh)地区的军队配合,最终战胜了海耶。在撤军前,他们进行了抢劫。

1721年夏,萨敦率领大批军队入侵内志。他用炮兵部队围攻阿克巴(Aqraba)与阿马利亚(al-Ammariya),后来又进攻德拉伊叶周围地区,掠夺其棕榈树,毁坏其财产。但萨敦的军队也经常遭到反击,损失惨重,被迫在夏末撤军。1723年初,他又回师远征,但在途中一命呜呼。萨敦的两个儿子及其前任穆罕默德·伊本·古赖尔的两个儿子都对领导权提出了要求,但无人能与萨敦的声望相提并论。经过各种支持力量激烈的角逐后,穆罕默德之子被选为巴尼·哈立德部落的首



胡富夫有很多泉水,这些天然的有利条件使其成为阿拉伯地区最大的绿洲城镇,也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最为繁荣的城邦国家之一。(承蒙 The Fine Arts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提供)

长,而萨敦之子则一度被关押。

这样,哈萨和阿伊纳都失去了他们才华横溢、能力超群的领导者,他们的后人没有一个具备足够的才能以继承其前辈开创的伟业,他们也没有留下继承其政治衣钵的许诺。而与他们争夺地区霸权的德拉伊叶则结束了自相残杀的血亲复仇,这时的德拉伊叶正处在与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室有关的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的统治之下。

113 天灾也降临到这些人身上。1722年开始的三年大旱,造成饿殍遍野,人口的锐减,人们被迫以吃腐肉来填饱肚子。随之而来的降雨则造成了植物的萎黄病。这既摧毁了庄稼,也造成了蝗虫的周期入侵。1725年与1726年冬天,霍乱席卷了阿伊纳城,其领导者阿卜杜拉·伊本·穆阿迈尔也没能幸免于难。

瓦哈比主义的出现

14世纪早期,阿拉伯半岛蔓延着一股“异端”运动。前伊斯兰时代

的仪式,包括巫术、偶像崇拜、太阳中心说、万物有灵说以及异教信仰与伊斯兰信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各种各样的信仰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形式多样的伊斯兰信仰,包括对圣徒的崇拜,都能在汉志地区和平相处。即使在内志的各绿洲中,民众对宗教信仰也持较宽容的态度。企望拜访圣陵的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以祈求出现恩惠与奇迹。据早期去过阿拉伯半岛的旅行者、研究者以及探险家的描述,沙漠中的贝都因部落虽然公开声称是穆斯林,实际上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这很有可能就是穆罕默德·伊本·沙特掌权时,内志地区人们精神秩序的最好写照。

宗教改革的根源

伊斯兰教在其发展过程中派生出一种对圣徒的狂热崇拜,这主要是苏菲派传播与宣传的结果。伊斯兰神秘主义认为,认识真主的唯一途径就是直觉。因此,他们尽量引导自己进入一种先验的状态,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带上神性。苏菲派教义主张顺从和宿命论,其中一些追随者还酗酒、抽烟,甚至吸食大麻。苏菲派中的旋转僧派成员还想通过旋转使自己眩晕以达到与真主沟通的境地。

奥斯曼帝国宗教阶层中地位最高者是君士坦丁堡穆夫提,或大穆夫提,但是乌里玛,也就是宗教学者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而通过苏菲主义的影响,乌里玛接受了圣徒崇拜以及苏菲主义的其他宗教活动。托钵僧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是苏菲教徒越来越多。11世纪,一位保守的教法学家安萨里(al-Ghazali)宣扬反对理性,同时也将苏菲主义的元素以及对真主神秘的爱带入到正统的伊斯兰教中。而这些思想影响了14世纪叙利亚睿智有学识的阿拉伯乌里玛(Alim)塔奇·丁·伊本·泰米叶(Taqi al-din ibn Taimiya, 1283—1328年)。伊本·泰米叶是罕百里学派(Hanbali doctrine)狂热的解释者与实践者。同苏菲派一样,他也反对创新(bida),反对去麦加朝拜先知圣陵,认为这种做法与伊斯兰精神背道而驰。他拒绝接受乌里玛公议(consensus of opinion, ijma)等类似的做法。他在500多篇作品中,深入地阐述了他的主张。这些观点都超越了构建正统伊斯兰秩序的

基本观点。安萨里在此之前曾精确地解释了正统伊斯兰,成为泰米叶支持者的一个攻击目标。伊本·泰米叶的反动观点使自己被带到宗教法庭接受审判,最后他死于大马士革的监狱。据说,大约有 20 万男人,1.5 万名妇女参加了他的葬礼。泰米叶的学说长久不衰,在未来的四个世纪中,对一些保守思想家影响极大,最后在阿拉伯半岛内陆的荒漠中大放异彩。

英国的阿拉伯问题专家圣约翰·菲尔比(H. st. John Philby)写道:“人们对伊斯兰教规定的礼仪熟视无睹,在两性关系以及其他方面都很随便,而不是由父母与族长举行体面的仪式。人们通过献祭,祈求,利用某种树、岩石或者是坟墓的力量满足自己的愿望。这种迷信的信仰也只是群众中撒马利亚人(Samaritan)式愚昧的一种表现。法利赛派(Pharisee)教徒非常轻视这些通过祈求获得奢侈品的做法,因为优等地位保证他们能得到这些东西。(Philby 1955, 34)

18 世纪,整个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奥斯曼帝国的腐败以及持续不断的战争致使商业大幅度衰退,同样也引起了朝圣贸易的萎缩。贝都因人收入下降后,便开始更多地劫掠定居点,弥补差额。阿拉伯半岛不安全与不安定的局势客观上要求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这种大背景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内志地区拉开帷幕。

阿卜杜·瓦哈卜

1703 年,一个婴儿在阿伊纳城呱呱坠地。他对阿拉伯半岛的影响比起沙特家族的任何一位都毫不逊色。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的爷爷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法学家,他的父亲是在 1726 年被哈菲赫解职的宗教法官阿卜杜拉·伊本·穆阿迈尔,阿卜杜·瓦哈卜的家族血统可向前追溯 16 代。他是一位专心学习、具有天赋的学生。据说,在他 10 岁时便能背诵《古兰经》。为了完成自己的学业,瓦哈卜在十几岁时进行了一场长途游学之旅,遍访名师,云游了麦加、麦地那和巴士拉。在巴士拉,他机智与博学的名声

已经为人知晓。他对当时伊斯兰社会所发生的变化非常不满,因此呼吁人们回归到穆罕默德所规定的原则中去,并大呼“陶希德”(唯一神)是客观存在的。

阿卜杜·瓦哈卜对苏菲主义以及当时伊斯兰教中的异端活动表现出一种不妥协的姿态,力求恢复早期伊斯兰教中严格一神教的主张。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创新,把这些看作是伊斯兰教回归原始的、纯粹状态的巨大障碍。瓦哈卜认为信仰者和安拉之间没有中间人,任何违背这条规定的做法都会被谴责为多神信仰。他也同样反对装饰清真寺和参观圣陵。另外,他将呼唤圣徒、使者或天使以求得帮助的祈祷视为违法的、非穆斯林的做法。瓦哈卜的追随者自称“穆瓦希德”(一神论者),人们称其为瓦哈比派。他对《古兰经》的原教旨主义解释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反对,最后瓦哈卜被驱逐出巴士拉。

阿卜杜·瓦哈卜离开巴士拉后,先去了哈萨,继而又去了其父定居地胡来米拉。在这里他写成了《基塔在陶希德》(被称为“一神教之书”,或统一之书)。在书中,他阐述了自己简朴的伊斯兰理念。1740年或1741年,瓦哈卜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卡迪的职位。这时,瓦哈卜就可以通过文字解释和运用《古兰经》公开地宣传自己的道德精神和变革理念。据说,他曾经试图使部落民结束宗教上的放荡,进而皈依真正的信仰,但这导致两个大部落中的一个部落一度疏远他。而在这一时期,胡来米拉的统治者们正在争夺最高权力。其中一个争夺者的支持者是大量的农业工人,瓦哈卜有关财产和宗教公正的理念损坏了这些人的利益。一天晚上,他们突袭了瓦哈卜家,其意图即使是不杀死瓦哈卜,也要让其邻居将其赶走。鉴于胡来米拉不稳定的局势,瓦哈卜返回阿伊纳城。这时阿伊纳城的奥斯曼·伊本·哈马德·伊本·穆阿迈尔继承了其兄长哈菲赫(Kharfish)的埃米尔职位。奥斯曼欢迎瓦哈卜归来,并成为瓦哈卜的一名学生。

瓦哈比主义的建立

瓦哈卜在阿伊纳城的第一项行动是砍倒被崇拜的大树,这并没有

引起当地民众太大的反对。瓦哈卜亲自砍倒当地最为神圣的一棵大树。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位于朱拜勒(Jubaila)村庄附近的,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祭拜的一座坟墓。奥斯曼带领了600名勇士陪同瓦哈卜亲自拆毁了坟墓。那些偶像崇拜者预言灾难将要降临在瓦哈卜身上。但是,第二天早晨,一个强健的、精神饱满的瓦哈卜站在众人面前时,偶像崇拜者的反对声大为减弱。关于瓦哈卜严格执行沙里亚法最为典型的例子发生在一个承认通奸的妇女身上。这名妇女拒绝忏悔,因此瓦哈卜的判决是用石块将其砸死。对一些人来说,这反映出瓦哈卜的真诚与公正,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也显示出其教义的残忍性。瓦哈卜的兄弟苏莱曼鼓动许多绿洲居民反对他。他反对瓦哈卜教义中的不宽容态度,即所有的穆斯林只要他们不信瓦哈比教义,就比异教徒或者是蒙昧时代的偶像崇拜者更为可恶。

石击事件一经传出,所有的非瓦哈比教徒都大为震惊。哈萨地区和贝都因部落的统治者苏莱曼·伊本·哈马德·伊本·胡拉亚尔·胡麦迪命令奥斯曼除掉阿卜杜·瓦哈卜,并威胁一旦他的命令不被认真执行,他便要终止对阿伊纳城及其他城镇的年度黄金津贴、食物和其他物资的供应。奥斯曼一直依赖这些补贴维持生计,且在哈萨地区有自己的产业。而更为严重的是,当地的乌里玛反对阿卜杜·瓦哈卜,因为他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教义和地位。奥斯曼没有杀害瓦哈卜,但将其驱逐出境。这样,瓦哈卜离开了阿伊纳,前往德拉伊叶。一小部分军队护送瓦哈卜出境,本来军队的首领接到除掉瓦哈卜的密令,但是到了事前计划好的暗杀地点后,他却失去了勇气,留下瓦哈卜一人独自前行。

内志与汉志的贵族长期处于对立状态,而后者信奉的是奥斯曼伊斯兰教的哈乃斐教派。瓦哈卜反对其的部分原因是基于对奥斯曼帝国傲慢统治方式以及帝国法庭与政府腐败行为的鄙视。通过将信奉伊斯兰教其他形式即为异端的标识,瓦哈比主义者再现了穆斯林在第一次征服中的精神状态(后来,瓦哈比主义者对待犹太教徒、基督教徒都要比对待非瓦哈比穆斯林宽容一些)。通过接受瓦哈比学说,一个劫掠成性的部落酋长开始对异教徒发动圣战。但是接受瓦哈比教义既有宗教

意义,亦有经济意义。但毁坏当地圣墓和神祠,使得统治者失去其朝圣收入。

瓦哈卜—沙特联盟

1744—1745年间,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 Wahhab)在德拉伊叶城安顿下来。出于对这位有争议的宗教学者的安全考虑,他的到来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但是不久,他的支持者便为其寻求政治上的庇护,支持他的人包括当地埃米尔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的两个兄弟和妻子。伊本·沙特本身有雄心壮志,他需要以宗教作为后盾,以便能够保留早期的税收制度,而这同沙里亚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而阿卜杜·瓦哈卜需要军事力量支持他传播伊斯兰理念。伊本·沙特提出两个条件作为给阿卜杜·瓦哈卜提供庇护的前提:一是瓦哈卜留在德拉伊叶;二是瓦哈卜不反对其收税。阿卜杜·瓦哈卜同意第一个条件,反对第二个条件。据说,瓦哈卜向沙特承诺,对外战争所获得的战利品将远远超过现有的税收收入。废除税收的举措也使沙特得到德拉伊叶人的支持。沙特扩大了其保护的范同,并效忠于阿卜杜·瓦哈卜的伊斯兰理念。

117

阿卜杜·瓦哈卜移居到布甲里(al-Bujairi)附近的一座房子里,此处成为这座城市的智力中心。他的宣教吸引了各个阶层的听众,包括从阿伊纳城迁居到教长驻地的人们,阿卜杜·瓦哈卜名声大振。阿伊纳城的埃米尔奥斯曼·伊本·哈马德考虑到自己赶走的,现在势力日益壮大的教长的后果,于是派一支知名人士组成的队伍恳求瓦哈卜能够重返阿伊纳。瓦哈卜教长拒绝了他的请求,表示这是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的决定,并说不会抛弃真心对待自己的朋友。伊本·沙特也拒绝给予奥斯曼方便,因为瓦哈卜这个合作伙伴对后来第一沙特王国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

第六章 第一沙特王国 (1745 — 1818)

1744—1745年,第一沙特王国在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与宗教改革者谢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结盟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直到今天伊本·沙特的子孙仍在统治着沙特阿拉伯。这两个人共同的想法就是在朴素的伊斯兰信仰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本章主要叙述了约75年的历史,包括征服阿拉伯半岛地区,构建了一个政治上统一的王国。尽管持续的时间不长,但这是连先知穆罕默德都没有完成的伟业。

德拉伊叶地位的上升

当时,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与谢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合作伙伴的默契关系正在形成中。作为一个受尊重的部落酋长,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住在哈尼发山谷绿洲边的一些定居点里,这些定居点就是坐落于岩石峭壁与水道间的德拉伊叶,土莱夫城堡是他的大本营。但是在阿卜杜·瓦哈卜到达德拉伊叶前,伊本·沙特家族与散落于阿拉伯半岛中部其他部族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并不是唯一一个号召进行伊斯兰改革的教职人员。但是他的声望与强烈的保守思想在很多内志人中产生了共

鸣,这些人对汉志穆斯林放松宗教践行与世俗化倾向深感失望,对内志地区多神教的盛行十分震惊。他向伊本·沙特提供了武力扩张的宗教合法性,反过来伊本·沙特则向瓦哈卜提供实现其真正伊斯兰理念的力量。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的追随者被人们称为瓦哈比,瓦哈比教徒认为这是一个贬义的称谓。他们认为自己首先是真正的穆斯林,同时将那些承认伊斯兰宗教信仰,但是不知如何解释伊斯兰教义的人视为异教徒。瓦哈比教徒的信条更倾向于一神论与信仰的神体一位论。然而,瓦哈比与瓦哈比主义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信仰体系体现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将成为人们遵循的宗教习俗。阿卜杜·瓦哈卜的宗教原则将在伊斯兰国家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中深刻地显现出来。

119

内志战役

二者结盟后,伊本·沙特与阿卜杜·瓦哈卜对内志发动了战争,期望征服与统一此地。阿卜杜·瓦哈卜迁移到德拉伊叶不久,一个瓦哈比乌里玛组成的30人代表团前往麦加,他们要求当地瓦哈比教徒进行朝圣,参与教法辩论。但是,当听完他们辩论后,谢里夫宣布他们是无神论者,并将他们投入监狱。

阿卜杜·瓦哈卜的信条之一就是需要通过吉哈德(Jihad),不是个人奋斗的方式,即以圣战的方式击败异教徒。异教徒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皈依或者死亡。这个观点得到以下两种部落的支持,一种是一些具有劫掠传统的部落;另一种是热衷于骑马进行沙漠战争的部落。阿卜杜·瓦哈卜的圣战思想在战争中体现不出来。当一个村庄或者部落拒绝臣服于德拉伊叶时,它就会遭到袭击,财产被夺走。不论通过什么方式,他们的敌人一旦被打败后,其圣坛场所,庄严的墓地与其他一些与阿卜杜·瓦哈卜解释的伊斯兰教义相违背的东西都将被毁掉。

按照传统惯例,劫掠来的财产中的五分之一属于统治者。在沙特-瓦哈比联盟的情势下,这些劫掠物品变成了国家财政的来源,一部分供养着埃米尔与谢赫及其官员。剩下的物品属于掠夺者的奖赏,非骑兵占有一份,骑兵享有两份。被抢劫的部落或居民也可以通过一次

120



对圣徒和祖先,包括音乐、舞蹈的尊崇成为伊斯兰时代盛行的宗教仪式。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哈卜决心毁掉这些宗教实践。这幅经装饰的手稿产生于16世纪的巴格达,它展示了一个穆斯林离开他祖先的陵墓,带领着人群“高歌曼舞”。(承蒙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Art Resource, NY 提供)

或多次的方式支付贡品。一名教法学家或乌里玛将在一段时间后带领教职人员前往被劫掠地宣扬瓦哈卜所阐释的教义,以此来确保居民对瓦哈比学说的顺从。

统治、宗教与复仇

沙特-瓦哈比联盟反映了14世纪宗教学者伊本·泰米叶(Ibn Taimiya)所宣传的公正社会结构的镜像,阿卜杜·瓦哈卜就是在泰米叶思想的启发下去改革伊斯兰教。伊本·泰米叶认为,两种威权组织应该构建这样一个正直的社会:乌里玛决定法律内容,统治者执行法律,公民无条件服从领导者。伊本·沙特和他的继任者都应该与阿卜杜·瓦哈卜商量国家大事。德拉伊叶的埃米尔伊本·沙特成为伊玛目或者精神领袖,

同时也是沙特人与沙特王室的领导者。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20世纪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建立,从而这也决定了埃米尔在周五站在礼拜队列前面的显赫地位。

奥斯曼和阿伊纳的民众曾驱逐阿卜杜·瓦哈卜,它们与德拉伊叶结盟。奥斯曼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的儿子阿卜杜·阿齐兹(Abd al-Aziz),结成政治的联姻。1748年,联姻生下的沙特·伊本·阿卜杜·阿齐兹(Saud ibn Abd al-Aziz)在第一沙特王国期间使瓦

哈比运动发展到鼎盛。由于阿卜杜·瓦哈卜逗留德拉伊叶时,奥斯曼的不友好态度,前者指控后者阴谋篡夺瓦哈比的成果。1750年,奥斯曼被瓦哈比教徒在阿伊纳谋杀,取而代之的是他的亲戚,10年后阿卜杜·瓦哈卜用他自己选择的统治者取代了奥斯曼的亲戚。随后阿卜杜·瓦哈卜回到了阿伊纳,并摧毁了奥斯曼家族的城堡。

利雅得的崛起

第一沙特王国期间,阿伊纳、哈萨与德拉伊叶作为地区力量兴起后,利雅得作为第四个地区也迅速崛起。这为阿拉伯半岛内部群雄逐鹿的政治风景又增加了阴谋诡计与致命对抗交织运行的一幕。阿卜杜·瓦哈卜定居德拉伊叶时,利雅得的埃米尔是达哈姆·伊本·达瓦斯。他采取迂回路线获得了领导权。达哈姆的父亲并不受马夫哈城统治者的欢迎。在他继位的儿子被杀后,达哈姆和他的兄弟被驱逐出境,定居在利雅得。他们的妹妹嫁给了利雅得的统治者扎伊德·伊本·穆萨(Zaid ibn Musa)。1730年代,扎伊德被奴隶谋杀,后者当了三年统治者。直到一场潜在政变的谣言迫使这个奴隶跑到马夫哈,随后被处死。达哈姆作为扎伊德儿子的叔父从小侄子那里夺取了国家的代理统治权。1740年左右,达哈姆在巩固了统治后,就像当初他自己被流放一样,流放了他的侄子,到1745年,他在利雅得的统治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利雅得是德拉伊叶主要的竞争对手,他们的军队每年都有摩擦,但此前没有反目的先例。这个空白点被此后25年的战争所填补。

121

1746年初,达哈姆领导着利雅得民众与佐菲尔部落的贝都因人对他家乡马夫哈发动战争。德拉伊叶派兵支持马夫哈,这意味着马夫哈与德拉伊叶开始结盟对抗利雅得,战争的前景变化莫测。达哈姆败退后,伊本·沙特对利雅得发动夜间袭击。1746年底,德拉伊叶和利雅得都被绑上了战争锁链,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的两个儿子在战争中丧生。

伊本·沙特继续同利雅得及其同盟者作战,就像后者曾经对前者所做的一样。到1753年末1754年初,伊本·沙特的竞争对手达哈姆提

出停战,向穆罕默德与他的信仰宣誓效忠,并邀请瓦哈比的教职人员到利雅得传教。然而,其他城镇和部落的反抗活动一直没有停息,直到阿卜杜·阿齐兹成为德拉伊叶的统治者。

部落战争

1750—1753年间,先前与德拉伊叶结盟的一些绿洲区部族,重新提出独立的要求。当这些要求经过双方再三协商而失败后,绿洲区部族遭到瓦哈比军队的无情镇压。阿卜杜·瓦哈卜的兄弟苏莱曼长期指责瓦哈卜的教义并策划暴乱,被阿卜杜·阿齐兹用武力镇压下去。他们未来十年的战争目标是未征服的城镇和部落,反目的昔日盟友。122 1754年的停战协议只持续了不到两年,利雅得的埃米尔达哈姆就变得难以驾驭并对德拉伊叶发动战争。1758年,阿卜杜·阿齐兹对利雅得发动了战争,战争的结果并不明确。但是在1760年代初,瓦哈卜再次确信了达哈姆的忠诚,并对他勒索了一大笔赔偿金。

德拉伊叶对哈萨的进攻也取得了进展。哈萨这时正处于朱艾德王朝(Al Juaid dynasty)的统治之下,它的酋长是阿拉亚尔(Arayar)家族的巴尼·哈立德。1592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哈萨,1669年,后者摆脱前者实现独立。由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殉教的儿子侯赛因而引发什叶派的产生,阿里将阿拉伯帝国首都定在了库法。库法在现在的伊拉克境内,紧靠科伊边界,从而使波斯湾沿岸到阿拉伯半岛东部之间的地区成为什叶派的据点。什叶派的仪式包括崇拜圣徒与参拜圣陵,因此什叶派反对瓦哈比的声音十分强烈。

1750年代末,哈萨的统治者巴尼·哈立德决定与内志地区结成盟友,对德拉伊叶军队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然而战争实际上陷入僵局,一些部落倒戈并向德拉伊叶支付费用作为不忠诚的代价。但是他们仍对瓦哈比教义感到不满,同时随着德拉伊叶地域的扩大,沙特的统治却逐渐衰落。1764年,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城市纳季兰附近地区的一个贝都因部落联盟开始崛起,他们袭击了瓦哈比的大本营德拉伊叶。阿卜杜·阿齐兹的500名士兵被杀,200人被俘。这次袭击是哈萨的阿拉亚

尔部落挑起的,他们是贝都因人盟友,曾经被瓦哈比军队打败。

同时,在阿拉亚尔·伊本·杜加因的领导下,阿拉亚尔的军队向德拉伊叶挺进。阿卜杜·瓦哈卜立即与内志贝都因人部落进行了和谈,从而使贝都因人在阿拉亚尔军队到来前撤退了。尽管如此,1765年,阿拉亚尔还是包围德拉伊叶达3周之久,但是德拉伊叶成功地抵抗了这次包围战。被内志人打败与遭受阿拉亚尔的包围成为伊本·沙特统治期间最大的威胁,沙特本人亦在同年去世。

阿卜杜·阿齐兹的统治

1765年,穆罕默德·伊本·沙特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阿卜杜·阿齐兹即任德拉伊叶的埃米尔。在承受住了来自阿拉亚尔的威胁后,德拉伊叶成为了阿拉伯半岛沙漠众多城邦中最强大的力量。甚至在其大本营遭受攻击时,瓦哈比军队继续在其他地区进行圣战。阿卜杜·阿齐兹即位的那一年,沙特—瓦哈比国家的版图扩大到瓦什姆(Washm)与苏代尔地区。次年,阿卜杜·阿齐兹赢得了麦加教法学家的承认。

123

这些年间,德拉伊叶与利雅得达哈姆之间的战争仍在时断时续,其间不断发生着二者之间的背信弃义与签署不可靠停战条约的事情。例如,1764—1765年的战争间,当时是达哈姆的儿子达瓦斯·伊本·达哈姆统治利雅得,德拉伊叶与利雅得进行了短时间的联盟。然而,达哈姆的两个儿子在与瓦哈比军队作战中阵亡,他们之间的仇恨爆发了。1773年,瓦哈比军队挺进利雅得,达哈姆弃城而走,并声称其厌倦了战争,将城市留给了阿卜杜·阿齐兹与瓦哈比。很多居民都与达哈姆一起出逃,但却在逃亡海耶的路上渴死于沙漠中。据说,及至数年后,人们仍将在内志犯的任何愚蠢行为与达哈姆出逃利雅得做对比。

1773年,利雅得臣服于瓦哈比控制下的德拉伊叶军队,从而结束了内志地区的权力之争。资料显示,在这27年的城邦战争间,共有4000到5000人死于战争。然而,由于有些部落还在持续反抗瓦哈比的统治,他们又花费了12年去巩固这些统治。另外,昔日部族盟友也反复无常,随时会改变他们的关系,这只能靠军事活动迫使他们恢复忠

诚与缴纳天课——穆斯林教徒慈善捐赠。瓦哈比将这种捐赠定义为天课，而他们自己作为统治者是天课的征收代理人。每年都会有天课征收队从德拉伊叶出发去向贝都因人征收天课。这种强制征收的天课代表着一种中央税收体制，这也是沙特—瓦哈比政权的关键创新，这种体制对追随瓦哈比的贝都因人树立了秩序与规则。

1767年，阿卜杜·阿齐兹之子沙特成为瓦哈比的军队领袖。阿卜杜·阿齐兹继续推进瓦哈比军事行动，并作为政治家与麦加谢里夫建立关系。谢里夫要求瓦哈比教职人员访问麦加，接受瓦哈比的教义原则。但是在教职人员到达时，麦加酋长被家族内反对者罢黜，因此这个宗教领袖并没有得到礼遇。

124 1774年，阿卜杜·阿齐兹占领利雅得后，阿拉亚尔·伊本·杜加因构成了新的威胁。他领导着巴尼·哈立德军队，袭击了布赖代与卡西姆，这两个地区都是德拉伊叶的盟友。这次袭击使得内志统治者获得了不满足于沙特—瓦哈比力量扩张的部族的广泛支持。阿拉亚尔的军队气势非凡使人产生畏惧，从而使内志一些地区不断发生叛乱。但是阿拉亚尔却在袭击德拉伊叶前突然去世，而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继承权而陷入内乱，无暇发动另一场战争。尽管如此，来自哈萨的巴尼·哈立德仍然袭击对瓦哈比势力三心二意的绿洲部族。沙特—瓦哈比的势力与影响与日俱增。瓦哈比军队占领了迈季迈阿(Majmaa)绿洲并将阿卜杜·阿齐兹的哥哥、对他严词批评的苏莱曼遣返到德拉伊叶后，他才保持沉默。在南部地区，卡里(Khari)与内志南部地区统治者以及纳季兰的部族结盟，德拉伊叶的扩张力量受阻。

占领利雅得不久，沙特就出现了新敌人：迪拉姆(Dilam)与海耶的埃米尔扎伊德·伊本·扎米尔。扎伊德想和曾与瓦哈比作战的纳季兰的部落结盟，给他们支付费用以换取这些部落对瓦哈比军队发动战争。但不幸的是，这些部落到来后却对扎伊德的领地进行了抢劫。这些部落离开后，扎伊德对瓦哈比宣誓效忠，但后来他背叛了这个誓言。1782年扎伊德投奔哈萨统治者的儿子萨敦·伊本·阿拉亚尔(Sadun ibn Arayar)，其已经威胁了德拉伊叶十年之久。伊本·阿拉亚尔率领着巴

尼·哈立德、舍迈尔(Shammar)与佐菲尔部落军队袭击卡西德,想把瓦哈比势力驱逐出去,但是他们的行动没有奏效,联盟军队最终四分五裂。次年,扎伊德被杀,其子巴拉克想继承他的衣钵,但是和其他部落一样,巴拉克在家族的争权夺势中两败俱伤。

德拉伊叶巩固统治与东扩

由于连年的征战与1783—1786年的干旱,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发生饥荒。1785年,瓦哈比军队征服了迪拉姆后,处于被包围的利雅得南部城市海耶的统治者陷于绝望的境地。海耶统治者随后向德拉伊叶宣誓效忠。其他地区也陆续被沙特所征服,游牧部落处于沙特的统治之下。例如,在1781年,佐菲尔贝都因部落的所有财产都落入瓦哈比军队之手,掠夺物包括15 000只绵羊与山羊,5 000峰骆驼,15匹马。

1786—1787年,瓦哈比军队主要对付的是蒙塔菲的首长苏维尼·伊本·阿卜杜拉对卡西姆的争夺。瓦哈比军队击退了它们的进攻。苏维尼想征服现位于伊拉克境内的巴士拉,被巴格达的帕夏大苏莱曼(1780—1802年在位)击败。到1780年代末,蒙塔菲急于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主动参与瓦哈比军队征服四方。现在阿拉伯半岛中部都处于德拉伊叶的控制下。当地的埃米尔或是沙特的附属者或是被委派者。阿卜杜·阿齐兹因在战斗中显示出了高超的勇气,在外交中展示了娴熟手段,而成为一个受尊敬,受欢迎的国家领袖。

125

1778年,阿卜杜·瓦哈卜向所有地区发布了教令,承认沙特为继承人,即王储的身份,这样阿卜杜·阿齐兹的后代拥有了王位继承权。与此同时,沙特王国的扩张战争仍在多条战线上进行,但重点是对付哈萨的巴尼·哈立德的王子们(也就是埃米尔之子,他们控制着军队)。部落内讧削弱了该地区对瓦哈比军队的抵抗力量。

126

沙特的统治

在沙特—瓦哈比统治期间,先前部族裁决和暴力解决纷争的习惯被德

拉伊叶的法律审判所替代。随着国家版图的延伸,德拉伊叶用来自敌对家族的首领替换了村落与贝都因部落的埃米尔,因此这些新埃米尔对德拉伊叶家族保持依赖与顺从。为了进一步确保其忠诚,沙特采取了长期控制人质的做法。典型的例子是,很多被打败的村落或部落的贵族被送往德拉伊叶,有时甚至是军队领导人,因此削弱了这些地区发动反叛的可能性。阿卜杜·阿齐兹习惯在征服的绿洲建立带有护城河的堡垒,大村庄驻守 500 至 1000 名士兵。贝都因部落的一项主要义务就是参加吉哈德。

对这个逐渐强大的国家来说,最大的考虑就是保护朝圣者的安全。如果统治者不能保证朝圣路上哈吉们(伊斯兰教徒)的安全,那么这个统治者就难以在其治理区域内构建合法性。阿卜杜·阿齐兹采取措施制止贝都因部落抢劫旅行者,有时他自己也参与搜寻或惩罚抢劫者的活动。旅行者不用对所经过的部落付过路费。德拉伊叶统治期间,尽管还会有抢劫和暴动发生,但部落间的劫掠活动减少了很多。

阿拉伯历史学家奥斯曼·伊本·阿卜杜拉·伊本·比斯尔写道:“阿卜杜·阿齐兹的统治值得授予马赫迪(穆斯林期待的救世主)的头衔,因为他治理下的地方,一个人可以带着巨额金钱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不论是在夏天或者冬天,都可以去内志、汉志、也门、提哈马或者其他任何地方。除真主外,他不惧怕任何人——包括盗贼或者强盗。”(Vassiliev 1998, 129)

在 1791—1792 年的征服运动中,沙特进攻阿拉伯半岛东部的绿洲,占领了卡提夫。但是哈萨的什叶派居民发动叛乱。在胡富夫地区,30 名瓦哈比官员,包括总督在内,被叛军所杀,他们的尸体被公开肢解。瓦哈比在当地的统治者扎伊德·伊本·阿拉亚尔(哈萨地区的瓦哈比敌人的儿子,其父死于瓦哈比征服运动中)背叛瓦哈比人,支持叛乱。巴尼·哈立德除掉了瓦哈比任命的酋长,新统治者对沙特控制的部族与绿洲发动袭击。1793 年,沙特进行了反击。扎伊德·伊本·阿拉亚尔的敌人,也即瓦哈比的对手巴拉克·伊本·阿卜杜·穆辛与沙特军队结盟。哈萨因期盼和平而臣服于德拉伊叶。此后,瓦哈比统治了该地区长达 80 年之久,直到 1871 年奥斯曼帝国再次占领该地。



据说内志地区有城墙的绿洲城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卡西姆是18世纪内志地区有城墙绿洲城的典型。(承蒙 Tor Eigeland/World/PADIA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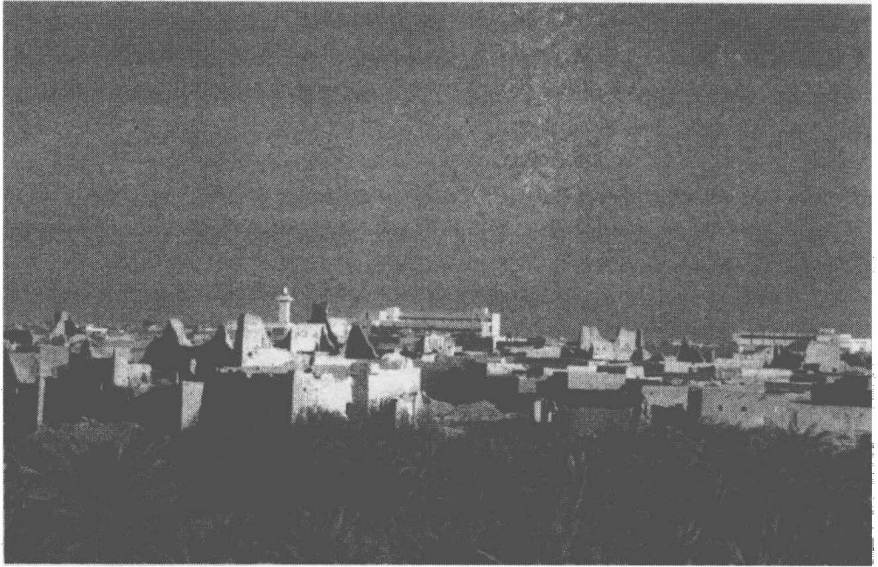
巴拉克被任命为哈萨的埃米尔。但是三年后的1796年,内志的西部与西南部发生暴乱,并引起了沙特的注意。巴拉克试图再次脱离瓦哈比阵营。沙特带领军队前往哈萨,镇压了这次叛乱,随后经过几个月消灭了叛乱余部。这也标志着瓦哈比国家完成对阿拉伯半岛东部的征服。

127

稳定期

在阿卜杜·阿齐兹统治期间,阿拉伯半岛经历了几个世纪少有的安全与稳定。世代复仇的贝都因部落都居住在彼此可见的视野范围内。很多历史学家都描述整个国家男子们的关系像兄弟一样。这种稳定促进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地区内部的贸易交往。作为通往阿拉伯半岛各个地区的贸易交通枢纽,德拉伊叶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获益匪浅。

很多贵族都拥有一个大家族,族长可以拥有四个妻子和许多情人。由于贵族们的饮食比大多数百姓有营养,他们婴儿的死亡率很



沙特家乡德拉伊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地区。(承蒙 Tor Eigeland/Aramco world/PADIA 提供)

低,贵族家庭的规模不断扩大。沙特埃米尔三分之一的收入用来维持他的家庭、家族与随从。按照阿拉伯人殷勤好客的传统习惯,他每天接待数百名来客并热情款待。与瓦哈比简朴的教义以及当地的水平做比较,阿卜杜·阿齐兹与他的家人生活很奢侈。阿卜杜·阿齐兹以拥有的辉煌行宫、华丽的服饰以及在公众场合出行时庞大的随从人员而闻名于世。

因此,伊本·比斯尔(Ibn Bishr)详细叙述了参观德拉伊叶的感受:“如果我想计算在城市中来来往往的人、纯种马、阿玛尼人(Amani)的骆驼、当地居民和外来者所带来各种各样的奢侈物品,这本小书实在难以言尽。我在那儿看见很多惊奇的事情。”(Vassiliev 1998, 131)

瓦哈比军队

尽管瓦哈比军队的扩张的特点是持续的战争,但是它所能控制的

仅是数百名职业军人。

贵族头衔

128

品读伊斯兰历史的读者可能会遇到统治者或官员授予的一系列头衔或者尊称。下面所列的便是常见的头衔：

贝伊：一个省的总督，政府高官或者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官员和贵族；这个称号一般位于名字之后。

哈里发：伊斯兰帝国的政治领袖；源自阿拉伯词汇“khalifah”，即“继承者”。

埃米尔/阿米尔：部落酋长或者部落统治者，军队指挥官或者总督，或者是穆罕默德的后裔；源自阿拉伯词汇“amir”，即指挥官。

伊玛目：宗教社区的精神领袖，是对19世纪晚期沙特统治者的传统称呼。沙特王国元勋伊本·沙特更喜欢苏尔坦或者国王这样世俗的称呼；这个称号也授予一些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对于什叶派来说，伊玛目涉及阿里或被认为是伊斯兰哈里发阿里的后裔。

可汗：蒙古、鞑靼人(Tartar)或者土耳其的统治者。

赫迪夫：19世纪或20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总督。

穆夫提：解释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学者，提出一个正式的宗教观点或费特瓦。在奥斯曼统治下，大穆夫提具有最高宗教权威。很多伊斯兰国家都有一个大穆夫提。沙特最后一个大穆夫提死于1969年。其职责现已被司法部门、最高司法委员会、高级乌里玛委员会与宗教机构所分别替代。

129

毛拉：宗教教师。

帕夏：奥斯曼帝国的省总督或其他高官；一般在名字之后；来源于17世纪土耳其词语“pasa”。

最高波尔特：设在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法庭，来源于法语“高门”，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入口。

王子：埃米尔或者其他统治者的儿子。

卡迪：伊斯兰法官或地方官员。

谢赫：部落或者村庄的领袖；是对老人和年长教职人员的尊称；来源于阿拉伯词汇“shaykh”，即“老人”。

谢里夫：麦加的管理者；尽管不存在正式的继承规定，但所有的谢里夫一般都来自穆罕默德宗族古莱什人(Qurysh)。

苏尔坦：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特别是前奥斯曼帝国成员。

乌莱玛/乌里玛：解释伊斯兰教法的教法学家。

维奇尔：大顾问；阿拔斯王朝时的官员头衔，奥斯曼统治者将其保留下来。

然而，16岁到60岁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当计划征战时，阿卜杜·阿齐兹向各个村庄与部落发布命令确定需要征集的人数，聚集的地点和时间。这些士兵通常是从袭击地附近招募的。征集的人员可以派一个替代人员，以减轻这些人的兵役。军队自备武器与食物，包括牲口的口粮。骑兵的坐骑由统治者提供草料。征战时间一般不到一个月，当战争持续太久时，德拉伊叶的埃米尔有责任向军队提供部分物质补给。

130

在每次出征前，群众都会来为阿卜杜·阿齐兹送行。在清真寺做完礼拜后，他骑着马前往聚集地，大量的随从人员跟在后面。他一般都要在德拉伊叶和阿伊纳之间滞留，对等候他的穷人与老弱病残施舍救济金和礼物。在聚集区，军队出发前通常需要做礼拜。主力军前面是侦察兵。在战争前夜，阿卜杜·阿齐兹对军队进行激情昂扬的演讲，灌输宗教激情。军队的武器包括剑、匕首、长矛、棍棒与枪，步兵团使用短矛。一些人穿戴盾牌、头盔与防护服。历史上对于英勇的记录也在发生变化，一些人赞成狂热的无畏，另一些人颂扬力量弱小者依赖于智慧的恐吓而不是用军队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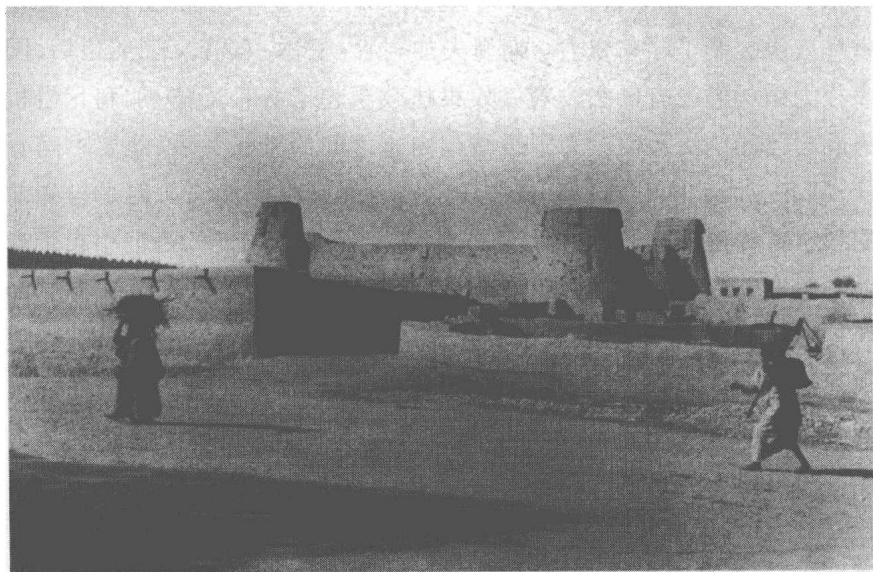
奥斯曼帝国的反应

1796年，瓦哈比军队征服哈萨后挥师北进，集中主力进攻下伊拉克(lower Iraq)的游牧民和村庄。这些战争消息激怒了巴格达帕夏大苏莱曼，他以武力回应。传统意义上，巴格达依赖于贝都因部落联盟保护商业通道，免受阿拉伯半岛内部部落的袭击，同时他们向贝都因部落

提供赏金与武器,赢得他们的忠诚。前苏塔菲酋长苏韦尼·伊本·阿卜杜拉在袭击巴士拉失败后开始了流亡生活(他在德拉伊叶流亡了很长时间)。1797年,他控制了奥斯曼的军队,目的是将瓦哈比军队驱逐出哈萨。他的军队又补充了来自哈萨的、曾经被瓦哈比军队追捕逃脱的巴尼·哈立德的军队。阿卜杜·阿齐兹派忠诚于自己的贝都因军队占领巴尼·哈立德的领地,并阻挡他们靠近水源。同时,瓦哈比的精兵良将派往哈萨与苏韦尼的军队展开了最惨烈的战争。战争期间,苏韦尼被他的奴隶刺杀,据传是一名狂热的瓦哈比信徒。苏韦尼的军队迅速瓦解,巴尼·哈立德也退出了联盟,同时奥斯曼帝国与贝都因的士兵也丢弃了他们的大炮与火药,作鸟兽散。

到1790年代晚期,由于厌倦了烦人的战争,波尔特与伊斯坦布尔奥斯曼政府领导层不断对巴格达帕夏施加压力,要求摧毁瓦哈比势力。根据权威资料记述,1798年,一支军队离开巴格达,次年进入哈萨。在阿里·卡赫亚带领下的奥斯曼伊拉克军队包围了瓦哈比在哈萨的战略

131



胡富夫翠嫩的绿洲成为诱人的进攻目标,但其城墙却使得即将成功的征服者陷入绝境。(承蒙 Tor Eigeland/Aramco World/PADIA 提供)

据点,但久攻不下。作为帕夏助手的卡赫亚决定与阿卜杜·阿齐兹停战。次年便在巴格达签署了协定。然而,双方都对这次协定不抱希望。当帕夏派遣了一名代表前往德拉伊叶要求阿卜杜·阿齐兹部队做出不进攻下伊拉克穆斯林圣城的保证时,遭到了拒绝。

汉志之战

此时汉志的谢里夫穆赛义德·本·赛义德二世(Sharif Musaid bin Said II, 1752—1759年、1760—1770年在位)执政乏力。在他统治末期,奥斯曼帝国授予麦加的自治地位也受到了威胁。1769年,开罗的统治者阿里贝伊宣布埃及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将合并汉志。但是他控制该地区的企图并没有实现,因为德拉伊叶与汉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770年代早期,阿卜杜·阿齐兹、阿卜杜·瓦哈卜与本地的谢里夫互相交换了信物。

在谢里夫统治时期,国力不振。到谢里夫苏鲁尔·伊本·穆赛义德(Surur ibn Musaid, 1744—1788年、1773—1788年在位)去世时,其宦官和奴隶控制了国家权力。谢里夫加利卜·伊本·穆赛义德继位后,国家权力结构仍没有什么改观。奴隶执政激起了各种反抗,加利卜借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缓减与内志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要求阿卜杜·阿齐兹派遣阿利姆(alim)去其境内传播瓦哈比教义。但是与先前的教法宣传运动一样,这次任务未能完成,不久瓦哈比的西征引起了当地谢里夫的武装反抗。1790年,加利卜派遣了一支1万人的军队和20门火炮前往内志,想征服德拉伊叶并结束瓦哈比这种“异端邪说”。敌视瓦哈比的汉志贝都因与内志部落也加入征服运动中,但他们在围攻小型防御城市时没有成功,并陷入困境。之后他们便撤回了麦加。次年,沙特·伊本·阿卜杜·阿齐兹袭击并打败了内志地区的谢里夫部落联盟。据报道,他们的战利品包括10万只羊与1.1万峰骆驼。随后,阿卜杜·阿齐兹对内志西部的谢里夫盟友掀起大规模的进攻。

1792年,89岁的谢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去世。依照他所倡导的习惯,他的葬礼仪式十分简易。由于他的努力,他去世时阿

拉伯半岛的精神信仰结构与他出生时已经大不相同。曾经对他大肆批评的兄长苏莱曼·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接替了他的职位,成为瓦哈比的首领阿利姆。但是这次职位的接替并没有导致国家政策的变更,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苏莱曼自从被捕后,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沙特政权的监视之下,直到他死去。

1795年,德拉伊叶对汉志的征服运动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瓦哈比的军队围攻图拉巴,这里是通往汉志的关键要镇。作为反击,1795—1796年,谢里夫·加利卜对内志再次发动进攻,但是被忠于德拉伊叶的部落联盟彻底打败,加利卜同意停战。麦加的统治者早已警觉到奥斯曼帝国的潜在威胁,所以它不可能把其全部精力投入到内志地区同瓦哈比军队决战。同年,麦加军队再次袭击内志贝都因部落。但当汉志的部落背叛麦加,投奔德拉伊叶时,谢里夫失去了关键的支持力量。

1798年法国在埃及登陆后,奥斯曼帝国担心法国进攻汉志,加强了对该城镇的防御力量。同年,海军将领布兰奎特(Blanquet)带领下的英国舰队袭击了苏伊士,随后驻留在吉达。他要求汉志立即停止与埃及的贸易,因为这种贸易交往等于对法国的援助。谢里夫加利卜表面上口头答应了,实际上贸易活动一直没有中断。

与此同时,加利卜招兵买马——包括从埃及、摩洛哥与土耳其招募雇佣兵——进攻瓦哈比控制下的卡拉(Khura)与比沙堡(Bisha)。在1798年,加利卜的军队在卡拉被击败,损失了1200多名士兵。这次失败后,加利卜努力与阿卜杜·阿齐兹进行和解并邀请他来朝圣。1800年,阿卜杜·阿齐兹与他的儿子沙特在参加宗教辩论的瓦哈比乌里玛陪同下进行了他们在麦加的第一次朝圣。加利卜给予阿卜杜·阿齐兹较高的礼遇与尊敬。次年他们又想第二次进行朝圣,但由于阿卜杜·阿齐兹体质虚弱被迫中途返回,当时已经年近80岁。

法国和英国在埃及

1798年,法国军队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登陆,开启了拿破仑·波拿巴占领大英帝国殖民地的时代。尽管这次入侵刚开始对阿拉伯半岛的影响并

不明显,但对整个地区来说,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为深重的灾难。

这次入侵始于拿破仑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他宣称自己是来惩罚不遵守穆斯林规则的马木鲁克,并恢复奥斯曼苏丹的权威,镇压 1769 年阿里贝伊的叛乱。但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帮助奥斯曼帝国,而是切断英国与印度的联系。1789 年 7 月,他在金字塔之战中打败苏丹的军队。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政府调派大军驱逐法国军队,号召“所有真正的信徒拿起武器打击这些卑鄙的异教徒——法国人”(Nutting 1964, 219)。1798 年,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带领的英国舰队在阿克巴湾打败法国军队。1801 年,拿破仑军队在亚历山大港被打败。法国称霸这个地区的野心熄灭了。

加利卜与阿卜杜·阿齐兹休战,谢里夫失去一个重要的部落盟友支持。他的助手与亲戚奥斯曼·穆达哈非的背叛是对他最大的打击,因为奥斯曼率领下的贝都因部族军队由支持谢里夫转而忠诚瓦哈比军队,奥斯曼率领军队攻打谢里夫。1802 年,奥斯曼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塔伊夫,洗劫与屠杀当地居民。加利卜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波尔特求助。

进攻卡尔巴拉

1801 年,英国取代法国在埃及的统治地位,解除了法国对英国在印度利益的威胁,英国没有必要寻求盟友去对抗法国,阿拉伯半岛在欧洲国家的考量中处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化地位。但是这种忽视使得沙特—瓦哈比没有来自外部的反对力量,可以集中力量构建地区霸权。汉志与内志的边界上一直相安无事。1801—1802 年,沙特派军队袭击了这个地区,而这却引起了严重后果,该地区掀起反抗瓦哈比的潮流。其真正目标是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侯赛因殉难的什叶派圣地,位于现在伊拉克南部的卡尔巴拉。瓦哈比军队决定通过战争消除这个地区教派分歧的现实,以达到信仰的纯洁性。关于沙特进攻的确切日期存在着诸多争论,但最可靠说法是 1802 年 3 月。卡尔巴拉市民遭到屠杀,圣地被毁,侯赛因圣陵的屋顶也难逃此劫。据说,沙特出于某种原



出自朱斯蒂诺·莫斯卡迪(Giustino Menescardi, 1751 - 1765)手笔的这幅阿拉伯半岛地图明显表现出西方人对阿拉伯半岛的极大兴趣与探求知识的好奇心。(承蒙 Cameraphoto/Art Resource, NY 提供)

因,瓦哈比人在城市中袭击了先知外孙侯赛因伊玛目的清真寺。无论真正的目标是什么,这次袭击都引起了阿拉伯半岛外力量的强烈反对,激起了埃及领导的、奥斯曼帝国支持的镇压活动,导致了数十年后沙特

第一王国的终结。

征服汉志

136 卡尔巴拉遭洗劫后,汉志变成了下一个争夺目标。阿卜杜·阿齐兹已经获得了阿西尔部族的忠诚,他们同意加入沙特军队一起作战。谢里夫加利卜的统治摇摇欲坠,独裁与繁重的税收使得本地的居民反抗他的统治。加利卜请求伊斯坦布尔派遣军队来保护他们。1803年3月,沙特率领瓦哈比主力军队前往麦加。谢里夫逃到了吉达。沙特派遣乌里玛到麦加宣扬瓦哈比教义。4月,瓦哈比军队进入了麦加。他们立即摧毁了所有的陵墓、圆顶清真寺(他们认为这些建筑的细节继承了多神教的特点),以及风格不符合伊斯兰规定的建筑物。这些活动明显是对作为圣城神圣守护者苏丹权威的挑衅。当瓦哈比开始基于自己的宗教原则制定规则时,亦是对麦加人的挑战。

穆罕默德·阿里

1798—1801年,在拿破仑入侵埃及期间,阿拉伯半岛地区声名显赫的穆罕默德·阿里,作为奥斯曼—英国联手驱逐法国行动中一员到达了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是一名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奥斯曼帝国税收官,是奥斯曼非正规军小分队的副指挥,被遣往开罗。这支队伍在前往埃及的途中遇到了海难,在指挥官遇救离职后,阿里接管了这支队伍。而这对任何一个冷酷、狡猾与有野心者都是建功立业所难得拥有的天时、地利,而阿里正好拥有以上资质。到1799年,他已经有充足的实力来推翻奥斯曼帝国任命的首领并取而代之。1803年,他煽动开罗的阿尔巴尼亚驻军发动起义,借口是没有支付军饷,而这次叛乱使得阿里在第二年登上了奥斯曼帝国埃及总督的职位。他将在击败沙特第一王国中扮演重要角色。

阿列克谢·瓦西列夫(Alexei Vassiliev)在其书《沙特阿拉伯史》中写道:“在麦加所推行的严格道德规范与当地的风俗习惯是背道而驰。由于圣城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的居民觉得自己比其他地区的穆斯林

有优越感,因此他们能宽恕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麦加的整个小巷都游荡着妓女,她们甚至缴纳职业税。同性恋也比较普遍。天房门口就有卖酒的,酗酒也是一种正常的行为。”(Vassiliev 1998, 138—139)

从1803年起,瓦哈比人限制奥斯曼帝国的朝圣者,尤其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进入圣城。他们制定朝圣的行为规范,以前很多朝圣者都带着乐器(这个在以后是被禁止的)和象征偶像崇拜的物品。随着对来往商队和旅行者收取费用的增加,限制规则也在增多。

奥斯曼帝国一直担心瓦哈比国家进攻并征服叙利亚,它宣布苏丹为哈里发的篡夺者,并恢复伍麦叶王朝的权威。波尔特要求奥斯曼帝国在巴格达与阿卡(Acca,今属以色列)的总督击败瓦哈比国家,但收效甚微。最终,奥斯曼帝国派遣一支帝国小分队前往汉志。但事实证明,瓦哈比驻汉志的军事力量十分弱小。围攻吉达的瓦哈比军队遭受瘟疫,几乎全军覆没,撤回到德拉伊叶。1803年7月,驻留麦加的瓦哈比军队被奥斯曼帝国军队击败。

沙特的统治

1803年秋,82岁的阿卜杜·阿齐兹在土莱夫(Turaif)清真寺被暗杀,暗杀者是以客人身份隐藏在清真寺的库尔德苦行僧,被当场杀死。人们推测他可能是卡尔巴拉的居民,他见证了瓦哈比军队对卡尔巴拉的袭击与屠杀。他本来的暗杀目标是沙特,但是沙特回到德拉伊叶去接见他父亲的盟友与支持者。作为开国领袖沙特的曾孙,阿卜杜·伊本·阿齐兹担任德拉伊叶埃米尔的时候已经55岁了。他是瓦哈比运动中有着丰富经验的老手,在35年前的1767年前就参加了瓦哈比征服运动。

1804年,也就是沙特即位后的那一年,沙特率兵攻打巴士拉,死伤惨重,巴士拉城经过长时间包围仍难以攻克。沙特军队摧毁圣地并抢夺庄稼,之后又袭击了汉志。1804年,贝都因支持者与奥斯曼土耳其的部队都加入了瓦哈比军队。1805年,谢里夫加利卜在汉志抵抗瓦哈比的军队,却得不到奥斯曼帝国的援助。加利卜1万人的军队被入侵

者击败，麦加的安全失去保障。瓦哈比军队占领这座城市，阻断了朝圣。1805—1806年冬，他们封锁了麦加。随后近十年，一场干旱使该地区民众遭受了苦难，他们被迫将狗吃掉。

瓦哈比教派的乌里玛再次抵达麦加并宣传瓦哈比教义与戒律。加利卜想维持自己的权威，但次年就正式投降。他被允许保留其原有职位，但收入减低了，他也不能对统治区的瓦哈比信徒征税。奥斯曼帝国的卡迪(qadis)与官员是从汉志来的流放之徒。在1805年，麦地那独裁与腐败的统治者向瓦哈比军队投降，条件是保留他的总督职位。但是在瓦哈比控制了麦地那商道后，由于饥荒，他这一投降协定面临着巨大威胁。

从1807年开始，朝圣成为沙特每年都参加的重大盛事。他带着大批随从参加朝圣，与加利卜交换赠品，成了一项精心营造的仪式。

瓦哈比军队向北挺进

卡尔巴拉被攻陷后，瓦哈比军队连续对美索不达米亚发动了进攻。袭击目标很多都是针对没有防御能力的村庄。自从巴格达帕夏大苏莱曼在1802年去世后，这里失去了有效的抵抗力量。阿里·卡赫亚即位后，该地区一直处于敌对力量权力角逐的格局。1807年，阿里在清真寺被刺死。1810年，库楚克·苏莱曼(Kuchuk Sulaiman)也被谋杀了。

138 1808年，沙特对大马士革、阿勒颇(Aleppo)以及其他叙利亚城市发表声明，要求他们接受瓦哈比主义与沙特的统治，按时缴纳贡赋。随之，瓦哈比军队袭击了阿勒颇地区的村庄，造成该地的城市一片恐慌。但是瓦哈比军队没有进入人口密集区，对叙利亚的进攻也没有取得进展。1810年，沙特亲率数千名士兵袭击并劫掠了数十个村庄，但这是他对北方发动的最后一次战争。

沙特的统治几乎扩展到了阿拉伯半岛的所有地区。甚至波斯湾的埃米尔都向他进贡，半岛北部地区边界的游牧民向他宣誓效忠。据现代的编年史学家估计，阿拉伯半岛的人数大约有240万。然而他的领地扩张达到了极限，宣告他的统治遇到了危机。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阿

列克谢·瓦西列夫所说：“战争、袭击、劫掠与无休止的扩张是瓦哈比建国的基础。”(Vassiliev 1998, 113)如果没有这些,统一的局面将消失。这些扩张主义者的需要决定了第一沙特王国的宿命。

衰落的根源

对于德拉伊叶政权来说,阿拉伯半岛太大也太难以管理。广阔的地域,落后的交通,当地人口的频繁叛乱,都是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在沙特不能够征服的边界地带——也门的高原地带与海湾沿岸的埃米尔区——当地居民代表着潜在的不稳定力量,而沙特政府要遏制这些隐患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瓦哈比军队在阿拉伯半岛以外地区的征服活动也不成功,当地人民对待他们不像拥护早期伊斯兰军队那样视为解放者。瓦哈比军队所到之处屠杀居民,手段极其残忍,破坏圣迹,这些行为刺激了当地居民坚决抵抗瓦哈比军队。卡尔巴拉陷落后,瓦哈比军队不能击败叙利亚和伊拉克任何一座设防城市。面对配备现代化武器与训练技能的军队,瓦哈比军队所采取的战术和几个世纪以来沙漠士兵战术相差无几。

随着掠夺的减少,瓦哈比的村庄和部落开始不安分起来。古老的掠夺方式对于这些村庄和部落来说意味着发财致富的机会,因为这些战利品不必上交给统治者。贝都因部落尤其憎恨这种控制,作为一个羽翼未丰的帝国,德拉伊叶的游牧民部落定期反动叛乱,停止支付天课、贡赋与罚金。随着战利品的耗尽,部落与省份也停止向德拉伊叶交税。沙特政府只能通过每年发动战争迫使他们遵守这些规定。

139

当时,普通人与贵族之间有很大差别。瓦哈比教义随着贵族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发生分歧,贵族们以发动圣战的名义发财致富。普通士兵觉得他们应该得到足够的战利品,对被要求的义务感到愤怒。统治阶层对治理国家失去了兴趣,因此也不再增加军饷。埃米尔对外关系的恶化与经济政策的失误,使得国家建设更是雪上加霜。当瓦哈比力量扩张时,沙特政府停止与伊斯兰多神教者——非瓦哈比教徒贸易。

但是严格执行教义对沙特经济无疑是灭顶之灾,不过幸亏执行得并不严格。但直到1810年,沙特官方禁止与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贸易。汉志地区对禁止贸易的批评最为严厉,因为这些政策使得来自奥斯曼帝国朝圣者的数量骤减。

自从瓦哈比执政后,奥斯曼帝国苏丹每年不再接受贡赋。麦加谢里夫征收的税收被废除,以天课取而代之,但免于缴纳谢里夫税收的贝都因人也要缴纳天课。19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卜杜·拉赫曼·贾巴提(Abd al-Rahman al-Jabarti)写道:“……麦加人再也接受不到他们赖以生存的救济物、食物与钱财,他们携妻带子远奔他乡。仅仅那些不以此些为生计的人留了下来。人们前往埃及与叙利亚,一些人迁到伊斯坦布尔。”(Vassiliev 1998,138)

吉达的贸易也衰落了,部分原因是外国人担心被认定是异教徒而不敢到该港口驻留。这里居民像麦加居民一样离开了吉达,之后整个城市荒废破损。传统观念认为,汉志军民比内志的军民要安分,他们认为以圣战方式聚敛钱财似乎是不可能的谬论。实际上,在麦地那,许多有马的主人把他们的马卖掉以逃避兵役。

阿里的入侵

奥斯曼帝国从来没有控制过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长期以来,瓦哈比军队袭击商队一直是奥斯曼帝国最头疼的事情,但他们派去以持异端的强盗为主的军事远征军没有取得成功。其他地区力量或者没能力或者不愿意对德拉伊叶埃米尔发动战争。

140

1807年,土耳其奥斯曼的苏丹,谢里姆三世遭暗杀。谢里姆已经失去了威信,因为他既不能确保居民安全地前往麦加朝圣,也没有代理人能到阿拉伯半岛打败瓦哈比军队。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催促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尽力将入侵者驱逐出圣城。阿里正有此意,其原因有:控制整个吉达的贸易将会获利颇丰,而这也是他通向也门的跳板;夺回圣城将提高他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战争将使他的军队在没有对奥斯曼帝国造成威胁的情况下保持独立,进而

征服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此外,他努力推进世俗化政策,削弱乌里玛的权力,显示的是反对瓦哈比狂热信仰的思想体系。1809年,阿里开始为军事远征做准备。

阿里与谢里夫加利卜取得联系,寻求他的支持。他开始加快造船速度扩大规模,造船的木材与其他设备均来自土耳其、开罗与沙漠彼岸的苏伊士。1810年3月,阿里修建了大约24艘能够跨越红海的运兵船。次年,他通过屠杀马木鲁克人巩固了统治。汉志的居民将阿里视为奥斯曼统治者的代理人,因此他的入侵也被视为是奥斯曼帝国来解放他们。

战争爆发

埃及军队由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与马格里布(北非)的雇佣军组成,统帅都是曾经与法国和英国交过手的指挥官,有着丰富作战经验。1811年8月,军队开始出发。一支先遣部队通过海路靠近汉志,并占领吉达北部港口城市延布。阿里的儿子突松带领骑兵从陆上进攻。埃及海军没有遇到瓦哈比军队的抵抗,他们洗劫了沿途的城镇。11月,突松抵达延布。数星期后,这些军队计划集中力量进攻麦地那。在得知埃及人的意图后,沙特派遣了一支精锐部队前往麦地那,在沙夫拉山谷(Wadi al-Safra)附近伏击了埃及军队。11月,彻底击败了他们。但是,瓦哈比军队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去打扫败军所抛弃的营帐,埃及军队安全撤回延布。

埃及并没有依靠军队作为唯一的解决之道,他们贿赂当地部落,埃及援军也源源不断增派到延布。1812年,突松带领军队前往麦地那。瓦哈比的城市驻军有7000人左右,但军中瘟疫流行,战斗力大减,当地居民也不支持他们。经过炮轰后,麦地那城很快向突松投降。

1813年1月,一小股埃及军队平静地占领了吉达。当时,沙特的儿子阿卜杜拉率领军队加强麦加的防御。当得知加利卜背叛阿卜杜拉后,当地人不再支持后者。阿卜杜拉将瓦哈比军队从麦加撤出,该城落

入突松的手中,塔伊夫也在数日后沦陷了。夺取圣城后,开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但在1812年春季与夏季,瓦哈比军队在汉志进行了反攻。同时,仍忠诚于沙特的阿西尔部落袭击了麦加与麦地那附近的埃及军队。然而,在那年秋季,埃及成功擒获瓦哈比军队领导者,加利卜前同盟者——奥斯曼·穆达哈非。他在夺取塔伊夫时兵败被俘,随后押往君士坦丁堡处死。

阿里御驾亲征

瓦哈比军队在不断地撤退,但军队仍具有战斗力与潜在的威胁。阿里到阿拉伯半岛进行朝圣并考察当地的局势。1813年秋,阿里带着几千人的小部队到达吉达,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不满。阿里削弱加利卜的势力,掌控吉达地区所有的关税收益,以便能迫使加利卜命令当地贝都因人给埃及军队提供拖畜。加利卜控制着麦加数千士兵与堡垒,汉志人都忠诚于他,因此拒绝阿里的要求。阿里将加利卜逮捕,没收了他的财产,并将他与全家送往开罗,任用阿里的亲信为谢里夫。阿里的强硬手段确保对汉志的控制,但疏远了当地的居民,这些人转而支持瓦哈比人。埃及军队的残暴也导致一些汉志部落去支持阿里的对手。1813年到1814年间,埃及军队连遭败绩。

为了改变他战绩不佳的晦气,阿里对埃及农民制定新的税收政策,以便能争取他们支持阿拉伯半岛的战争,确保战争有持续不断的补给。阿里将忠于自己的、富有沙漠作战的经验的利比亚贝都因部落士兵派往战争前线。为了赢得汉志人的支持,阿里取消了一些繁重的税收,向穷人提供金钱,对乌里玛赠与礼物,降低了吉达的关税。

142 随着圣城对朝圣者的再次开放,奥斯曼帝国当局恢复了中断十年之久的朝圣税收,推动了汉志经济发展,阿里也赢得当地人的支持。1814年,沙特伊玛目在德拉伊叶去世,这对瓦哈比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在他临死时,除内志外所有征服地区已经落入埃及人之手。沙特的儿子阿卜杜拉开始控制瓦哈比军队。他袭击了汉志的一些游牧部落,但他没有能力扭转衰落的局面。

瓦哈比的战败

1815年的1月,在图拉巴附近的战争中,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打败了2万—3万瓦哈比主力军。随后阿里开始征服阿西尔,这次战争进行得很成功。阿里回到埃及,其子突松继续进攻。突松的第一个目标是沙特阿拉伯中部的城市卡西姆。拉斯(Rass)贵族不满瓦哈比的统治,同意援助驻扎在附近的突松军队。但是数月的拉锯式谈判削弱了突松的军力,来自麦地那部族的后勤士兵也逐渐不可信任。阿卜杜拉的兵源逐渐枯竭,他意识到卡西姆可能会发生暴乱,因此双方开始商定停战协定。突松许诺内志自治,并从卡西姆撤军。阿卜杜拉利用时机巩固对卡西姆的统治。他清理了不忠诚的首领,进攻了背叛他的贝都因部落,加强了德拉伊叶的防御能力。在南方,瓦哈比军队与埃及军队仍在比沙(Bisha)、图拉巴与兰耶(Ranya)地区处于敌对状态。但是这些协定引起了当地民众反抗瓦哈比军队。

据说,在奥斯曼帝国波尔特的命令下,穆罕默德·阿里决定一劳永逸地扫除瓦哈比的势力。他派长子易卜拉欣领导一支远征军前往内志。这支大约8000人的军队,包括来自土耳其、阿尔巴尼亚与北非的骑兵、步兵与炮兵。1816年,在延布港口登陆后,易卜拉欣抵达麦地那。为了赢得贝都因人的支持,他废除了天课,以换取支持他们对抗瓦哈比军队的奖赏。他禁止军队对当地民众进行掠夺。这一招果然奏效,内志的贝都因人开始抛弃阿卜杜拉。1817年,易卜拉欣到达了他弟弟突松离开的地方,并围攻拉斯。酷热的天气与疾病帮了瓦哈比军队的忙,易卜拉欣军队伤亡惨重,但随之而来的增援部队使埃及兵力得以及时补充。同年10月,瓦哈比军队内部经过协商作出撤退的决定,允许叛逃的瓦哈比士兵携带武器回到阿卜杜拉营中。

德拉伊叶的沦陷

到1817年底,易卜拉欣占领卡西姆地区。他的军队得到本地军队的及时补充,其中一些人反对瓦哈比统治,另外一些希望同这个未来的

胜利者结盟。阿卜杜拉撤到内志,随后退到沙特祖籍地德拉伊叶,得到了该地区人的支持。在援兵到达后,易卜拉欣在次年继续推进。尽管他的军队可能只有数千人,但是他成功打败了内志人的抵抗。1818年4月,埃及军队兵临德拉伊叶城下。

尽管沙特军队装备精良、防御能力极强,最狂热的瓦哈比勇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沙特军队失去昔日盟友。沙漠天然防线被奥斯曼帝国的源源不断的供给线突破了。一直对外来侵略者含有仇恨的贝都因部落也疏远了瓦哈比政权,他们甚至加入了侵略者的阵线。另外,埃及人拥有一支现代化、装备炮兵的军队以及高超的战略战术。

1818年9月11日,在经过七个月的围困后,沙特伊玛目阿卜杜拉·伊本·沙特投降于穆罕默德长子易卜拉欣帕夏。第一沙特王国就此结束。易卜拉欣洗劫了德拉伊叶。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命令下,这座城市被夷为平地。但是第二沙特王国很快又在这块废墟上崛起。

第七章 现代阿拉伯半岛的 根源(1818 — 1891)

1818年9月,德拉伊叶的陷落标志着第一沙特王国的结束。最后一位统治者阿卜杜拉·伊本·沙特伊玛目向埃及指挥官即穆罕默德·阿里之子易卜拉欣帕夏投降。后来他被送到了开罗,六个月后又被送到了君士坦丁堡。阿卜杜拉在那里被游行三天,以示庆贺,随后斩首示众。

第一沙特王国的失败,不仅是埃及人的胜利,也是那些取笑瓦哈比教义、对其加以苛评的瓦哈比敌人的胜利,还是那些曾经被沙特—瓦哈比军队征服而充满仇恨部落的胜利。然而尽管有如此多的反对力量,沙特和瓦哈比主义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尽管是通过武力的方式),并且很大程度上结束了自从穆罕默德以来严重危害阿拉伯半岛的部落战争和动乱局面。他们在德拉伊叶的失败,正如它历史所显示的那样,成为他们恢复运动、信徒坚定信心的标志,沙特和瓦哈比忠诚者构建的第二沙特王国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后几十年。本章主要阐述在此期间沙特国家的复兴。

第一沙特王国的遗产

1812年末和1813年初,在汉志地区,奥斯曼人将瓦哈比教徒赶出

麦地那和麦加,他们被瓦哈比的敌人称为解放者。他们取消一些严格的宗教教义和习俗,如强制性的祷告,禁止播放音乐和其他娱乐活动的规定。尽管奥斯曼军队驻扎在这个地区周围维护当地秩序,显示奥斯曼帝国权威的存在,但对于大部分汉志地区,尤其是那些驻军要塞以外的地方,奥斯曼的统治要比以前的瓦哈比统治更宽松。这种治理方式不仅表现在内志,而且包括瓦哈比运动的发源地和要塞。

145

德拉伊叶被征服后,易卜拉欣的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力量,横扫了内志。很多贝都因人的忠诚很容易发生变化,实际上它们从来没有诚心诚意地屈服于瓦哈比运动,他们转而拥护并加入了占领军。易卜拉欣残酷地镇压了沙特-瓦哈比的残余势力。那些与被废黜政权有关的领导人被处死,村庄在被劫掠以后又被夷平,当地居民被强迫从事这种破坏性的活动。英国上尉——乔治·福斯特·沙德伟(1789—1859年)当时想与易卜拉欣帕夏和奥斯曼帝国结盟,亲眼目睹了这些镇压史实。他在《阿拉伯半岛旅行记》中,以官方急件的形式详细记述了这些事情:

我很熟悉易卜拉欣的性格特点,这主要来自于我个人的观察,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幸事。我必须进一步补充的是,在征服运动后期的历史中,他受埃及政府委托处理后续事宜,做出了一系列暴行,甚至违背最为圣洁信仰的事。有时候,他通过掠夺那些正是给他成功作出贡献的部落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还有其他情况是,他从所征服的敌人那里,通过给他们提供自己盛怒之下的片刻庇护来获得财富。这些不幸的可怜人,被他最为公平的承诺所蒙蔽,时常成为他贪婪本质、嗜血成性以及贪得无厌的牺牲品。(Sadleir, 158)

易卜拉欣把那些被杀者的耳朵送给他的父亲——位于开罗的穆罕默德·阿里那里。最初,他把被杀者的头颅割下来送到埃及,但由于杀的人太多,耳朵便被当成了最为现实的战利品。尽管获得了这么大成就,穆罕默德·阿里还是在当年命令易卜拉欣把军队撤回了汉

志。维持军队的开销太大了,他们要穿越数百英里的沙漠,补给和交通是一个超乎寻常的难题。但让埃及军队进入汉志的命令,究竟是来自穆罕默德·阿里或者是波尔特,还是个历史之谜。阿里还命令易卜拉欣把沙特和谢赫家族(阿卜杜·瓦哈卜的后代)的成员带到开罗羁押。在勒索了这些人保护金之后,易卜拉欣扣押并流放了大约400人,此后又俘获了更多的人。在他的军队撤走之前,易卜拉欣将德拉伊叶夷为平地。他的军队在撤回汉志时,摧毁所有的粮仓与防御工事。

以上行为导致的结果就是阿拉伯半岛出现了权力真空,回到了瓦哈比主义产生前的状态。家族、宗派和部落之间重新开始了竞争与战争。商道再次变得不安全,许多人被迫离开了这一地区。由于无政府状态、暴力统治以及不断增强的瓦哈比征服运动的劫掠,这一地区变得很贫穷。瓦哈比政权的宗教暴行,无疑给很多期待他们消亡的人民留下了灰色的记忆。

在后来的20年,阿里任命了一系列的总督统治阿拉伯半岛。先是易卜拉欣,然后是他的弟弟,也就是阿里妹妹的儿子——哈利勒帕夏。哈利勒死后,接替职位的是其弟艾哈迈德·舒克里·亚坎贝伊。1829年至1833年,奥斯曼帝国的胡尔西德帕夏任总督,他在阿拉伯半岛东部发动了军事进攻,由于英国的反对,致使他被免职。胡尔西德帕夏离开之后,他的前任——亚坎贝伊重新得到了重用,一直到1841年。这些年中,反对外国占领的运动不断高涨。

穆罕默德·阿里也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镇压了从1820年开始于阿西尔地区死灰复燃的抵抗运动。数次入侵者的镇压行动都以失败而结束,即使取得短暂的胜利,时间也不长。

阿拉伯半岛中的英国势力

穆罕默德·阿里让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指挥军队发动第一次战争,镇压沙特—瓦哈比国家,这些行为得到英国人欢迎。沙特要求阿曼向其纳贡并定期对阿曼发动进攻,这些行为疏远沙特与英国的

关系。英国的印度当局认为瓦哈比“掠夺成性”，并且就像它在阿拉伯半岛内一样，对英国维持地区稳定是一个威胁。英国人认为埃及人是他们潜在的合作伙伴，既可以镇压不断增长的瓦哈比力量，还可以消弭波斯湾海盗行径，因此寻求与埃及达成军事盟友。1819年，沙德伟(G. F. Sadleir)上尉在卡提夫登陆(他的船需要当地海盗头目派遣的水手帮助，这样才能到达港口)，目的是寻找易卜拉欣帕夏，以讨论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沙德伟花了大约三个月时间，在海岸对面的麦地纳附近见到易卜拉欣，成为第一个穿越阿拉伯半岛的西方人。经过简短磋商之后，埃及拒绝了英国的要求，易卜拉欣把沙德伟(Sadleir)逐出阿拉伯半岛。

保护印度的侧翼

正当第一沙特王国在19世纪初崛起之时，而印度则是英国皇室殖民地王冠中最为耀眼的珍珠。因此，英国视波斯湾地区和非洲东海岸为印度的西部侧翼。为了保持与控制海上航路，维持在该地区的主导权，保护其在印度的地位，英国反对其他大国在该地建立据点的尝试。独占阿拉伯半岛沿岸的港口设施是这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一政策，英国加强了对半岛沿岸酋长国的非正式保护关系。两种地区性力量威胁着英国的霸权：即海湾沿岸的海盗活动，以及瓦哈比军队进攻各酋长国。这两种行为都削弱了英国的权威，英国决心派兵镇压，随后与沙特瓦哈比军队发生冲突。

没有埃及的帮助，英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在阿拉伯半岛的目的。英国海军开始对沿岸酋长国展开行动，其目的是制止海盗行为。英国依靠他们强大武力和战术上的优势，捷报频传，只损失了少量士兵。据报道，伤亡情况只有数百名。这次战争结束后，英国与海湾沿岸酋长国于1820年签署《总和平条约》(The General Treaty of Peace)。巴林以及沿岸签约的特鲁西尔酋长国的埃米尔同意停止海盗行为，英国在这一地区获得了合法权利。1820年和1821年，英国军队直接卷



德拉伊叶在第一沙特王国结束时被埃及人夷为平地,几乎与此同时,重建的行为已经开始,沙特-瓦哈比领导层着手恢复其权力。(承蒙 Saudi Aramco World/PADIA 提供)

入瓦哈比军队与阿努·布·阿里(Anu Bu Ali)部落的战争。英国在第一次交战中损失惨重,后来他们带领一支更庞大的军队回到这里,这一次决定性地击败了该部落,并且夷平了他们的城池。

争取当地的统治权

随着占领者离开汉志,曾经统治过阿伊纳城的家族后裔,同时也与沙特家族有联姻关系的穆罕默德·伊本·米什里·伊本·穆阿麦尔在1819年提出称雄内志的要求,并恳求奥斯曼帝国支持他的想法。伊本·穆阿麦尔回到了德拉伊叶,并展开了重建工作,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然而他的一个对手,也就是统治汉志的巴努·哈利德家族酋长——马吉德·伊本·乌赖伊尔(Majid ibn Urair)同样想成为汉志的统治者,并作出进攻利雅得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沙特家族的两个成员也

想恢复本家族的领导地位,他们是:穆沙里·伊本·沙特·伊本·阿卜杜·阿齐兹和图尔基·伊本·阿卜杜拉·伊本·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穆沙里是沙特最后一位伊玛目阿卜杜拉的弟弟。他曾被埃及人俘获,但穆沙里逃脱后很快在瓦什姆(Washm)村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并宣布自己为伊玛目。在穆沙里及其支持者进军德拉伊叶后,伊本·穆阿麦尔放弃了他对沙特的统治,离开德拉伊叶。但在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以后,伊本·穆阿麦尔又回到了这里,并且俘虏了穆沙里,他让自己的儿子(也叫穆沙里)掌管了德拉伊叶。

图尔基·伊本·阿卜杜拉·伊本·穆罕默德·伊本·沙特是伊玛目阿卜杜拉的堂兄弟,他在德拉伊叶陷落后逃走,并与沙特家族的其他成员在利雅得避难。穆沙里被俘后,伊本·穆阿麦尔继续向利雅得进军,目的是抓住图尔基与沙特家族的其他成员,消除这些人对他的威胁。但是图尔基等人在穆阿麦尔到达之前就逃走了。他们依靠当地人们的支持,很快占领了德拉伊叶和利雅得,抓获了伊本·穆阿麦尔和他的儿子。伊本·穆阿麦尔之所以很难获得人们的支持,因为他是奥斯曼帝国承认的统治者,其军队在阿拉伯半岛内部缺乏支持。图尔基同伊本·穆阿麦尔讨价还价,要求后者用他与他的儿子交换他的弟弟穆沙里,谈判几经努力没有成功。当图尔基得知穆沙里被押到开罗并已死去的消息时,处死了穆阿麦尔和他的儿子。

重回沙特

穆罕默德·阿里注意到沙特家族有新动向,当地的叛乱又一次兴起时,他派军队到了卡西姆。从内志到麦地那东部都处于侯赛因贝伊的残暴统治之下。1820年深秋,侯赛因贝伊以及新的土耳其援军抵达卡西姆,而后挺进利雅得。他战胜了弱小的沙特军队,但是图尔基却又一次逃脱了。他接下来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劫掠、屠杀、毁坏庄稼和堡垒等恐怖活动。与侯赛因贝伊带来的苦难相伴随的是,一场霍乱席卷了半岛内部。按照历史学家伊本·比斯尔的说法,那是一个恶魔统治民众的时代(Winder 1980, 56)。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埃及人都是胜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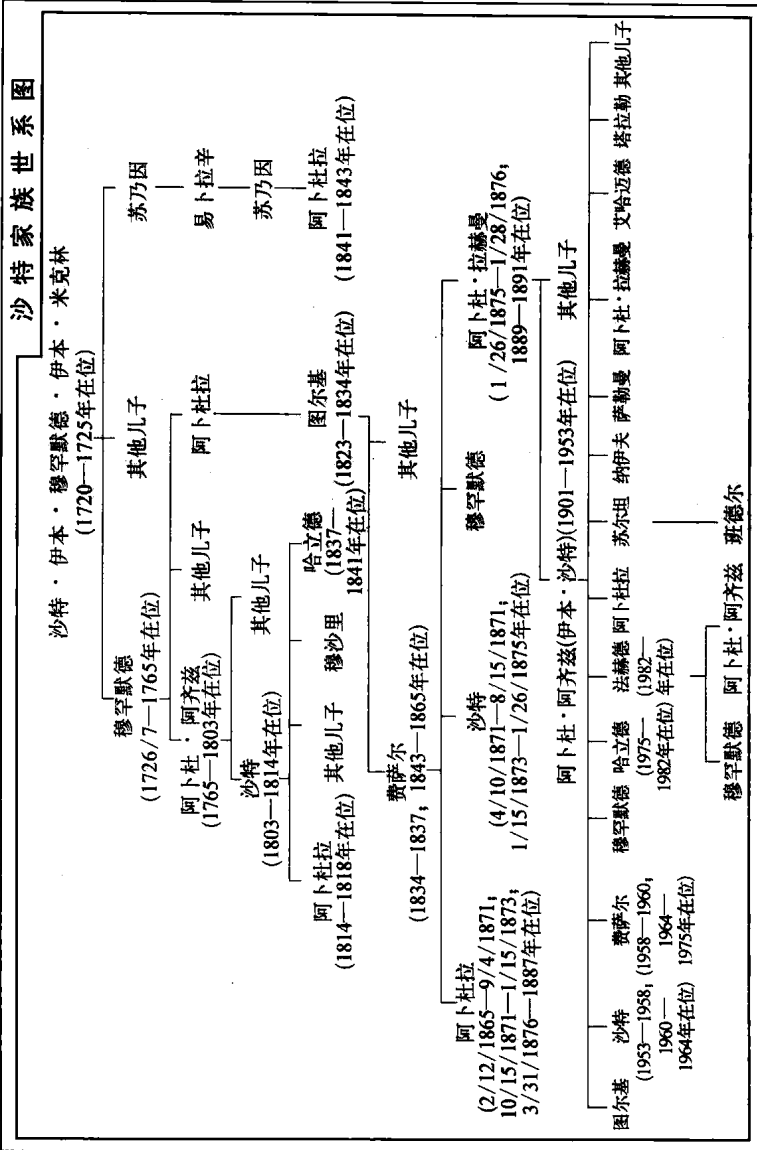
当他们走出自己修筑的要塞到周边征税的时候,派遣出的军队或者被彻底击败或者被迫停战。



这是1930年代的利雅得,1824年成为沙特的城堡与国家首都,一直到现在。
(承蒙 The Fine Arts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Twitchell Collection, Harvard Semitic Museum Photography Archives 提供)

图尔基在侯赛因攻占利雅得后便隐居起来。1821年,他再次复出。通过“虚张声势与勇气”的并用,他控制了内志中部地区的部族民众(Winder 1980,63)。1823年,他开始袭击土耳其和埃及的占领军,这时,侯赛因贝伊已经被哈桑·阿布·查希尔所取代。但是以侯赛因名义进行的暴行和杀戮,已经激起了一场遍布卡西姆的起义。面对日益激烈的抵抗力量,埃及人又一次找不到维持必要的军队来控制内志的正当理由,再次放弃了对该地区的控制,只在利雅得和马夫哈驻留了军队。1824年,一支小规模军队聚集在了绿洲地区周围,图尔基把这些占领军逐出这些城镇,利雅得成了他的总部,从此成了内志的省会,直到今天它仍是沙特阿拉伯的首都。次年(1825年),图尔基攻占了利雅得南部的海耶省。沙特恢复国力的第一阶段已经画上了句号,图尔基实际上已经被承认为第二沙特王国的第一位统治者。

151



这个沙特世系简表，也可称作沙特谱系。沙特家族奠基基于15世纪的德拉伊叶，从18世纪起，这个家族的领导者在阿拉伯中部地区扮演着强有力的主要角色，它的成员为争夺统治权而经常相互争斗。

图尔基的统治

图尔基的统治显示了沙特的统治权转移到了王室家族的另一支系。第一沙特王国的伊玛目穆罕默德有两个儿子：阿卜杜拉和阿卜杜·阿齐兹(分别是图尔基的父亲和叔叔)。穆罕默德的继承者阿卜杜·阿齐兹,构建了沙特和阿卜杜拉两个伊玛目的传承体系。图尔基去世后,统治权转移到了穆罕默德的二儿子,也就是图尔基的父亲阿卜杜拉创立的这一支系。到目前为止的继任统治者,都来自沙特家族的这一支系。

图尔基的统治给内志中部地区带来了短暂的稳定,德拉伊叶陷落时逃走的难民重返家园。图尔基任命他的堂弟穆沙里·本·阿卜杜·拉赫曼·本·穆沙里·本·沙特为马夫哈总督,他曾经从埃及人的拘押下逃脱。但穆沙里的勃勃野心以及与埃及人的联系使得图尔基政权的毁灭成为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内志变得安全以后,图尔基试图平定东部省份(哈萨)。内志的东部,地域范围涵盖从北部的科威特到南部卡塔尔半岛。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中心地带,是绿洲地区的几个定居点和两个城镇,即胡富夫和穆拜赖兹(Mubarraz)。在波斯湾以北 60 英里的地方,是什叶派的集居地卡提夫。哈萨最早的居民属于巴努·哈立德部落,他们早在公元 10 世纪便独立了。直到第一沙特王国建立的初期,他们一直在抵制沙特的统治。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他们是该地区反抗沙特的主要力量。

从一开始,瓦哈比运动就是一种“定居”运动,其核心就是让流动的游牧民固定下来。但像巴努·哈立德这样的贝都因人很难被制服,也很难强迫他们皈依瓦哈比教义。图尔基在东部省份展开的运动,目的是使该地区的游牧民族接受瓦哈比社会。图尔基从 1826 年起在这里与巴努·哈立德作战,一直到 1830 年征服该省。在此期间,至少有五个大部落宣布效忠图尔基,同意以天课的形式缴纳赋税。正如在第一沙特王国时期向利雅得纳税一样,这些行为是沙特家族控制这一地区的象征,也显示了长期被颂扬的冷酷与英勇的贝都因战士难以与日益增

长的定居人口所支持的瓦哈比军队相提并论。

在对东部省发动战争的同时,图尔基的儿子费萨尔从埃及逃到了哈萨。他是在德拉伊叶陷落后被俘的,10年后逃脱,回来后负责治理哈萨。他将成为沙特家族第二阶段统治最伟大的统治者。与此同时,图尔基继续压制敌对力量的崛起,镇压地区势力的反抗。他也努力与英国建立关系,英国人虽然热情回应,但对他缔结条约的要求并没有表态。作为一个有同情心、正直的统治者,图尔基经常告诫他的军官和代理人要公正地对待手下,充分尊重他们。必要时,他也会用严厉的手段对待他的敌人。

1834年,图尔基在星期五礼拜完毕后,被他所任命的马夫哈总督,也就是他的堂弟穆沙里·伊本·阿卜杜·拉赫曼暗杀,图尔基的统治宣告结束。穆沙里·伊本·阿卜杜·拉赫曼曾经发动过反对图尔基的叛乱,但是没有成功。他被沙特国王赦免后,并没有放弃再一次篡夺权力的野心。

图尔基的儿子费萨尔,从哈萨直奔利雅得后,从穆沙里手中夺回了政权。随后,利雅得被包围。拉希德家族的成员,在第二沙特王国的灭亡中起了巨大作用,阿卜杜拉·伊本·拉希德(Abdullah ibn Rashid)破坏城内防御工事,并俘虏了穆沙里·伊本·阿卜杜·拉赫曼,随后将其处死,费萨尔成为新埃米尔。

到图尔基统治末期时,他夺回了除汉志以外的第一沙特王国的所有领土。当沙特的各个敌手在利雅得博弈之时,内志地区还要经历近十年的动荡不安。

埃及的统治和费萨尔的第一次执政

1831年,穆罕默德·阿里脱离君士坦丁堡的宗主国,宣布独立。起因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没有兑现对阿里的许诺——阿里帮助奥斯曼帝国镇压1827年的希腊起义,穆罕默德二世答应将叙利亚地区交给阿里统治。穆罕默德·阿里让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带领军队,在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今天的土耳其)同奥斯曼人作战。易卜拉欣的军

队到达距君士坦丁堡不到 150 英里后,奥斯曼帝国请求英国、法国和俄国进行政治调停,以阻止埃及军队继续推进。但是埃及在阿拉伯半岛的影响力已经衰落了。随着 1818 年德拉伊叶胜利后,埃及军队在内志和阿西尔的军事进攻遭受挫折。土耳其—埃及海军舰队与英国、法国、俄国舰队联手对付希腊叛乱,进一步减轻阿拉伯半岛的威胁。埃及忙于同奥斯曼帝国的角逐,无暇理会阿拉伯半岛事态的发展。1832 年,双方战酣之时,吉达的埃及军队因不满现实条件,转而效忠土耳其。埃及只好派兵镇压自己的叛乱军队。

1837 年,图尔基的儿子费萨尔统治利雅得,他拒绝向汉志的埃及官员称臣纳贡。埃及支持费萨尔的堂兄,也就是阿卜杜拉伊玛目的弟弟——第一沙特王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哈立德·伊本·沙特为利雅得的埃米尔。哈立德在德拉伊叶陷落后曾流亡埃及,他在穆罕默德·阿里的资助下接受了教育。开罗认为哈立德顺从且忠诚。一支由开罗警察局前任局长伊斯梅尔(Ismail)贝伊率领的军队,加入了哈立德的军队,重新占领了内志。费萨尔派兵迎战在卡西姆的伊斯梅尔和哈立德军队,但是内志人并不支持费萨尔。最终,哈立德作为阿卜杜拉的弟弟,合法地拥有了统治权。埃及军队的大炮在阿拉伯半岛曾经大显声威,民众不愿以卵击石。在哈立德攻占利雅得后不久,费萨尔的军队在没有做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撤出了卡西姆。在埃及—阿拉伯半岛军队约 7 000 人的联合进攻下,费萨尔撤到了南部的海耶,后来又到了胡富夫。但是在希瓦赫(Hilwah)附近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中(费萨尔并没有参加),伊斯梅尔和哈立德的军队遭遇了埃及屡次尝试征服内志以来最为严重的失败。除了两个领导人和少数军官以外,几乎没有人得以逃脱。费萨尔抓住时机,围攻埃及占领下的利雅得。尽管他没能把埃及人逐出利雅得,但是双方同意划分内志。费萨尔控制阿拉伯半岛东部和内志南部,放弃利雅得。他的堂兄哈立德控制了内志中部。但一年以后的 1838 年,埃及派出了另一支由库尔希德帕夏率领的军队,讨伐费萨尔。在费萨尔的新要塞迪拉姆,库尔希德以 4 000 人的军队击退了瓦哈比大约 8 000 人的进攻,随后是 40 天的围城战。1838 年

- 154 12月,迪拉姆失陷,费萨尔被捕,并开始了他第二次流亡埃及的生涯。第二沙特昔日与未来的统治者,似乎感到前途无望。

埃及的最后一次战役

尽管穆罕默德·阿里没有能力控制内志,但是他仍然寻求扩大埃及在阿拉伯半岛地区的统治。他命令自己在1829年任命的负责阿拉伯半岛的副代理人——库尔希德帕夏进攻巴林。英国按照阻止外国势力在该地区产生影响的传统,警告穆罕默德·阿里停止在海湾地区的冒险。埃及屈从于英国的压力,停止了战争,库尔希德帕夏被召回了开罗。

10年以后的1838—1839年间,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埃及在半岛东部调遣军队,以埃及为后台的哈立德·本·沙特代替了费萨尔成为利雅得埃米尔,并对阿曼发动进攻。英国迅速作出回应,那就是考虑封锁埃及人控制的海湾沿岸地区港口。与此同时,英国人担心的穆罕默德·阿里在阿西尔的战事也处于关键时期。在这次后来被证明是最后一战的战役中,埃及军队取得胜利,但并没有能巩固他们的战果。埃及人的占领激起了1837年当地人们的叛乱,但战争并没有停止。作为回应,英国人在1839年占领了阿拉伯半岛西南沿岸的战略要地亚丁与亚丁港。1840年3月,穆罕默德·阿里对阿西尔发动11次军事行动后,命令军队从也门、阿西尔与内志地区撤军。这次撤退是阿里帝国覆灭的组成部分,部分原因是英国对他们的遏制。1840年的《伦敦公约》标志着阿里勃勃野心的破灭,在公约中埃及接受奥斯曼帝国为宗主国,支持奥斯曼人,避免了英国和俄国对阿里的军事镇压行动。此后,埃及在阿拉伯半岛的影响力实际上已经结束。

随着埃及人的离去,内志统治者之间,以贝都因人战争的形式,重新开始了最高统治权的争夺。阿纳扎部落与卡西姆部落结盟,袭击沙马尔部落,引起了一场加剧布赖代(Buraida)和贾贝勒·沙马尔统治者之间对立的冲突。卡西姆进攻贾贝勒·沙马尔部落的两支远征军,被拉希德兄弟击败。

在利雅得,沙特家族创始人的玄孙阿卜杜拉·伊本·苏乃因(Abdallah ibn Thunayyan)迫使埃及撤军,被视为埃及小卒的哈立德一年后被迫下台。在战场上击败哈立德之后,伊本·苏乃因很快夺取了东部省的胡富夫。苏乃因宣布自己为利雅得的埃米尔,他为了讨好汉志的统治者,送给他们大量的礼品,但对敌人却十分凶残。苏乃因以死刑和重税为其统治的主要标志,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由于他没能控制卡西姆、贾贝勒·沙马尔以及胡富夫以外的东方省等地,他的势力逐步削弱。

费萨尔的第二次执政

1843年,在迪拉姆被俘5年后的费萨尔·伊本·图尔基从埃及逃脱。他来到贾贝勒·沙马尔部落,并呼吁人们支持他重新夺回仍然被苏乃因占据的利雅得埃米尔职位。鉴于他们各自的表现,费萨尔的支持力量迅速增长,他在一年之内便控制了利雅得。伊本·苏乃因被俘后投入监狱,不久便死去。费萨尔回来后结束了内志中部几乎10年的混乱状态,但是他重新夺取领土以及镇压反叛部落的战争并没有停止,一直持续了20年。

费萨尔首先重新夺取了巴林占据的哈萨。1844年,他把巴林的驻军逐出了沿岸城市达曼,并且赢得了巴林岛上酋长国向利雅得纳贡的承诺。在哈萨地区发生部落战争期间,朝圣车队受到交战中的一个部落——阿治曼(Ajman)的袭击,费萨尔在一年之后俘虏并处死了这个部落的酋长。劫掠的东西被退回,这个酋长的儿子作出了道歉。暴乱、地区战争、血亲复仇,同样需要费萨尔的干涉才能解决。对于任何一个面临征服,或者想将这些勇猛无畏的人群统一起来的统治者来说,卡西姆的挑战最令费萨尔头疼。

卡西姆是汉志东部一个大约有20个城镇和村庄的省,这里坚决抵制费萨尔的统治。当1846年到1847年麦加的谢里夫进攻内志时,当地居民积极热情地援助汉志,以示他们对沙特统治的厌恶。谢里夫撤军后,费萨尔成为一些城镇的统治者。但在1848年冬另一场叛乱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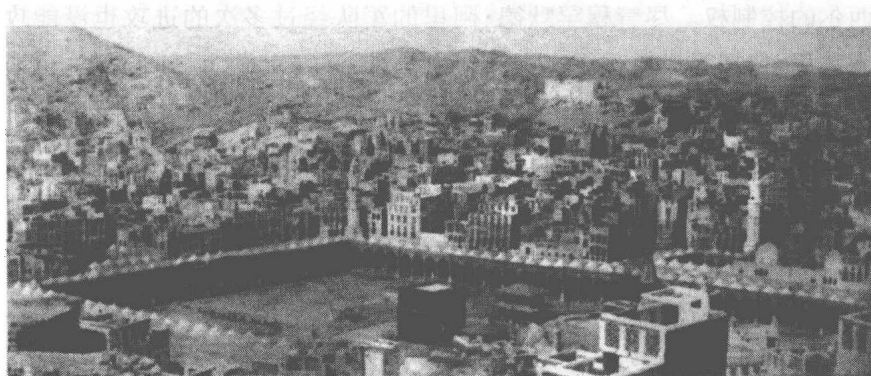
了,一直持续到了1849年夏天。这个省两个最大的城镇——布赖代和阿纳扎,分别有大约1万人和2万人,都拒绝认同费萨尔的权威。费萨尔派出了一支军队,向沿途居民传达了以下信息,即要求当地居民宽恕他在必要时的进攻行为。但双方很快违反缔结的和平协议,一场战争随后爆发,费萨尔儿子领导的瓦哈比军队击败卡西姆军队。卡西姆的一些领导人逃走了,和平协议再一次缔结。尽管费萨尔留下了卡西姆的埃米尔——阿卜杜·阿齐兹·乌莱扬,但由于害怕受惩罚,乌莱扬还是逃到了汉志。他请求谢里夫的援助,要求进攻内志。为了不开罪费萨尔,谢里夫不但拒绝援助乌莱扬,而且通过协商谈判决定效忠费萨尔。尽管如此,费萨尔还是临时派其他人取代了他。由于对费萨尔安置的领导人选不满,1854年阿纳扎地区又爆发了起义。在费萨尔军队的打击下,第二年叛乱停息,但叛乱领导人仍在原职,费萨尔任命的官员被驱逐。

汉志：特权和多元化

汉志地区有大量的定居人口,像内志一样,其部族人口的特点是多元化,每个部落都支配着他们自己的领土。这些部落被分割成很多小的组织,首领是一位酋长,他们没有任何更高的部落权威,也不向他们的兄弟们效忠。定居在麦加和麦地那以及汉志贝都因人中的阿什拉夫(Ashraf)和谢里夫家族,声称是古莱什和穆罕默德的后裔。一些著名的法官和传教士,包括政治领导人都来自这些家族。

许多来自中东和亚洲的非本土穆斯林也居住在汉志,伊斯兰信仰的光芒照耀着这里,什叶派社区、苏菲教职人员以及伊斯兰法的诸多学派在这里和睦共处。

在吉达和麦地那,不管是麦加的谢里夫还是奥斯曼的统治者,他们的典型特点是都拥有帕夏的头衔,并宣称拥有阿拉伯半岛的主权,以及向部落征税的权力。谢里夫凭借这种权力派军队到内志。1847年,抵达卡西姆,但是他强索贡赋的做法收效甚微。在利雅得,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费萨尔只缴纳少量的贡赋,但许诺会给更多。一旦谢里夫的



麦加作为伊斯兰教的重要圣地以及朝圣旅游所带来的丰厚收入使这里成为外部力量与内部统治阶级的角逐之地。这幅图片摄于19世纪后期。(承蒙 The Saudi Information Office 提供)

军队离开，费萨尔拒绝兑现其余的贡赋。

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

157

16世纪以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参与阿拉伯半岛事务的程度不同，与谢里夫之间的伙伴合作关系的不稳定，谢里夫的权力也或者增强或者削弱。土耳其苏丹的代表负责发布有关商贸、管理和外事方面的事务，谢里夫负责圣城、部落联盟以及城市周边地区安全的事务。作为伊斯兰帝国名义上首领的苏丹，他是圣城的官方保护者。事实上，苏丹需要谢里夫的支持，以便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力。与此同时，谢里夫需要奥斯曼的财政援助。尽管谢里夫通常处于屈从地位，但几世纪以来，他们是一种既需要相互合作，矛盾又不断激化的关系。奥斯曼帝国保留了任命谢里夫的权力。很多人在苏丹宫廷的监护下，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提拔。通常，他们就任本地的统治者后，把麦加视为首先要去的地方。与此同时，民众认为谢里夫与奥斯曼帝国的过从甚密，这是麦加人民所不能接受的，也限制了苏丹在汉志选择领导人的能力。

奥斯曼帝国的图谋和行动

奥斯曼帝国除了维护对阿拉伯半岛中部的主导地位，也强调对阿

西尔的控制权。尽管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经过多次的进攻也没能攻下这里,奥斯曼人也作了这样的努力,结果仍没有成功。1849年,奥斯曼军队的战舰登陆,但在阿西尔和也门地区被击败。他们随后在1851年到1852年又发动了两次战争。谢里夫穆罕默德·伊本·阿努与抵抗奥斯曼帝国入侵的阿西尔和汉志的贝都因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奥斯曼帝国敌人的友好关系致使谢里夫被免职,他和他的儿子被带到君士坦丁堡。1855年,谢里夫穆罕默德被送回,因为内志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动乱,奥斯曼帝国难以控制麦加,奥斯曼军队被逐出了阿西尔。一场霍乱席卷起义地区,他们在内志的力量得以保全。尽管如此,奥斯曼帝国继续镇压阿西尔的起义。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两年以后,阿西尔被奥斯曼帝国由运河运来的军队重新占领。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使得英国更加关注控制阿拉伯半岛与阿拉伯湾。但正如我们看到的,英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利雅得和英国的博弈

英国将阿拉伯半岛沿岸地区视为其印度殖民地的西部侧翼,对该地区行使统治权。然而,利雅得认为沿岸酋长国即使不在其统治之下,也在其影响范围之内,英国对酋长国的保护关系是对其主权的干涉。利雅得对沿岸酋长国发动的征服战争以及收取赋税,导致了与英国的小摩擦持续不断。1845年和1846年,沙特军队进攻巴林,要求巴林纳贡。当他们在1850年再次袭击巴林时,尽管巴林同意纳贡,但一支英国舰队来到巴林提供保护,费萨尔要求讲和。1859年东方省的卡提夫埃米尔准备入侵巴林,英国的一支海军中队再次来到巴林救援。出于对巴林统治家族稳定的关注,英国要求把流放到达曼的巴林埃米尔的敌人,流放到离岸10英里远的岛屿上,使他们之间相隔更远。遭到卡提夫埃米尔拒绝后,英国炮击了卡提夫城。

1861年,英国迫使巴林以特鲁西尔酋长国(Trucial Sheikhdoms)的名义,同意与英国缔结条约成为保护国。

作为一个集体,处于半岛边缘的首长国要么遵从沙特纳贡的规定,要么违抗其要求。他们要么同意向沙特交钱,要么拒绝交钱,直到沙特瓦哈比军队到他们那里。同时,由于有英国作后台,如果首长国除了纳贡别无选择,那么英国准备动用武力维护沿岸首长国的独立主权。

拉希德的崛起

19世纪后半叶,随着内志地区另一个埃米尔或王国的崛起,沙特王国的势力衰落了,这个崛起的力量就是拉希德,或者说是拉希德家族。拉希德的势力范围是以贾贝勒·沙马尔省以及省城哈伊勒(这个省因其省城而闻名)为力量核心。哈伊勒位于内志地区中北部,它以贝都因人最为可靠和纯洁的领地而著称,同时也因为拥有伊斯兰创教之前的史诗以及勇猛的战士而备受颂扬。哈伊勒是强大的沙马尔部落联盟的根据地,该部落联盟以其战场上的勇猛而闻名。他们同时也控制着连接该地区——包括走私者——和伊拉克的商道。

159

拉希德王朝的创始人阿里·伊本·拉希德曾经是沙特家族的封臣,也是第一沙特王国的第三位统治者。随着1818年德拉伊叶的陷落,贾贝勒·沙马尔总督挫败了阿卜杜拉·伊本·拉希德在哈伊勒地区重建拉希德家族的尝试,后者是该家族一位地位较低的成员。逃走后的阿卜杜拉·伊本·拉希德受到了利雅得的庇护,成了图尔基与其子费萨尔的朋友。阿卜杜拉在利雅得帮助费萨尔,制止了暗杀图尔基的刺客穆沙里,确保了费萨尔的埃米尔地位,赢得了他的感激之情。

曾经反对拉希德王朝复辟的费萨尔,放弃对贾贝勒·沙马尔家族的支持,1835年,帮助阿卜杜拉·伊本·拉希德确立了在哈伊勒的统治。一个瓦哈比卡迪被安置在哈伊勒,这意味着拉希德家族对沙特的效忠。

拉希德的扩张

19世纪中叶,阿卜杜拉的儿子塔拉勒·伊本·阿卜杜拉·拉希德统治时期(1847—1868年),拉希德家族开始从其领地向北方和南方扩张,这吸引了一些独立的沙马尔部落以及沙马尔人占多数的定居点加

入联盟。拉希德家族和沙马尔部落组织成员之间的通婚也有利于巩固联盟。同其他绿洲定居点一样,哈伊勒有很多定居人口,如农民、商人、工匠和手艺人,这些人并不都是沙马尔部落成员,但他们也服从拉希德的统治。与沙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米尔的扩张并不要求所有人改变宗教信仰。这些人大多是沙马尔人。拉希德用武力征服了这些软弱无力的部落和定居点居民,对这些人征收重税。但拉希德家族的征税不同于瓦哈比的税收——天课,拉希德家族征收库瓦(khuwa)或者贡赋,与利雅得税收政策不同。

部落忠诚是贾贝勒·沙马尔维系部落统一的主要元素,但这并不简单地等于拉希德领土扩张带来的团结。18世纪末,沙马尔部落在沙特军队的控制下,经受着煎熬。在第一沙特王国时期,一些部落组织被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1818年,前来攻打沙特-瓦哈比军队的埃及人误把沙马尔人的领地当成了他们的目标,沙马尔也受到了埃及人的袭击。当拉希德家族被授予该地区的统治权后,沙马尔为他们家族索取了更多的权力。定居人口之所以支持拉希德家族,是因为他们能够保障朝圣者和商队的安全,可以进行自由贸易,支持他们的经济活动。正如历史学家马达维·拉希德(Madawi Al-Rasheed)在《沙特阿拉伯半岛的故事》中总结的那样:“拉希德家族的集权,来源于政治剧变、军事混乱和外国干涉阿拉伯半岛的背景。”(2002,27)

160

阿拉伯马

几个世纪以来,贝都因人对于养马有着狂热的激情。尽管马匹并不能像骆驼那样适应沙漠生活,但没有任何动物能像阿拉伯马那样,给它的主人带来高度的赞扬和荣耀。贝都因人把马视为真主赐予的礼物,而且会像对待他们自己那样,追寻马匹的血统。阿拉伯马由于其速度快,而成为战争中一种理想的攻击载体。有时候,贝都因人会把骆驼骑到一个进攻地点,然后骑马进行冲锋陷阵。

十字军东征期间,欧洲人引入了阿拉伯马。在西方,饲养马匹是为了保护和增强装甲兵的作战力。但是随着火器的引入,子弹可以击穿中世

纪的铠甲,这使得速度和机动性成为战争制胜更为有利的法宝。来自阿拉伯的马匹使得欧洲马的市场减小。阿拉伯纯种马,以其突出的前额、弓形的颈部以及高大的身材,长期被视为最美的马匹。从生物学角度讲,相对于其他种类的马,阿拉伯马的肋骨、脊骨以及尾骨更少一些。

直到 1860 年代,由于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需要,阿拉伯马的一个巨大出口市场才发展起来。据称,1863 年通过科威特出口的沙马尔人的马就有 600 匹。许多部落和出口地提供的销售总数是这一数字的数倍。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匹成为阿拉伯最大的出口商品。考虑到阿拉伯马匹供应的需求,阿拉伯人宣布暂停出口马匹四年。今天,阿拉伯马依然是马匹爱好者最垂涎且分布最广的纯种马。

塔拉勒·拉希德(Talal Al Rashid)以宗教宽容而名声卓著。尽管他对什叶派和犹太人课以重税,却允许他们在哈伊勒居住和工作。他用这些税收扩建哈伊勒城内巴尔赞地区一座宏伟王宫和堡垒,这个工程自阿卜杜拉时期就开始了。尽管贾贝勒·沙马尔家族的实力不断增长,利雅得不断衰弱,塔拉勒仍然每年向利雅得纳贡。他保持着与费萨尔及其继承人阿卜杜拉·伊本·费萨尔的友好关系。1868 年塔拉勒自杀,穆斯林把这看作是一件十恶不赦的罪孽。

161

塔拉勒的弟弟米塔布(1868—1869 年在位)继承了他的职位。第二年,沙特家族的另一个效忠者,塔拉勒的叔父去世,这进一步削弱了两国 30 年前形成的关系。米塔布为其继任者塔拉勒的儿子班达尔(1869—1872 年在位)所杀,班达尔后来则为其叔父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拉希德所杀。穆罕默德处决了班达尔的四个兄弟,防止叛乱的惨剧重演。1872 年到 1897 年,穆罕默德统治的 25 年是贾贝勒·沙马尔家族相对稳定的时期。当他的统治结束时,第二沙特王国灭亡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穆罕默德善于利用沙特内部自相残杀,而实现了自己的统治策略。

虽然拉希德的统治范围扩大了,但是如何控制扩张地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尽管他设想成立统一联盟,但如果不能彻底地阻止沙马尔

内部从未中断过的纷争,劫掠则会成为军事行动袭击中的主要形式。劫掠品代替了那些顽劣部落拒缴的贡赋,并成为获取财富的唯一手段。贡赋和战利品一部分赠送给盟友部落,以确保他们的忠诚。他们不能从名义上控制的居民那里补充军队,拉希德只好将埃米尔的奴隶征召入伍,军队人数逐渐增加。由于担心盟友和家族仇恨的潜在威胁,拉希德要求依靠外国军队。土耳其和埃及的雇佣军作为宫廷卫队在王宫服役。

费萨尔之后的利雅得

1865年12月,费萨尔去世。尽管战争始终存在,但在他统治期间,内志还保持相对稳定。他留下了四个儿子:阿卜杜拉(Abdallah,最大的一个)、沙特、穆罕默德(Muhammad)和阿卜杜·拉赫曼(Abd Rahman)。阿卜杜拉和沙特之间的权力争夺和对抗,再一次引起了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冲突,并且加速了第二沙特王国的灭亡。

162

王储阿卜杜拉继承了费萨尔的王位。人们称他是有能力的军事指挥者、暴虐的行政管理者,统治区域稍微具有独立倾向的力量都被他强行压制。其同父异母的兄弟沙特,成为阿卜杜拉主要的挑战者,前者被认为比后者更友善且富有活力。

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几个月里,费萨尔仍不忘向阿曼索取大量贡赋,而且他派出沙特-瓦哈比军队作为实现这一要求的后盾。1865年,沙特-瓦哈比军队进攻阿曼的马斯喀特,一些英国人在战争中死去。阿卜杜拉在他继任后不久便面对这样的后果:英国海军舰队袭击了沙特控制下位于波斯湾沿岸的一些城镇,许多船舶被炸沉海底。阿卜杜拉接受了损害英国利益的赔偿责任,并承诺不再发动进攻。

阿卜杜拉渴望加强与英国的关系,以使他们不支持沙特。同时,他也寻求土耳其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来反对英国。沙特以胜利后给部落联盟自治权为条件,联合部落联盟,对阿卜杜拉发动军事打击。1866年,沙特反被阿卜杜拉打败,沙特逃脱。

与第一沙特王国时期的情形极其相似,即使是内志中部地区对第

二沙特王国的效忠也不是一致的。正如前面提过的在卡西姆和贾贝勒·沙马尔发生的事,很多地区的领导人,试图通过抵抗来维护他们的统治。沙特军队的组织结构相同,它要求沙特统治下的地区,提供作战战士的具体数字,以加入沙特—瓦哈比征服运动。他们宗旨就是征服新地区,重新占领曾经征服的定居点或部落。

1870年,沙特再次出现在巴林,寻求人们对他事业的支持。那时巴林停止了纳贡,利雅得发出入侵的威胁,而沙特则支持沿岸国家。同年,沙特与阿季曼(Ajamn)以及穆拉(Al-Murra)部落结成同盟,并且占领了阿卜杜拉曾经统治的哈萨地区。当贝都因盟友被击败后,阿卜杜拉的反攻失算。1871年,沙特向利雅得推进,阿卜杜拉和他的军队被击败,并逃离利雅得。沙特很快就赢得了阿拉伯半岛东部地区的忠诚。

奥斯曼帝国、英国、沙特以及拉希德的动向

阿卜杜拉被击败后,他寻求巴格达的奥斯曼帝国总督的支持。奥斯曼人希望扭转他们在该地区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宣布阿卜杜拉为他们的代理人,进攻其造反的弟弟,作为对他的挽救。1871年,埃及海军抵达塔努拉(Ras Tanura),并由此占领了卡提夫,控制了沙特影响下的东部省份。埃及人抓获了费萨尔最小的儿子阿卜杜·拉赫曼,并把他扣为人质。那一年,埃及占领利雅得的计划失败了。

163

英国的政策是,尽力巧妙地应付当时的政治形势,平衡各国利益,争取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意识到奥斯曼人支持阿卜杜拉后,英国增加了对利雅得埃米尔沙特的支持力度。奥斯曼人面对英国人的军事行动与援助,以及占领期间付出的高昂代价,不得不从哈萨地区撤军。1874年初,奥斯曼人在离开之前任命巴尼·哈立德(Bani Khalid)和巴兹·阿卡·阿拉亚尔两位酋长为哈萨地区的埃米尔。一个没有受到过认可的数据显示,任命巴兹为酋长使得当地民众支持利雅得的统治。

1874年,阿卜杜·拉赫曼被释放,随后引发了一场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叛乱人员后来败退到利雅得。自此,沙特的十年内战严重地削弱了自身的权威。沙特在内志的统治并不稳固,而且贾贝勒·沙马尔和

卡西姆不再承认他的统治，忠于阿卜杜拉的各游牧部落进攻这些城镇。1875年，沙特镇压劫掠成性的贝都因人失败后去世。当时阿卜杜·拉赫曼控制了利雅得，随后爆发了与其弟阿卜杜拉以及穆罕默德争夺统治权的战争。尽管如此，沙特的儿子们带来了更大的威胁。

为了应对沙特儿子们的挑战，阿卜杜拉和他交战的兄弟们结成联盟。为了反对自己的侄子，他让出了领导权。阿卜杜拉重回利雅得，这成了自费萨尔死后八年来权力的第八次更迭。部落和村庄相继抛弃了利雅得，转向效忠拉希德并交纳贡赋。1882年，整个苏代尔(Sudair)省拒绝承认阿卜杜拉的统治。当阿卜杜拉举兵强迫他们屈服时，当地居民向哈伊勒埃米尔寻求支持。穆罕默德·拉希德的军队将阿卜杜拉及其军队驱逐到利雅得。沙特的儿子们挑战拉希德的失败，促使了阿卜杜拉和他的兄弟们联合起来反对沙特的儿子们。到1884年，尽管阿卜杜拉仍然是利雅得的埃米尔，但是贾贝勒·沙马尔的埃米尔穆罕默德·拉希德已经成为了整个内志的统治者。

第二沙特王国的灭亡

1887年，沙特的儿子们俘虏了阿卜杜拉，并且控制了利雅得。阿卜杜拉请求哈萨的穆罕默德·拉希德派兵援助。拉希德以“把城市从篡权者手中解放出来”为号召，进军利雅得，企图占领该地。沙特的儿子们逃走了，阿卜杜拉被释放出狱并被带到了哈伊勒。拉希德任命了新总督，他在第二年夏天依靠仅有35人的军队打败沙特的儿子们，这些人有四分之三被杀。

到1889年，日益壮大的沙马尔人把他们的战火烧到了内志地区。同年，患有重病的阿卜杜拉·伊本·费萨尔被允许回到利雅得，随后死去。拉希德任命阿卜杜·拉赫曼为利雅得的新埃米尔，其曾经在拉希德任命的总督萨利姆·苏布罕的手下任职。利雅得两位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阿卜杜·拉赫曼发动了一场暴动。拉希德派军队去平息叛乱，由于城市防守森严，久攻不下。在围城40天以后，拉赫曼请求谈判。参加谈判的人中有一个是阿卜杜·拉赫曼的小儿子阿卜杜·

阿齐兹(Abd al-Aziz),他是后来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缔造者。双方同意停战,阿卜杜·拉赫曼保留了埃米尔的头衔,同时承认拉希德的宗主地位。

但是利雅得和周边地区对拉希德的不满情绪不断上升。由于反对情绪的蔓延,1890年,阿卜杜·拉赫曼与贝都因部落结盟,开始与哈伊勒军队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战争(尽管阿卜杜·拉赫曼自己并未参战)。1891年1月,穆罕默德·拉希德在穆拉达(Al-Mulada)战役中打败了沙特及其联军。阿卜杜·拉赫曼及其家人逃进了沙漠,同年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重夺利雅得的尝试,失败后再次撤回到漫漫荒漠。拉希德成为当时阿拉伯半岛中部的统治者,第二沙特王国灭亡了。

第八章 统一与独立 (1891 — 1932)

在第二沙特王国被击败后的 10 年,随着阿卜杜·拉赫曼的儿子收复利雅得,一个现代王国开始扎稳根基。在此次胜利后的 30 年,他的儿子阿卜杜·阿齐兹·伊本·阿卜杜·拉赫曼·伊本·费萨尔·沙特重建了沙特阿拉伯。在此期间,沙特瓦哈比势力与得到奥斯曼帝国支持的阿里·拉希德领导的沙马尔部落联盟为争夺内志的统治权而进行战争。当欧洲正在向大战迈进的紧要关头,德国和英国都在阿拉伯努力寻找自己的桥头堡。在汉志,奥斯曼人与麦加谢里夫之间的战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阿拉伯大起义为顶峰,并最终结束了奥斯曼人对该地区的占领。自此以后,沙特与谢里夫就开始持久的内斗,并最终以身特征服汉志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形成而结束。上述事件均包含在本章内容之中。

垮台以后

当沙特控制下的利雅得在 1891 年落入拉希德人(沙马尔部落联盟的统治者)之手的时候,沙特的力量已经衰败了 10 年。第二沙特王国的最后一任统治者阿卜杜·拉赫曼·伊本·费萨尔·沙特于 1893 年在科威特重建流亡居所前,就已把自己的家人送到巴林寻求贝都因人的庇护。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创立者阿卜杜·阿齐兹·伊本·阿卜杜·拉赫曼·伊本·费萨尔·沙特,摄于1910年的科威特。(承蒙 Dr. Michael Crocker/King Abdul Aziz Foundation 提供)

科威特埃米尔是沙特的盟友,反对拉希德人及其奥斯曼主子。拉希德人击败了奥斯曼人的宿敌——沙特人,从而巩固了奥斯曼人对拉

希德人的支持。在阿卜杜·拉赫曼流亡科威特期间,他仍然与其在内志的盟友保持联系。他的儿子阿卜杜·阿齐兹·伊本·阿卜杜·拉赫曼·伊本·费萨尔·沙特(1880—1953年)在巴林长大成人。阿卜杜·阿齐兹在西方也被称作伊本·沙特,正是他在未来创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国。他的少年时代有相当一部分时间都是在贝都因人中间度过的。在那里,他熟悉了沙漠的生活与战争。作为一个青少年,他不仅接受了宗教的熏陶也与其父亲一道获得了军事经验,也和阿卜杜·拉赫曼定期突袭前沙特的领土。伊本·沙特逐渐成长为一个高大威武,颇具魅力的男子。与其父亲一样,他梦想在阿拉伯地区重建沙特的统治和瓦哈比的信仰,征服利雅得是他收复祖先领地的关键所在。

地区的外部力量

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一些大国开始在阿拉伯半岛地区寻求影响力。英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地位受到德国的挑战,并在较小程度上还受到法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德国希望建筑一条穿越伊拉克直达波斯湾的铁路线(即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线),但需要经过英国控制的海上航线。因而,德国人寻求与奥斯曼人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声称自己是“伊斯兰的保护者”。1899年,奥斯曼人把一条从君士坦丁堡到巴格达、科威特的铁路修筑权给了德国。

科威特的埃米尔穆巴拉克·沙巴由于担心奥斯曼人一再夺取自己的领土,于是在同年与英国人签署了一项秘密保护条约。穆巴拉克·沙巴在1896年通过杀死自己两位兄弟获取了政权,成为伊本·沙特的顾问与盟友(尽管在伊本·沙特的势力衰微、声名尽失时,他曾经背叛伊本·沙特)。该条约规定禁止科威特给予英国以外国家特别权益,因而也就阻止了德国连接波斯湾港口的铁路计划。

英国急切渴望遏制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因而支持拉希德的敌人并从对沙马尔部落不满的人群中寻找盟友。通过努力,一些部落酋长和教派改变了昔日的忠诚对象。1901年,英国与奥斯曼人达成了一项协定,双方同意停止扩张活动与提升在本地区的地位。

法国也在试图规划自己的权力,计划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为船舰修建一个加煤站。俄罗斯想找一个不冻港,也将注意力转向了波斯湾。1903年,英国派遣一支小型海军舰队前往阿拉伯海湾沿岸展示自己的主导地位,这是自1515年葡萄牙人征服霍尔木兹以来造访波斯湾的最大外国舰队。

利雅得的拉希德人

拉希德人控制下的利雅得处于焦躁不安之中。拉希德人越来越依赖于奥斯曼人的援助,被视作土耳其人的工具,只知道讨好沙马尔部

夺取利雅得

168

在沙特王国历史的叙述中,伊本·沙特收复利雅得是一件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事件。他把自己的兄弟穆罕默德和一些随从留在城外,而本人则在傍晚之际登上利雅得城一段无人防守的城墙。伊本·沙特当时脑子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正如他后来说:“我们自思自忖,‘我们该做什么呢?’”(Lebkicher 1960, 59—60)

伊本·沙特父亲的前随从人员的妻子向他们提供了拉希德人地方长官阿贾兰(Ajlan)的日常活动路线。穿过许多房屋的屋顶,他们终于潜入阿贾兰的住处,并得知他住在利雅得一个名叫马萨马科(al-Masmak)的城堡。他们先在阿贾兰的屋子里等待,想给他一个出其不意,但后来又决定在阿贾兰早上从城堡出来,身边只有10名随身护卫进行祈祷的时候对其加以攻击。伊本·沙特带领的6个人与其遭遇。阿贾兰的警卫四散逃跑,而他本人则被堵在一个角落里无法脱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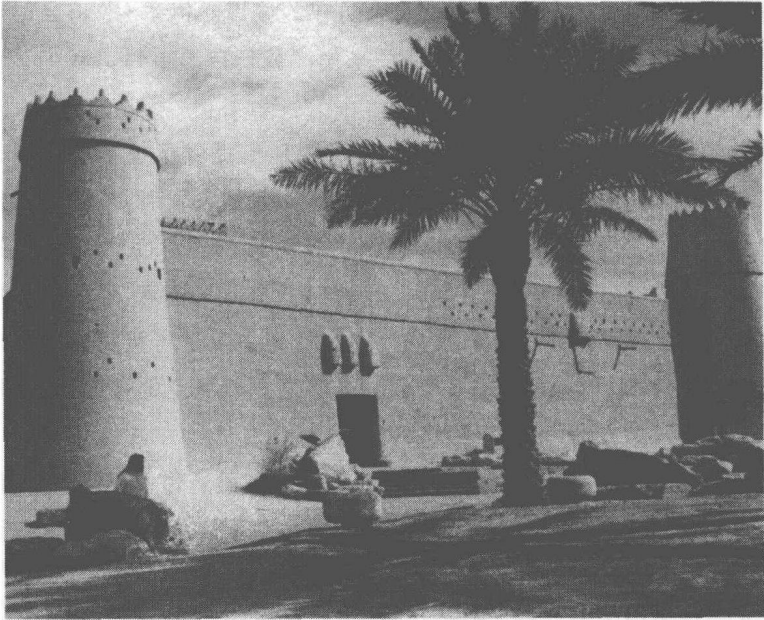
“他用剑指着我们,但其剑锋并不锋利。我把脸遮住,然后用枪向他射击。我听到剑哐当一声掉到了地上,我知道击中了阿贾兰,但并没有杀死他。”伊本·沙特回忆道(ibid.)。

在一阵短促的搏斗后,伊本·沙特的表兄弟阿卜杜拉·伊本·杰拉威(Abdullah bin Jelawi)用剑杀死了阿贾兰。利雅得的守备部队以为进攻军队比他们强大得多。80多人的部队一半被杀,一半投降。

落而不为当地民众着想。1897年，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拉希德之死掀起了焦躁已久的利雅得城内民众的骚乱。他的侄子及其继任人，脾气暴躁的阿卜杜·阿齐兹·伊本·米塔布·拉希德(也称伊本·拉希德)粗暴地镇压骚乱，提高赋税以及肆意抢夺居民的财产。在这种混乱的政治状态下，难以控制的贝都因人到处袭击，整个地区陷入无法无天的地步。1900年，伊本·拉希德在奥斯曼人的支持下袭击了科威特，并尝试将自己的领地扩展到波斯湾，但在几次毫无结果的小规模战斗后他被迫撤退。同年末，阿卜杜·拉赫曼和穆巴拉克带着1万人的部队，在科威特袭击沙马尔部落的领地。伊本·沙特意在收复利雅得，获得父亲的同意后对该城市进行牵制性的进攻。

由于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大力支持，伊本·沙特成功地进入了利雅得。正当他试图拆毁城市堡垒之时，得知伊本·拉希德在得到土耳其人新式装备的支持后击败了穆巴拉克。于是，伊本·沙特快速赶回科

169



利雅得的马萨马科城堡。这里经过一场大胆的突袭后，伊本·沙特击败了拉希德任命的地方长官。此次胜利被认为是创立沙特阿拉伯国家的第一步。
(承蒙 The Saudi Information Office 提供)

威特。伊本·拉希德暴怒于利雅得民众支持沙特和科威特人的行为，将卡西姆周围的居民全部杀死。

1901年，伊本·拉希德又一次袭击了科威特并包围了沿海的加赫拉(al-Jahra)村。作为报复，英国战舰轰炸了沙马尔人的营地，并向科威特人提供武器。因担心英国进一步挑衅，奥斯曼人禁止向伊本·拉希德提供更多援助。最后，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在英国的谴责声中屈服，英国的围攻也结束了(名义上，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其与德国的亲密行为引起了英国的密切关注)。

第三沙特王国的诞生

在此期间，伊本·沙特决定收复利雅得，并带了大约40个人前往该城。他沿途收编了许多贝都因人，并袭击与拉希德人结盟的部落，但伊本·沙特的贝都因追随者在奥斯曼人报复的阴影下撤退了。伊本·沙特坚拒了父亲要他返回科威特的请求，从1901年12月到1902年1月，在前往目的地前，他一直待在亚布力绿洲(the Yabrin oasis)附近，他的手下已经增加到60人左右。仅仅经过短暂的冲突之后，他就以一种勇敢无畏的袭击从势力强大的敌人手中收复了利雅得。

170

阿卜杜·拉赫曼在其儿子获得胜利后回到了利雅得。伊本·沙特召集乌里玛、市政官员，要求他们拥戴自己的父亲。但是他的父亲却宣布伊本·沙特为埃米尔，市民们随即也向他宣誓效忠。伊本·沙特对利雅得的控制并不牢固，周边的区域仍然充满了非同盟的部落和村庄，许多都是由一些打着权力小算盘的谢赫(阿拉伯的酋长、族长、首领)所控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伊本·沙特的军队与拉希德及其他地区竞争对手进行了多次战斗。到1904年，伊本·沙特重新夺取了内志中部一直到贾贝勒·沙马尔(拉希德的据点)的全部地区。

在对手投降以后，就像前沙特王国曾经做过的一样，乌里玛被派往城镇和村庄用瓦哈比教义去教化民众。由于与瓦哈比主义淳朴的原则相违背，这些地区的大批圣墓、圣坛被摧毁。

伊本·沙特不仅被报道成一个有能力有魅力的领导人，而且还被

描绘成勇敢、值得尊敬、仁慈的化身，尽管需要的时候也会显得粗暴。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见过伊本·沙特的英国阿拉伯学学者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①在其《阿拉伯战争》(*The Arab War*)一书中，曾提到对伊本·沙特的印象：

他的手很好看，手指细细的，一种几乎在纯正的阿拉伯血统部落中都普遍存在的体征。尽管他个子修长，肩膀宽厚，但他仍传递出这样一种在沙漠中普遍存在的印象：不明缘由的疲乏，不是代表他个体的而是一个种族的象征，厌倦古老世俗与自满的民众，而这给自己的核心力量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且他也很难从自身禁锢的堡垒中超越出来以获取些什么。尽管他们提到了他的尊严与魅力，但他谨慎的动作，缓慢而又甜蜜的微笑以及他深沉的双眼沉思性的一瞥，都与西方构想中的充满活力的个性意象不符。尽管如此，媒体仍然相信在条件极端恶劣的阿拉伯地区，他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罕见的忍耐能力(Bell 1940, 9)。

171

伊本·沙特的成功引起了土耳其人的关注，他们意识到伊本·沙特与英国支持的科威特的穆巴拉克关系密切。1904年，伊本·拉希德军队在装备了八个配备有大炮的土耳其营之后向伊本·沙特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伊本·沙特取得了胜利。伊本·沙特与伊本·拉希德的战争直到1906年4月才结束，而拉希德本人也在靠近布赖代的地方被杀。伊本·沙特随后与管辖阿拉伯中部地区的埃米尔贾贝勒·沙马尔缔结协定，并迫使奥斯曼人撤走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据估计，最初大约有4500名土耳其士兵被派往该地区，但最后幸存回国的只有1000人。

尽管击败了伊本·拉希德，伊本·沙特仍然面临诸多威胁。例如，

^① 贝尔是现代伊拉克的设计师，一战后曾经做过英国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顾问，并在伊本·沙特从汉志撤出以后，负责任命哈希姆王室的费希尔为第一任统治者。——译者注

土耳其人开始唆使反对沙特的部落叛乱，伊本·沙特的前同盟者穆巴拉克也掉转枪口向他开火，而且拉希德人仍然在该地区保持着影响力，一如既往地反对伊本·沙特，甚至其征服的部落和村民有时也放弃对他的忠诚。

伊赫万

伊本·沙特需要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去拓展他的版图和推广他的瓦哈比主义。但是，他既没有足够的钱，不能像麦加的谢里夫那样去换取部落的忠诚；也没有像拉希德那样控制商路以给予同盟者以贸易优惠。取而代之的是，伊本·沙特用瓦哈比教义去招募新兵。

172

家族内部的争斗

除了面对地区的竞争对手之外，伊本·沙特还面临着来自其堂兄，沙特叔父的第四个儿子的挑战。1870年代，该家族的一支曾经挑战过阿卜杜拉的统治。在拉希德人结束了第二沙特王国之后，他的堂兄弟们都软禁在哈伊勒的伊本·拉希德的宫廷里，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1904年，伊本·沙特在卡西姆发动一场成功的袭击之后，他们获得了解放，也因此被称为阿里发(意为“在决斗场上换回的人质”。贝都因人常用这个词特指在袭击中找回被偷的骆驼。今天，按沙特家族当代成员的解释，阿里发意指“被接受者”)。但是，获释的堂兄弟们拒绝承认伊本·沙特的统治。1909年和1910年，他们在东部省份先后挑起了多次叛乱，这些叛乱最终在几次军事突袭和伊本·沙特将两位妹妹嫁给两位堂兄弟后才得以结束。

1912年，伊本·沙特组织了伊赫万(也称兄弟会，贝都因人组成的热诚信奉瓦哈比教义的军队)。他们放弃熟悉的无人管束的游牧生活，定居在社区，被称为“希吉来”(hijra, 复数为hijar)。这个术语指先知从麦加流亡到麦地那，其意思是指从一个不虔诚的地方迁移到一个虔诚的地方。作为保守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它涉及内志所有游牧人口。

伊本·沙特向这些人提供了土地、工具及其他定居所需的主要物品。到1915年,大约有200多个“希吉来”成立起来,伊本·沙特从他们中间选拔人员,组建了一支大约6万多人的军队。

自穆罕默德时代以来,充满暴力袭击、血腥仇杀、部落争斗的游牧生活与伊斯兰定居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要在社区安置游牧民,就需要解决一些与其未加驯服的生活方式相关的宗教、社会和经济问题。

在伊本·沙特所规范的规则束缚下,袭击、绑架这些久远的习惯被禁止,进而被国家所认可的“圣战”所取代,并被用于瓦哈比教义的传播。战利品仍然在收集,尽管这已经成为部落酋长的惯例,但伊本·沙特仍然监督其分配过程,这减少了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部落战争。“胡加尔”被设计成农垦区,农作物可以带来稳定的收获,消除对袭击的经济需求。但是,“胡加尔”从未结出原本希望的农业果实,后来反而使伊本·沙特结束伊赫万以意识形态名义进行掠夺的努力更加复杂化。

1913年,正规招募的士兵和伊赫万组成的沙特军队将奥斯曼人从威丹特东部省(the verdant Eastern Province)的首都胡富夫赶走,自1871年以来,该城一直处于奥斯曼人的控制之下。伊本·沙特控制了内志和东部省份,并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的《奥斯曼-沙特条约》,承认奥斯曼在该地区的宗主国地位,奥斯曼人也承认伊本·沙特为内志的埃米尔,并以武器和钱款作为补偿。但同时,奥斯曼人也答应给贾贝勒·沙马尔的新统治者沙特·伊本·拉希德的军队配备来复枪,用于进攻内志。奥斯曼人表里不一的做法使伊本·沙特公开向英国人求助。

伊赫万平时就像在战场上一样难以驯服。他们严格执行公共祈祷,上清真寺礼拜,执行性别隔离政策,谴责音乐、抽烟、喝酒,以及先知那个时代无从知晓的技术。他们试图用武力改变非瓦哈比教徒。1916年,他们执行正统经典的努力差点引发了一场城镇居民的內战,伊本·沙特派遣宗教学者前往“胡加尔”(hujar)驳斥赞成伊赫万行动的宗教领袖,从而缓解了危机。然而,伊本·沙特与其创建的军队之间的斗争仍持续了十余年。



伊赫万,也称兄弟会,伊本·沙特创立的一支以定居贝都因人为主力的军队,在军事征服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他们狂热的信仰反对沙特的治理。他们信奉这样的原则:“除了真主之外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承蒙 The Saudi Information Office 提供)

汉志的奥斯曼人

汉志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与内志截然不同。相对于荒凉的内陆,汉志包括麦加、麦地那城市以及吉达港口等一些世界性的大都市。它们都处于奥斯曼人的控制之下,与内志不一样,奥斯曼帝国在这里的控制力很弱。

到 19 世纪末,奥斯曼人通过其任命的官员逐渐增加了对沙漠商路的控制,收入随之增加,汉志人与奥斯曼人的关系由此开始恶化。1908 年,随着伊斯坦布尔发生青年土耳其党(Yong Turks)的革命,双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青年土耳其党人用一个民族的、世俗的土耳其国家取代了连接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其他在历史上穆斯林帝国中的其他人群传统的穆斯林身份。在新政权下,阿拉伯人遭到政治、文化的歧视和迫害,用于官方交流的阿拉伯语被禁止使用,同时也被禁止在学校教学中使用。这激起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应和对奥斯曼人统治的极大憎恶。

汉志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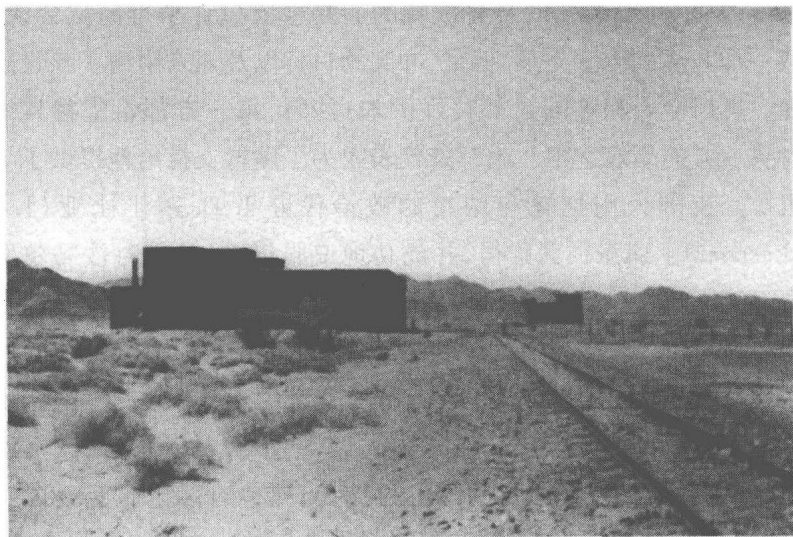
曾经在工业革命期间重塑世界的机器革新在阿拉伯多数地区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朝圣是伊斯兰教的五大功课之一,但由于路途遥远而使许多穆斯林的朝圣成为一种梦想。火车的发明燃起了许多急切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的希望。火车与汽船一道将大马士革和开罗的众多穆斯林送往阿拉伯半岛,而这最后一段行程原本是由篷车完成的。从大马士革到麦地那需要两个月时间,而到麦加还有大约 250 英里。修筑铁路的计划早在 1864 年就被正式提出,尽管计划本身没有什么变化,但其实施却推迟了数十年。该计划最终被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哈里发阿卜杜勒·哈立德苏丹采纳。除了促进贸易和方便到麦加朝圣之外,奥斯曼人还考虑到这条线路对于调动军队和维持对汉志控制的重要性。

1900 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决定着手铁路的开工建设。追加资金是由包括埃及的赫迪夫、伊朗的沙汗等伊斯兰领导人以及土耳其的军队与市民的捐赠筹集而来的,出售荣誉称号(如帕夏和贝伊)也是获取资金的方式。修铁路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铁路沿线的路面大多是柔软的易移动的沙子或坚硬的岩石。这炙热的土地还受到周期性大洪水的威胁,大洪水经常冲走铁路横跨所需的支架和干枯河道的堤岸。

该铁路于 1904 年开工,1908 年开始运营。用于修筑、维护和保卫该铁路的士兵大约有 5 000 名。该铁路北起巴格达,南终麦地那。1912 年,

有3万名朝圣者使用了该铁路。两年后,运量翻了十倍,达到30万人。同样,它也运送土耳其士兵和装备。但是,铁路穿越区域的部落以及因此而丧失生计的篷车一族开始不断进行破坏活动。奥斯曼人动用武力激起了更大的反抗。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其战略重要性使其成为竞相争夺的军事目标。曾经推动英国支持阿拉伯人起义的T.E.劳伦斯(T. E. Lawrence)开始把毁坏铁路和火车作为反奥斯曼帝国行动的一部分。到战争结束时,该铁路线已经无法使用。

直到1971年,重建该铁路线的计划才被重新提出。然而,公路和航空的发展已经减少了对铁路的需求。遭到毁坏的火车和铁轨的残渣目前仍然散落在铁路沿线。今天,汉志铁路的遗存成了那些曾经计划征服阿拉伯半岛却在这里严酷环境中毁灭的外来者的纪念物。



汉志火车站兼具堡垒的作用。请注意第一层楼窗户距离地面的高度。
(承蒙 The Fine Arts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提供)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阿拉伯半岛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侯赛因·伊本·阿里是麦加的谢里夫。尽管出生在阿拉伯半岛,但是侯赛因·谢里夫却被迫和他四个儿子在伊斯坦布尔生

活。奥斯曼帝国认为任命侯赛因为谢里夫有助于增进其对帝国的忠诚。

当德国和英国彼此宣战之时，英国国防部长基奇纳给侯赛因传递一个信息，询问如果土耳其作为德国的盟国加入战争的话他将站到哪一方？如果谢里夫支持英国，基奇纳许诺，英国将承认其谢里夫的地位，并且支持他成为一个由奥斯曼帝国内的阿拉伯领土组成的独立阿拉伯帝国的君主。尽管奥斯曼人也是穆斯林，并把他们视为天然的盟友，但是奥斯曼人持续的歧视和占领，以及他们的野心都使得侯赛因接受了英国的劝诱。

内志的战争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伊本·沙特曾试图与侯赛因谢里夫、贾贝勒·沙马尔的埃米尔以及科威特的谢赫穆巴拉克举行高层会谈，以采取一个共同的中立立场，但是，冲突的目标以及盟友阻碍了该设想的实现。奥斯曼人和英国人都讨好伊本·沙特，每一方都希望将其纳入反对另一方的战壕之中。土耳其代表团为了赢得支持给他提供了1万金里拉。英国人则把在科威特的政治代办 J. D. 莎士比亚 (J. D. Shakespear) 上尉派往利雅得，并成功地说服伊本·沙特对沙马尔发动攻击 (1910 年，该上尉成为第一位见到伊本·沙特的英国人)。

1915 年 1 月，在莎士比亚的陪同下，伊本·沙特及其盟友，向北进军与沙马尔进行战斗，作战双方各有一支大约 1 500 人的军队。战斗在加拉伯 (Jarrab) 附近展开，结局出人预料之外，它标志着伊本·沙特一些盟友的背叛，如科威特的穆巴拉克，当然也有莎士比亚之死。因而，尽管英国人不断地恳求，但是伊本·沙特仍然决定置身大战之外。

然而，到了 1915 年 12 月，伊本·沙特和以珀西·考克斯爵士 (Sir Percy Cox) 为代表的英国人签署了达林或卡提夫条约，并在第二年的 7 月批准生效。该条约承认内志和卡提夫、朱拜勒等东部省份为伊本·沙特的领土。同时默认其可以将拉希德家族残余力量肃清。伊本·沙特也承诺如果没有英国人的建议，沙特不和其他国家签署协议，或者去攻击在英国人保护之下的沿海埃米尔地区。作为回报，他从英国人手

里获取了 20 000 英镑以及 1 000 支步枪。英国人还承诺从 1916 年开始每月向内志提供 5 000 英镑的援助。

177



伊本·沙特与珀西·考克斯爵士。英国人试图将伊本·沙特拉入与奥斯曼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为赢得伊本·沙特的合作，珀西·考克斯爵士经过谈判于 1915 年签署了卡提夫条约，在该条约中，英国承认伊本·沙特为内志、哈萨、卡提夫以及朱拜勒的统治者。（承蒙 Dr. Michael Crocker/King Abdul Aziz Foundation 提供）

1917年,英国又派遣了一个使团到利雅得,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伊本·沙特与谢里夫侯赛因之间的建立联盟以反对土耳其人。一个知名的研究阿拉伯的学者、苏联间谍吉姆·菲尔比(Kim Philby)的父亲哈里·圣约翰·菲尔比(Harry St. John Philby)作为使团的成员第一次见到了伊本·沙特,随后将在这个王国的早期岁月中作为王国的顾问发挥重大作用。

汉志的战争

谢里夫侯赛因并不把伊本·沙特作为一个对等的伙伴,他反对沙特势力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个世纪前沙特对汉志的短暂控制及灾难性后果。他拒绝建立伙伴关系的任何提议。侯赛因的一个儿子甚至把伊本·沙特称为“狗崽子”,这在阿拉伯语中是最严厉的侮辱。大战期间,沙特家族与哈桑王室之间的争斗由于彼此力量的增强而激烈起来。沙特在内志不断巩固和扩展自己的统治,哈桑王室则在阿拉伯起义中击败了奥斯曼人。侯赛因声称自己是阿拉伯国家之王,臆想了构建一个从叙利亚向南跨越阿拉伯半岛到也门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在1914年土耳其参战后的几天,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号召发动针对英国人的伊斯兰圣战。为削弱他的影响,英国人公开支持阿拉伯人独立。谢里夫拒绝支持苏丹,他的呼吁也未得到阿拉伯人的回应。苏丹愤怒之余决定暗杀侯赛因。而与此同时,侯赛因则试图通过发动针对奥斯曼人的起义来换取英国人承认他获取的阿拉伯土地。1915年,他在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10次通信(史称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录)的过程中多次表达这种想法。侯赛因表示,叙利亚全境都应取得独立,但最后还是表示同意边界的最后决定权待定,接受英国人对这些地区作出的保证。然而,有一个区域被排除在未来阿拉伯国家的控制之外,即“叙利亚接近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以及阿勒颇等地以西的地区”。阿拉伯人认为这特指黎巴嫩,因为其恰恰位于上述城市的正西方向。但是英国人后来解释说,它指的是巴勒斯坦地区,该地也在上述城市以西,只是稍微偏南一些。

在民族主义怒火的驱使下,该地区反奥斯曼帝国的行动与日俱增。奥斯曼帝国管辖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冷酷残忍的军事首领贾马尔帕夏试图通过一场恐怖行动来镇压起义。1916年5月6日,他把21个领头闹事的市民吊死在大马士革。他还禁止购买谷物并拒绝美国红十字会介入,使30多万已经遭受蝗灾的人挨饿。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作为人质被软禁在大马士革,但他借口带领一大帮志愿者去镇压起义者才得以脱身。

179

阿拉伯人起义

当侯赛因的儿子从奥斯曼人手中逃脱出来后,在与英国、法国结盟的情况下,他于1916年6月发起了反抗奥斯曼人的阿拉伯大起义,并由他的儿子阿卜杜拉和费萨尔指挥阿拉伯军队。同年6月10日,侯赛因的军队攻击了土耳其人在麦加的守备部队。在英国海军的支持下,埃及炮兵对这座城市进行炮轰。一个月后,奥斯曼帝国丧失了这座城市的控制权。吉达在一周后也沦陷,接着是塔伊夫和其他城市相继被攻陷。

同年夏天,侯赛因要求伊本·沙特支持起义,而沙特则以“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权力”请求援助,同时还要求侯赛因不要插手内志事务。侯赛因回应称,沙特可能是“丧失理智或者是兴奋过了头”,这是对穆斯林的严重侮辱,对瓦哈比教派教徒而言更是如此(Kostiner 1993, 16)。侯赛因自封为阿拉伯国家之王也激怒了伊本·沙特,尽管他在科威特的阿拉伯大会上也表示支持这么一种君主政体。

总的来说,阿拉伯起义没有超越汉志的范围,贾马尔严厉的镇压削弱了起义。沙马尔的阿里·拉希德和也门的伊玛目叶海亚都是土耳其人的盟友,无法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侯赛因声称的君主政体也疏远了一些贝都因部落。然而,作为其反对拉希德人行动的一部分,伊本·沙特继续沿着内志北面和东面的边界线与奥斯曼人作战。到战争结束,伊本·沙特的统治已拓展到拉希德人的首都哈伊勒的郊区。

1916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英国人每月以金币的形式给侯赛因提供

125 000 英镑以作为起义的回报,同时还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最有名的顾问当属 T. E. 劳伦斯,他是侯赛因儿子费萨尔多姿多彩富有传奇色彩的顾问。1917 年 7 月,劳伦斯和费萨尔的部队穿越常人难以穿越的沙漠,从后面袭击并占领了海岸城市亚喀巴。但是,尽管谢里夫的军队在汉志多数地方击败了奥斯曼人,但英国仍认为此次起义是“一场只值得象征性支持的微不足道的表演”,并由此取消了对他的财政支持。

180

在战争的后期,劳伦斯确信英国人将会给阿拉伯军队提供武器和给养装备,为叙利亚战役作准备,由此将阿拉伯军队开往大马士革,并迅速击败了战争结束后意在控制该区域的同盟国军队。1918 年 10 月 1 日,费萨尔率先在盟国军队之前挥师进入大马士革。但是内部的争吵使阿拉伯人失去了对该城市的控制。4 周后,奥斯曼人投降,这离残暴的塞利姆一世击败马木鲁克人将叙利亚、埃及并入奥斯曼帝国的时间几乎正好 400 年。

背叛的独立

战争一结束,英国的阿拉伯盟友们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了独立的要求,但是英国和法国已经在 1916 年签署了一个协定,即《赛克斯-皮科协定》(The Sykes-Picot Agreement),该协定有效地阻止了阿拉伯的独立。该协定里英法划分了中东,规定双方都不得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第三方,仅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国家联盟除外。1920 年,国际联盟把伊拉克、黎巴嫩以及叙利亚置于法国的“委托管理”之下,外约旦及巴勒斯坦多数地区都置于英国人的“委托管理”之下。英国人的托管地区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加沙地带、被占的约旦河西岸以及约旦的部分地区。当时,巴勒斯坦 90% 的人口都是阿拉伯人。

1917 年,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詹姆士·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给英国犹太人社区的一位领袖、一直在为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家园寻求政府支持的罗斯柴尔德爵士(Rothschild)写了一封信(即《贝尔福宣言》,the Balfour Declaration)。这封信同情犹太人的复国主义情绪,呼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同时,他也表

示,此举“不会对巴勒斯坦地区既有的非犹太人社区的公民权、宗教权带来任何偏见”。

战后的冲突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渐渐远去,但阿拉伯半岛上的争斗却开始不断升温。伊本·沙特和谢里夫侯赛因、拉希德人的竞争加速了。侯赛因收买一些内志部落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还试图对其他沙特控制下的部落征税。摩擦激起了1919—1920年遍及内志部落的争端。在此期间,侯赛因的军队与伊本·沙特的军队发生了多次小规模的战斗,最有名的当属1919年位于内志与汉志交界的区域的图拉巴之战。侯赛因派他的儿子阿卜杜拉率领4000—5000人的部队前去夺取库尔马(Khurma)镇。伊本·沙特的儿子哈立德则带着由伊赫万成员组成的军队前往迎战。然而在哈立德到达目的地之前,当地的部落和伊赫万的军队就已经对靠近图拉巴镇的侯赛因军队发起了突然袭击。尽管阿卜杜拉逃脱了,但是谢里夫的部队却由此遭受重创。

181

尽管发生了图拉巴之战,但是伊本·沙特仍专注于击败拉希德人和控制自己在内志的基地,而不是与汉志侯赛因的力量进行决战。此时,拉希德人也在内部的血腥冲突中严重削弱。1919年,拉希德人的埃米尔贾贝勒·沙马尔被一个有野心的乌巴德(al-Ubayd)家族成员暗杀。新任的统治者只有13岁,拉希德人的贵族充当他的顾问。一年后,这个年轻的埃米尔寻求与伊本·沙特建立友好关系,并草拟了一个协定,同意伊本·沙特控制贾贝勒·沙马尔,但这个协定因为拉希德人贵族的反对而被废弃。

伊本·沙特也面临着来自内部的威胁,主要是伊赫万,因为他们寻求一个更为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社会。他们把自己视为伊斯兰教的传教士,其目标是将真正的宗教施诸于其他人。1919年,他们要求伊本·沙特加快贝都因部落的定居化进程。

1920年,内志一个前往麦加朝圣的代表团与谢里夫家族的成员会晤了几次,双方同意控制彼此边界之间的骚扰活动,以防止各自管辖下

的部落间的袭击与侵犯。同时,谢里夫与拉希德人也由于共同的敌人而走得更近。沙特人把哈希姆人与拉希德人的同盟视为包围和削弱内志的举动。1921年春,在英国人举办的中东会议上,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费萨尔被任命为外约旦和伊拉克的统治者。伊本·沙特对此深感担忧。他把这视为“一种合围政策”(Kostiner 1993, 50)。

1921年8月,在一场持续了近一年的战争之后,伊本·沙特最终打败了在哈伊勒的伊本·拉希德的力量。拉希德家族的幸存者被带到利雅得作为沙特的“上宾”,这意味着沙特彻底征服了拉希德人及贾贝勒·沙马尔省。尽管伊赫万军队仍不断地试图扩展自己的领土,但伊本·沙特却对进攻汉志保持谨慎态度。由于担心沙特侵犯伊拉克和科威特,英国人于是在1922年与伊本·沙特签署了一项旨在划定沙特阿拉伯国家边界的协定,即《乌盖里草案》(The Ugayr Protocol)。为消除伊本·沙特反对划分边界以迎合贝都因人季节性迁移的传统,双方还专门沿沙特的边界设立了两个“中立地带”,一个在伊拉克,一个在科威特,该协定还禁止在边界沿线构筑军事要塞。为进一步解决边界争端,1925年11月,伊本·沙特与英国又签署了《巴林-哈达协定》(the Bahra and al-Hada Agreements),界定了内志与伊拉克、外约旦之间的边界,该协定还通过禁止在新近划定的边界两侧进行宗教信仰宣传来约束伊赫万的挑衅。

182

征服汉志

1922—1925年间,谢里夫侯赛因与英国人的关系恶化了。谢里夫军事力量日益弱小,在与沙特军队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地要求援助,不停地要求中东的统治地位,以及不愿签署一个承认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霸权地位的战后条约,这些使其最终失去了英国人的支持。因为低效、腐败的行政以及沉重的赋税,内部臣民也不支持他。侯赛因对圣城的管理不善也疏远了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当伊本·沙特于1924年在伊赫万和乌里玛的会议上宣布发动一场针对汉志的战争,理由是侯赛因对内志朝圣者的侵犯。稍后,伊本·沙特发布了一本“绿皮书”

以阐释自己对穆斯林国家的政策。他呼吁阿拉伯半岛外的穆斯林们成为其战略的一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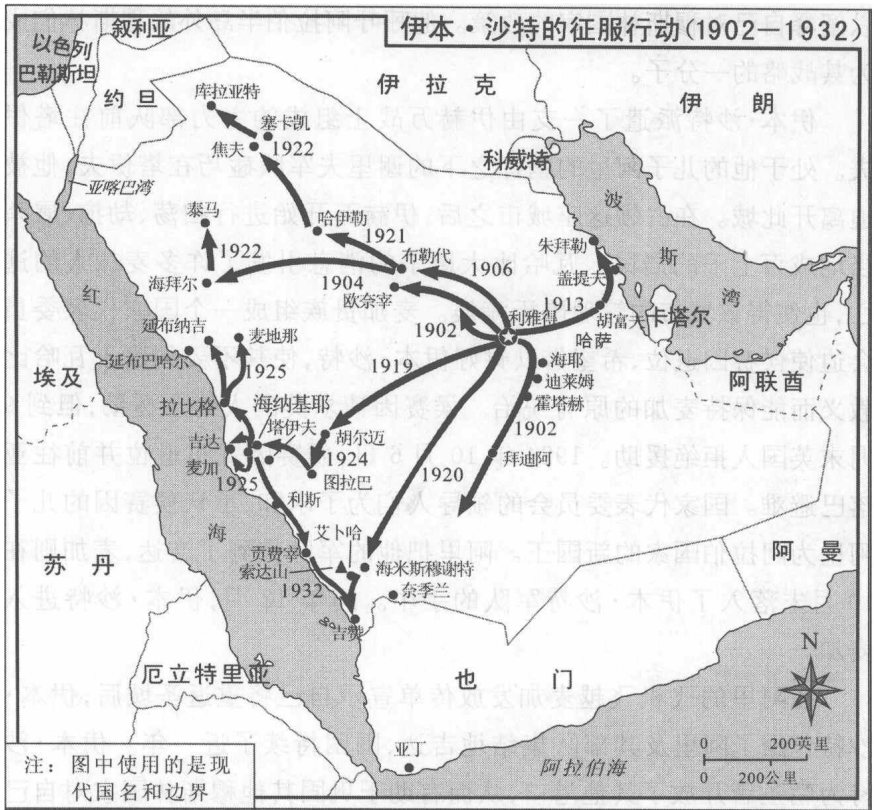
伊本·沙特派遣了一支由伊赫万战士组成的主力部队前往塔伊夫。处于他的儿子阿里的指挥之下的谢里夫军队碰巧在塔伊夫,他被迫离开此城。在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伊赫万开始进行扫荡、劫掠、屠杀当地成百上千的居民。瓦哈比大屠杀的消息引发了许多麦加人的逃亡,也使得该城市的管理陷于瘫痪。麦加贵族组成一个国家代表委员会迫使侯赛因退位,希望借以讨好伊本·沙特,使其不要屈服于瓦哈比教义而能保持麦加的原有统治。侯赛因请求英国人给予援助,但到9月末英国人拒绝援助。1924年10月6日,侯赛因宣布退位并前往亚喀巴避难。国家代表委员会的领导人们为了求和,承认侯赛因的儿子阿里为阿拉伯国家的新国王。阿里把他的军队带到了吉达,麦加则在10月末落入了伊本·沙特军队的手中。同年12月,伊本·沙特进入麦加。

在阿里的飞机飞越麦加发放传单宣示自己将重返圣城后,伊本·沙特包围了阿里及其部队集结地吉达,围困持续了近一年。伊本·沙特为朝圣者开放了其他港口,从而有助于巩固其他穆斯林国家对自己的支持。但是,如果麦加仍然保持哈希姆家族统治的话,伊本·沙特将拒绝任何外部势力在他和阿里之间进行调解。当阿里的统治因无法支付士兵的军饷而摇摇欲坠之际,侯赛因开始从亚喀巴向阿里提供财政援助。伊本·沙特于是向亚喀巴进军,但在英国人斡旋之下又撤军了,而侯赛因则前往塞浦路斯。到1925年末,麦地那和吉达均为沙特所掌握,伊本·沙特由此成为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保护者。

183

治理汉志

1926年1月8日,麦加的上层人士向汉志之王、内志及其附属地的苏丹伊本·沙特宣誓效忠。伊本·沙特和他的兄弟们与上层家族的成员按照伊斯兰教可以娶四个妻子及适当解除婚姻的做法与一些游牧的、城市的上层家族通婚,由此构建了这些家族与沙特国家的特殊联



以1902年夺取利雅得为开端的30年间,伊本·沙特为实现阿拉伯的统一而不停地战斗,他的征服行动于1932年创立沙特阿拉伯王国时达到顶峰。

184 系。伊本·沙特还禁止部落间的内部争斗。

随着伊本·沙特征服汉志,其长达25年重建沙特国家的行动结束了。现在,他面临着管理王国的挑战,保证朝圣线路的安全,与穆斯林国家建立和维持友好关系。1925年年末,麦加率先设立警察当局,然后推广至整个王国。沙特成立了劝善惩恶联盟,取缔与瓦哈比教义不符的做法,如在汉志地区蔓延的习惯。该组织建立了以穆塔维因(也称自愿者,俗称宗教警察)为成员的公共道德委员会(Public Morals committee),负责推广瓦哈比教义。当时,司空见惯的卖淫、饮酒和吸食烟草成为打击的目标,烟草禁令后来之所以被撤销,是因为古兰经并

没有公开禁止吸烟,因为在古兰经创拟的时候烟草还没有被使用。此外,贩卖烟草不仅能为商人带来了大量的利润,而且对于一个仅靠税收支撑的资金紧张的国家而言也相当重要。

新的敕令引发了汉志的骚乱。当伊赫万破坏圣坛并谋求实施更加严格的宗教法令后,骚乱爆发了。伊本·沙特和伊赫万之间的摩擦也随之激化,因为他们迫切要求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他们想完全忽视边界的束缚,继续进攻,传播瓦哈比教义。随着伊本·沙特施加的约束,伊赫万的不同群体开始着手相互合作,他们的不满也在增加。为寻求伊赫万的支持,伊本·沙特在汉志强制实施瓦哈比教义。他于1924年声称除安拉之外向其他任何事物表示崇拜和忠诚是非法的。1925年7月,他还宣布伊斯兰法,这是一部将在汉志制定的神圣法。在此期间,伊本·沙特开始在内志和东部省份实施伊斯兰法,给每个城镇派遣卡迪(伊斯兰教法官),坚持要求乌马拉(umara,埃米尔的复数形式,即世俗的统治者)实施宗教法。曾经在部落中间流传的贝都因人的习惯法(*urf* 或 *ariba*)由此逐渐衰落。1926—1927年,一个以《罕百里法》(由罕百里教法学家与教职人员编撰的6部著作)为基础的统一司法体制开始启用。

革新与反抗

在1920年代末汽车被引入之前,伊本·沙特来往于内志和汉志之间的旅途需要通过骆驼跨越整个王国来实现。王国没有行政中心,所有的记录都由一批随员掌握。所有的文件、信件、档案都被装在巨大的木质柜子里与王室一道随行。伊本·沙特每周都会与乌里玛开会讨论计划,询问他们如何看待值得考虑的革新问题,以确信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185

在伊本·沙特的计划中,电话与电报被引入汉志。伊赫万基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不仅反对类似汽车、飞机这些新兴事物,而且把其视为异教徒的发明。整个1926年,伊赫万都在谋划破坏麦加的电话线路。乌里玛聚在一起讨论伊赫万对这些发明的抱怨,但讨论的结论是古兰经和伊斯兰教逊奈并无反对电话和电报的言论,所以它们并不违背伊斯兰

法。伊本·沙特也不断向伊赫万指出,他们的步枪也是由异教徒制造的,他们是否也愿意放弃自己的武器以作为毁坏电报的回报呢?

新王国的治理

管理被征服的汉志对新生的沙特王国提出了新挑战。新近征服的汉志能用的市政公务人员都是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留用的,他们的腐败使得伊本·沙特不愿依靠他们,他决定仅仅雇用穆斯林,因而只能求助于国外的阿拉伯人和非本族的穆斯林。他把大多数家族成员从政府职位上赶下来,尽管其两个较为年长的儿子沙特和费萨尔还分别充当他在内志和汉志的代理人(伊本·沙特的大儿子图尔基早在 1918—1919 年的流感中死去)。在他统治下的内阁成立了,一些王子在内阁中担任了职位。

伊本·沙特喜欢有一些老朋友老同事围绕在自己周围。从其家庭住所到行政官邸,他很不情愿更换自己熟悉的人员,而这很可能导致行政机构改革的停滞不前。

财政部从根本上讲是阿卜杜拉·伊本·苏莱曼一个人的部门,他每天都要以私人的形式与伊本·沙特讨论王国的财政事务。由于其控制了国家的财富,因而一些人将其称之为“无冕之王”,官方称其为“尊敬的阁下”,他的随从由大约 400 名官员、奴隶和警卫构成,他自己为这些人支付薪水。其财富的一部分很可能来自他通过代理人以虚高的价格签署的合同。

伊赫万的叛乱

1927 年,沙特和英国签署了《吉达条约》(The Treaty of Jeddah),取代了 1915 年签订的《卡提夫条约》。该条约承认沙特王国领土的独立性,伊本·沙特也答应签署取缔奴隶贸易方面等条约。但是伊拉克人开始在与沙特领土相邻的布撒亚绿洲(the Busaya oasis)修建警察哨所,伊赫万抱怨这违反了 1922 年签署的边界协定。伊本·沙特试图通过外交方式解决此问题,但是伊赫万却攻击了这个警察哨所,杀死了看管该要塞的警察。作为报复,英国人对伊赫万在沙特王国领土内的营

地发动了空袭,伊赫万随之以对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袭击作为回应。冲突持续了数月之久。伊本·沙特想解决冲突,但是伊赫万的领导人却反对任何和平提议。

到1929年3月,伊赫万反对伊本·沙特警察和统治的力量汇聚成了一支令人恐惧的自治力量,其跨界袭击活动愈演愈烈。有证据表明,伊赫万的领导人阿里·达维斯(al-Dawish)、伊本·胡马德、伊本·黑提拉亚意图推翻伊本·沙特,以谋求分别成为内志、汉志和东部省份的统治者。伊赫万发起了叛乱,但很快在西比拉平原(the plain of Sibila)被伊本·沙特的军队击败,叛乱活动一直持续到1930年1月。

击败伊赫万离终结王国与原教旨主义者的战斗还很漫长。1930年,刚刚成立的教育指导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包括技术制图指导、外语和地理的总课程表。乌里玛对此予以反对并判定制图与绘画一样都是伊斯兰教禁止的,外语知识有助于传播异教徒的思想,乌里玛们反对教授地球是圆的知识。但是伊本·沙特力排众议通过了总课程表。

外交关系

187

1926年,沙特设立了外交事务理事会(1930年更名为外交部),伊本·沙特任命当时已是汉志总督的次子费萨尔为外交部长。

1926年,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新王国的国家。同年,英国、荷兰、法国和土耳其先后与沙特王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29年,波斯与沙特开始旨在获得承认的外交谈判;但是,由于毁坏与波斯什叶派关系密切的圣陵而引发的对抗使双方关系复杂化。

1931年,沙特王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拒绝承认这个新国家,因为伊赫万不仅在1926年袭击过埃及的朝圣者,而且次年双方还围绕马赫马尔(圣谿)产生了争端。作为朝圣盛大典礼的一部分,马赫马尔每年都从开罗被借往麦加。但在1927年,伊本·沙特开始禁止在麦加展示马赫马尔,因为他认为这个物件可能引发混乱。直到1956年伊本·沙特去世后双方的关系才实现正常化。但是,自1932年内志和汉志实现统一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外交使团能在这个王国立足20年。

沙特王国

对伊赫万的镇压并未结束他们对伊本·沙特统治的挑战。在阿拉伯半岛之外，一些支持哈桑王室的流亡分子试图在汉志组织武装暴动，并计划派遣一支小分队进入汉志北部地区于1932年5月挑起骚乱。同时，也门的统治者伊玛目叶海亚也准备乘机夺取阿西尔，该行为曾经导致其与沙特军队沿边界线的军事冲突。作为对这些威胁的回应，伊本·沙特不仅逮捕了汉志的反对派，驱逐了侵略者，而且还禁止早已在汉志存在的一切政党活动。同年夏天，伊本·沙特对汉志和内志实现了完全控制。同年9月，汉志地方政府的18名官员向伊本·沙特发出请愿书，要求他宣布汉志和内志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承认他们拥有统一的信仰、历史和传统。可以看出，他们的举动实际上是伊本·沙特本人的意愿。

1932年9月18日，伊本·沙特发布敕令，宣布汉志和内志实现统一，前政府签署的条约及承担的义务都仍然有效。9月23日，伊本·沙特宣布正式成立沙特阿拉伯王国。尽管领土从名和实来讲都实现了统一，但是，创建王国的艰辛和牺牲并不能确保未来的前景。

第九章 王国的诞生(1932—1953)

当王国诞生之际,沙特阿拉伯的形势与前景显得没有希望。新王国债台高筑,没钱支付债主的欠款,未来的贷款也没有着落。此外,全球经济的衰退致使沙特财政主要收入来源——朝圣收入锐减。1926年,有12.9万名朝圣者前往朝圣,1932年这个数剧降到2.9万,1933年更是跌到2万人。国家公务员已有数月没有领到工资,和也门的边界争端正进入战争的白热化阶段。阿卜杜·阿齐兹,即西方所熟悉的伊本·沙特国王以前通过发挥沙漠勇士的技能建立了王国,现在却不得不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家。这个国家及其国民与中世纪没有多大的变化,现在也不得不进入20世纪。在他统治的20多年里,随着王国沙漠石油资源的发现,使整个国家经历了近乎摧枯拉朽的深刻转变。本章将回顾这些岁月和事件。

新王国

自1932年9月23日,这也是王国的独立日,沙特官方正式宣布的建国之日起,沙特阿拉伯王国一点都不孤单寂寞,甚至可以说比诞生于18世纪中期的第一沙特—瓦哈比国家更老于世故。据记载,只有不到50个非穆斯林生活在这个国家。部落联盟、争斗与变化多端的忠诚仍然塑造着王国的政治图景。尽管内志和汉志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

是双方民众仍带着疑虑的目光审视对方。汉志的世俗深受西方和欧洲的影响,这让躲在传统幕后的更为保守和敏感的内志人深感震惊。

189 伊本·沙特依然保有自 18 世纪末以来所有沙特统治者都拥有的伊玛目头衔,尽管在其官方活动中,他更多地是以国王的身份出现。正是在他所领导的对伊玛目和瓦哈比事业的忠诚将分裂的部落凝聚成一个王国。该头衔也象征着在已经创立起来的王国中,他对吉哈德(伊斯兰圣战)的领导权。但是,随着疆域的巩固和伊赫万被击败,伊本·沙特结束了他伊玛目头衔中的军事进攻元素。该头衔的象征意义改由新国旗来承担。

新国家的国旗经过了多年细微的改动,但仍能反映出是两种力量推动国家实现统一,即伊斯兰教与武装的伊斯兰圣战。阿拉伯字符显示的是“萨哈达”(作证),背诵这一誓词是所有穆斯林的五大宗教义务之一,即“世上除真主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一把剑水平地穿过旗帜下梢的位置,象征着曾经创立了沙特统治和在全国推广伊斯兰教瓦哈比教义的圣战。绿色的背景,先知穆罕默德喜欢的颜色,象征着绿色天堂等待着那些生活在世俗生活中受苦受难的虔诚穆斯林。

伊本·沙特很久以来就显示出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和偏好。1902 年,也就是在攻占利雅得的第二年,他开始主动与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英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外国政府建立联系。因此,到王国正式成立之时,它已经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承认。很巧的是,王国面临的第一次危机从本质上讲就是国际性的。沙特想控制南方阿西尔地区,而历史上的阿拉伯半岛和也门的统治者都声称对该地区有所有权,由此一场边界战争难以避免。

也门边界战争

在阿西尔南部的农业地区,19 世纪苏菲派导师艾哈迈德·伊本·伊德里斯(Ahmad ibn Idris)的后裔伊德里斯家族(Idrisi family)自 19 世纪末以来一直统治着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并与奥斯曼帝国不断进行

战争。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崩溃,该地区又成了汉志和也门统治者争夺的对象。在其 1920 年代中期攻占汉志之前,伊本·沙特曾对阿西尔发动过进攻,赢得了该地区部落的臣服。也门的统治者伊玛目叶海亚,在伊本·沙特统一阿拉伯半岛之际,也统一了半岛的南端,并拒绝承认伊本·沙特的领土要求。叶海亚占据了阿西尔领土的一部分,由此恶化了与伊本·沙特的关系。1926 年,阿西尔的埃米尔由于担心也门人的征服行动得寸进尺,于是签署了一项使自身领土成为沙特保护地的条约。但是,在 1930 年,伊本·沙特与伊德里斯统治者哈桑·伊德里斯(al-Hasan al-Idrisi)签署了一项新条约,并接管了他的多数权力。由此迫使伊德里斯开始秘密地寻求与伊玛目叶海亚以及汉志的自由派人士(一个试图将伊本·沙特驱逐出汉志的群体)结成同盟。

190

1932 年,一场计划袭击汉志和驱逐伊本·沙特的阴谋暴露,阴谋的主谋是 7 年前汉志陷落后逃往也门的汉志部落的首领和贵族。这个计划使得沙特人开始警惕自己的敌人在圣地制造的麻烦。同年 11 月,伊德里斯发起了反抗沙特统治的起义。沙特军队将之迅速镇压,伊德里斯及其同伙被迫逃亡也门。

1933 年,伊玛目叶海亚的儿子艾哈迈德王子占领了阿西尔南部的纳季兰,并指当地居民(也门部落的一支)援助了一场针对伊玛目叶海亚的叛乱。伊本·沙特派遣一个使团前往萨那解决叛乱。但是,由于伊玛目得到了意大利人(想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英国人(试图消除自身在亚丁的存在而引发的紧张情绪)的支持,谈判陷入僵局。也门的军队向阿西尔开进并攻占了白德尔(al-Badr)。伊德里斯也挑起了针对沙特在阿西尔统治的起义。伊本·沙特向伊玛目叶海亚发出撤军的最后通牒。作为回应,伊玛目与英国签署了一项条约,以寻求对自身势力的保护。同时,伊本·沙特想从英国人手里购买武器对抗也门人。但是,英国人拒绝了他的请求,并试图说服他放弃军事行动。

接下来的沙特和也门代表团的谈判也没有成功。1934 年 3 月,伊本·沙特通过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简称 Socal)处获得一笔贷款购买了武器,随即由其儿子沙特和费萨尔

率军进攻也门。但是,来自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海军都向沙特占领的也门港口荷台达(Hodeida)进军。随着冲突陷入僵局,1934年5月双方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同年6月,和平协定以《塔伊夫条约》(The Treaty of Taif)正式文本的形式得以签订。伊玛目叶海亚放弃了对伊德里斯领土的要求,沙特军队也从所占领的也门的领土上撤军。尽管该条约并未能解决双方的边界领土争端,但是伊本·沙特换回了在冲突中被俘的人质和赢得了对阿西尔的正式承认。自此以后,两国关系开始缓和。

石油特许权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减少了朝圣者的人数,减少了王国的税收收入。与伊赫万的战争以及沙特王室的巨大开销已经使国家陷于负债的境地。新政府的开支——建设几个广播电台、改进吉达的水供给以及购买一些汽车,王国的赤字达到了30万英镑。

早期的石油危机

1920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未来的总裁W. 费利斯(W. Fairish)警告说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石油储量已陷于枯竭。同时,一个知名的地理学家也认为,美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将消耗掉国内的石油资源。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也呼吁,关注英国加强控制世界石油供应,美国海军官员也对国内的储备深感担忧。这些关注迫使美国政府去帮助石油公司在国际化进程中成长。在1920年4月召开的讨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未来的圣雷默会议上,美国政府要求在商业活动和美国石油公司准入问题上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此举意在抵制英法两国出于自身利益企图垄断上述领土的做法。

查理斯·克雷恩(Charles Crane),一个美国公民,一个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芝加哥慈善家和前大使,在改变王国政府的预算赤字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能是用词不当,因为早期的王国并没有从预算中获

得任何好处)。克雷恩第一次到阿拉伯半岛是应侯赛因谢里夫的邀请,在此之后,他深为自己所观察到的宗教虔诚而震撼,因而他开始在开罗爱资哈尔大学(Al Azhar University)继续研修伊斯兰教。伊本·沙特的顾问 H. St. 约翰·菲尔比(H. St. John Philby)建议国王召见克雷恩,以商讨他可能对王国的帮助,如寻找水源或藏在王国黄沙下的财富资源。1928年,克雷恩第一次试图与国王会面,他坐着一辆敞篷车从伊拉克的巴士拉前往利雅得。但是,该车在途中遭到袭击,其中一人被杀,于是他被迫重返巴士拉。国王与克雷恩的会面在1930年最终得以实现。当时,克雷恩正在为卡尔·S. 特维切尔(Karl S. Twitchell,一个正在也门开展工作的地理学家和采矿工程师)安排工作,以便对王国进行调查。特维切尔于1932年春抵达。如果调查被视作一种恩惠的话,寻找一个富裕的石油资源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如前所述它已关注国内石油储量的枯竭。

早在1922年,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在阿拉伯半岛找寻石油的努力。当时,一个新西兰人弗兰克·霍尔姆斯(Frank Holmes)少校经过谈判获得了一项可以在东部省份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石油勘探的特许权,而每年只需向伊本·沙特缴纳2000英镑。1925年,霍尔姆斯又在巴林获得了一项特许权。在未能吸引到英国公司进行交易的情况下,他把巴林的特许权转卖给了美国的海湾石油公司。尽管英国人并不相信该地区有石油,但仍然反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活动。由于先前在土耳其和伊拉克签署的协议规定已经把海湾石油公司排除在巴林之外,海湾石油公司随后又不得不将该特许权卖给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

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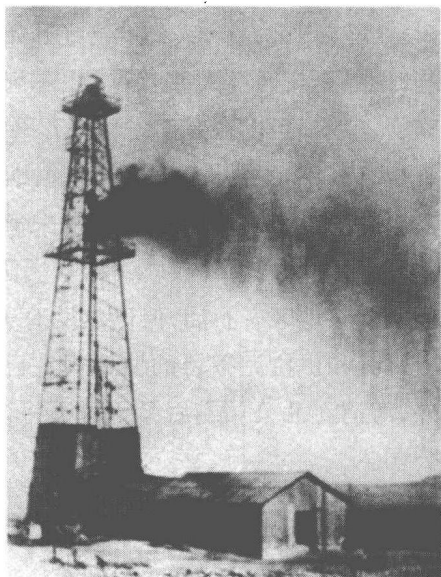
寻找石油

特维切尔将要在沙特阿拉伯度过20余年的光阴,他通过地质结构发现该地区具有储存石油的可能,并随即回到美国公布了他的发现。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急切地想派遣自己的地质学家前去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份进行地质勘探。英波石油公司也对该地区颇有兴趣。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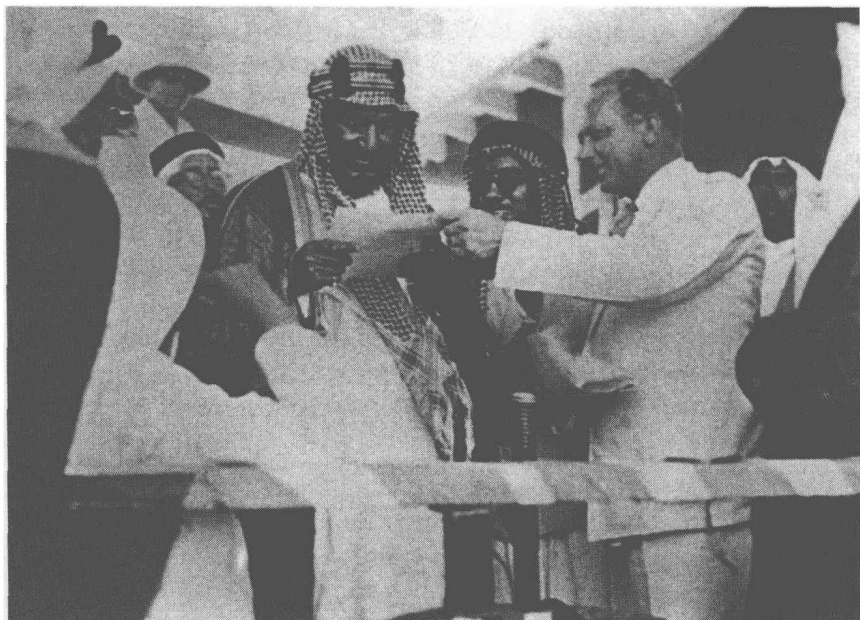
而,当沙特人要求拿出价值 10 万美元的金币来换取特许权或勘探开采权时,英波石油公司退出了竞争,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花了价值 5 万美元的金币换得了 60 年的特许权。得到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好处的菲尔比敦促国王接受了协议。伊本·沙特对美国的喜欢胜过了英国,因为美国在该地区没有殖民的历史。1933 年 5 月 29 日,该协议签署,其中包含了一个反帝条款,禁止公司干预沙特内政。如果考虑到关系的变动以及彼此的需要,这是一个对于双方都难于严格执行的条款。年租金是价值 5 000 英镑的金币。此外,该公司还向国王贷款 2 万英镑。加利福尼亚公司成立了一个全资的子公司——加利福尼亚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1944 年成立的阿拉伯美利坚石油公司的前身)。

随后四个月内,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一直在探矿,并用骆驼运送设备。几个月后,卡车也来了。到 1933 年末,已经有 8 位石油专家来到沙特阿拉伯。探矿人员于 1935 年发现了一个有希望发现石油的地质结构,开采工作随即进行。尽管其他几个油井毫无成效,但达曼 7 号油井每天可以产出 1 500 桶原油。

商业性开采开始于 1938 年,次年国王前往达兰视察 39 号炼油站,并布置了一个拥有 350 顶帐篷的宿营地,同时还驻留几天以示庆贺。1939 年 5 月 1 日,第一艘满载沙特阿拉伯石油的油船从拉斯坦努拉驶出(原油终端站位于拉斯坦努拉,这个王国主要的石油中转基地直到 1945 年才开始运作),当年有近 50 万桶原油从这里运出。



1938 年,商业性用油被发现。第一口开采出石油的是靠近达兰的达曼第 7 号井。(承蒙 The Nestor Sander Collection/Aramco World/PADIA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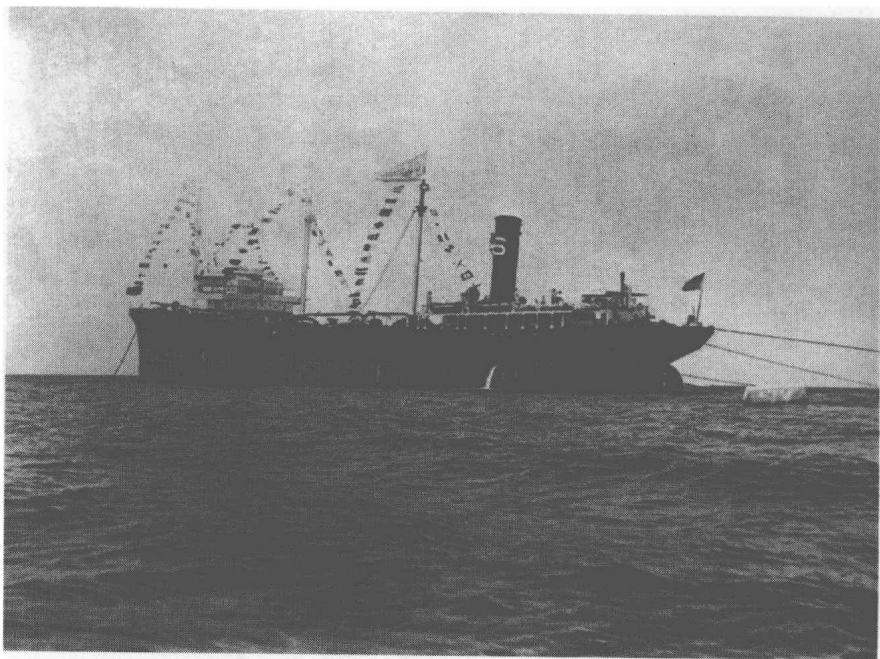
1939年5月,伊本·沙特来到波斯湾沿岸的拉斯坦努拉,标志着沙特第一桶原油开始进行商业输送。在这里,阿卜杜·阿齐兹听取了加利福尼亚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在拉斯坦努拉的公司负责人的介绍。(承蒙 The Saudi Information Office 提供)

石油工业的发展需要引进异教徒。伊本·沙特引用《古兰经》来为他们的进入提供依据:“你说:‘不信道的人们啊!我不崇拜你们所崇拜的,你们也不崇拜我所崇拜的;我不会崇拜你们所崇拜的,你们也不会崇拜我所崇拜的;你们有你们的报应,我也有我的报应。’”(《古兰经》第109章第1—6节)

194

国家行政

当王国第一次宣告成立之时,参与国家决策事务的有国王、一个由王子构成的小圈子以及由来自埃及、叙利亚、利比亚、黎巴嫩的8位外国顾问所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当然也包括英国的阿拉伯学研究学者H. St. 约翰·菲尔比。领导集团也是在此后才从半岛内部的孤立中走出来,逐渐放弃了对外部世界行为方式的蔑视,因而未能建立起一个现



1939年5月,美国油轮“斯科菲伊尔德”号装载着拉斯坦努拉第一桶原油前往海外的炼油厂。(承蒙 The Saudi Information Office 提供)

代国家所需要的行政框架。政府的需要也只能在上述基础上得以表达。1930年代,伊本·沙特任命国内一些知名的商业家族成员作为沙特王国在海外的代表。长期以来,这些家族的成员构成了政府民政事务的核心。195
195 财政部长苏莱曼还掌管着国家金库(他于伊本·沙特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54年退休)。

一旦国家形成,就需要设立特定的机构去管理王国的军事力量。但是在1930至1940年代,事实上并没有正规的军事力量。伊赫万的残余力量构成了捍卫国家的核心。

家族与性政治

当伊本·沙特使用同盟、威胁、报答或者别的引诱方式去拓展自身权力的时候,他的统治大都由军队来支撑。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家族成员,他又不得不在不诉诸曾经使整个半岛历经数个世纪震荡的内部战

争下,将王国整合起来。

在巩固了阿拉伯半岛的权力和宣布为王之后,伊本·沙特开始寻求巩固自身血统的延续性,将成果传承给儿子们。然而,他面临着来自内部庞杂家族要求其退位的威胁。1922年到1943年间,他的兄弟穆罕默德就曾经挑战过他的权力,并把其儿子哈立德推上竞争统治权的位置。穆罕默德和哈立德都反对伊本·沙特对伊赫万的严厉惩治。1933年,穆罕默德还反对伊本·沙特立长子沙特为王储,并拒绝向国王效忠。这种威胁在1938年终结了,因为哈立德在一种非常神秘的氛围下死去,而哈立德的父亲穆罕默德也在1943年死去。伊本·沙特在同辈人中再也没有竞争对手了。在此期间,他把自己的兄弟和外甥侄子都降职到权力的边缘地带,以有利于自己的儿子。

伊本·沙特娶了许多妻子和妃嫔。截止到1953年,他已经有43个儿子和50多个女儿。根据一些记载,他本人承认至少与100-235个女人结过婚。为与伊斯兰教教法保持一致,他在一个时期仅保留四个妻子。当他需要娶一位新妻子的时候,他就会休掉一个。正如阿里·拉希德所言:“伊本·沙特的婚姻生活即使在一个允许一夫多妻制和纳妾的社会里也是相当奇特的。”(Al-Rasheed 2002, 76)

伊本·沙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癖好,也许既和他的过分放纵有关,也应当归因于他通过婚姻来构建联盟的努力。尽管通过这样大批量的婚姻去构建力量的纽带值得质疑,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一些同盟正是通过如此这般的血缘联系强化和构建起来。伊本·沙特也把自己的女儿嫁出,为自己的儿子安排同盟,通过减少家族成员和其他方面的威胁来增强自身的权力。

正如前面所言,伊本·沙特喜欢在自己的周围有一帮长期共事的老相识,无论是在政府办公室里还是在家里皆是如此。因而,他不愿意做任何的人事变动,这也就妨碍了一个高效率行政机构的形成与发展。

196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沙特官方宣布了中立,但在冲突的

初期,沙特阿拉伯仍然是一个同盟国和轴心国玩弄阴谋和开展活动的舞台。德国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把沙特阿拉伯视作通往俄罗斯南部区域的跳板。他曾秘密向伊本·沙特许诺,如果伊本·沙特向英国军队开火,他将承认其为阿拉伯之王。但是,伊本·沙特仍然默默地支持了英国人,因为尽管英沙之间有争吵,但是双方有更为深远的经济联系。因此,尽管伊本·沙特同意德国在吉达通过代理人从事秘密活动,但是在1941年英国人对此加以抱怨之后,上述人员被驱逐了。随着战争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德国的时候,希特勒对沙特阿拉伯的兴趣也随之减少。

与美国日益增长的联系

美国长期以来把沙特视为欧洲,特别是大英帝国影响的区域。尽管美国于1931年承认了王国,但是直到1940年都没有美国外交官对沙特进行过正式访问。当美国驻埃及大使伯特·吉什(Bert Gish)接受委派代表美国政府前往沙特(此时,由汉志、内志及附属地构成的王国才为美国人所知悉),尽管美国似乎对双边关系较为冷淡,但沙特人仍把美国视作平衡英国地区影响的力量,一个在该区域有较少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

因为自身的美国因素,阿美石油公司非常想强化美沙关系,特别是在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其他国家与其竞争好处的时候更是如此。该公司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介绍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并且为沙特王室访问美国提供精心的旅行安排。随着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石油的战略重要性,它也乐意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双边关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声称沙特王国之于美国防务有重要意义,并向其提供租借援助和对外援助借款和贷款。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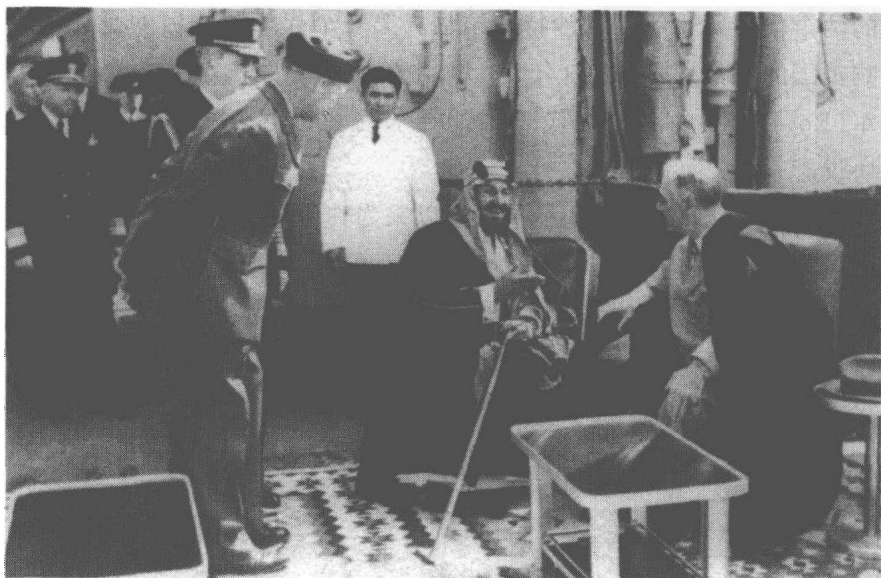
1942年,当美国代办前往吉达之时,沙特和美国的联系愈发紧密。第二年10月,沙特王储在一个多月的旅行中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同年,费萨尔王子及其兄弟哈立德也访问了美国,并与罗斯福总统、国会议员以及政府其他成员会面。同一时期,由美国将军带队

的两个代表团也访问了沙特阿拉伯。第一个代表团的目的是评估影响美国的石油形势；1943年12月，由美国驻中东的部队司令罗伊将军(Roys)领头的第二个代表团则寻求为在达兰建立军用机场签署协议。

英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使其长期以来为其地区性的竞争性盟友而焦虑，在战争期间也开始加剧。为缓和此种局面，美国要求原本提供给英国的4.25亿美元的贷款转交给沙特阿拉伯。这笔钱之所以通过英国转交，主要是因为罗斯福政府认为国会不会同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直接援助。只是在美国的石油公司开始抱怨间接资助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援助才改为直接分配给沙特阿拉伯王国。

国王会晤总统

新型的美沙关系在1945年2月14日得以确认，通过伊本·沙特和罗斯福总统(在其从雅尔塔会议返回美国的行程中)间的会晤。他们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大苦湖的美国海军“昆西”号巡洋舰上会了面。伊本·沙特想找一个强有力的同盟以保障王国的独立，而美国对石油和军事触角的需求使得双方形成了一种互惠关系。但是，两国领导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并不一致。罗斯福试图让国王支持他的计划，即允许犹太人在战争中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国王则认为应当是德国而不是巴勒斯坦该向犹太人提供救助，并坚称阿拉伯人对犹太人无能为力，反对意见很坚决。然而，伊本·沙特也同意让美国的船只停靠沙特的港口，确认了允许在达兰设立美军用机场的协议。同时，为确保修建空军基地得到许可，伊本·沙特也规定沙特阿拉伯不能像其他阿拉伯国家过去那样被占领；基地使用权仅仅出租五年，之后将随同所有的建筑和设施一并转交给沙特阿拉伯(到它于1946年完成之时，战争已经结束了。该机场被当作由美英军事顾问指导的沙特军事人员训练设施)。罗斯福也答应向沙特阿拉伯提供轻型武器，国王赞同向轴心国宣战(1945年3月实现了这一目标)，而这一声明也使得沙特阿拉伯很轻易地成为了联合国的一员。



1945年，伊本·沙特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美国海军“昆西”号巡洋舰上会晤。（承蒙 Dr. Michael Crocker/King Abdul Aziz Foundation 提供）

上述协定是在“昆西”号上达成的。根据历史学家阿里·拉希德记载，这一事件标志着美国第一次在西半球以外的地区取代了英国的影响力。会谈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英国人此前也知道了这一情况。此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立刻与国王进行了会面，但无法改变美沙协议的基本内容。同年4月，罗斯福给伊本·沙特写了一封信，承诺只要自己还是总统，他就绝不对阿拉伯人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保证如果没有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进行充分的事先的协商，美国不会改变自身对巴勒斯坦的政策。

日益增长的石油力量

在战后的岁月里，美国在沙特的影响力以与英国人相左的代价与日俱增，这种关系通过石油得到了强化。尽管在二战期间相关的生产几乎全部停止了，但是石油生产仍然从1939年的50万桶上升到1945年的2100万桶。

俱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燃料从煤炭到液体的转变,全球工业化进程以及塑料、消费主义的兴起都对石油提出了难以估量的需求。到1960年代末,美国石油消费量增长了250%,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受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驱动,石油的消费也增加了8倍。王国或者更恰当地说王国的统治者开始变得越来越富裕,尽管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应得的所有好处。石油公司通过与沙特政府的官员勾结,肆意修改账目以减少支出。

在叙利亚,胡斯尼·扎伊姆(Husni al-Zaim)于1949年3月开始执政。他之所以得到美国和沙特的支持,主要是因为他支持拟议中的塔普林输油管线,这是一条从沙特阿拉伯东部跨越叙利亚到地中海的输油管线。第二次军事政变后掌权的人物反对拟议中的石油管线。但是,第三次军事政变后上台的是一个赞同该方案的亲美派人士。塔普林输油管线,一个庞大的建设计划和伟大的工程在1951年建成并投入运营。然而,该输油管线由于遭受破坏而周期性的中断,使得海运最终被证明成本更低廉。1980年代初,泛阿拉伯半岛石油管线公司(The Trans-Arabian Pipeline Company,阿美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宣布塔普林管线停止运营。

令人心烦的劳工问题

阿美石油公司已经逐步成为这个国家一个强有力的角色,它开始担负起公共计划的责任,包括供水系统(伊本·沙特要求在每一口油井旁边都要开凿一口水井)和铁路。此外,它还要负责培训大量王国第一代受教育阶层和经营公司所需的国内技术专家以及行政人员。但是,随着王国开始把特许权授予独立的石油公司,其所获得的优惠条款表明他与阿美石油公司的协议是不公平的。此外,阿美石油公司对待阿拉伯工人,尤其是从国外引进的不熟练劳工的态度引起了劳工的骚乱。这些外来劳工大多来自埃及、也门、约旦、叙利亚以及科威特,另有相当数量的人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和菲律宾。低廉的报酬、凄惨的住宿和生活条件、种族歧视、不充分的培训以及工人基本权利的缺乏都引起了他们的不满。1945年,阿美石油公司工人举行了第一次罢工。阿美石油

布莱米争端

沙特与也门以及曾附属于英国的海湾国家间未定的边界导致了诸多边界争端。1930至1940年代,随着石油公司在这一区域寻求石油开采权,沙漠的价值与日飙升,与阿曼、卡塔尔以及休战国家间的边界区域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中,最为残酷的纷争牵涉到阿拉伯半岛南部传统商贸路线的十字路口——布莱米绿洲。此地由9个村庄构成,方圆2000平方公里,1795年被第一沙特王国宣布为自己所有。1949年,伊本·沙特授权阿美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在该区域进行勘探。但是,英国人对此加以反驳,坚称从历史角度讲该绿洲属于阿布扎比和马斯喀特,并要求马上停止勘探工作,直到所有权得到确认。次年,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英阿石油公司)开始在英国人控制下的但又为沙特阿拉伯所声称的岛屿及相关区域进行勘探,这一举动引起了伊本·沙特的强烈抗议。英国人以没有证据为由拒绝了沙特的要求,局势由此变得紧张起来。1951年,在达曼召开了由相关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沙特派出了以费萨尔王子为首的代表团,但会议并未取得任何成果。

201 当1952年英国人向该绿洲派遣办事处以行使行政管理权之时,沙特也如法炮制,使用当地人以填补自己的空缺,并给其中的一些人配发了武器。一支英国的武装分队被派往该区域,英国战机也在沙特控制下的哈马沙村(Khamasa)上空盘旋,同时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沙特人撤退。美国驻沙特大使作为调解人,建议双方回到谈判桌并维持双方实际控制区域的现状。这是1953年伊本·沙特去世时的情况,离该争端解决还有20年的时间。

1954年,沙特和英国同意将布莱米绿洲的所有权争议提交仲裁法庭。1955年,因为担心出现不利的判决,英国人在仲裁法庭即将做出决定前撤诉。同年10月,阿布扎比和马斯喀特的军队以英国人的名义重开边界争端,并在英国将军的指挥下前往布莱米绿洲。沙特阿拉伯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此提出强烈抗议。美国再一次提出调解。英国人开始与由费萨尔领头的沙特人进行直接谈判。谈判进程因为埃及夺取了苏伊士运河而告终止。当英法以开始袭击埃及时,沙特阿拉伯冒着恶化外交关系的代价切

断了对英法两国的石油输出。直到1963年,因为在抵制整个阿拉伯世界里盛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上存在共同利益,彼此才又恢复了联系,外交关系得以恢复,关于争端的谈判也得以继续,但进展异常缓慢。

1971年,阿布扎比成为构成阿联酋的7个国家中的一员。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使得沙特阿拉伯无法承认阿联酋。1974年,沙特阿拉伯和阿布扎比终于签署了解决争端的协议,也促成了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正常外交关系的建立。

公司被迫做出暂时性让步,包括给予劳工8个半小时的工作时间,六天工作日以及两周带薪休假。随后,沙特政府将罢工工人遣散。尽管阿美石油公司与沙特政府都强烈地反对劳工的激进行为,但是沙特阿拉伯政府还是于1947年通过一项劳工法令,强制要求凡是用工人数在10人以上的公司都必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六天工作日。

劳工的骚乱仍在蔓延扩大。1953年,2万名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以至于在石油生产基地都宣布实行戒严。罢工得到了东部省份老百姓的支持,他们认为阿美石油公司的美国经理不友善,前去平息骚乱的士兵也不愿意采取行动。罢工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同情,从而最终迫使阿美石油公司官员满足了罢工工人的一些要求,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释放在罢工中被捕的工人。

沙特政府对游行示威、组成同盟的尝试以及工人权利维护组织采取了强硬立场。不管其对外政策怎么样,王室和强势精英内部的幕后争论及斗争仍不为人所知。学者和历史学家把这段时间的政策制定机构称之为“不透明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残酷的内部斗争严重削弱了由沙特派系构成的统治精英的力量。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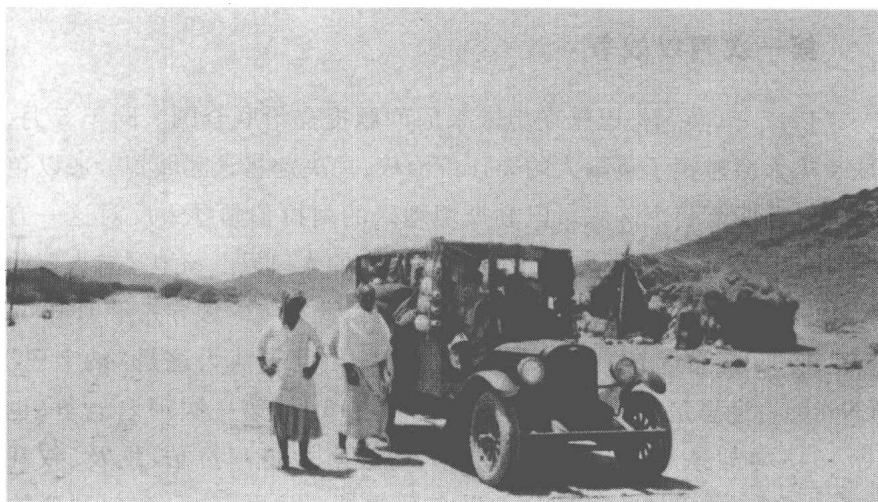
巴勒斯坦的未来与该地区日益增加的犹太移民对于沙特阿拉伯就

202 如对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都已成为一个事实性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巴勒斯坦地区 90%的人口都是阿拉伯人。犹太人声称巴勒斯坦是其历史家园,并引用罗马时期被驱赶出该地区的历史来证明。1930年代初,当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以后,犹太人便开始大规模地在巴勒斯坦地区重新定居。

在此期间,巴勒斯坦只是伊本·沙特面临的一个边缘问题。尽管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哈吉·阿明·侯塞尼(Hajj Amin Al-Husseini)向他抱怨英国有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倾向,这是一个使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激进分子深为恼火的问题,但伊本·沙特仍然无动于衷。与此同时,英国人却把授权范围内的政策仅仅视作一笔交易。在英国人授权期间,



石油发现以后,新旧之间的对抗越来越普遍。这幅 1947 年的照片显示了一个贝都因人和他的骆驼在胡富夫附近的一条路上与现代化机器不期而遇的场面。(承蒙 Robert Y. Richie/Aramco World/PADIA 提供)



向外部世界开放既带来了变化,也带来了实惠。这幅从测量员卡尔·特维切爾那里获取的1931年的照片证明了这一点。一批朝圣者在前往麦加的旅途中,乘坐汽车使他们的旅途变得更加轻松易行。(承蒙 the Fine Arts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Twitchell Collection, Harvard Semitic Museum Photographic Archives 提供)

上章提及的《贝尔福宣言》被视为英国人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提供民族家园的努力。阿拉伯人反抗英国人控制和犹太人的涌入最终导致了1936—1939年的阿拉伯大起义。此次大起义由哈吉·阿明·阿里·侯塞尼领导,直接导致了成千上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死亡。英国军队、犹太民兵以及阿拉伯国家政府联合镇压了此次起义。侯塞尼被迫逃亡到伊拉克,后来又到了纳粹德国。

1937年,英国人开始实施一个旨在将巴勒斯坦分为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的计划。伊本·沙特对巴勒斯坦未来关注的重点是围绕外约旦的哈希姆家族统治者阿卜杜拉主要动向,后者希望将巴勒斯坦合并进自己的王国。伊本·沙特对此缺乏热情还因为他更关注旨在促进正在形成的泛阿拉伯主义事业,该事业包括与沙特阿拉伯相对立的世俗主义与政治改革。尽管如此,伊本·沙特还是反对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害怕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该地区的不轨图谋。确实如此,他在1945年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会晤中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

第一次阿以战争

204

1947年,英国把巴勒斯坦未来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同年5月,联合国大会撤销了英国人的委任统治权,并决定将该区域划分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领导人反对这一方案,指出犹太人获得了大部分领土,而他们的口只占该地区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当英国人撤走自己的军队后,犹太人的领导人于1948年5月15日宣布以色列国家的成立,阿拉伯世界认为这是“纳卡巴”(Nakba),意思是“大浩劫”。1948年5月16日,第一次阿以战争(也称1948年战争和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沙特阿拉伯、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以及约旦向以色列宣战。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军队发动了对犹太国家的进攻。尽管伊本·沙特也派遣了一个陆军营前去帮助埃及军队,但沙特阿拉伯军队在战争中主要发挥辅助性作用。

阿拉伯国家联盟

1943年,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代表齐聚埃及,讨论建立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事宜。该组织的最初目标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实现阿拉伯国家的独立;阻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阻挠犹太人国家的建立。然而,对于沙特阿拉伯而言,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在这个拟议中的组织里,埃及的领导权和哈希姆家族的影响力削弱了沙特对它的支持,沙特王国把承认自身领土的完整性作为加入该组织的一个条件。

当该组织于1945年3月22日在开罗正式宣布成立后,创立国有埃及、伊拉克、黎巴嫩、沙特、叙利亚、外约旦以及也门。该组织的目标也演变成了促进共同防御和经济合作,并在1950年正式签署了联合防御和经济合作条约。该条约也是以色列的存在给成员国带来的威胁的一种回应。

与阿拉伯国家利益一致的印象不符的是,阿盟在历史上多次显示了不团结和无所作为,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实质性协定。今天它的成员国包含21个独立国家和巴勒斯坦,遍及亚非两大洲。作为成员国,必

须将阿拉伯语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

在战争过程中,大约一半的阿拉伯居民(约70万—80万人)被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成为难民。战争双方没有签署一个和平协定,但是有四个连续的停火协议宣告了这一冲突的结束。1949年4月3日签署的停火协议将巴勒斯坦地区一分为三。以色列获得了77%的领土(大约超出了联合国分治计划应当获取的50%);约旦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中部地区,也就是今天的西岸地区;埃及控制了加沙周围的沿海地区,即加沙走廊。许多的巴勒斯坦人被从今天称之为以色列的地方驱赶出来,难民人数增加。

哈希姆家族计划

伊本·沙特关注哈希姆家族在阿拉伯半岛北端的计划不是没有根据的。外约旦的统治者阿卜杜拉国王希望在哈希姆家族的控制下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一个沿伊拉克边界从黎巴嫩到巴勒斯坦再到外约旦的大叙利亚,当然也包括叙利亚在内。伊本·沙特把他的宏大构想视为对自己的威胁,部分源于哈希姆家族与沙特不一样,他们与先知穆罕默德有血缘联系并进而获取伊斯兰国家的领导权。

阿卜杜拉国王也试图恢复其在汉志的圣裔统治,因为这样做可以提高他的影响力。1947年,阿卜杜拉主持召开了一个关于汉志问题的大会,会议代表都是一些来自该地区的反对沙特统治的人士。但在沙特阿拉伯扬言要进攻外约旦的边界后,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主张拥有主权的亚喀巴和马安(Maan)地区,阿卜杜拉停止了对上述活动的公开支持。

在此期间,沙特阿拉伯与叙利亚的关系取决于这一时期该国领导人是否支持叙利亚人的独立(沙特阿拉伯乐于将其作为抵御哈希姆家族阴谋的屏障),并站在自身的立场上考虑建设穿越该国的阿拉伯石油管线。

1949年年末,当阿拉伯人在第一次阿以战争中失败后,阿卜杜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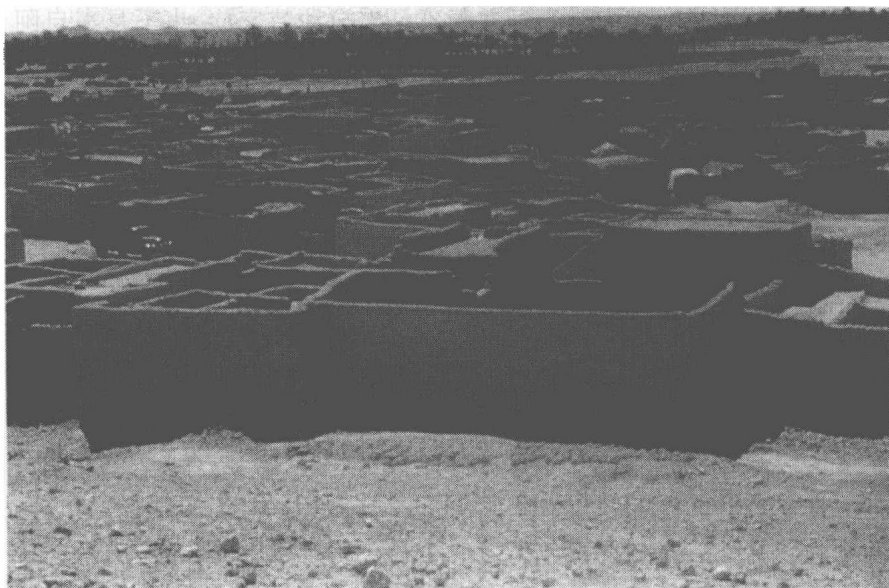
不顾沙特阿拉伯与埃及的强烈抗议悍然吞并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地区(即西岸地区)。尽管这一行动引起了两个成员国的不满,但阿盟还是避免讨论处置该问题。阿卜杜拉于1951年被暗杀身亡,从而也就终结了大叙利亚运动以及哈希姆家族对沙特阿拉伯的现实威胁。继承阿卜杜拉王位的塔拉勒(Talal)由于智障原因很快又将王位传给了阿卜杜拉的孙子侯赛因(Hussein)。

伊本·沙特统治下的国家机构

206 国王把国家的财富都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长期以来都被用于维持国王的家用,犒劳那些忠诚于自己、承认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官员,以及用于被称为“慈善捐赠”的天课。把钱花到公众需要的事务上去主要是外国人的想法。既然不存在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也没有针对这些开销进行的监督。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这种情况仍在延续,既没有此类计划,行政机关也缺乏实施该计划的能力。沙特政府几乎没有有什么资金投入到公共事业,如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卫生之类的社会服务事业。

207 到1950年代初,一个有能力经营现代国家的政府仍然没有建立起来。两个部门(外交部和财政部)雇佣了不到4700名员工,其中的多数人没有固定收入。各部门对自身的活动也没有正式的记录。国家甚至没有自己的货币,英国人的金币、印度人的卢布、奥地利的塔里尔以及埃及的镑都作为通用货币在使用。在这个十年的初期,越来越多的正式的政府机构被创立起来。1951年,内政部和卫生部成立。沙特阿拉伯货币局(SAMA),即王国中央银行的前身也正式成立了,沙特阿拉伯的里亚尔(riyal)和哈拉拉(halala)也由此开始使用,并确定3.75里亚尔换1美元。交通部、农业水利部以及教育部都于1953年成立,当时的统治者已是伊本·沙特的继任者沙特国王。

随着这个新生国家的诞生,伊本·沙特也开始修复和扩大麦地那的清真寺,开始了自1200多年前伍麦叶王朝以来对圣地最大规模的修缮工作。他还同意扩大天房周围的空间(尽管该计划直到1955年才



王国成立的第一年,政府经费被用于维持王室的家需(伊本·沙特每天用餐就要动用2000人),而不是公共工程。上图真实地再现了王国首都利雅得的简陋。(承蒙 the Fine Arts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Twitchell Collection, Harvard Semitic Museum Photographic Archives 提供)

开始,其时他已经去世两年了),并为阿拉伯半岛中部寻找地下水源提供资助。

伊本·沙特之死

当政府结构越来越复杂,需求越来越大之时,伊本·沙特也开始远离政事。由于年龄增长带来的身体虚弱,伊本·沙特开始从公共行政事务中退出。因为腿上一处旧伤,他需要每天晚上在入睡前对其膝部进行一小时的按摩。罗斯福总统送给他一个轮椅,与总统本人的轮椅一模一样。但是,伊本·沙特对它过分的依赖使得自身的身体素质开始下降。

在他的晚年,伊本·沙特花费很多的时间与关系密切的亲属在一起,特别是与那些在1930至1940年代,他与深爱的妃子们生下的年幼的儿子们在一起共享天伦。塔拉勒·伊本·阿卜杜·阿齐兹·沙特就是

这样的一位王子。因为他的母亲既不是来自沙特家族，也不是来自阿拉伯贵族家庭，塔拉勒没有受到家族内部争斗的影响，而这种争斗有时会使伊本·沙特儿子们的关系受到玷污。伊本·沙特给予塔拉勒和他的兄弟们的权力和关注带来了王室家族的不和，尽管直到他去世这种不和谐都没有展现出来。

伊本·沙特非常清楚内部冲突和由此对沙特统治带来的危险。在第二沙特王国时期，这样的事情就曾发生过。在其祖父费萨尔·伊本·图尔基去世之后，内部冲突撕裂了整个家族。伊本·沙特曾要求他的两个儿子沙特王储和费萨尔承诺在此后两人间的关系中要保持和谐。在1953年10月的最后的一次官方行动中，伊本·沙特发布命令，重组部长理事会(majlis al-wuzara)，把自身的权力由汉志拓展到整个国家。重组也意味着给多数内部知情者一个在决策过程中的声音，以减少其去世以后可能出现的冲突，淡化国王和王储之间的潜在冲突。理事会

208



在他统治的晚期，伊本·沙特以和自己爱妃所生的幼子们在一起为乐。在这幅画像中，和伊本·沙特在一起的，从左到右分别是：米夏尔(Mishal)王子、塔拉勒王子、纳瓦夫(Nawaf)王子和米拉布(Mirab)王子。(承蒙 Dr. Michael Crocker/King Abdul Aziz Foundation 提供)

由国王(同时也是首相)、王储(同时也是第一副首相)、第二副首相以及内阁部长组成。

1953年11月9日,伊本·沙特在麦加郊外的塔伊夫去世。他曾在那里避暑,猎杀羚羊。大约有100位王子(包括他的儿子、孙子以及外甥)参加了他的葬礼,所有的人都向沙特国王和费萨尔王储表示效忠(据说在伊本·沙特去世的时候,还有34个儿子活着。他的儿子、女儿以及孙子总数接近160人)。根据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瓦哈比教义,他被埋葬在利雅得的一个相当俭朴的坟墓里。

第十章 通向世界强国之路 (1953 — 1973)

在伊本·沙特去世后的 20 年里,王国的创立者被内部那些威胁君主制的对手视为憎恶之人,新生的反对派从无到有开始形成并向其挑战。尽管向自己的父亲发过誓不会彼此诋毁,但伊本·沙特后的两位君主沙特和费萨尔还是为了争夺政府的控制权而进行了激烈的较量,这场争斗持续了十年,已威胁到国家的生存。由于石油收入的增加,这个时期也被认为是一个大规模协调国家发展和建设计划的开始阶段。

世界许多地区进行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可以被视为王国夺取阿美石油公司的镜像。在此期间,由于双方开始支持也门内战的不同力量,沙特阿拉伯王国与埃及的关系开始恶化。但是,这一时期最重大的冲突还属 1967 年和 1973 年的阿以战争。后者引发的石油禁运将为沙特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影响力,进而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平衡。本章将对这 20 年发生的事件按时间顺序加以叙述。

领导权的变化

伊本·沙特去世后,王子们向沙特国王(1902 年生)和费萨尔王储(1906 年生)宣誓效忠。沙特国王随后任命费萨尔为第一副首相和外

交部长。尽管两兄弟都向他们的父亲承诺不去伤害对方,但是他们之间的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不稳定仍然主导了此后 10 年国家的政治生活。

在王室内部形成了三大阵营:一派由沙特领导;一派由费萨尔及其王室同父异母兄弟(在西方也称“苏代尔七兄弟”,因其与内志一个重要的家族苏达里家族有母系联系)以及父系亲属领导,还有一派由塔拉勒领导的伊本·沙特的幼子阵营。第三阵营的小王子们在沙特和费萨尔之间不断变换立场,尽管在此期间他们越来越独立并对二者的批评越来越多。

该届政府于 1954 年 3 月 7 日正式宣誓就职。在重新组建的部长理事会上所做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沙特国王声称他将继续贯彻其父执行的传统与原则,并将继续持强硬的反以政策。他提出了许多目标,如强军,与饥馑、贫困和疾病作斗争,改善国民的健康状况,以及设立教育、农业、交通等政府部门。为赢得国民的好感,他决定削减包括食物、服装在内的诸多商品的关税。

在这个重组的理事会里,参与决策的理事会成员意图减少国王与王储之间的摩擦。但是,理事会还是成了沙特和费萨尔争斗的场所。部长理事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它只有在与国王意见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发布命令。

沙特的统治

自 20 多年前被任命为王储的那一刻起,沙特就开始与自己的父亲一道共担责任。但在那个时候,几乎就不存在政府。走马上任后不久,沙特随即对外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访问,同时也在国内接见了许多周边国家的领导人,以重新评估和确认王国的对外关系。他与埃及、巴基斯坦、约旦、巴林、科威特、卡塔尔以及也门的领导人会晤。他给予叙利亚被推翻的独裁者以政治庇护,重新思考与叙利亚、黎巴嫩的关系。与阿布扎比在布莱米绿洲的危机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紧张根源,并有待于与英国进行谈判。



1957年在联合国总部的沙特国王(伊本·沙特的继任者)。沙特的放荡与管理不善引发了许多问题,并最终导致其退位。他与费萨尔王储关于政府控制权的持续争斗几乎使沙特王国大厦倾覆。(承蒙 The Saudi Information Office 提供)

在其当政的第一年,沙特就设置了几个新的政府部门:农业水利部、教育部和交通部。在其第一个十年统治里,还建立了一些别的部门,如石油与自然资源部、朝圣与伊斯兰捐赠部(1960年)、劳动与社会事务部(1962年)以及信息部(1963年)。此外,还有国防与航空部、邮电电信部、财政与国民经济部、卫生部和外交部。

财政部的权力以前都在苏莱曼个人的控制之下,现在分散到许多部门。1954年,苏莱曼退休,有两个以上的沙特兄弟被提名为部长。国王和王储仍然分别是部长理事会的正副主席。10个内阁职位都由王子占据。沙特还取消了首相的职位,而费萨尔认为这是属于自己职务的一部分。

212

无法约束的开销

沙特国王仍然按照过去君主的方式进行生活。他奢侈享乐,随意赠送贵重礼物,并保留了一个约5000人的王宫,其中有大量的妃嫔和奴隶。政府已经于1936年禁止奴隶制度和奴隶的输入,但是奴隶制度与奴隶市场直到1950年代都还存在。

与自己的父亲一样,沙特也把国家的财政收入视为王室的家族财产。但是他没有其父的权力、虔诚和强大的个人魅力。许多王室家族成员在1940至1950年代开始到国外旅游,并在那里形成了奢侈享受的癖好。因他们一时的冲动消耗了大量金钱。正如历史学家阿列克谢·瓦西列夫(Alexei Vassiliev)记载:“一个疯狂的奢侈消费竞赛在这个国家开始了。成百上千的异常昂贵的汽车,包括买进金品凯迪拉克(gold Cadillacs)……沙特国王为自己修建了25层的宫殿……数量惊人的金钱被用于女人的衣服和珠宝,或者用于豢养奴隶、仆人、司机、贴身保镖和纯粹的寄生虫,或者为沙特歌功颂德的诗人、编撰王国半传奇色彩的历史的学者和制造当代政治神话的新闻记者支付慷慨的薪水。”(Vassiliev 1998, 333—334)

对国库的控制权成了沙特和费萨尔争执的主要内容。费萨尔试图终止沙特对国家财政的专权,并将其视为建立一个稳固经济的必要措

施。沙特想维护作为君主的特权,尽管他的开支已经将王国置于了深深的债务之中。两人的个性也有很大差异,费萨尔被认为是两人中更虔诚、更老于世故和更务实的一个。

213 随着石油美元的流入,商人们开始从中东各地涌向利雅得,他们都急切地想从中分得一杯羹。贿赂、腐败以及货币非法交易相当普遍。伊本·沙特的英国顾问 H. St. 约翰·菲尔比(此时他已放弃了自身国籍)也开始批评这个国家和王室宫廷的腐败。在他大量的抨击中,他写道:“贝都因部落传统的政治混乱已经使王室的尊严让位于一个新的自私的不负责任的官僚体制,该体制 20 年里所做的微不足道的教育对于一个伟大国家名誉的损害远大于沙漠豪士们几千年所造成的后果。”(Philby 1955, xviii)他也因为自己的直率而被驱逐出沙特阿拉伯,不过他最终又被允许返回。

反对运动开始生根

1950 年代,一场由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驱动的反西方运动开始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关于改革的呼声在沙特阿拉伯被放大,因为在统治精英的财富和权力与广大民众缺乏自由的尖锐对立。非法的反对组织开始在王国出现,民族改革阵线(FNR)是其中的第一个。它的成立与 1953 年东部省份石油工人的罢工同时发生。民族改革阵线呼吁结束外国和石油公司的控制、实施宪政、开放新闻出版、实行选举、允许集会、废除奴隶制以及改善教育。

王国对改革呼声的回应是鼓励回归传统价值和延缓现代化进程。1954 年,沙特指出一些年轻人正在忽视研究古兰经,为此他决定拿出 2 000 里亚尔作为奖学金,以奖励那些能记住古兰经的人们。1955 年,所有在国外学习的学生都被召回沙特阿拉伯。批评政府的新闻媒体被迫改变自己的观点,安全部队开始搜捕激进分子。1956 年,在拘捕了民族改革阵线的一些领导人后,政府宣布取得对民族改革阵线的胜利。但是,贾马尔·阿卜杜·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却容许沙特的持不同政见者通过无线电广播批评沙特政府。

因为阿美石油公司、美国达兰空军基地以及由大量非熟练石油工人构成的受压制的什叶派人口的存在,东部省份成了改革团体和抗议人士的天然基地。1956年7月,当沙特国王来到达兰之时,他遭遇了大规模的抗议,这些抗议要求关闭达兰空军基地和给予工人权利。两天后,国王宣布禁止一切罢工和示威游行,并对违反者给予三年监禁的处罚。由阿美石油公司提供名单的激进分子被拘捕和鞭打。

同年,瓦哈比教派的发源地——内志的学生创立了王国的第一个学生组织。他们要求解散劝善惩恶联盟,并与当局发生了冲突。但是,政府试图压制学生要求改革呼声的冲动被国家对拓展基础设施而急需专家的需求所抵消。一些世俗学校开始设立,一些运气好的学生也得以到国外深造。

214

1950年代,第一代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沙特人开始带着学位回到国内。许多人在日渐增加的行政和军事部门中找到了职位。但是,部落联系在社会地位和职业成就方面远比教育和能力更重要。这引起了公务人员和军政人员的不满,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一些人开始成为沙特阿拉伯日益增强的反对运动的重要角色。

为确保王国能应对国内外的威胁,在既有的军事力量基础上组建和扩充了一支正规化的军队和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的前身是伊赫万。不是所有的伊赫万部落都是反叛者,在伊本·沙特的统治下,许多王室部落成员被吸收进一支称之为白色军队(因伊赫万传统的白色外套得名)的军事力量中。这支军队成了国民警卫队。这是一支永久性的坚定的军事力量,并与王室家族形成了紧密的同盟。在发生类似于周边王国的推翻君主的意外行动之际,国民警卫队可以充当一支平衡正规军的力量。

转变与美国的关系

1945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办公室因病去世,副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接任总统一职。杜鲁门并不想遵守罗斯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寻求平衡和协商的承诺,而是采取更加亲以的立场。这使得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阿

拉伯国家的关系都变得紧张起来。针对美国驻扎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官们对政策转变表达的关注,杜鲁门回应道:“先生们,真是对不起。因为我不得不对成千上万的急切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人们予以回应,而我并没有看到在我的选民中有成百上千的阿拉伯人。”(Howarth 1964, 253)

巴格达条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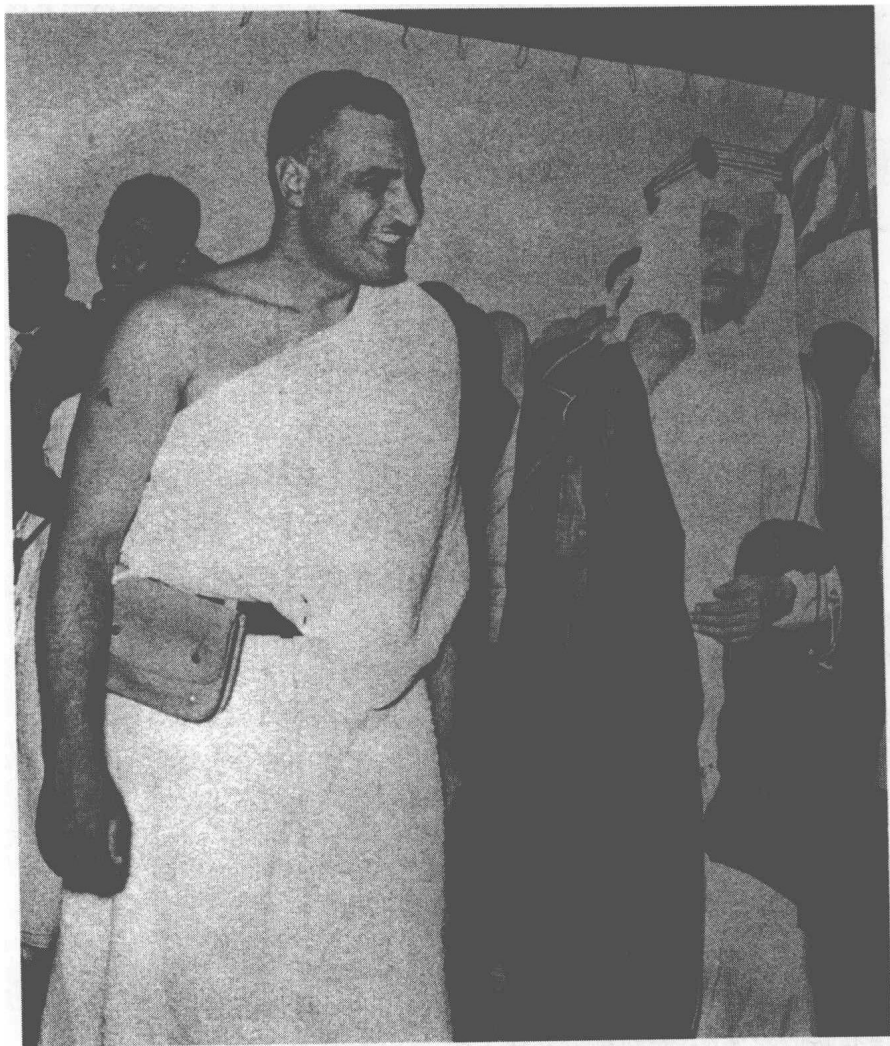
215 冷战政治不仅主导了美国当时的对外政策,也成为 1951 年美沙签署互助防御协定的基础。但是,在杜鲁门的继任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Eisenhower)任职初期,双边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当时艾森豪威尔试图在该地区寻找别的反苏盟友。最终,一个得到了美国支持,由五个国家(英国、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组成的同盟,以《巴格达条约》的形式宣布成立了,这使得美国与沙特为之烦恼的对手结成了同盟。为此,1954 年 2 月,沙特阿拉伯驱逐了一个美国驻沙特的援助代表团。1955 年,沙特与纳赛尔签署互助防御协定,而后者被西方视为亲苏分子(当西方拒绝其向建设阿斯旺大坝提供财政援助的要求后,纳赛尔倒向了苏联),该协议允许埃及军事顾问进入沙特以帮助训练沙特军队。沙特从西方阵营转向的另一个信号是:同月(1954 年 2 月),沙特批准了一个与希腊船运巨头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Aristotle Onassis)的协定,给予奥纳西斯通过海路运送本国所有石油的权利,除拥有石油特许权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及石油买家的油轮运送例外。这是王国与奥纳西斯合创一个共同拥有的运输公司的第一步。该协议激起了一些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及其母国政府的强烈抗议。英国将其称之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具有歧视性待遇的例子,是对正当商业行为的严重干涉”(Vassiliev 1998, 333)。石油公司开始抵制奥纳西斯的船只。几个月后,奥纳西斯宣布终止该合同。

沙埃关系与苏伊士危机

1952 年,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在贾马尔·阿卜杜·纳赛尔的领导下发

起一场政变，纳赛尔宣布埃及成为一个共和国，法鲁克国王被废黜。法鲁克是伊本·沙特的老朋友，因此无论是从改革还是反君主的角度讲，纳赛尔都是王国的威胁。但是，伊本·沙特仍然与纳赛尔维持了一种良好的关系，沙特接任之初也延续了这一政策。

216



1956年，费萨尔王储与埃及总统贾马尔·阿卜杜·纳赛尔在麦加。当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和反君主制的斗士抵达沙特阿拉伯进行朝圣时，他受到了来自公众山呼海啸般的欢迎，这引起了王室家族的关注。（承蒙 Bettmann/CORBIS 提供）

1956年,纳赛尔宣布对苏伊士运河实施国有化,此前该运河是由一个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国际财团所有(埃及承诺将为相关持有人的损失支付赔偿,后来它确实也这样做了。埃及在1869年运河完工之后,因为当时棉花价格大跌无力支付施工所需的贷款,而被迫失去了应有的份额)。沙特阿拉伯支持埃及的做法,并承诺将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两个月后,英法以向埃及发动了进攻,旨在重新夺回运河。沙特调低了与英法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且停止向其输出石油。沙特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和经济联系。联合国最终支持了埃及的国有化做法,这一小插曲也使得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声名鹊起。1956年,纳赛尔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并受到了公众发自内心的热情接待,这引起了王室家族的担心。纳赛尔曾经试图讨论建立一个包括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但是,沙特王室家族并不愿意将纳赛尔视为一个伙伴,因为后者仍然允许流亡在外的沙特持不同政见者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沙特国内进行反沙特的宣传。最终,纳赛尔的泛阿拉伯社会主义理念和改革尝试与沙特阿拉伯的君主制根本谈不拢,更别提半岛长期以来的独立传统了。两国的关系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尤其在一次由埃及训练的军官们策划的试图推翻沙特君主制的阴谋暴露以后,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为抗衡埃及日益增长的力量和抵制纳赛尔的反对势力,沙特于1956年和约旦、伊拉克这些由哈希姆家族统治的沙特阿拉伯传统敌对国家建立了联系。这些新的盟友,约旦的侯赛因和伊拉克的费萨尔二世分别是阿里的侄子和外孙,阿里是被沙特父亲从沙特阿拉伯驱逐出去的统治汉志的最后一位哈希姆家族统治者。眼下,民族主义对君主制的共同威胁使这些以往的敌对者重新走到了一起。

1957年,当侯赛因以左倾为由解散约旦政府之际,沙特国王向其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当巴勒斯坦携带爆炸物的恐怖分子(自称是埃及政府派遣的)在利雅得被捕之后,沙特阿拉伯也感受到了民族主义输出的威胁。此后不久,沙特阿拉伯发起了一场将阿拉伯民族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的国内运动,而共产主义是一种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视

为与犹太复国主义、无神论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坚决抵制。

艾森豪威尔主义

艾森豪威尔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以反对英法以重夺苏伊士运河的企图,因为他担心这会给苏联以讨好该地区政府更多的借口。艾森豪威尔强有力的反对恢复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及其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美国对该地区缺乏军事力量以抗衡苏联的影响相当关注,纳赛尔已经表示出向左转的倾向。这种关注是1957年阐述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基础。该主义承诺美国将保护该地区任何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沙特国王也应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前往华盛顿讨论该主义。在经由开罗前往华盛顿的旅途中,沙特国王与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领导人曾经会晤,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反对该计划,并希望通过沙特转达他们的反对声音。但是,一旦到了华盛顿,美国就向沙特承诺,如果他中止对埃及所有的援助,美国就将向其提供军事援助和贷款。同时,沙特也给予美国延长五年达兰空军基地租借期的权利。一回到中东,沙特曾试图争取民众对该主义的支持,但最终由于纳赛尔的反对和沙特阿拉伯民众的呼声而放弃。

218

同年(1957年),沙特前往巴格达增进与哈希姆家族国王费萨尔二世的关系,后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汉志与奥斯曼人战斗过的费萨尔的外孙。但是,这个原本为了平衡埃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新生联盟将是短命的。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及其反响

1958年注定是沙特王国刻骨铭心的一年。埃及和叙利亚在这一年合并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个沙特坚决反对的联盟。美国和英国在关注这个新生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同时,开始促成约旦和伊拉克的合并以作为一种平衡。但是,沙特阿拉伯担心由此将增强哈希姆家族的力量,因而拒绝加入或承认该联盟,其与约旦的关系也由此变味。1958年7月,伊拉克的费萨尔二世在一场以民族主义和独立自主为名

上演的军事政变中被废黜和处死。

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一场针对纳赛尔并由沙特国王资助的暗杀计划被揭发。一个受雇想通过击落纳赛尔座机的方式执行暗杀的叙利亚情报官员，向公众披露了该计划，并提供了由沙特国王支付 190 万美元劳务费的证据。

可以设想，以纳赛尔当时的声望，这样的事件肯定会激起公众的愤怒，并引起王室家族成员对此问题的严重关注。沙特的不检点和任命自己的儿子出任部长职务，给予他们特权而拒绝其他王室成员的要求，这些都引起了统治家族内部的不满。沙特也不受军队欢迎。其与费萨尔的持久的斗争也为自己的统治增添了反对力量。沙特的对手们以此次暗杀计划作为迫使其退位的重要手段。

219 王室家族的领袖们与乌里玛都同意将权力移交给费萨尔王储，他当时已经获得了贝都因部落首领的支持。1958 年 3 月，一群王子向沙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退位并辞退与暗杀纳赛尔阴谋相关的顾问。由于缺乏支持，沙特只得同意。

费萨尔接替沙特

1958 年 3 月的最后一天，费萨尔全盘控制了王国，并开始对治理结构和国家政策进行调整。为赢得支持，费萨尔公开表示自己是一个热诚期待与纳赛尔和好的改革主义者，费萨尔的实际行动也表明自己是西方值得信赖的盟友。

在 4 月的一次演讲中，费萨尔援引联合国和伊斯兰教教法的原则，表示希望与所有友好国家与政府建立联系，并与所有的军事集团保持不结盟关系。5 月，他对部长理事会进行改组，结束其成员中腐败盛行的局面。自此后禁止部长们挪用国家财产，与商务企业保持距离。

由于缺乏对财政(与腐败和开支浪费相关联)的足够关注，沙特已经使王国陷入了严重的债务之中。在 1953 年伊本·沙特去世的那一年，王国欠下了 2 亿美元的债务。到 1958 年，这一数据上升到 4.8 亿美元，里亚尔已经跌去了对美元官价的一半。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敦促,费萨尔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财政改革措施:除食物、医药和服装之外的商品一律禁止进口,汽车进口停止一年,社会、教育以及卫生保健开支被大幅削减,几处王宫建设工程被叫停。1959年制定的货币改革措施进一步打压了里亚尔的价值。但是到第二年,上述改革措施已经使王国的财政状况有了很大改观,许多进口限制也因而得以放松。

自由亲王组织

在沙特逊位之前,王室家族中的第三支派别在王国内用同一种声音与沙特以及费萨尔的家族盟友进行竞争。该群体由伊本·沙特的幼子们组成,这些幼子都是其晚年与其宠爱的妃嫔们完婚后的结晶。该群体以其呼吁改革而得名“自由亲王组织”,领头的是塔拉勒·伊本·阿卜杜·阿齐兹。1950年代,尽管沙特和费萨尔都将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但自由亲王组织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寻求支持他们的力量。这个意在改革的自由亲王组织得到了知识分子和王室中受过国外教育的成员支持。

220

在沙特统治期间,塔拉勒提出设立一个国家顾问委员会(Advisory National Council)以作为实现君主立宪制的第一步。沙特为了回避这一提议,转而向乌里玛咨询这是否与伊斯兰教教法相符。1960年,塔拉勒又向费萨尔提出一个构建君主立宪制的宪法草案,费萨尔拒绝了这一提案,并把自由亲王组织视为敌人。沙特实行了政教分离;当费萨尔试图任命一个临时首相以便自己能到欧洲治病,沙特拒绝答应这一请求。因而,费萨尔只有继续待在国内,沙特和费萨尔的忠实支持者们的分歧也随之加大了。沙特还要求获得政府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和拒绝批准国家预算的权利。作为回应,费萨尔给沙特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不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执政。

沙特收回统治权

沙特以信件为由要求费萨尔辞职,尽管费萨尔否认是其所为。然而,沙特还是于1960年12月恢复了王位,并任命自由亲王组成的几位

成员出任部长。同月,国家广播电台声称将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生效,包括采用宪法和实行有限的选举。鉴于幕后情况的复杂性,三天后国家广播电台又出面否认有此类的改革发生。1961年,持续的权力斗争不断蚕食着领导权。塔拉勒试图提高自身权力的努力导致沙特和费萨尔支持者日益强烈的反对。当经济日趋衰弱以及试图通过公共建设工程刺激经济的努力因计划不周、资金短缺以及私自挪用而遭到破坏之时,塔拉勒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此外,在费萨尔的煽动下,乌里玛也开始强烈反对塔拉勒的改革尝试,并声称其举动是非伊斯兰的,他们将动用自己的权利去审查这些法律是否与伊斯兰教法一致。1961年9月,因为沙特试图调停自己和费萨尔的争端,塔拉勒和其他的自由亲王组织成员从政府中被驱逐出去。尽管如此,塔拉勒仍继续推进改革。面对日益要求其软化立场的压力,塔拉勒于1962年和自己的兄弟以及沙特阿拉伯的一些知识分子选择去了黎巴嫩的贝鲁特。在这里,自由亲王组织正式成为一个致力于在沙特阿拉伯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反对派。

221

如上所述,自由亲王组织是许许多多寻求改革的组织中的一个。为了给对付反对派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依据,沙特颁布一个命令,宣称任何阴谋反对政府的人士都将有可能受到死刑的处罚。在此背景下,美国在沙特领土上的军事存在所提供的保护被更多地视为是一种麻烦而不是恩惠。1961年,沙特阿拉伯政府通知美国,达兰空军基地的租期将不再续约,并且按照租借条约的规定,基地的所有权应当于1962年4月移交给沙特阿拉伯。

费萨尔赴国外治病的想法使得沙特得以重归王位。现在,随着沙特病情的加重,这也成了费萨尔回归大位的时机。1961年3月,沙特前往美国治病前夕,任命费萨尔为摄政王全权处理其不在国内期间的国家事宜。1962年3月,沙特急剧恶化的病情使得费萨尔真正成了国家首脑。费萨尔把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法赫德和苏尔坦提拔进了政府,并从理事会中清除了几个异己以强化自己的统治。

1961年9月,叙利亚宣布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中独立出来,这一突发事件从根本上摧毁了这一同盟。沙特阿拉伯立即对其予以承认,

而这立刻又恶化了其与埃及的关系。同时,沙特阿拉伯也恢复了与约旦的友好关系。1962年,费萨尔和约旦的侯赛因签署了《塔伊夫协定》,表示将在外交政策上加强合作,并发展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联系。

也门革命

1962年9月,也门统治者艾哈迈德伊玛目去世,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巴德尔(Muhammad al-Badr)继位。一周后,一位埃及军官阿卜杜拉·萨拉勒(Abdullah al-Sallal)发动政变,并宣布也门成为共和国。新生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立即得到埃及的承认。随后,又有20多个国家对其予以承认。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声称阿拉伯半岛的第一个时期不是由君主领导的,而这就给沙特的领导权形成了威胁。出于对国内威胁的担忧,一些沙特阿拉伯的军事飞行员借执行向王室成员供给物资任务之际叛逃,他们将飞机开到埃及以寻求政治庇护。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声称在沙特阿拉伯国内存在一个地下组织正在等待时机以发动起义,于是沙特官方立即禁飞国内所有的军机。

也门的共和派人士未能完全击败王室的支持者,因而冲突逐步演变成一场内战和一场沙特与埃及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沙特国王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向王室力量提供援助,沙特还于11月断绝了与埃及的外交关系。费萨尔发布全国动员令,并向美国寻求军事支持。美英对苏联支持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非常关注,英国人还关注这一变化对其位于也门南端的保护地亚丁的影响。作为对费萨尔要求的回应,美国派遣战舰和军机前往沙特阿拉伯。同年10月,埃及也向也门派遣了军队。

也门革命得到了国内知识分子、工人和学生的支持,因为他们都对此前被推翻的君主制所引发的问题,如王朝统治、腐败、宗教法而非民法以及缺乏使大多数人摆脱贫困的社会方案而感到愤慨。这样的情况在沙特阿拉伯同样存在。然而,也门的新政权未能得到除这些激进分

子之外人士的广泛支持。

沙特阿拉伯在沿也门边界线一侧给巴德尔及其支持者们提供庇护所,让其在那里建立起流亡政府。沙特阿拉伯还向其提供了武器和金钱以应对战争。这支人数大约在4万人的王室力量定期进入也门,对共和派人士以及埃及的军队发动袭击。因而,也门内战也就逐步演变成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之间的冲突。

费萨尔重夺领导权

沙特官方和上层人士在是否支持也门王室分子或承认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沙特内阁中六个平民出身的成员代表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倾向于也门共和派。费萨尔的兄弟哈利德王子及其党羽则支持也门王室分子。沙特优柔寡断的个性使其无法解决这一分歧。王室家族和乌里玛向沙特施加压力要求其下台。如果不考虑头衔的话,这应该是第二次。1962年10月25日,沙特任命费萨尔为国家首相兼外交部长。

223 费萨尔随即将沙特的儿子从一些关键岗位清洗掉,并且更换了来自利雅得的忠诚于沙特的王室卫队的大部分成员,并将其中的大部分人派往沙(特)也(门)边界。11月,费萨尔发布十点旨在阐述自身致力于改革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实行言论自由(“在伊斯兰教信仰和一般性法律和秩序的框架之内”),改革公共道德委员会(Committees of Public Morality),改进医疗卫生、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实行经济改革以及完全废除奴隶制。同时,该计划还承诺放松当时伊斯兰教法所需要的简朴的要求,给广大民众创造更多更适用的娱乐方式。当然,该计划也明确将古兰经、圣训以及伊斯兰教教规视为王国的基石。然而,这场改革的诉求是模糊的,看起来更像是为了应付自由亲王组织而不是真正地推进改革。

改革运动

也门战争给自由亲王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开端,他们将改革定位

为避免重蹈埃及和也门君主制覆辙的一种方式。在费萨尔接管政府的当月,塔拉勒组建了旨在沙特阿拉伯实现民主的阿拉伯解放阵线。该运动的支持者还要求彻底审查石油特许权,废除奴隶制以及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另外一个改革组织——阿拉伯半岛之子联盟(简称 FSAP,其成员主要为平民)在开罗成立,该组织后又改名为阿拉伯半岛人民联盟并迁移到也门首都萨那,在那里向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塔拉勒对其行为予以反对,并重新创建了一个组织——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简称 ANLF),试图使阿拉伯半岛人民联盟边缘化。但是,自由亲王组织开始与他们的精神领袖纳赛尔越来越疏远,当一个由埃及掌控的“也门电台”组织敦促其听众“毫无例外地去杀死包括自由亲王组织成员在内的阿里·沙特王室的所有成员”时(Vassiliev 1998, 369),双方的裂痕加深了。1963年8月,塔拉勒从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撤回自己的人员,并公开表示自己对沙特政策的批评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向费萨尔的改革表示钦佩(Vassiliev 1998, 369)。到1964年初,自由亲王组织成员全部从贝鲁特回到利雅得,停止了他们的相关活动。

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尔,保证美国将向王国提供保护,同时还提出了一项遭到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反对的和平计划。(肯尼迪还利用自己的办公室去推进王国的改革。在1962年与费萨尔的一次会议中,他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内容涉及扩大民主的参与度,增加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以及废除奴隶制。费萨尔也向肯尼迪表示,希望设立一个能任命副手以监督王权的立法机构,尽管没有立法权,这项改革举措还是迟至30年后才得以通过。)当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威胁要关闭所有拒绝承认其新政权的国家大使馆和驱逐其使团时,美国才勉强地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

双重权力的终结：费萨尔成为国王

当战争分裂也门之时,来自王室家族内外的混乱也威胁到战争的后方。1962年12月,40名官员因为涉及谋划政变而被拘捕,次年1月



1962年费萨尔王储和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在白宫。肯尼迪重申美国将向王国提供防卫义务，同时也努力促使沙特阿拉伯尊重人权。（承蒙 The Saudi Information Office 提供）

1日，王国通过戒严令，一个前沙特外交官和几个军官因为涉嫌反政府罪被下狱。同年4月，当沙特从其治疗的欧洲返回国内后，他的39个兄弟要求其将所有权力移交给费萨尔。沙特让步了，仅仅保留了国王

头衔。

1964年3月,沙特再次试图夺回权力。他无视乌里玛们要求其退位的建议,试图唤起王室卫队中忠实分子的支持。直到费萨尔用国民警卫队将沙特的王宫团团包围,他才放下武器宣布投降。乌里玛发布费特瓦,宣布将所有权力移交给费萨尔。同年秋,王子、部落首领以及乌里玛齐聚利雅得要求沙特逊位。部长理事会随后也批准了这一请求,宣布费萨尔为国王,整个王室家族集体向费萨尔签署了一份宣誓效忠书。沙特直到受到软禁和丧失财产的威胁后才宣誓效忠。1965年1月,沙特宣布退位并离开沙特前往欧洲。哈立德·伊本·阿卜杜勒被任命为王储。

然而,沙特仍继续干涉费萨尔的统治,并声称自己对王位的权利。1966年年末,他从欧洲移居到开罗,并在纳赛尔的帮助下进行旨在恢复王位的尝试。沙特把费萨尔称作“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并表达了重回沙特阿拉伯的意愿(Vassiliev 1998, 370)。1967年4月,他访问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首都——萨那,也门总统称其为“沙特阿拉伯的合法之王”(Vassiliev 1998, 370)。

出于对工作状况的不满,劳工的骚乱在这十年间也在缓慢升温。反政府的阴谋定期的暴露,但是国内严格的安保措施和对成百上千具有颠覆政府意图的激进分子的拘捕使这种威胁保持在较低的水平。1967年,一群试图搞阴谋破坏的非沙特阿拉伯籍人被拘捕,被指控阴谋摧毁政府办公大楼等其他目标,17人被斩首示众。1969年,一场暗杀费萨尔的阴谋又牵出一大批沙特阿拉伯的军官。据估计约2000人因此遭到拘捕,其中还包括石油工人和反对派人士。同年,随着利比亚国王穆罕默德·“伊德里斯”·赛努西被穆罕默德·卡扎菲(Muammar al-Qadhafi)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驱逐,又一个君主制被推翻。该组织随后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向国民宣布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成立。

与此同时,也门的战争还在继续。到1965年,有1.5万名埃及人和成千上万的也门人丧生。同年8月,为结束这场冲突,纳赛尔和费萨尔签署了《吉达协定》(因签署地而得名),双方呼吁立即停火,也门事务

由也门人自己决定,撤走一切外国军队。此后,也门的王室分子和共和派人士在也门的哈拉德(Harad)召开会议,就组建临时政府进行商讨。但是会议陷于僵局,双方的冲突再起。

截至1967年,大约有5万至7万的埃及军队在也门。王党分子的一系列胜利引起了共和派人士对战争的反感,他们认为埃及把也门煽惑成了战场。然而,纳赛尔却声称埃及军队仍将留在也门,直到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实现自我防御。沙特阿拉伯关闭了埃及银行在王国内的分支机构,埃及也将国内属于沙特王室的财产充公。

发展计划

当内部的阴谋诡计和外部的冲突困扰王国之际,1960年代仍可以被视为是国家向公共事业投资的开端。农业、卫生保健、教育、灌溉工程以及使贝都因人定居下来都是其中的受益者。最大的投资花在军队身上,军队占用了国家预算的40%和国民收入的10%—13%,这远高于美国或其他北约国家的防务开支,尽管还低于所谓的前线阿拉伯国家的开支比例,如叙利亚、约旦和埃及,这些国家的开支几乎都用于和以色列作战。

在继位以后,费萨尔开始致力于积极的国家建设计划,以修复因沙特的忽视和管理不善所导致的后果。他制定了一项精巧的福利制度,免费向所有的沙特阿拉伯公民提供医疗保险和教育资源。1965年,他正式提出了国家财政预算计划。在费萨尔的领导下,中央计划组织得以成立,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70年开始实施,涉及防务、教育、交通和公共事业。在该计划的指引下,大规模的国家工程开始启动,如修建机场、港口、道路、发电厂以及通信网络等国家基础设施。该计划还包括修建学校和向孩子们提供免费教育。女子上学、引进电视以及其他现代化的成果都需要得到乌里玛的许可。电视引起了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对,1965年在利雅得发生的反对电视台开播的暴力示威直接导致国王外甥之死(是反对派的领导人)。

尽管进行了现代化改革,女人也获得了教育的权利,但她们仍然会

受到部族法律的约束。在内志,女人被禁止与汉志或阿西尔的男人结婚。同样,内志部落的父亲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女儿与定居的非部落背景的男人结婚。汉志拥有圣裔贵族背景的女人也不会与内志的贵族或汉志的平民结婚。同时,上层社会的男子可以娶两个或三个妻子,而来自普通阶层的在海外留学的男子有时会娶外国妻子。这种现象引起了官方的担忧,以至于在1970年代中期,政府要求沙特男子迎娶非沙特的女子时需征得内政部的同意,并把沙特女子与非沙特男子的婚姻视为非法。

1970年,费萨尔创立了司法部。在这个部门任职的乌里玛成了国家公务员。这使得费萨尔拥有了雇佣和解雇对改革拥有影响力的宗教权威的权力。他把大多数自由派人士保留下来,而把那些非常保守和抵制变化的人士驱逐出去。

同年,有23个国家的外长在吉达开会成立了穆斯林联盟(the Muslim League)大会秘书处,同时规定以后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以促进穆斯林国家间的合作。世界穆斯林联盟于1962年在费萨尔的倡导下在麦加成立。1972年,在该联盟的第二次会议上,一致同意创立一个反对以色列的圣战基金(a fund for the holy war)。自1967年与以色列的战争开始以来,冲突一直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主要议题。

1967年阿以战争及其后果

1967年6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进行了一场短暂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阿以战争,也称六日战争。与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这些向战争投入大量军事资源的国家不同,沙特阿拉伯很少直接介入。以色列夺取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区、戈兰高地以及约旦河西岸。其中的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就位于此。作为对领土变更的回应,联合国通过了242号决议,呼吁以色列从其所夺取的土地上撤军,并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平共处。

由于与以色列的战争,纳赛尔不仅失去了苏伊士运河的收入,而且还需要重整军备,这一切都使其无力再向也门冲突插手。同时,反以情

绪的高涨和对埃及的同情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昔日的恩怨开始让位于以色列带来的现实威胁。

费萨尔和纳赛尔于1967年8月在苏丹喀土穆阿拉伯峰会上会晤。会议的主要目标就是讨论阿拉伯应对战争的策略。所有的代表都表达了坚定的反以立场,用他们政策的话来讲就是:“不和平,不直接谈判,不承认。”会议期间,费萨尔和纳赛尔签署了结束也门冲突的协定。该协定呼吁撤走埃及的军队和终止沙特对王室分子的支持。沙特阿拉伯承诺每年向埃及、约旦和其他与以色列作战的国家提供1.4亿美元的援助。

沙特阿拉伯与埃及的重归于好也结束了沙特重归王位的梦想,因为他失去了埃及的支持。1969年2月,这位前沙特国王去世。当时,埃及的军队正在重建过程中,沙特阿拉伯与红海对岸的邻居的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

即使在埃及撤军以后,也门共和派人士和王党分子之间的战争仍然持续到1970年4月中旬。一个保守的共和派政府在费萨尔的支持下成立了。同年夏天,沙特阿拉伯正式承认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1973年,两国对《塔伊夫协定》(1934年伊本·沙特和叶海亚伊玛目签署的协定)进行了补充,确认沙特阿拉伯对汉志南部的统治。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阿盟于1964年创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其作为一个争取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协调组织。1967年战争后,巴勒斯坦人从其资金提供者手中夺回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控制权,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为巴勒斯坦独立而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解放运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包括像法塔赫(Fatah)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th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这样的群体。沙特阿拉伯通过政府资助和富裕沙特公民的捐赠逐渐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要捐助者。

伊斯兰会议组织

为平衡纳赛尔主导下的阿盟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提出设立伊斯兰

会议组织,作为实现阿拉伯国家联合的替代组织。但是,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世俗政权的热烈支持。纳赛尔指责这个组织是“由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创立,其矛头直指民族解放运动”(Vassiliev 1998, 386)。但在1969年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着火以后,费萨尔在摩洛哥的拉巴特(Rabat)召开了一次伊斯兰国家峰会。35个伊斯兰国家中的25个应邀出席,其中10个代表团由该国国家元首带队。尽管此次会议因为分歧而受到影响,但是其仍然为这一区域内的国家建立了一个超越阿盟的实现紧密合作的网络。

1970年11月纳赛尔之死既改变了埃及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改变了埃及与其所在地区和世界的关系。对于王室家族而言,这一事件消除了一大片经常性的不吉祥阴影。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开始与沙特阿拉伯修复关系,并邀请费萨尔访问埃及。费萨尔1971年在开罗受到的近乎疯狂的欢迎,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5年前纳赛尔在利雅得所受到的礼遇。这标志着埃及开始从其支持者苏联身边转向。苏联模式的经济规章被废除,纳赛尔主义者从权力岗位上被清除。1972年7月,萨达特把所有的苏联军事人员驱逐出境。萨达特也试图终结埃及与以色列的对立,但是被美国和以色列粗暴地拒绝了。

英国人的地区性撤退及其后遗症

英国人1967年从亚丁撤退,南也门取代英国成为东亚丁的保护国,这使沙特阿拉伯直接陷入了与其这个南部边界邻国的冲突之中。一个反君主制的团体——民族阵线(the National Front)接管了权力并着手镇压国内的部落势力,1969年,南也门(也称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开始实施苏式改革。

沙特阿拉伯派遣军队去攻击该政权并支持其反对力量。由保守的共和派人士领导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也反对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所走的马克思主义道路。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于1971年不断地对其发动侵扰,并最终在次年升格为一场持续数月之久的大规模边界战争。两个

也门国家此后达成了停火协定,但是沙特阿拉伯仍然对该政权深为不满,直到 1980 年代才与其建立外交关系。

230

1971 年,英国终止了与包括巴林、卡塔尔以及特鲁西尔国家在内的海湾国家的保护条约,所谓的特鲁西尔国家特指阿布扎比、阿曼、迪拜、拉斯哈马(Ras al-Khaima)、沙迦(Sharja)以及乌姆盖万(Umm al-Qaiwain)。到 1970 年代末,几乎所有的英国军队都撤走了。英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声称对海湾国家的一些岛屿拥有主权)就上述国家的未来经过一番政治斗争之后,巴林和卡塔尔于 1971 年宣布独立,停火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即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直到 1974 年与阿布扎比长期的边界争执得以解决之后才建立起外交关系。但是,非官方的关系被关闭了,局部的交流还是因为沙特阿拉伯想以此平衡伊朗对海湾国家的影响。

沙特阿拉伯与石油输出国组织

尽管自伊本·沙特统治时期以来,沙特阿拉伯一直不愿意将石油视为一种政治工具,他对于此种资源的经济控制并不遮掩。这种尝试首先受到战后石油供应过剩的刺激,因为石油过剩导致阿美石油公司削减生产(正如石油公司在别的石油生产国家所做的一样),从而也就减少了王国的收入。开始于 1954 年的世界石油价格的下跌严重恶化了王国的财政收入。此外,更为明显的是,尽管有利润分成协定,但是阿美石油公司在沙特石油上挣的钱比沙特阿拉伯获得的还要多,这种状况在别的石油生产国家也能看见。对国家事务的关注直接导致第一次阿拉伯石油大会于 1959 年 4 月在开罗举行。

在会上,沙特阿拉伯石油和矿产资源部长阿卜杜拉·塔拉奇(Abdullah al-Tariqi,伊本·沙特财政部长苏莱曼的门生)提出要定期就石油合同进行谈判,表示原有的合同利用了产油国的无知和石油商务知识的欠缺。

此次会议直接促成了 1960 年 9 月在巴格达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该组织的目标在于协调成员国的行动以稳定市场,或者充

当一个在西方非常盛行的卡特尔(cartel)。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及委内瑞拉是该组织的创始会员国,阿布扎比、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加蓬、印度尼西亚、利比亚、尼日利亚以及卡塔尔随后也加入其中。最初,石油输出国组织并不能实现自身的目标,因为在他们所签署的合同中,石油特许权的持有者有权决定在某些国家的产油量。

尽管如此,在沙特阿拉伯,自信最终促成了与阿美石油公司协定的修改,此举使王国从石油输出中增加了50%以上的收入。意识到利益的共同性,1968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集体加入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

231

该组织的最初目标定位是“温和的”,但是在1969年利比亚与其石油特许权拥有者之间的对抗后,它的要求和策略发生了改变。利比亚试图为王室增加少许的酬金,而不是将石油收入与石油公司平分,一个象征性的数字但足以占本国获得收入的大部分。石油公司对此予以拒绝。次年,利比亚这个当时向欧洲输出其所需要的20%的石油份额的国家减少了生产份额。石油公司不能确保替代供应,因而被迫答应修改财务安排。与此同时,国际原油市场上需求量的增加也使其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1971年的德黑兰协定给予海湾国家对“参考价格”事实上的决定权,由此也就表明石油输出国组织已经实现了其最初的目标。但是直到现在,石油输出国的要求已经发展到包括所有权,而不仅仅是在石油公司中的多数票。1972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与石油公司就这一最终目标进行谈判。1962年,就在费萨尔成为国王的那个月,他任命艾哈迈德·查基·亚马尼(Ahmad Zaki Yamani)酋长取代塔拉奇为石油部长,以此作为其巩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亚马尼成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主要谈判者和公众人物。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石油公司之间签署协定,同意沙特阿拉伯获得控股权,该权利将逐年递增,直到沙特阿拉伯于1983年取得绝对多数的控股权。然而,由于1973—1974年石油价格的巨幅飙升,该协定的实施也在加速进行。到1976年,沙特政府已经拥有了控股权,到1980年代实现了100%的控制。

石油禁运

232

费萨尔国王延续其父不将石油当作武器的政策,声称“石油和政治不能混为一谈”(Al-Rasheed 2002, 136)。1973年4月,政策转向的指标出现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和矿产资源部长亚马尼酋长第一次将沙特石油生产的增加与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联系在一起。费萨尔国王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以色列予以支持,沙美关系要维持下去是困难的。

1973年7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将石油价格提升了11.9%。然而,沙特阿拉伯还是保持一种温和的声音,并不在继续要求涨价的国家之列。费萨尔希望此种立场能有助于维系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并发挥王国在此项交易中更大的作用。1973年的整个夏天,随着与以色列紧张关系的升级,沙特阿拉伯不断威胁要改变石油政策,并表示如果一旦与以色列发生战争将削减供给。同年8月31日,费萨尔国王重申了他的警告,但美国和欧洲都对此无动于衷。

1973年10月6日,随着埃及和叙利亚协同发动的突然袭击,阿以战争爆发,此次冲突也被称作赎罪日战争,因为当天是犹太人的赎罪日。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请求费萨尔国王呼吁埃及和叙利亚停火。然而,费萨尔却表示自己支持这两个国家,并要求基辛格去说服以色列撤离其所占领土。

同月,在科威特随后举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上,10个阿拉伯成员国一致同意减少5%产量并每月提高17%的价格,直到中东冲突得以解决(伊拉克要求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拒绝加入此类活动,随即增加产量以获取因为抵制而提高的高额回报。伊朗也漠视了此种抵制)。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向费萨尔表示,美国不会在战争期间对阿以任何一方有所偏袒。就在其后不久,以色列向美国发出补充武器的紧急需求,尼克松却马上给以色列人提供了22亿美元的援助。费萨尔感觉受到了背叛,尽管对他来讲,广泛的言行一致的援助比空运武器本身令他更难受。于是,沙特阿拉伯单边宣布禁止向

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荷兰输出石油以及禁止向供给美国的炼油厂输出石油,其他一些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不久也参与进来。一些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成员还就提高石油价格达成一致,到当年12月,石油价格已经翻了三倍多。

第十一章 石油与武器(1973—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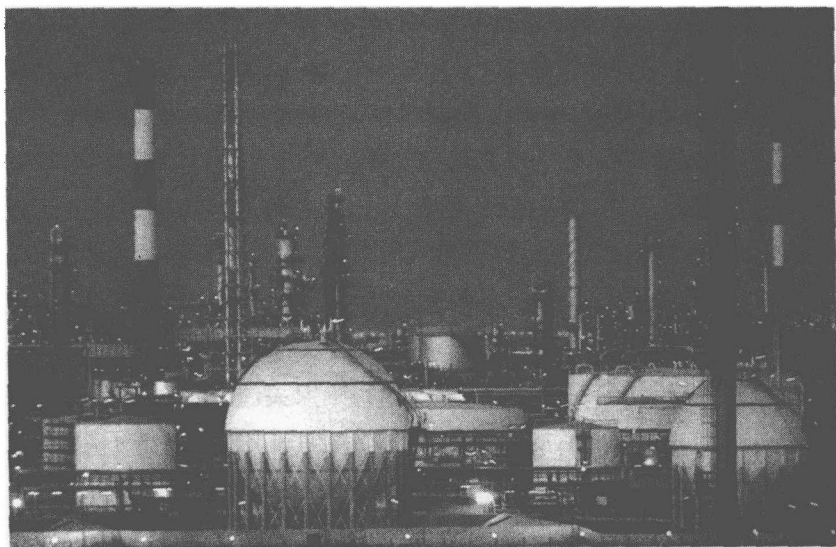
自从1973年石油禁运的20年来,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命运经历了深层次的变化。长期以来,沙特反对把石油作为武器,而且不愿意改变这一态度,这给王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权力、影响力和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并不能平息来自自由的世俗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者的不同声音。苏联入侵阿富汗转移了批评者的注意力,同时使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共同创造了一支伊斯兰斗士组成的军队,同苏联作战。这些年来,沙特政府采取措施发展公共建设工程与普及社会公益福利,经济结构进行多元化的调整。与此同时,随着沙特周遭君主制国家的覆灭,追求军事安全成为王国的最大考量,而依靠强大盟友的保护似乎是幻觉。繁华年代过后是一个税收锐减和国库空虚,政治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这一时代又被沙特昔日的盟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阴影所笼罩。侵略威胁了王国的生存与独立,甚至暴露出王国花费高昂代价所构筑的防卫能力的虚弱。由美国领导的盟军的军事干预方式将被证明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那样对君主制政体构成威胁。本章涵盖了这些内容。

石油禁运的后果

在1973年石油禁运后初期,沙特的石油收入猛增。1973年,沙特阿拉伯的国内生产总值(其中90%是石油收入)比前年增长了150%,

从 405 亿里亚尔增长到 993 亿里亚尔。阿拉伯世界看到了石油禁运的巨大胜利,这也是对西方的反抗与挑衅,是对自 1967 年阿以战争羞辱性失败后的一次心灵慰藉。在西方,石油禁运引起了“石油依赖国”的高度关切,反阿情绪逐渐高涨。费萨尔国王在石油禁运过程中表现得很不情愿,但沙特阿拉伯却因其领导地位而享誉阿拉伯世界。石油收入的增长使王国可以更自由地在阿拉伯世界选择自己的投资意向,沙特阿拉伯在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费萨尔也利用这些增长的财富雄心勃勃发展现代化事业,修建巨大的公共工程,构建沙特强大的军事力量。

1965 年,沙特官方成立中央计划组织(CPO),负责制定了国家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涵盖 1970—1975 年,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国防、教育、交通和公共基础建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由于计划制定的相对保守,随着生产能力和石油价格的飞速增长,实际投入超过预算的两倍,从 92 亿美元增长到 210 亿美元。



从 1970 年开始的一系列五年发展计划中,国家把大量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福利事业的普及。朱拜勒炼油厂就是一个较大的工业发展项目。(承蒙 The Saudi Information Office 提供)



Ghazlan 蒸汽发电厂也是五年发展计划期间设计与执行的一个大项目。(承蒙 B. H. Moody/Aramco World/PADIA 提供)

对于外部人士来说,王国面临的似乎只有一种挑战,那就是如何消费这前所未有的财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总预算费用超过了1400亿美元,实际费用大约是2000亿美元,但是购买大宗物资使得国家将资金难以投入到交通系统上。在沙特港口,货轮要等四至五个月才能卸下货物。(这样第二个五年计划优先考虑道路和港口的建设就显得不足为怪了)沙特石油美元的滚滚流入,但劳工却短缺。据估计,沙特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50%。更成问题的是,石油财富的增长使沙特产生了二层结构的社会系统,加重了民众对政权世俗化的忧虑。

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70—1984),国家关注的焦点是王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期间,国家建成了10万英里的公路,修缮了25个航空港(其中三个为国际化标准)和21个海港设施。

和美国重新修好

自相矛盾的是,费萨尔利用对抗西方而赢得的新领袖角色,却促进

埃—美和解,鼓励了中东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反苏活动。

随着美国积极介入并结束1973年10月开始的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1974年,沙美关系开始缓和。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通过斡旋于三个国家之间的穿梭外交,使埃及与以色列、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签署了停火协议。费萨尔真诚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信号是,1974年3月,石油输出国组织采取反西方姿态,而沙特则以从中撤出相威胁,成功地劝服该组织保持低油价。虽然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美国仍旧把伊朗(礼沙汗统治时期)和以色列视为中东地区两个最重要的盟友。

在后石油禁运时代,沙特增加石油产量弥补西方石油供应短缺的局面。1974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吉达,他是访问沙特阿拉伯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本月另一个重要的事件是沙特阿拉伯收回了阿美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权,签署了一份协议,规定沙特王国享有阿美石油公司60%的资产拥有权以及特许权。

费萨尔的英才大略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闻名遐迩。因为他在1973年曾与美国绝交,1974年末的《时代》周刊杂志将费萨尔选为“年度风云人物”。费萨尔成为广大公众尊敬的领袖,乌里玛和传统势力称他是虔诚和忠诚的穆斯林,其他人称他为进步和务实的统治者。

暗杀和继任

1975年3月25日,在费萨尔每周的“马基利斯”会议上,他的侄子,一个曾在美国的学校里度过七年时光的年轻王子,射杀了费萨尔国王。据推测,他是为了给死去的兄长报仇。他的兄长曾是一位原教旨主义者。1960年代,一家新电视台欲在利雅得开播,激起民众抗议,他的兄长就是这次活动中被沙特警察射杀的。暗杀者被认为是精神失常,乌里玛对他的判决是砍头,并在利雅得公共广场斩首示众。

费萨尔逝世三天后,哈立德王储继任。他的兄长穆罕默德是伊本·沙特最年长的孙子,曾被确定为继承人,但他有酗酒恶习,且脾气暴躁,因而被剥夺了王储的权利。法赫德由于负责国内外政策而被任命为王储,苏尔坦王子被任命为国防和航空大臣(这一职位他一直任到2004



哈立德国王(右)与阿卜杜拉王子。1973年费萨尔被刺杀后,哈立德成为国王,但不久他成为一个挂名的首脑,国家权力由法赫德王储控制。(承蒙 the Saudi Information Office 提供)

年)。权力的重组代表着苏代尔七兄弟力量的上升,费萨尔苏代尔支系的全部兄弟们为:法赫德、苏尔坦、纳伊夫(内务大臣)、萨勒曼(利雅得

市长)、阿卜杜·拉赫曼(自1962年起任副国防和航空大臣)、艾哈迈德(副内务大臣)、图尔基(副国防大臣,任职到1978年)。

哈立德国王继续了费萨尔的内外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拓展社会服务,革新教育体系,当然更强调社会中的正统观念与保守主义。然而哈立德热衷体育运动,他更喜欢把时间耗费在沙漠里的休闲,沉醉于猎鹰等活动。很快他就成为国家的一个象征性角色,而法赫德则成为事实上的政府首脑。

哈立德国王也利用石油收入来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在这些年中,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自1970—1989年以来,沙特阿拉伯的水果和蔬菜产量增长了40%,乳制品产量增长了45%,蛋类产量也从5000吨猛增到10万吨,家禽产量也从7000吨增长到22.6万吨。但这种增长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依靠政府的拨款和损耗地下水维持农业灌溉,造成生产成本昂贵,比如,沙特小麦成本价格是世界小麦价格的7倍。

政府的对外援助

石油财富的急速增长,其后果是沙特在此期间成为世界金融的一股重要力量。王国把数十亿美元存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在1978年成为该组织的永久成员之一。据报道说,到1979年,沙特的海外投资已有1330亿美元。到1981年,这一数字至少增长了1000亿美元。

随着王国收入的增加,沙特阿拉伯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是伊斯兰国家)的主要援助国。王国也给政治组织和抵抗团体,包括通过巴解组织,给巴勒斯坦、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和中美洲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提供支持。王国也通过马德拉萨或者通过建立和资助伊斯兰学校在穆斯林世界宣扬瓦哈比教义。1973—1991年,沙特给发展中国家和组织的援助已大大超过600亿美元。在这些年里,沙特是世界上以美元币值资助其他国家最多的国家,其捐赠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到1991年,沙特阿拉伯用于捐赠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美国才0.2%。国王和王储在1994年宣称,他们

239 大概已经提供总价值为 1 060 亿美元来资助伊斯兰国家,146 亿美元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受益国有 70 个。但是这些给其他地区民众、阿拉伯国家、政权组织的援助并没有规避政权面临的国内外威胁。

戴维营与埃以和平

1978 年 9 月,受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邀请,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来到戴维营,马里兰州的一个隐秘之处,来达成和平协议。经过 13 天的协商,双方在 1978 年 9 月 17 日签署了举世瞩目的戴维营协议,为双方的关系实现正常化达成了基本协议。随后在 1979 年 3 月 26 日,埃以在白宫签署正式和平协议。条款呼吁以联合国安理会 242 号决议为双方相互承认的基础。它的关键条款是确定由战争获得的领土的非法性。1967 年阿以战争后,以色列从埃及夺得西奈半岛,从约旦夺取了约旦河西岸,从叙利亚夺得格兰高地,协议要求以色列从 1967 年战争中占领的埃及领土(西奈半岛)中撤出,实现双边外交承认,以色列占领区的管理机构用自治政府代替军队和平民当局。

该协议是中东现代史上一个分水岭,打破了此地区一个多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人的坚定态度。此项协议使得萨达特和贝京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被阿拉伯世界认为是一种背叛行为。埃以和平协议签署后的第一天,沙特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公开指责协议,宣布和埃及断交。沙特对埃及全部财政援助随即停止。

占领大清真寺

240 1970 年代末,沙特阿拉伯国内逐渐显现出不稳定的迹象。1979 年,军队中发现了反君主制主义者的小型组织,破获了非法的武器进口活动。在汉志,部落关系也被沙特王子肆意侵夺土地(这是王室家族的一项特权)的行为所破坏。王子们也都怨声载道,他们对生活津贴的减少以及和年长者控制国家权力的格局充满愤怒。9 月,一股新威胁力

量出现了,这些人到处散发反政府的传单。这种方式当然是不合法的。沙特阿拉伯政权陷入麻烦之中,政府已习惯于用一般调查安全机构来有效地平息反对派。更麻烦的是,对某些肇事者来说,他们的要求不是自由化和现代化,而是要回归到僵化的正统宗教理论中去。为应付行将到来的危机,沙特阿拉伯的国防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在9月中旬的朝圣期间,一小股武装叛乱分子纠集了大约3500人占领了通往麦地那的公路。稍后,一个不出名的组织,阿拉伯半岛穆斯林革命运动(MMRAP)控制了麦地那和麦加之间的关键要地。他们大多是前伊赫万部落的成员,在国民卫队中服役。有些人是学生,既有沙特人也有外国人,来自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是穆斯林兄弟会的积极分子。该组织曾遭纳赛尔镇压,组织成员得到费萨尔的庇护。叛乱的时候,他们分成两部分,分别到麦地那和麦加。麦地那的政府军采取措施,平息了叛乱。虽然没有伤亡数字发布,但据非官方估计,在这场叛乱中被杀的人数有250人。在麦加,令人惊奇的是,沙特阿拉伯国防军被叛军打败。11月20日,穆斯林教历15世纪的第一天,估计有200到1000人的革命分子占领了麦加的大清真寺。

政府对危机的反应

法赫德副首相宣布对圣地发起进攻,进攻持续了两个星期。12月3日,最后一名叛乱分子被逮捕。在进攻中,沙特阿拉伯政府没有公布伤亡数字,但估计约有上百人死亡,包括100多名叛军和27名沙特士兵。反叛组织的精神领袖,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卡赫塔尼(Muhammad bin Abdullah al-Qahtani)死于叛乱。起义的指挥官朱哈曼·犹他比(Juhayman al-Utaybi)被捕,后与其他63名叛军被公开斩首。叛乱的结果是许多高级军官被解除职务,几千名外国工人被驱逐出境。12月份,一个反对派领导人逃到了贝鲁特遭绑架后失踪。在美国情报局,法国以及联邦德国情报部门的帮助下,沙特的安全部门对叛乱组织进行彻底清除。

为了安抚具有改革意识的民众,法赫德作出颁布《基本法》的保证,

该法律将给中产阶级提供在政府中的发言权。为得到对王国的现代化取向深感忧虑的乌里玛的支持,沙特政府关闭了许多女性美发沙龙,电视上的女播音员也消失了,女孩子不允许到沙特之外的地方留学。保守派的力量陡增。1984年,一个受人尊重的乌里玛成员指责旅行社推动了沙特年轻人去西欧和美国旅行的浪潮,这种旅游使他们接受邪恶氛围的影响。这种观点得到沙特官方的支持。同年,沙特政府规定进口木偶玩具将受到严惩。西方或其他国家妇女在沙特公共场合拒绝戴面纱会被宗教警察带走。公共礼仪规范官员打破照相馆的窗户,关闭了男女混用的海滩,禁止外国人庆祝圣诞节。大多数市民没有这些极端想法,他们只是要求沙特政府允许媒体或社团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会,主题为现代化对阿拉伯半岛存在几个世纪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威胁。

马赫迪

占领沙特麦加大清真寺宗教组织的政治领袖是朱哈曼·犹他比。他们的精神领袖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卡赫塔尼,自称马赫迪(引导者),或叫弥赛亚(Messiah)。卡赫塔尼宣称他的目标是“纯洁伊斯兰”,清除皇室家族与堕落乌里玛这些“异教徒团伙”。(Vassiliev, 1998: 396)。阿拉伯半岛穆斯林革命运动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包括解除年老王子的职位,停止与西方的石油交易(这会使沙特的收入骤降),回归“纯正统”的伊斯兰中去。犹他比呼吁在马赫迪的领导下回归到第一个世纪的伊斯兰社会中去,他将这一时期描述为一个公正和平等的黄金时代。

占领者得到了手工工人和部落学生,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埃及、也门和巴基斯坦外国工人的支持。但是对政治治理不满所导致的起义的真实理由被起义者自称为马赫迪的说法所掩盖。当起义者占领大清真寺时,高级乌里玛开始讨论真正马赫迪的特性并得出结论是卡塔赫尼本人不是马赫迪。11月底,30个高级乌里玛联合发布了费特瓦,将该组织定位为叛乱集团,沙特政府利用这些调查结果让民众对起义者产生不信任感,转移民众认为政治不满导致起义的注意力。乌里玛发布费特瓦来支持王室,

允许其在圣地进行军事行动。

东方省的起义

在占领大清真寺的两周后,王国的主要石油产地与什叶派的据点东方省(哈萨)也爆发了什叶派起义,这里的什叶派大概有30万到35万人。这次动乱与纪念什叶派的殉道者侯赛因的哀悼仪式阿舒拉同时发生。瓦哈比派视这些什叶派的庆祝活动为异端并加以镇压。自1913年沙特从奥斯曼帝国夺回哈萨后,就禁止什叶派在公开场合举行阿舒拉节。什叶派教徒受到歧视,教育机构、军队等许多岗位都不向他们开放。1979年末,该地区发生游行示威活动,沙特政府派遣1.2万到2万人的国民卫队到那里驻守。1980年2月,哈萨的什叶派教徒在街道上公开进行他们的宗教仪式,但遭到沙特军队的阻挠。这场反政府暴乱持续了三天,席卷了整个东方省,兵营与银行也被付之一炬,有20多人在这场暴乱中丧生。

伊朗,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处于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领导的什叶派政权的控制之下,人们都认为他通过电台广播攻击沙特王国的君主制,煽动示威游行。在那年(1980年),卡提夫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暴乱,作为霍梅尼回归伊朗的周年纪念。沙特政府对起义进行军事镇压,此外还宣布改革计划,安慰什叶派,允诺改善什叶派的教育、经济和社会地位。但这些改革措施随之都被束之高阁。

国防费用

随着不断显现的跨界破坏活动与国内威胁,美国的责任和义务是保护沙特政权急切关注的安全。沙特在解除石油禁运后将巨额费用用于捍卫国防的安全。1980年代,沙特庞大的国防开支还在增长,甚至在油价下跌时也未曾减少。这些年间,沙特的国防开支每年要花费140亿到240亿美元。这意味着在1980年代,国防开支已占到了GDP

的 20%，1988 年甚至超过了 GDP 的三分之一(36%)。美国是主要的武器供应国。这段时期两国的关系是“武器换石油”的政策，即沙特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稳定的石油供应，而美国政府和私人部门为王国提供国防安全与武器供应。沙特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它有资金寻求高尖端的武器。但美国担心沙特利用这些武器来对付以色列，双方交易日益复杂化。沙特政府暗地或间接与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吉米·卡特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处好关系，以便利武器交易。

但是外交的重要性超越了石油和武器。沙特将自己和美国的关系作为影响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方式，劝服美国对以色列施压，与巴勒斯坦协商和平协议。沙美关系越亲密，阿拉伯世界的政府与公众越恼怒。这又使沙特统治者的安全考量日益突出，被迫向美国靠拢。

1976 年，沙特需求 60 架 F-15 战斗机和其 他军火。美国犹太社团和以色列支持者反对向沙特销售武器。据报道，1977 年沙特国王哈立德与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达成一项协议。国王允诺，截止到 1984 年，油价的提高比例不会超过 5%(保证随后废止)，沙特与美国石油交易的收入会再投资到美国。福特则许诺不管谁袭击沙特，美国将会保证王国的安全。沙特国王仍想要一些 F-15 战斗机。根据一项调查分析，那一年，沙特购买了大量的武器，数量之多使得沙特完成这些武器的调配工作就要花费六年时间。

1978 年，福特要求美国政府向沙特、埃及与以色列出售战斗机。由于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反对，国会并没通过福特的要求。沙特寻求班达尔王子的帮助，后者是沙特驻华盛顿空军的年轻王子，也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班达尔·伊本·沙特·伊本·阿卜杜·阿齐兹不断在沙美之间的高层互相沟通方面发挥着直接的作用。1983 年，他成为沙特驻美大使，直到 2004 年才卸任，并获得“外交使团团长”的荣誉称号。美国国会最终批准了对沙特的武器销售。

1970 年代，沙特从美国共购买了 340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但在 1970 年代末，有三个大事件刺激了美国对沙特的武器销售：那

就是1979年伊朗革命、同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次年伊朗—伊拉克战争。

伊朗革命

在1960年代,左翼和激进运动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这一趋势引起沙特领导层的警觉。1970年代,沙特王国对反君主制主义者采取强烈的敌视态度,甚至派出军队镇压北也门和阿曼的左翼起义。这股潮流也使沙特和伊朗沙汗为对付中东地区的世俗与激进政权而握手言和。但是1979年2月11日,沙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政权被推翻,阿亚图拉霍梅尼成为伊朗什叶派政权的领袖,该派别反对沙特瓦哈比教义。沙汗的衰落让沙特质疑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可能意义。尽管沙汗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最坚定的盟友之一,但美国没有保住沙汗在伊朗的统治。这一事件动摇了沙特和美国合作的信心,沙特统治家族决定自己为安全提供保障。

为了安抚沙特,美国总统卡特在1980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作出保证:“苏联侵略波斯湾任何地区都将被看作是对美国至关重要利益的侵犯。”这一政策被称作卡特主义。(1980年代末,应沙特的要求,美国空军装有“空中警戒和控制系统”的战斗机被派到沙特,防止伊朗轰炸机对沙特航空基地的入侵。)当1980年代,沙特拒绝美国军队进驻其领土而需要购买更多武器时,沙美关系日益牢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反西方立场延伸到了西方的盟友,包括沙特。伊朗人希望伊斯兰国家的什叶派发动伊斯兰革命,特别是科威特、巴林和沙特这些国家。前面已提及的1979年和1980年的沙特东方省叛乱就是一例。此外,朝圣也使得几千伊朗人涌到沙特,发动游行示威来抗议以色列、西方和阿盟。1987年,这些抗议变成了暴乱,结果造成400多人丧生,其中有275人是伊朗人。此后,沙特实行朝圣配额制,限制伊朗人朝圣的数量和压制民众的抗议。伊朗宣称由于人员伤亡与配额制,它将联合抵制朝圣活动。这次事件以及伊朗海军在波斯湾袭击沙特船只事件,致使两国断绝外交关系。

伊朗—伊拉克战争

1980年末,在总统萨达姆(Saddam)的指挥下,伊拉克进攻伊朗。由于沙汗的军事机器被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从内部攻破,在侯赛因看来,发动战争会迅速而成功地获得伊朗领土,从而得到进入波斯湾的通道。但战争很快陷入困境。侯赛因世俗的复兴主义(Baathist)政权是对沙特王国的威胁,但伊朗向整个中东输出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的目标更被认为是“大魔鬼”(the great evil)。因此沙特和它的海湾邻国在这场冲突中支持伊拉克。

但是,阿拉伯半岛国家担心他们支持伊拉克将会招致伊朗的袭击。1981年5月,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在阿布扎比组成了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其章程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地区安全、远离国际冲突,保持地区和平、相互尊重成员国的领土主权。组织还签订了保障协调免税协议和资助地区发展的项目。为了避免削弱阿盟的作用,对其安全协议一般都低调处理。然而在沙特的领导下,海湾合作委员会给伊拉克贷款数十亿美元以资助战争。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时,沙特已给伊拉克拿出250多亿美元。据在1982年继任哈立德为国王的法赫德国王承认,其中一些是贷款,一些是赠款。这些战争贷款,总数达到1600亿美元,在伊拉克国内对之形成一股愤怒情绪,成为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一个重要因素。

石油产量的增长需要追加资金投入,最终使油价下跌削弱了伊朗资助战争的能力。作为报复,伊朗发射导弹袭击波斯湾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船只。由于伊朗扣押美国使馆外交人员以及反西方政策引发二者的龃龉,美国转而支持伊拉克,但沙特与美国最密切合作的时代是由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的。

阿富汗战争

1979年11月末,在苏联元首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命令下,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个日子通常认为是11月24

日、25日或26日,但苏联作战部队至少在几天前就进入阿富汗。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成立了支持自己的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 1929—1979)政权,他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其政权经常遭到穆斯林反抗组织的侵扰。入侵是一场快速的、外科手术式的行动,目标是占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打通苏联与阿富汗的主要交通线。但是苏联的兴趣并不是支持阿明本人。11月28日,阿明被暗杀,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 1929—1996)被安置为总统,实际上是受苏联保护的傀儡。

在一个前伊斯兰国家出现了共产主义政府引起了沙特的关切和反对,苏联的入侵更是对伊斯兰世界的莫大侮辱。美国正在搞冷战,也反对苏联。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在组织、赞助和供应苏联反对派方面有共同语言,从而成为亲密的盟友。

吉米·卡特总统迅速作出抗议,取消了美国参加1980年夏季在莫斯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卡特采取了强硬措施来遏制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他在入侵之前的六个月就已经秘密地批准了对喀布尔前苏联政权反对派的援助。入侵之后,美国启动了大规模的秘密援助项目,来支持反苏联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Islamic mujahideen)或叫“自由战士”。

美国从全世界招募穆斯林并提供援助,以证明伊斯兰抵抗人士在抵制共产主义占领伊斯兰土地上的团结。利用这些人的宗教热情,美国将反对异教徒的侵略看做一种圣战。据估计,二十多年来由沙特和美国对圣战者的援助费用就高达400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国和王国组织了由沙特精英领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奥萨玛·本·拉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苏联的失败

巴基斯坦的军事情报局也卷入到圣战者的招募活动中。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训练基地为反对苏联的战争提供圣战武士。总数达到10万人的穆斯林来自十几个国家。1982年后,他们在基地接受训练。

他们利用崎岖不平的地形来掩护,进行闪电袭击和丛林战,圣战者们要把阿富汗变成了苏联的越南。奥萨玛·本·拉登于1988年或1989年在阿富汗成立了基地组织,这是一个伞状组织,给许多军事伊斯兰武装组织提供支持。

本·拉登的崛起

奥萨玛·本·拉登,生于1957年,是由南也门移居来的穆罕默德·本·拉登(Mohammad bin Laden)首长20多个幸存在世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和伊本·沙特私交深厚的穆罕默德,是本·拉登集团的创始人。他旗下的建筑公司是沙特规模最大的一个私人公司。由于国王的眷顾,本·拉登集团的多元化经营涉及农业、金融、投资和其他产业。

穆罕默德的孩子们和国王的孩子自幼年时就相交甚密,他的公司成为王国的主要合同商,修建了许多公共建筑和宫殿。伊本·沙特将修建宗教基础设施的所有承包权都给了穆罕默德,包括整修麦加和麦地那,这一特许权一直持续到1967年。1979年,叛乱人士之所以能占领大清真寺,主要因为反叛者利用本·拉登集团的卡车将武器运到圣地。因为公司拥有整修圣地的特权,卡车没被检查就被放行。在反攻计划中,沙特和美国军队利用公司地下通道的地图实施进攻计划;没有人有类似的档案文件。首长的一个儿子被怀疑与极端分子有染而被捕,随后就被释放,因为他承认不知道卡车之事。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本·拉登与沙特统治者家族仍强调二者的亲密关系,政府继续同本·拉登集团公司做生意。

1968年,首长死于一场直升机空难中,留给13岁的奥萨玛一笔8000万美元的遗产。1979年,本·拉登毕业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获得土木工程师学位。次年,他带着从沙特统治家族成员筹集的基金与自己的家产去了阿富汗。他出资修建了许多宾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建立了训练营。他呼吁沙特人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到阿富汗,成为圣战者。

沙特政府也对全世界伊斯兰国家的马德拉萨学校或宗教学校的建筑和运营进行投资。由于这些地区没有可选择的教育机构,这类宗教学校因为能够为学生提供食宿而很受欢迎。这种学校主要向学生讲授瓦哈比教义的基础知识,外界指责他们宣传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在1980年代或稍后时期,马德拉萨学校的毕业生成为在阿富汗作战的圣战者组织的招募对象之一。这些组织起初反对苏联,后打击同塔利班作战的阿富汗政府。当9·11事件临近前夕,对美国充满敌意的马德拉萨学校毕业生和外国志愿者来到阿富汗,参加所谓的吉哈德反对异教徒的入侵战争。

遭受了1.5万人死亡和1.7万人的受伤后,苏联在1989年从阿富汗撤退,留下了一个仅能控制喀布尔周围的摇摇欲坠的政权。1000多万阿富汗人死于战争,5000万人沦落为难民。随着苏联的解体,圣战者组织开始互相攻击。拥有私人武装的军事组织为争取主导地位而进行内斗。本·拉登对此大失所望,于1990年回到沙特。1992年4月,喀布尔的政府被推翻,圣战分子认为这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很大的胜利,而对西方反共产主义来说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当沙特的圣战分子回家后,他们带来了已在阿富汗点燃的净化伊斯兰的理想主义。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已经腐化。帮助筹集资金和反抗苏联占领的奥萨玛·本·拉登为战争中的难民成立了一个福利组织,大约有4000人被安顿到麦加,他还给受害者家庭施舍钱财。

武器储备

随着1980年代,中东地区威胁的增加,即使在石油收入锐减时,沙特政府仍寻求购买更多的武器。这些武器采购引起美国政府内部的激烈争论,反对派关心以色列的安全,试图阻止武器销售。沙特没能说服这些反对意见,只好从其他渠道购买武器。大量的武器交易也为军火采购商得到佣金、回扣和贿赂行为创造了机会,沙特统治精英的一些家族成员因此变得更加富有。

对应连接

尽管沙特和美国的关系时起时落,但是两国关系在整个 1980 年代显得更加亲密,双方关系的增强不仅仅体现在石油和武器销售上,而且还体现在反共产主义上的相互利益。这种互相关照(伴随着保持亲密关系的渴望)导致王国应里根政府的请求而对尼加拉瓜内战中的反共产主义的武装进行资助。

1984 年,里根同意将“毒刺”防空导弹卖给沙特。随后几个月,班达尔王子开始每月向开曼岛(Cayman)上的一个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银行账户头上汇款 100 万美元。同年,美国国会中断了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的支持,但里根政府把沙特当作是规避禁令的一个暗道。

1985 年,法赫德国王在华盛顿会见里根总统后,沙特政府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控制的开曼银行汇款 500 万美元,此后每月汇款 200 万美元。同样在 1985 年里根政府精心安排了一个通过以色列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的计划,沙特武器商人阿德南·哈肖吉(Adnan Khashoggi)作为中间人。伊朗是美国的敌人,美国政府明令禁止将武器卖给伊朗,但里根政府为武器供应制定了秘密计划。这种交易是为了换取伊朗支持的恐怖主义分子释放在黎巴嫩扣押的六个美国人质。1986 年上半年,载着 180 吨重军事设备的船只从美国出发,驶向伊朗。

1986 年,黎巴嫩一家报纸首先揭露了武器销售事件。美国政府官员在国会证实,沙特已经通过开曼银行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资助了 3 200 万美元。(另外,里根政府从武器销售所得的 3 000 万美元中拿出 1 800 万美元,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不管它们的援助有什么动机,由沙特提供的援助增强了与里根政府的关系。

1984 年随着阿富汗战争的进行,沙特和美国支持圣战者参加对苏作战。尽管国会的反对声音很高,里根总统仍将美国的“毒刺”防空导弹卖给沙特。第二年,沙特想买更多的 F-15 战斗机,国会否决了此项交易。沙特转而寻求英国的供应商,在 10 年中,和英国做成了几项大

型武器买卖。

沙特欲购买短程导弹来对付伊朗导弹威胁的计划受阻时,法赫德国王派遣班达尔(他曾在1983年任命为驻美大使)到外国开辟多元化的武器来源。1986年和1987年两国的协议中,沙特得到了中程导弹和移动式发射装置。第二年,美国的侦查卫星拍摄的照片揭露了沙特拥有这些导弹,沙特坚称因为美国拒绝将这些导弹销售给他们,所以他们有必要向其他国家购买。

里根政府与沙特复交后,沙特签署了联合国核武器不扩散条约。随后,伊朗在波斯湾袭击了沙特的船只,沙特断绝了与德黑兰的外交关系。如先前提到的,美国同意将这些导弹卖给沙特以对抗伊朗的威胁。

251



1982年,法赫德接替哈立德国王,几年来,他一直是沙特政府的实际首脑。
(承蒙 The Saudi Information Office 提供)

法赫德的统治

1982年6月,哈立德国王去世,继任者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王储

法赫德·伊本·阿卜杜·阿齐兹(出生于 1921 年)。当哈立德只是作为象征首脑而不是统治者时,法赫德就已经承担了国王的很多职责。王国的政策没有多大改变。法赫德国王和他六个亲兄弟(苏代尔七兄弟)牢固地控制着政府的权力。他们同父异母兄弟阿卜杜拉任国民卫队指挥官,被任命为王储。1986 年法赫德国王接受了“两圣地的监护人”的称号,他担任这一职位在于强调了国家领导人的宗教意义。

收入锐减

在法赫德执政的第一年里,石油收入的减少给王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自 1938 年商业石油提炼开始到 1981 年达到顶峰,石油收入从 50 万美元增加到 1 160 亿美元。但是石油收入在随后几年陡然下降了 85%,1985 年为 184 亿美元。出现这个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石油价格的下降,从 1981 年的每桶 32 美元下降到 1985 年的每桶 15 美元,1986 年每桶为 8 美元。由于资助伊拉克对抗伊朗战争的费用庞大,沙特大量超产导致了石油价格的下降。与此并存的是 GDP 在 1982 年达到顶峰,超过 4 150 亿沙特里亚尔(1 107 亿美元),1986 年下降到 2 710 亿沙特里亚尔后才有所反弹。同年,自 1962 年担任石油部长的亚马尼酋长也调离石油和矿产资源委员会主席职务。

法赫德宣称石油价格的下跌“将使制定有意义的收入和支出计划成为不可能”的事情(Vassiliev 1998, 453)。沙特大规模削减政府开支,但是皇室家族的花销没做调整。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拒绝支付私人合同商已经完成工程的款项。在 1984 年和 1985 年,拥有这类承包合同的 1 200 家公司中,三分之一的公司破产或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当建筑公司破产时,他们的外国雇工经常束手无策。在某些情况下,沙特政府承担了责任,支付了工资和返家费用。但举行公开抗议的这些工人则立即被驱逐出境。

济和社会公共服务,而不再是先前计划中的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筑工程项目。计划中的大型工程(包括炼油业),一个化工工厂和一个国际化机场的修建工作已被停止或废弃。由于石油收入的减少,甚至一些社会福利事业项目也被排斥在政府的计划之外。政府因害怕民众的反抗,不愿意增加税收来弥补预算的短缺。另外政府也对削减公费医疗与其他社会福利而深感忧虑,因为公众已把这些看作是沙特石油财富所带来的理所当然的结果。高出生率(出生率为36.8%)和高生育率(每个妇女生育6.48个孩子,是世界上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进一步消耗了国库的资金。政府提高公用事业费率,但遭到民众谴责。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实现劳动力的“沙特化”,由沙特籍工人接替外籍劳工职位。沙特政府虽然是劳动力雇佣的主要场所,但并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来吸纳那些刚毕业就想就业的沙特人。同时,1985年大约400万的外国人占据着71%的工作岗位。沙特政府将非法移民驱逐出境,严格限制境外移民。据估计,在1985和1986年,有30万人被遣返回家。但是“沙特化”政策收效甚微。沙特籍国民既不想参加技能培训,也不愿意从事不体面的工作。

由于教育制度实施得当,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工作机会却越来越有限,特别是对那些和统治精英没有联系,或者因出身或家族而社会交往并不广泛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此外,在外国受教育的沙特人比那些在本国受教育的人能得到更好的职位和工作机会。与统治精英没有联系的这些人也没有去美国和欧洲国家留学的选择机会,其结果导致了阶层分化和一部分人的不满。教职人员关于反对腐化和西方影响的宣讲更滋长了这种情绪,这些声音在中产阶级尤其在底层阶层中产生共鸣。当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改革者们欲推动宗教法律现代化时,领导层却担忧传统宗教人士的批评,他们拒绝所有的革新,甚至会因此而不承认沙特家族的统治。

妇女由于受到公共活动比如驾车的限制,被剥夺了工作的机会。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妇女不许驾车,但宗教警察会例行公事地阻

止驾车兜风的女性，她们随后被带到警察局，让男性亲属来领她们回家。

当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后，王国的计划和问题都显现了出来，未来出路也备受质疑，暴露了沙特国内的实际情况比想象中的更脆弱、更糟糕。

第十二章 海湾危机及其影响 (1990 — 2001)

尽管沙特与邻国存在着几十年的明争暗斗,各个领域充满了火药味十足的武装冲突,国内各种力量的矛盾几乎摧毁了这个君主制国家,但以上这一切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相比而言,后者对沙特未来产生的影响更为严重。沙特王国如果想生存的话,显而易见,由于自身军事力量的孱弱,必须严重依赖美国,这将会给沙特社会带来深远影响。海湾战争一旦结束,普通民众就会向政府质问在防务上的巨大开销和“异教徒”的军队驻扎在沙特领土的合法性,保守的宗教人士和其他人还会煽动起更为尖锐的批评之声。战争前夕实施的各项改革也未能结束分歧。虽然政府尽力减小反对派的影响力和威胁,但这一问题在 2001 年 9·11 事件后变得更加棘手,因为 15 名沙特人参与了这起有组织、经过精心策划的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9·11 事件也是几十年间双方恩恩怨怨的结果,这一事件开启了国际关系的新时代。这是本章论述的主题。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由于两伊战争造成伊拉克经济的严重破坏,科威特及其丰富的油田成为吸引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眼球的目标。1990 年 7 月 17

日,侯赛因指责科威特和阿联酋通过超产致使油价下跌,他还谴责科威特偷采了本属于伊拉克油田的石油。就这样伊拉克的军队开向科威特的边境。就在两国谈判协商解决矛盾之时,联合国也在寻求缓和紧张局势之策。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a de Cuellar)呼吁双方保持冷静克制。7月25日美国驻伊大使安普利尔·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会见侯赛因。随后的报道表明后者误读了前者的话语,认为美国会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漠不关心。8月1日,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谈判破裂,第二天伊拉克的10万大军跨越边境侵入科威特,并迫使埃米尔谢赫贾比尔·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Jabir Al-Ahmad Al-Jabir Al Sabah)流亡海外。伊拉克军队洗劫掠夺、焚烧大楼并残杀平民。几周后伊拉克宣布科威特是它的第19个行省。

入侵科威特并推翻了一个君主制国家,但更让人担忧的是伊拉克下一个目标是否是沙特。沙特王国认为防御和解放科威特同等重要。尽管沙特在国防建设方面花费了巨资,但它的军事力量没有处理这以上两件事的能力。伊拉克军队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其成长壮大与沙特、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和美国提供的资助密不可分。仅科威特就在两伊战争期间花了100亿美元资助伊拉克来抵制伊朗。侯赛因数月前一直要求埃米尔勾销他的战争债务,一些猜测认为埃米尔拒绝萨达姆的要求进而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导致了入侵。几天来,沙特政府封锁了入侵的新闻,内部商量对策,如何应对公众的反应。

8月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宣布这一侵略是“站不住脚的”。第二天,美国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在国际外交使团会议上寻求反对侵略的支持者,时任国王的法赫德也提供了伊拉克军队集结在沙特边境的证据。过了一天,沙特正式请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随后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将调遣军队保护沙特。这时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侵略行径及其在科威特的暴行的声讨与愤慨之声不断高涨。

沙特对入侵的反应

1990年8月9日,法赫德公开宣布美国军队将在沙特临时驻防。另外他要求其他阿拉伯国家也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埃及、叙利亚和摩洛哥派兵参加了多国部队。美国提供了多国部队中的绝大多数兵力,海湾战争期间超过50万的美军驻扎在战场附近。其实这并不是美国军队第一次驻扎沙特领土,1962年以前美国在达兰一直拥有一个空军基地,1963年也门内战期间,美国F-100战斗机也短暂地停留沙特以防范埃及的入侵。

256

入侵的根源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以来,伊拉克就声明科威特是它的第19个省,指出两国拥有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共同特点。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一些人就认为科威特是巴士拉省的一部分。实际上伊拉克建国以前,科威特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公国。萨巴赫(AI Sabah)家族在科威特的统治可追溯到18世纪。1899年,英国和当地酋长签订保护国协约,承认了科威特的合法性。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并被瓜分,但英国为了让它的海军舰队能够进入科威特港,确保这个已被他们使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港口能够实现独立,许多伊拉克人因此而感到愤怒。1961年,英国军队撤离科威特,承认了酋长国的独立地位。随后伊拉克再次声明整个科威特都是它的领土,并将军队集结到边境。作为回应,英国军队重新回到科威特,科威特也向阿盟呼吁请求帮助,沙特、埃及、约旦和苏丹都派军队援助这个新生国家。迫于压力,伊拉克军队撤回。但到1973年,伊拉克军队占领了靠近港口城市乌姆卡斯尔(Uum Qasr)的一个边境检查站,并宣布它是伊拉克的一部分。科威特再次向阿盟求助,在沙特的调停斡旋下,伊拉克军队撤离。无独有偶,这一事件在十年后再次上演。

但这一次普通民众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并对此事感到愤怒。请求美国保护激怒了许多沙特人,这主要是由于沙特政府允许外部力量进

入王国说明国家购买军事设备上的巨额开销实际上毫无用处。一些沙特人看到美国军队调度的必要性,而持不同意见的年轻宗教学者却指责用“异教徒”来保卫伊斯兰家园是极其荒谬的事情。9月,一个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得出的结论是:沙特面对的敌人不是伊拉克,而是“比萨达姆更邪恶的美国”和西方世界,因此他给高级乌里玛理事会(the council of Higher Ulama)和伊法塔学术研究会(The Institution of Ifta' and Scholarly Research)的会长写了封信(Al-Rasheed 2002, 166)。

257

面对如此重大的危机,沙特政府不能像过去那样采取专制手段粗暴压制民众的不同的声音。媒体和公众对此讨论得十分激烈,沙特国内弥漫着一种不同以往的开放氛围。改革派、自由派与保守派都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甚至一些妇女为争得自身的权利也利用这次机会向政府施压。妇女发起了沙特历史上第一次由女性掀起的公众抗议风潮,45位妇女开车到利雅得抗议政府禁止女子驾车的禁令。虽然最初因她们的行为“乖张放肆”都被公司解雇并吊销执照,但法赫德后来接见了她们中的4位,支持她们的主张。六个月后,她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执照也被送还。

沙特政府在军队集结后,开始了以防御为目的保护沙特免遭入侵的沙漠盾牌行动(Operation Desert Shield)。沙特政府允许大量外国记者(大约1500人)到全国各地进行深度采访报道,揭示这次危机背后的事实真相。一些沙特人面对记者的采访表达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记者还报道了社会上的一些冲突和矛盾,提供了一些在平日里很难看到的民众生活的真实场景。面对开放性的氛围与外国力量的影响,沙特的道德警察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并加强了宗教执法的力度。一部分警察是沙特政府从外国军队的驻扎地的东部省份调遣过来的,为的是减少他们与外界的联系。

沙漠风暴行动

联合国要求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1月15日已经过去,但伊拉

克并未遵守这一决议。

联合国决议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发生后,联合国通过了12项决议来反对伊拉克的行为。1990年11月29日,联合国在第678号决议的声明中,要求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午夜前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并授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迫使其撤退。1991年1月初,随着联合国规定萨达姆撤军最后期限的临近,沙特最高宗教领袖阿卜杜·阿齐兹·伊本·巴兹谢赫(Sheikh Abd al-Aziz ibn Baz)颁布了一项对萨达姆进行圣战的费特瓦,指出必要时可以使用“异教徒”军队。它没有进一步压制不同意见,该法令进而降低了国王和乌里玛的信誉,他们作为激进、保守宗教人士赋予了君主制合法性地位。美伊之间为避免战争的最后一次外交努力失败后,1991年1月12日,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支持联合国第678号决议的法案并授权美国军队对伊拉克动武。

诺尔曼·施瓦茨科普法(H. Norman Schwarzkopf)将军指挥下的多国部队准备发动进攻。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了名为“沙漠风暴行动”的军事进攻,猛烈的空袭打击的目标是在科威特和伊拉克的伊军军事设施与财产。沙特提供了作战区,16万军队中的大多数正规军与国民卫队来为战争效力。哈立德·本·苏尔坦(Khalid bin Sultan)将军指挥下的阿拉伯—伊斯兰联军(A Joint Arab-Islamic Force)连同盟国的1万名半岛盾牌部队的成员,成为多国部队的主力。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是多国部队的盟国与伙伴。先是空中轰炸,后是地面进攻,接着是侧翼包抄和迂回攻击的战术,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瞬间被打败。多国部队随后进入伊拉克境内,2月28日双方实现停火。与此同时,布什总统怂恿伊拉克民众起来反抗侯赛因的专制统治,反叛义军蔓延到什叶派居住的南部地区,但美国背信弃义,并没有采取行动支持什叶派的起义,最后侯赛因的残余军队残忍地镇压了这次起义。

科威特被解放,萨达姆·侯赛因被击败,但沙特统治家族很难

宣布这是最后的胜利。针对防务上巨大开销的批评声和异教徒的军队驻扎王国的谴责声愈演愈烈，沙特政府面对这些威胁无能为力。许多精英志士和王室成员逃走，这就更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这次战争费用的准确数目很难计算，据估计，沙特支付了 600 亿美元。这一数字包括在 1980—1988 年的两伊战争中，沙特为对抗伊朗而捐助给侯赛因的 250 亿美元。这笔巨额开销是足以让沙特度过在 1980 年代中期由于油价的暴跌而引起的经济衰退。1990 年代，每桶油价大约是 18 美元或更低一些，沙特每年的预算赤字高达 200 亿美元。到 1995 年，沙特人均国民收入从 1980 年代初期的 1.7 万美元降到 7 000 美元以下。

以压促改

民众对危机争论的后果是引起了社会力量的激化，产生了被称之



1990 年 11 月，正当海湾战争的军队集结之时，美国总统乔治·H. W. 布什到沙特阿拉伯会见法赫德国王，并商讨解放科威特事宜。（承蒙 the Saudi Information Office 提供）



在海湾战争期间,多国部队包括在阿富汗同苏联作战的经验丰富的圣战者。该图是1991年2月,沙特东部的圣战者士兵和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讨论战略战术,并传授他们在这一严酷复杂地区作战的经验。(承蒙 AP/Wide World Photos 提供)

为“请愿书年代”,民众先后公布了左派、右派的改革建议并将其呈递给政府官员。1991年,来自政府、商界和学术界的43位杰出人物组成的自由反对组织向法赫德国王呈递了一个包括10项改革方案的请愿书。改革方案包括成立协商委员会(也叫马吉利斯舒拉, Majlis Shura),作为扩大政府代表的方式;恢复市政委员会;法律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革;公民实现平等;政府应强调资质与能力作为任免与提拔标准,而不是看重家族传承;媒体自由;改革道德宣传委员会和预防道德堕落委员会;突出妇女在公共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时,他们宣誓对国家和政府效忠,这些签字者和他们的追随者被视为世俗主义者。

意识形态上的另一派是保守的伊斯兰宗教人士及其信徒。5月,在自由派请愿书提交之后,52位宗教界的著名领袖给法赫德国王也提交了一封请愿书,即“要求之信”。其中列举了10项要求,包括坚持伊斯兰法或“宗教法”,指出了法律体系的裁定范围,要求在军队、经济、社

会体系和政府里严格实施伊斯兰法。它还要求取消对教职人员、宗教学者以及在政府机构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乌里玛的限制和约束。这10点在了一本比较长的小册子里有详细的叙述,即“劝诫备忘录”(Memorandum of Advice)。1992年,该册子由100多位伊斯兰教职人员签字后呈递给沙特王国的宗教权威与乌里玛委员会的首脑阿卜杜·阿齐兹·伊本·巴兹(Abd al-Aziz ibn Baz)。备忘录主张将沙特王国转化成更具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国家。另外,备忘录还反对禁止宗教人士讨论有关政治和当前重大事件的禁令,批评政府没有很好地支持伊斯兰教而造成了边境危机。批评媒体提升了西方的价值观并分化了年轻人对自己宗教义务的淡漠。备忘录禁止妇女不戴面纱在电视上出现,要求利用媒体来宣传伊斯兰法,主张伊斯兰指导下的对外政策和建立强大的军队。同时加大对社会项目、医疗健康和教育的投入力度,取消对那些没有很好遵从伊斯兰法的政府的援助。

“劝诫备忘录”在沙特境外出版发行,引起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广泛关注(通过限制印刷来尽量包庇出版者),使沙特王国的领导层很是尴尬。沙特政府要求乌里玛为这一事件道歉,伊本·巴兹谴责小册子的出版,尽管他不愿这么做。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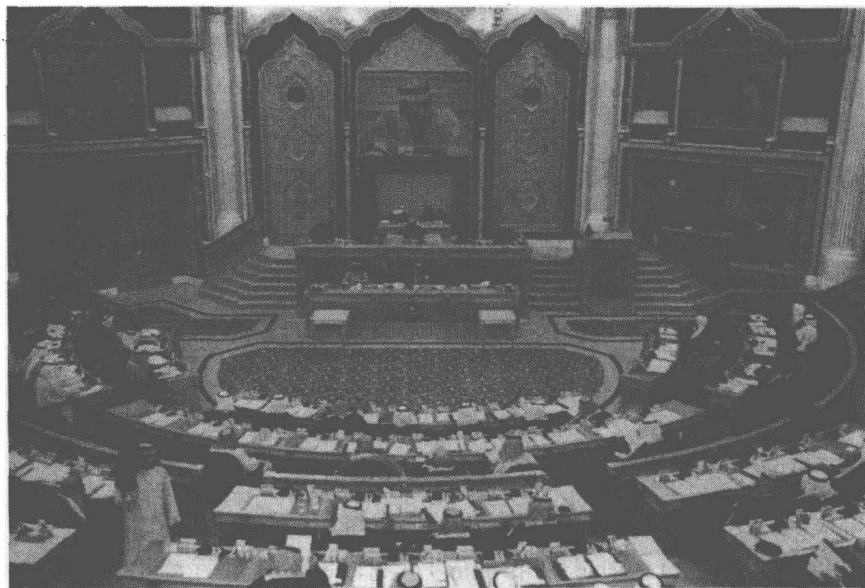
沙特政府作出的回应是通过“详细阅读劝诫备忘录”的小册子驳斥宗教人士的基本主张。它详述了沙特财政援助支持世界穆斯林政府,社会发展项目和教育事业的基本情况,从而有效地驳斥了小册子作者所宣称的沙特领导层没有很好支持伊斯兰事业的说法。

政府改革

尽管不同意这些批评意见,但在相对而言比较脆弱的国家,沙特政府被迫做出一些变革的姿态。1992年3月,法赫德国王公布了三项法律:即政府基本法,协商委员会法和行省法。

政府基本法重申了王国构建时的宗教法规和君主统治地位,这构成了未来改革的底线与基础。基本法强调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教君主国属性,统治权仅限于王室家族。继承权也被明确:“国王有选择法定继

承人和通过皇家法令解除其职权的权力……法定继承人在前任国王死后并宣誓效忠的前提下才能接管王权。”(Vassiliev 1998, 466—467) 该法案第六条提出了对国王效忠并服从其统治的要求。它将家族置于沙特社会的中心地位并强调了正统的伊斯兰教培养与教育的重要地位,承认国家的职责是保护伊斯兰教及其圣地。同时保证消除王储向国王过渡进程中的不公正现象。



这是协商委员会开会的场景。海湾战争后,沙特政府被迫做出妥协与改革的姿态,成立协商委员会就是长期复兴改革计划中的一项。(承蒙 The Saudi Information Office 提供)

基本法要求成立协商委员会,它是在1980年为应对大清真寺被占领和东部省份的骚乱而通过的,但从未被贯彻执行过。为了尽可能地平衡君主的绝对权威,1992年3月颁布的协商委员会法有明确的条款对委员会及相应的角色作了阐明。委员会由1名主席和60名委员组成,他们都是接受了邀请并得到国王赏识的30岁以上的沙特男子。它能够解释法律条文并有权“检查”政府官员和机构的行政命令。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个咨询机构并没有权力去制定法律法规。咨询委员会最

终在 1994 年建立,充分反映了沙特政府期望建立一个进步的组织,委员会中 60%的委员在西方的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仅有 9%的是宗教界的法学家。

地方行省法是为纠正缺乏监管和对地方管理的不善。1992 年该法颁布以前,地方统治大多是自治的,权责也不明晰,大多时候取决于行省当局、省总督或埃米尔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在这之后的 13 个省份被置于“省督”的控制之下并再次分成几个地区或专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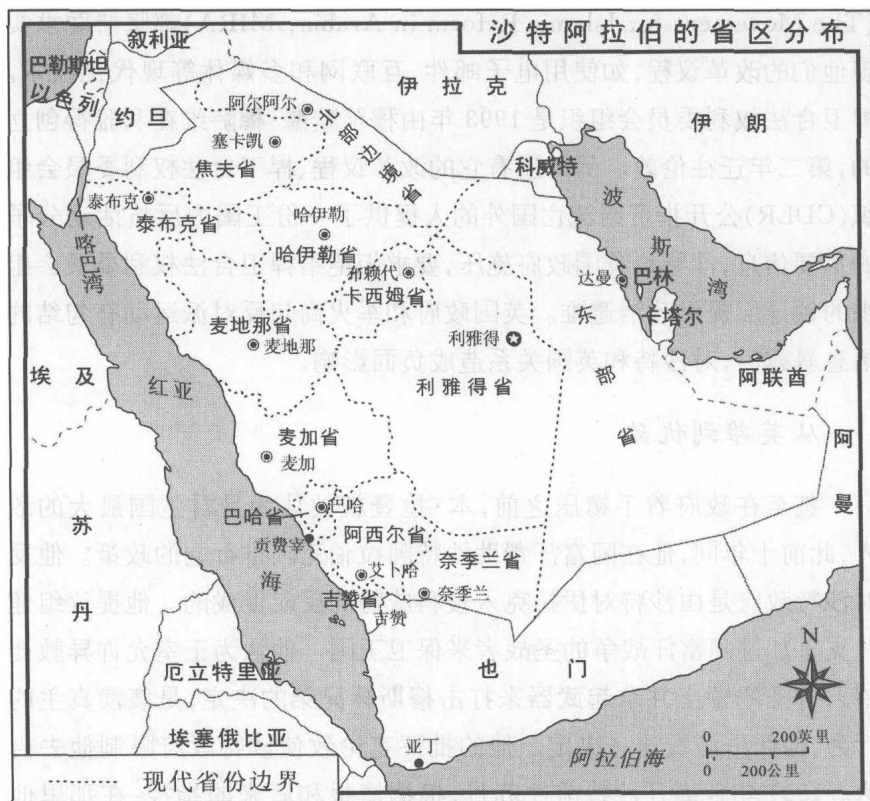
海湾战争的后果是沙特政府采取措施改善同东部省份长期以来很难控制的什叶派之间的关系。

打击反对势力

在宣传改革的同时,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也拉开了帷幕,其标志就是通过监视、警告、实施禁令的方式来对付颠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从 1992—1994 年,沙特政府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伊斯兰教者而不是世俗主义者。沙特政府同样重视公共关系,安排了一些有关宗教现代化的积极正面的文章出版发行。政府下令逮捕了参与反对运动的 110 人,但反对派声称自己的人数超过 1 000 人。这些人被政府监禁拘留而不像以前那样只是质问而已,其人数可能接近官方公布的数字。

263

布赖代起义(Buraida Uprising)遭到沙特政府的残酷镇压。1994 年 9 月,大多数人抗议政府的贪污腐败和不道德行为。两个持不同意见的宗教人士萨法尔·哈瓦里(Safar al-Hawali)、萨勒曼·奥达哈(Salman al-Oudah)、其他教职人员以及被告发的 1 300 名追随者在卡西姆(Qasim)省会遭到逮捕。这些人表达了在沙特国度里对传统王权效忠派的一种不满情绪。伊本·巴兹(Ibn Baz)发布了费特瓦,宣布除非他们收回自己的言论,否则将被禁止演讲、参加会议和传教。10 月,法赫德成立了一个伊斯兰事务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Islamic Affairs)和伊斯兰咨询和指导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Islamic Call and Guidance)。这两个机构有权监督国外沙特人的行动以及与清真寺有密切来往之人,这两类人被认为是不同政见者的潜在对象。



沙特阿拉伯有13个省,对波斯湾沿岸省份管理的调整是确保对其有效统治的尝试。

然而反对派的活动仍在继续,沙特政府逮捕了像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奥达哈这样的高级乌里玛,并对反对者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但只要这些人能够收回成见或是对保守反对派保持沉默也会被宽大处理。1995年8月,沙特政府处死了一个保守反对人士后,这种沉默被最终打破,反对者袭击沙特政府,打击美国军事基地,攻击沙特国内的美国人。

许多政府反对派被迫逃亡国外并继续批评沙特政府。他们寄居在自己袭击的西方国家而不是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开罗、贝鲁特和巴格达等城市,这些地方一直是世俗主义改革家的避难所,如同1960年代的自由亲王运动。捍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组织(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Legitimate Rights, CDLR)和它的分支机构阿拉伯伊斯兰改革运动

(The Movement for Islamic Reform in Arabia, MIRA)都坚持要求实现他们的改革议程,如使用电子邮件、互联网和多媒体等现代化技术。捍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组织是1993年由穆罕默德·穆萨维在利雅得创立的,第二年迁往伦敦。另外还有它的改革议程、捍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组织(CDLR)公开指责给流亡国外的人提供了一份王国内反抗活动分子的重要信息,沙特给英国政府施压,要求拒绝给捍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组织的领导层提供政治避难。英国政府和军火商与反对派运动有勾结的信息暴露后,对沙特和英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从英雄到仇敌

甚至在政府着手镇压之前,本·拉登就被认为是君主国最大的敌人,此前十年间,他在阿富汗帮助沙特阿拉伯王国推行它的政策。他反对沙特政府是由沙特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反应促成的。他提议组建一支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圣战者来保卫王国。他认为王室允许异教徒踏入神圣的领土并拿起武器来打击穆斯林兄弟的决定,是亵渎真主的行为,他严厉谴责这一决定。他的批评言论致使沙特政府限制他去吉达。1991年他离开沙特前往苏丹,根据情报和后来的指控,在那里他从事了许多商业活动并组织资助了一系列的恐怖主义活动。其中包括1992年在也门发生的旅馆爆炸案和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培训并武装好战分子,这些人在1993年杀死了18名美国士兵。还有在1993年
265 纽约世贸中心的一塔楼发生汽车炸弹袭击,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埃及宗教人士奥马尔·阿卜杜·拉赫曼(Umar Abd-al Rahman)因接受拉登的哲学理念而被判有罪。

1994年,沙特政府剥夺了拉登的公民权利,他的家族也声明与他断绝了关系(1998年拉登家族斥资1.5亿美元在利雅得的南部为4300名美国军人修建了一个住宅区)。在沙特和美国的压力下,1996年苏丹将他驱逐出境。他再次回到阿富汗并受到塔利班政权的热烈欢迎,两年前建立的塔利班是一个受到瓦哈比教义影响的极端保守的政权。

虽然伊斯兰教只允许学识渊博有教养的教法学家发布费特瓦,但本·拉登自己也发布这一法令。1998年2月,他发布的费特瓦要求“全世界的穆斯林吉哈德阵线共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拉登公开宣称“要尽可能地杀死美国人和他的盟友,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在任何地方进行这一事业是每个有能力的穆斯林的个人职责”。8月,美国发射了一枚巡航导弹,摧毁了本·拉登在阿富汗的一个训练营地,11月美国法院以238项罪名起诉本·拉登,包括图谋杀害美国人,卷入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爆炸案等恐怖行为。

国家财政

从1982年开始,由于石油收入的减少,沙特在这10年间经济持续恶化。1983年开启了预算赤字的时代,紧随其后的是其经济衰退,并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1991年,赤字总额占国民收入的19%。随后几年,由于高油价带来了充裕的收入致使财政赤字开始下降。1992年,沙特财政赤字在15%左右,到1993年它仍然在14%以上。1994年降至8%,并在随后几年降到5%或更低一些。开始于1995年的第六个五年发展计划的目标之一就是,力争到2000年消除财政赤字。但当时,估计赤字占国民收入的3%或更多一些,预计这会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尽管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石油收入仍是经济的最主要支柱。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石油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但它构成了90%的外汇和75%的预算收入。王国对油价的反复波动仍然很敏感。1998年,当油价跌落时,财政赤字马上超过了8%。

尽管如此,沙特仍在购买军火。从1992年到1995年底,王国在购买武器上就花了2230亿美元,其中1560亿美元的武器来自美国。

支持国外的伊斯兰运动

在此期间,沙特积极支持穆斯林事业,对他们进行武装援助以及其他方面的帮助。在波斯尼亚,当地的穆斯林民族长期遭到占多数的基

督徒和他们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基督教支持者的打压,一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由400名志愿者组成的分遣队参加了这场反抗斗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自沙特。沙特政府提供了1.2亿美元的资金资助和150万吨的实物援助,另外富人还总共捐助了2亿美元。这些款项大多用在修复和重建在战火中被毁的清真寺。这些清真寺的修建风格遵循了瓦哈比教义,取消了以前用来装饰的许多壁画和修饰品,将其作为使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转向沙特更具保守色彩的伊斯兰教的一部分。据报道证实,沙特政府给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政府提供了3亿美元的武器援助。

1995年8月,北约开始对塞尔维亚进行空袭来保护当地穆斯林,这才结束了这场战争。1995年《代顿和平协议》(Dayton Peace Accord)签订后,沙特战斗人员撤离波斯尼亚,该协议还要求所有的外国军队从这一地区撤出。

打击美国利益

海湾战争刚结束时,2万美国军队仍在这一地区驻留,到1995年大约有6000人驻扎在沙特。这些军队的继续存在是引起保守势力反抗政府的导火索。1995年11月,利雅得的一个有美国军人工作的沙特国民警卫队营地遭到炸弹袭击,结果炸死7人,包括5名美国人,受伤60人,其中有37人来自美国。4名沙特人在电视上公开承认他们参与了这一事件,1996年被逮捕处死。

他们被处决后的一个月,即1996年6月25日,一辆装载有5.5万磅易爆物品的油罐车爆炸,它当时停在靠近达兰的阿卜杜·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的胡拜尔塔外面,19名美国士兵被炸死,伤亡人数有500多人。当时这个50米高的大楼住着2000名军人。高端先进的炸弹装置使美国调查人员怀疑这是一起由外国政府精心策划的袭击活动。沙特政府认为伊朗对此负有责任并扣押了40名嫌疑犯,因为沙特的什叶派隶属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据报道,美国人的调查因沙特拒绝提供嫌疑犯而受挫,他们坚决否认这次袭击是国内反对派实施的可能性。美国联

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赫(Louis Freeh)在调查期间三次访问沙特,他和其他美国官员都否认在侦探调查方面存在分歧的报道。

2000年10月,在也门港口的美国“科尔”号导弹驱逐舰(USS Cole)的爆炸事件中有17名美国士兵死亡,这一事件也是基地组织所为并把沙特也牵扯了进去。因为被用来袭击的橡皮艇是在沙特购买并走私到也门的。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

海湾战争后的一段时期,沙特阿拉伯软化了对以色列的敌对态度。有可能是对美国感激之情的表示;同时也是对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解组织在海湾战争期间支持伊拉克的不满警告;或是因为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一原则的诠释。有一个信号就是1991年7月,沙特表示支持埃及的提议,冻结以色列在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定居点的建设来换取阿拉伯结束对以色列的抵制。阿拉伯抵抗运动早于以色列历史,1945年2月抵抗运动被阿盟接受,后来这些运动逐渐组织化,成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暴力升级的开端。抵抗组织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的暴力活动更加频繁,所有阿拉伯政府和人民都拒绝和以色列进行经贸往来,包括禁止与犹太人的企业和犹太人参加的商业活动进行交易,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日本和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发现这种抵制保护了它们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利益,在这方面沙特出力不少。

并不是所有方面都朝着沙特所期待的正常化方向发展。1991年9月,先前一直反映支持沙特声音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却宣布支持阿拉伯抵抗组织继续战斗直到以色列从占领地撤出为止。

在1991年,由美苏倡导下举行的马德里和会(Madrid Peace Conference)开启了一个阿以重新修好的局面。这次会议将以色列和它的近邻黎巴嫩、埃及、叙利亚以及约旦—巴勒斯坦的代表带到谈判桌前。1987年巴勒斯坦起义激发了民众的不满与愤怒情绪,以年轻人为代表的民众用石头与以色列军队展开决战,这次起义一直持续到1993

年才结束。国际社会寻求外交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在起义爆发的那年,巴勒斯坦民族委员会(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同意接受联合国提出的隔离墙计划(partition plan),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力,并宣布放弃恐怖活动。以上达成的一致意见促使双方同意进行对话谈判并举行了马德里和会。

有关各方随后在莫斯科进行了讨论,沙特强烈支持以对话的方式解决分歧。1993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经过数月秘密谈判后,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一项和平协议。这是奥斯陆协议的基础,也就是著名的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Gaza-Jericho Agreement),规定自当年9月该协议宣布后的第一个五年过渡期结束时,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实现自治。

沙特极力支持该协议,同时阿拉法特也需要重获沙特对他的援助。在海湾战争前的10年间,沙特大概给巴解组织提供了10亿美元的资助。海湾战争爆发后,沙特因阿拉法特支持侯赛因而停止了资助。在阿拉法特签订协议后的第一年,沙特就保证提供了1亿美元,支持和平协议的有效实施。像这样的资助至少持续到1995年。就在沙特政府支持和平进程时,1993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披露沙特的“秘密捐助者”一直支持袭击以色列平民的哈马斯。

1994年7月,加沙地带的控制权转交巴解组织手中,但和平进程突然又因暴力的升级而陷入困境。同年9月30日,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停止对阿拉伯抵抗组织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资助。第二阶段是直接反对和以色列以及犹太人有商业往来的公司和企业,第三阶段瞄准的是与第二阶段反对的公司有商业关系的一些公司和企业。主要抵制的是与以色列有直接经济关系或与宗教有关联的一些组织。

199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耶路撒冷大使馆法案,宣布美国驻以大使馆在1999年3月31日前从特拉维夫搬迁到耶路撒冷。沙特对此强烈抗议,指出这个城市对穆斯林的重要意义;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地和第一次朝圣的所在地,这里还是穆斯林礼拜时直接面向的地方。为避免大使馆的搬迁,克林顿和乔治·W. 布什

总统后来都宣布取消这一法案。

法赫德丧失执政能力,阿卜杜拉继位

1995年,法赫德国王因患中风丧失执政能力,由他的同父异母弟阿卜杜拉亲王来掌管王国的日常政务,当时他是沙特国民卫队司令和第一副总理。据说他和其他七个兄弟间早已存在矛盾,其中的一位就是遭受打击的法赫德国王。这是他第一次执掌大权(他的母亲是拉希德家族的成员,它是沙特长期的对手)。同年11月,担任防务大臣的苏尔坦亲王公开指出法赫德的无所作为是“不起眼的小病”,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苏尔坦想削弱阿卜杜拉权威,反对他行使王权。

阿卜杜拉暂时代理国王限制了他独立决策的能力。然而,他能够与大臣们达成共识和考虑他人观点的务实行动,还有对宗教虔诚的良好声誉,使他比法赫德国王在人民心目中更具威望。虽然他比前任君主(除费萨尔国王外,1964—1975年在位)更具开放性和世界性,但国外的观察家认为他更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对美国并不太友好的人。他被描绘成一个粗鲁的、感性的、果断的人,但他是自费萨尔以来在国民心目中最具威望的一位统治者。他的声望并不能使国家免遭反对活动的继续破坏。当1998年的示威使布赖代声明再度遭到破坏时,他要求国民卫队镇压这次骚乱。

君主的职责是保护圣地,给他留下的最大遗憾就是有数以百计的朝圣者在他统治时期死于麦加的灾难事件。其中在1997年的麦加朝圣就有343人遭到枪杀,第二年又有119名朝圣者死于踩踏事件。

阿卜杜拉统治时期的对外关系

陷入进退两难、不知所措的反美立场,阿卜杜拉统治时期沙特王国修复了与美国石油公司的关系。1975年,沙特王国将美国石油公司国有化,两国关系第一次破裂。1998年的华盛顿出行是阿卜杜拉成为国王后的第一次出访。班达尔亲王作为驻美大使和苏尔坦之子,以东道主的身份邀请了美国各大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到他所在的弗吉尼亚

州麦克莱恩(Maclean)的住处聚会。在集会上,阿卜杜拉国王接受了有关沙特发展油气资源的提议。促使双边关系恢复的其他推动因素是沙特需要外国投资和更多的工作岗位。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石油公司的提议最终获胜并成为当时高达200亿美元的三项最主要工程项目中两个项目的领头开发商,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后被取消。

区域合作是这一段时期的另一主要任务。1990年代末,阿卜杜拉与伊朗关系实现正常化,这给海湾地区带来了更大的稳定。在1999年12月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上,成员国同意建立一个关税同盟,2005年生效。如果一个会员国的进口价值至少增加40%,那么会员国的所有货物进口税都将被免除,这些公司大都属于会员国的民众。

2000年,沙特和也门在双方边界划定上达成一致,大部分边界都是自1930年代以来一直争吵不休的老问题。2001年2月,沙特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7月11日,王国收回了横穿沙特境内到红海沿岸的伊拉克输油管道的所有权,表示对伊拉克威胁的担忧和挑战的不满。

与美关系

这一时期,即将卸任的克林顿总统试图在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之间达成一项新和平协议,邀请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到戴维营进行大规模谈判。但最后阿拉法特拒绝接受以色列的提议。巴勒斯坦要求建国的希望和以色列要求和平的理想似乎又很渺茫。2000年9月,巴勒斯坦领土上第二次爆发武装起义。

在新千禧年来临之际,沙美关系在稳定、持续中顺利发展。克林顿的继任者布什总统希望继续推进和平进程。再者,他是前任总统老布什的儿子而得到许多沙特人的崇敬,因为在海湾战争期间他父亲是沙特王国的保护者。尽管国家权力从父到子的传承是一种传统的方式,但小布什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是被人肯定的。小布什的政策方针和外交技巧将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当巴勒斯坦人再次起

义时,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武力镇压巴勒斯坦人采取了不干涉的放任态度。半岛电视台等阿拉伯有线电视新闻网将血腥残忍的画面传送到数百万沙特民众那里,这更加剧了沙特人对以色列和它的保护者美国的敌视态度。沙特人给美国总统发送了许多信件和信息,强烈要求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中东和平进程并要求采取更加务实可行的办法制止这一地区的暴力冲突。但布什政府已经不再像克林顿政府那样面对失败仍坚持调解的精神。

私有化和全球化

271

从经济层面来看,到20世纪末,私有化和全球化两大趋势使得国家必须调整自己的治理策略。1999年法赫德国王宣布“全球化”是国家将要实施的未来发展道路模式。同年沙特政府成立了最高经济委员会来吸纳外国资本,为沙特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推进私有化进程。沙特政府也允许大范围使用互联网,以前一直严格限制的,未经审查的网络内容也可以进入王国。

2000年1月,最高石油委员会开始负责国家的石油天然气政策。同年最高经济委员会放松了对外国企业的限制条件,降低了税率(从原来的45%降至最高不超过30%),注重保护投资商的权利,抵制昔日不合理的税收方案。

阿卜杜拉为美国总统支持以色列和新总理沙龙的立场而感到震惊。2001年8月末,有关起义暴动的画面充斥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电视屏幕。阿卜杜拉要求沙特的一位高级军事代表到五角大楼会谈,并指示班达尔大使给美国传达这样信号:两国的关系基本上已经破裂。沙特准备召集阿拉伯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给巴勒斯坦提供全力支持。8月17日,班达尔大使在白宫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会谈时说,沙特准备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军事关系,与美国在法律和情报方面的合作关系。布什政府在随后的两天采取紧急措施修复两国的裂痕。8月29日布什在给阿卜杜拉回信中说:“我坚信巴勒斯坦人民有自决权,有在

272

自己的祖国家园里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支持巴勒斯坦的公开声明。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的领导人和阿拉法特都见到这封信，并于9月7日告诉布什说所有的人都将这封信视为重启和平进程的开端。阿卜杜拉力劝布什担当重启和平进程的重任，重新点燃该地区和平的希望，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布什政府准备向世界公众表明，美国支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第十三章 未来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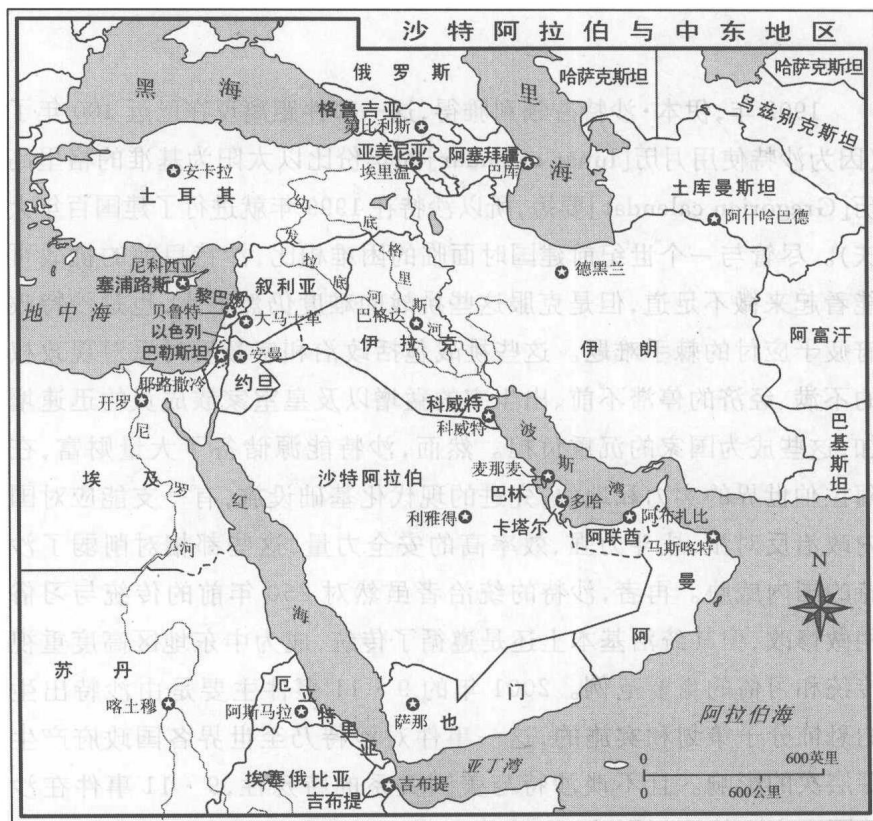
273

1902年,伊本·沙特占领利雅得,这一事件距离现在已近100年了(因为沙特使用月历[lunar calendar]的年份比以太阳为基准的格里高历[Gregorian calendar]要短,所以沙特在1999年就进行了建国百年大庆)。尽管与一个世纪前建国时面临的困难相比,沙特目前的挑战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克服这些挑战的难度仍然很大,也是沙特政府疲于应付的棘手难题。这些挑战包括政治和宗教反对派对现政权的不满、经济的停滞不前、出生率的猛增以及皇室家族成员的迅速增加,这些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然而,沙特能源储备了大量财富,在阿拉伯世界的实力和地位,先进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有一支能应对国内政治反对派,战斗力强、效率高的安全力量,这些都相对削弱了沙特的国内威胁。再者,沙特的统治者虽然对250年前的传统与习俗稍做修改,但其统治基本上还是遵循了传统,成为中东地区高度重视传统和习俗的重要范例。2001年的9·11事件主要是由沙特出生的恐怖分子策划和实施的,这一事件对沙特乃至世界各国政府产生深层次的影响。且不谈沙特与美国关系的特殊性,9·11事件在沙特国内产生的深刻影响,使得民众开始质疑两国长期联盟的基础和合法性。本章主要介绍9·11事件的后果,概览其影响对沙特未来的挑战。

2001年9月11日

2001年9月11日,几名劫机者劫持四架美国航班分别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其中一架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田野中,一个新世界在恐怖主义袭击的灰烬中出现了。袭击发生的一天后,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告知沙特大使班达尔亲王:19个劫机者中的15名似乎是沙特公民。9月13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指出,逃亡在外的沙特恐怖分子奥萨马·本·拉登为这次恐怖袭击的首要嫌疑人。不久,劫机者就与本·拉登建立的恐怖

274



正如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一样,产生伊斯兰教和沙特阿拉伯的这块土地将中东地区,乃至当今世界继续扮演中心角色,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运输、通讯,使阿拉伯半岛从历史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尽管官方政策要使他与外界隔离。

组织——基地组织联系起来。

假如沙特与恐怖分子有联系,那么这次袭击将是自沙特—美国联盟建立以来面临的巨大挑战。沙特一开始的反应是对此有所掩饰,并否认批评家所责怪的沙特应该为愈演愈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袭击活动负责。对于大部分劫机者是沙特公民这一重要事实,沙特政府作了低调处理。刚开始沙特报纸不刊载关于劫机者及其来源等相关信息,直到2002年初,沙特政府才承认沙特公民参与其中。随后,沙特报纸没有深入报道劫机者的背景或考查他们从事恐怖活动的途径。

劫机者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狂热青年,也不是难民营中愤怒难民的产物;他们来自中产阶级并受过良好的教育。12名劫机者来自汉志和阿西尔南部地区势力强大的部落,这些地区风景如画,沙特政府想把这里作为开发旅游产业的潜在资源。9·11事件之初,只有少量西方记者才有访问沙特的签证,但是去阿西尔地区仍受限制。

一些劫机者与激进的伊斯兰运动有很大联系。他们似乎具有以下共同特点:缺乏晋升机会或者没有适合的工作,这促使他们加入一些由保守但权威教职人员控制的清真寺,然后到阿富汗进行训练,为车臣战争作后备力量。一些外界人士把劫机者更看作是心怀不满的青年而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沙特政府没有失业数据列表,但是据20世纪初的私人数据估计,沙特70%的被调查人口中,25岁以下的失业人口就高达30%。传统上阿西尔地区并没有得到沙特政府的重视,这里不像沙特其他地区拥有的宏伟建筑和大型公共工程。

起先,沙特没有对二者关系的受挫表示出惋惜与关切之情,但阿卜杜拉王储在随后的采访中作出了解释,沙特从不怀疑美国与他们的友谊出现什么问题。9·11事件后不久,沙特立即谴责了这次袭击。9月14日,国王法赫德给布什总统发了一份慰问电,表示沙特对这次袭击深表痛心和遗憾。

2001年9月20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期间,沙特外交部长费萨尔亲王向布什总统作出保证,沙特将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提供全面合作。

敌对关系的增加

276 对沙特政府来说,本·拉登利用沙特公民发动的这次袭击是一个精心计划好的、巧妙的行动,为的是在沙特与美国之间打入一个楔子。由于本·拉登的目标是推翻沙特的家族统治,因此结束美国对沙特政权的支持对本·拉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任何能制造沙美矛盾的事件对于他本身来说也是一种胜利。但9·11事件中沙特人



阿卜杜拉王储在法赫德中风之后治理国家。进入新世纪,阿卜杜拉已经是事实上的统治者。(承蒙 The Saudi Information Office 提供)

占大多数的事实使美国人有足够证据证明沙特国内真正存在着反美主义。

这次袭击把两个国家长期潜在的默默对抗变成了公开的事情。沙特被指责向外输出不可容忍的伊斯兰标识,并向一些支持恐怖主义的组织捐赠大量资金。而美国则被指责对以色列的顽固支持,这被看作是袭击的根源。自由亲王运动发起人之子阿尔瓦利得·本·塔拉勒(Alwaleed bin Talal)王子在纽约表达了他对袭击的同情,并向不幸者捐赠了1 000万美元。同时,他建议美国应重新考量其中东政策。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拒绝了他的建议,拒收他提供的1 000万美元的捐赠。这一插曲代表着两个亲密无间的长期盟友之间突然出现裂隙,反目成仇。

阿富汗战争

9月14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确定了本·拉登为策划这次恐怖袭击的主要嫌疑人,美国国会随后同意对那些恐怖袭击者进行军事打击。一周以后,美国就开始在海湾、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地区调兵遣将,这些地区都在阿富汗周边地区,也是以瓦哈比为信仰诉求的塔利班政权保护本·拉登的基地。9月20日,布什总统要求塔利班政权把本·拉登交给美国政府。沙特是与塔利班仍保持外交关系的三个国家之一。美国利用沙特与塔利班政权的关系迫使后者交出恐怖分子,但遭到了拒绝。月底,沙特即结束了与阿富汗的外交关系。

由于美国支持以色列,部分沙特人多年来对美国怀有怨恨和愤怒。他们在这次袭击中找到了发泄口,感到了一种正义的力量与满足感。11月,内政部对25—40岁的受过教育的沙特公民做了一个调查,90%的被调查者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本·拉登。而同时,大多数人不相信本·拉登应该为这次袭击负责。由于沙特公众既不谴责本·拉登,又不支持美国,这是外界普遍认为沙特政权对美国占领阿富汗采取不支持态度的原因之一。

10月7日,美国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的目标进行了轰炸,“持久自由行动”开始了。尽管沙特公开拒绝美国在这次行动中利用它的设施袭击任何阿拉伯国家,但美国空中行动的指挥仍然来自于沙特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新成立的联合空中行动中心。五周以后的11月12日,一个与美国结盟的阿富汗反对派军队——北方联盟占领喀布尔。11月18日,美国仍在继续惩罚性的空中打击,塔利班宣称它不再向本·拉登提供避难所。随后12月6日,北方联盟军队占领塔利班的据点坎大哈,塔利班的统治与有组织的抵抗结束了。12月22日,哈密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作为阿富汗临时总理宣誓就职。阿富汗战争之后,沙特与美国关系因为美国虐待阿拉伯战俘而受到进一步牵制。据报道,这些战俘很多是沙特公民,他们被关在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Guantanamo Bay Naval Station)的X营(Camp X-Ray)。

金融管制与破坏管制

由于慈善组织与慈善基金发放的疏忽,沙特政府和慈善机构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慈善基金是否用于资助恐怖活动。按照伊斯兰教学说,慈善事业是信仰的支柱之一,向伊斯兰事业提供资金一直被看作是信仰虔诚的标志。富裕的沙特人被怀疑资助极端主义活动,方式是在特定组织的掩护下,通过慈善事业名义资助恐怖活动,而沙特政府却否认或淡化这些指控。

2002年3月,沙特和美国关闭了基地位于沙特的哈拉曼伊斯兰基金会(Al-Haraman Islamic Foundation)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的分支机构,这两个机构被怀疑支持恐怖主义组织,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尽管现在获取人心非常艰难,但沙特通过各种方式改善自己在美国公众层面的形象,以促使大众认知沙特王国的开明心态,这些交流方式有电视、收音机以及广告等媒体的宣传。同时,美国举行了一个公共关系构建运动,改变沙特人对美国的看法。但是这一行动的进展并不顺利,2003年,为推行该计划而雇佣的广告行政主管最后被迫辞职。

2002年8月,9·11事件中600个遇难者家属成员在美国提起诉讼,要求本·拉登恐怖组织、沙特政府官员、王室成员、沙特政府以及其他团体赔偿死者1万亿美元。理由是他们为恐怖主义提供财政支持而成为恐怖分子的共谋。该诉讼遭到沙特国内的强烈谴责。

2002年10月,北约领导的部队在萨拉热窝(Sarajevo)突然查抄了一个沙特援助高级委员会,这是沙特政府花费了5.6亿美元在波斯尼亚设立的官方慈善基金会。该组织由伊本·沙特之子萨勒曼王子于1993年成立。在这里,北约当局发现了美国军事设施和政府建筑的图片,还发现了有喷气式飞机和制作虚假国务院编号徽章的电脑文件信息。沙特政府发言人则否认这一慈善机构参与任何违法活动。

279

为了阻止资金流向恐怖分子,2002年12月,美国政府建立一高级委员会来监督所有慈善事业并推出了相关措施。它需要所有沙特慈善机构接受审计,并且建立一个金融情报机构来调查洗钱行为。另外,美国政府已经冻结了恐怖组织33个银行账户的大约550万美元。公众对这一问题高度关注,据报道,班达尔王妃的2000美元慈善捐赠的一部分流向了参与9·11事件的两个劫机者手中,但还没有找到有关她是否知道资金被挪用的证据,但接收者明显在支票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对于沙特人来说,这一事情证明监控这些资金用于慈善事业的难度。而在美国,许多人把这件事视为沙特精英资助恐怖主义的充分证据。

沙特政府要求银行与有关部门参加反对资助恐怖活动的国际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作为1988年G-7国家组建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一部分,沙特按照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要求,打击洗钱和制止向恐怖分子提供资金。基于联合国安理会1373号决议,沙特也是禁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国际公约的签字国之一。

沙特政府还对2000多人分别讯问了他们的行动,这些人曾在阿富汗、波斯尼亚和车臣参加过战斗,富有作战经验。沙特还从苏丹和伊朗引渡了基地组织嫌疑分子,因为他们涉嫌参与恐怖活动、洗钱以及其他违法事件。沙特通知国际刑警组织逮捕了750人,其中的214名是

沙特公民。2004年7月,因受到恐怖袭击而设的美国国家委员会,也称9·11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工作报告显示没有证据证明沙特政府或是沙特高官向基地组织提供资金。

阿卜杜拉和平计划

280 随着克林顿总统促成巴以双方达成和平协议最后努力的失败,始于2000年9月底的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爆发,棘手的巴以冲突更加失去控制。解决巴以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该问题一直被看作是解决全球恐怖主义的关键因素之一。经过多年拒绝考虑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之后,阿卜杜拉开始引领阿拉伯世界在这一问题上进行转变,他提出了一个包括承认以色列合法地位在内的和平计划。2002年3月,阿盟在贝鲁特召开峰会,阿卜杜拉提出了一个和平计划,他呼吁以色列撤至1967年前的边界线以换取阿拉伯联盟对和平与安全的全面保证。计划的基本方案先由《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本报专栏上刊登。阿盟会议之前的记者采访中,阿卜杜拉说他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和平计划,其方案与弗里德曼发表的内容几乎无二。他们的采访谈话像是一个试探性的气球,王储的和平计划正是靠它首先浮出了水面。

然而,弗里德曼描述的计划没有涉及如何处理巴勒斯坦难民。在贝鲁特集会上,阿盟成员国之间针对阿卜杜拉计划进行了激烈的谈判协商,随后的贝鲁特宣言呼吁以色列同意按照联合国大会第194号决议解决难民问题。阿拉伯人在决议中一致认为应该允许难民回归家园,而以色列却坚决反对。由于来自叙利亚的压力,阿卜杜拉改变了他一开始想实现沙以关系“正常化”建议,这将意味着二者最多在旅游与贸易层面实现简单的“正常”关系。

在阿盟峰会结束之前,以色列境内发生了一系列恐怖爆炸袭击,而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则进行了报复,和平倡议暂时中止。会议结束时,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拉马拉(Ramallah)的总部被以色列坦克包围。美国要求沙特向阿拉法特施压,遏制自杀式袭击行动

并同意为和平做出妥协。

2002年4月,阿卜杜拉王储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Crawford)农场拜访了布什总统。阿卜杜拉提出了巴以停火和重建和平进程的8点计划,建议重启了和平进程。但在会议结束后,两国首脑却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这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伊拉克战争

随着美国对外政策中反恐战争占据了首要位置,华盛顿把精力集中于那些支持或资助恐怖主义的政权上,布什总统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宣布为邪恶轴心(Axis of Evil)。他违反联合国宪章,进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进一步破坏了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根据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时的投降条款,伊拉克允许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进入伊拉克,并确定销毁大规模杀伤性生化武器。但在1998年,伊拉克宣布停止与联合国武器调查特别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 Special Commission, UNSCOM)的合作,后来又拆除了安装在武器生产基地的监视设备。1998年,核查又重新开始,但因为伊拉克缺乏合作诚意,核查人员在同年12月离开了伊拉克。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下,伊拉克允许核查人员于2003年再一次返回伊拉克。在指控伊拉克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美国寻求联合国支持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在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美国与英国、奥地利、西班牙、波兰和保加利亚等盟国组建了一支联军。在先发制人新战略下,布什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及其相关项目为理由,宣布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推翻萨达姆政权。

281

282

改革“阿拉伯的状况”

当俯瞰国际社会全景时,阿拉伯世界相比之下似乎正在遭受苦难。2002年,联合国授权的阿拉伯人权发展报告指出,政治不自由、妇女受压抑导致阿拉伯社会的滞后。但不发展的经济、缺乏基本自由、很少诉诸正当程序解决事务,文化和社会的落后都是中东地区的独特现象。沙特的

情景比起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好,但那些具有慧眼的沙特人仍然对这些问题产生共鸣。王储已经公开并坚决地承认,王国需要进行自我反省(self-examination)。现在,他强调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需要这样做。2003年1月,沙特出版了一本名为“阿拉伯现状改革宪章”的小册子,它列举了阿拉伯联盟成员国结束社会和经济停滞不前的一系列行动与过程。除其他外,该计划呼吁成立代议制政府。沙特建议在君主立宪制政体中,允许以选举的方式产生协商委员会代表。

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国家也采取相同措施。科威特很久之前就有了议会,巴林最近恢复了它的议会。卡塔尔正在草拟宪法,准备成立一个议会。阿曼建立了一个协商委员会,其成员产生于地方选举。

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沙特国内在是否接受外国驻军上产生了分歧。与之不同的是,这一次,沙特,包括整个阿拉伯世界普遍谴责伊拉克战争。布什政府超然于和平进程之外并支持以色列及其右翼总理沙龙,再加上巴勒斯坦地区每天起义不断,这些都引发了阿拉伯世界民众的愤怒,它似乎证明了美国政策的目的是反穆斯林的意识以及对石油渴求。在中东父权制社会下,民众普遍认为,布什急切于击败他的宿敌萨达姆,是因为后者曾经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想刺杀没有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老布什。

2003年3月19日,自由伊拉克行动开始了,美军对萨达姆及其儿子藏身的综合掩体楼进行空袭。美军入侵开始后,英军地面部队紧随而入。沙特人通过半岛电视台、阿布扎比电视台和阿拉比亚电视台等阿拉伯电视网络关注平民的伤亡,并通过画面的片段了解有关信息。一名沙特报纸的编辑抱怨美国电视台只关注军事行动而不在于行动带来的伤亡。

至4月9日,巴格达的大部分已经被美军占领。4月1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控制提克里特,这里是效忠萨达姆集团的最后基地。5月1日,布什总统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宣布伊拉克战争主要战事结束。战争和随后的抢劫使得伊拉克受到严重破坏,军事行动结束后也没有

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由于这一时期针对外国人和伊拉克本国恐怖袭击次数的不断增加,布什政府加快向伊拉克领导力量移交政权的过程。战争对伊拉克、沙特以及整个地区的最后影响都是决定性的。然而,由于与美国联盟内部出现了互相疏远的迹象以及沙特公众的反对,美国宣布它所有军事力量将在战争之后撤离沙特。

恐怖分子袭击沙特

283

2003年5月,利雅得发生了四起自杀式汽车爆炸事件,沙特自身变成了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尽管袭击目标是外国工人的公寓建筑,但在被炸死的居民中有34人是穆斯林和沙特公民。调查显示,沙特政府曾经在爆炸事件发生的一周前对恐怖分子窝点进行突然搜捕,发现了几百磅的爆炸物与武器装备,但恐怖分子逃脱了。在爆炸发生前夕,沙特政府已经下定决心,与这些恐怖问题周旋到底,采取了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措施,包括发布嫌疑人照片。通过这些策略,沙特政府希图表明王国的稳定和国内安全没有问题。在星期五的礼拜上,沙特政府要求教职人员谴责以伊斯兰教名义发动的恐怖袭击、恐怖人员和恐怖主义。

这些袭击使得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这表明即使在美国情报机关已经告知这些地区是恐怖分子袭击目标的情况下,沙特政府也不能保证居民场地的安全。

2003年11月,基地组织在利雅得一混合居住区发动一次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炸死17人,伤百余人,而目标是在沙特工作的非沙特人。这一袭击表明在恐怖分子眼中,即使穆斯林也是可攻击的对象,他们的目的是推翻沙特政权或使之不稳定。

利雅得发生了袭击内政部和毁坏沙特安全部队训练设施的汽车炸弹事件,9名军人死亡。

国内问题

进一步看,沙特的经济、教育系统和对公民权的立场,甚至君主制

内部继承问题都是王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目前的经济

石油仍然是沙特阿拉伯经济向前发展的推动力量。出口收入的90%—95%，国家收入的70%—80%和国内生产总值的40%—55%均来自石油收入。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其人均年收入将近24 000美元，但在2001年降到了6 000至7 000美元。

284

2004年3月，为开发天然气资源，沙特分别与俄罗斯的卢克石油公司(Lukoil)和中国的中石化公司在天然气勘探上达成协议。这是30年来沙特首次与外国公司签署的协定。而就在前一年，沙特与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临时性协议也取消了。



许多沙特人仍保持昔日传统，看起来国内充满威胁。这些身着传统服饰的国家保安士兵在传统节日上佩戴刀剑。（承蒙 The Saudi Information Office 提供）

农业占沙特国内生产总值的6%，包括公用事业、健康保健、教育和国家航空等政府开销占经济活动的24%，约国家经济的40%属于私营部门。经济改革和私营化是经济活动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国家

在这些领域行动的主动性不够大,而在 1990 年代晚期大力提倡的国有企业也没有开启私有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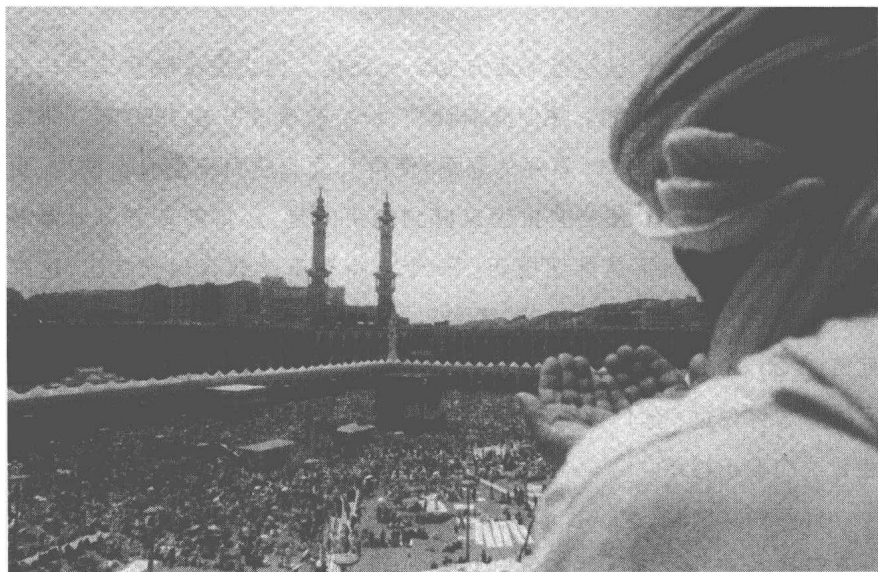
世纪之初开始的油价上涨使沙特的经济发展前景更为看好。但 9·11 事件后全球经济下滑,打击了沙特的经济情势,致使油价低迷,民众收入减少。

随着人口的年轻化(2002 年,50%人口在 18 岁以下),经济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沙特未来的稳定出现了较大的风险。据估计,20—24 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为 28%,25—29 岁的人中至少 10%没有工作。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新的工作岗位难以满足毕业生就

285

业要求的职位。就是对于那些已有工作的人士来说,薪水也只有 1980 年代初经济繁荣时的一半,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则仅仅有原来的四分之一水平。

沙特政府在提高沙特籍人在公共或私营部门就业率问题上,也不成功,其典型特点是外国人充斥在上述部门的各种岗位。



保护圣地仍是沙特君主国的一个主要任务。每年有 230 万信徒到麦加朝圣,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聚会。(承蒙 Samia El-Moslimany/Saudi Aramco World/PADIA 提供)

286

由于没有最低工资限制,许多岗位被那些即使拿很少工资也乐意工作的外国人占据。更重要的是,沙特人不愿意接受蓝领工作。在政府的“沙特化”政策指导下,到2002年底,20人以上的公司,沙特人至少要占到30%以上。日后每年增长5%。然而大约1万个如此规模的公司雇佣的人数不多于30万,所以这一计划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希望十分渺茫。人们普遍认为拒绝外国工人或制定最低工资是沙特经济的太大冒险,到时将承担极高的劳动成本。

教育 改革

沙特学校课程体系是在乌里玛的监督与赞许的前提下发展起来,因其注重灌输瓦哈比教义而备受诟病。教育部发行的名为《一神教》(Monotheism)的十年级课本,包括反基督教和反犹太教的内容以及对《古兰经》尚武好战的解释。在审判日这一问题上,课本写道:“这一日只有在穆斯林对犹太人发动战争,穆斯林杀死所有犹太人的时候才会到来。”(Sennott 2002)

这些课本被看作是沙特反西方立场的证据。但它更反映了乌里玛在教育系统中的改造功能。按照政府计划,沙特教育改革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启动。沙特与9·11事件的联系,使得其改革压力不但来自国内,更大的压力来自国外。使一些批评家感到棘手的是,沙特教育强调对宗教篇章的机械记忆而不是推理技巧。一个支持改革的教育部长指出,这样一种教学模式只能制造学舌的“鹦鹉”。前面提及课本的作者萨利赫·法瓦赞(Shah Saleh Al Fawzan)是一个著名的保守教职人员,他在一沙特报纸采访中曾经说过:他们说我们制作鹦鹉,但是他们是重复我们敌人对伊斯兰看法的真正鹦鹉。

且不说其缺陷,这一教育系统确使得国家识字率由两代前的25%上升至现在的75%之多。1970年,从沙特大学毕业的大专之上的学生大约有2500名,而今天每年大约有20万人毕业。入学是免费的,而课本和其他花费也有财政补贴。

沙特禁止工会存在。2001年,沙特政府赞同在雇佣超过100个沙特籍劳工的企业中成立劳动委员会。委员会包括三至九名成员,他们可以对工作条件和过程、工人健康与安全以及培训等提供建议。外国员工不可以组建委员会或成为委员会成员。

人权

沙特公民一直被剥夺了人权。由于政府视伊斯兰法为唯一的立法依据,并为政府负责,所以沙特不承认国际上普遍接受的人权定义。然而,2000年,沙特政府开始初步采取措施按照国际标准处理案件。2001年10月1日,部长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法律,目的是保护被拘留者免受虐待,并允许那些受到指控的罪犯雇佣律师和法律代理。然而,实际执行过程中显得力度不够。

287

2001年,沙特政府允许新闻媒体对国内问题进行指手画脚,这在以前是不允许的。2000年,沙特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酷刑指控案件,其依据是反对虐待和其他残暴、非人道的和侮辱性待遇或惩罚公约。

沙特政府采取措施遏制劝善惩恶委员会(穆塔瓦, Mutawwain)的权力,其首脑进入内阁之列。为了保护大众免受该组织的过分干扰,沙特政府对穆塔瓦行使其职责作了具体的限制规定。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按照规定执行。在新规定颁布的第一年,沙特政府既没有公开批评穆塔瓦和宗教民团的虐待行为,也没有限制他们的权利。穆塔瓦的行为包括在每日五次礼拜时间关闭商业店铺,驱散明令禁止男人参加的妇女集会,禁止男人进入特为家庭而设的公共场所。

2002年,穆塔瓦阻止女学生从火灾现场逃生,因为她们没有穿阿巴亚(abaya),这是一件能够遮蔽整个身体的袍子。结果15个女孩葬身火海。后来,沙特出版的报纸批评穆塔瓦的所作所为,这种指责方式还是第一次。这一悲剧导致沙特政府重新调整对女子教育的规范标准,但这激怒了保守派。

女权

女人有获得财产的权利,并可以从其丈夫或男性亲属那里获得经济支持。尽管如此,从法律和社会视角来看,人们并不认为男女平等。女儿继承的财产只有儿子的一半。在伊斯兰法庭,一个男人的证词等于两个女人的证词。这里孕产妇的死亡率比拉丁美洲高出两倍,而比东亚则高出四倍。女人在没有一个男性亲属的同意下,不允许到医院接受治疗。女人不准开车,不能在国内旅游或出国,除非得到她最亲密男性亲属的书面许可。2001年11月,沙特政府开始允许妇女有自己的身份证,但是她们首先要得其最亲近男性亲属的书面许可。按照沙特离婚法,父亲在孩子婴儿期结束后对他们相应有监护权。

君主制国家

21世纪初,法赫德国王名义上仍是国家首脑。在兄长体弱多病时期,阿卜杜拉王储控制着国家。法赫德定期地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但是 he 是否参与政府决策已不为人知。据说,阿卜杜拉定期与法赫德国王协商国家大事。2003年,阿卜杜拉王储已经到了80岁。国防和航空部长苏尔坦·伊本·阿卜杜·阿齐兹应是继阿卜杜拉王位的下一个接班人。他是一个保守派,沙特王室的苏代尔派分支。保守派的利雅得省长萨勒曼王子经常在王室家庭的5000名王子之间帮助仲裁纠纷。他也被看作阿卜杜拉潜在的继承者,但他不会代替苏尔坦。其他被认为有可能继承王位的王子包括:内政部长纳伊夫,东方省省长、饱经风霜国王的儿子穆罕默德·伊本·法赫德(Muhammad ibn Fahd),无行为能力国王的另一个儿子、国务部长阿卜杜·阿齐兹·伊本·法赫德(Abd al-Aziz ibn Fahd)。选举王储阿卜杜拉之后的统治者——或谁代替他的王位——将可能是一个更有争议的决定,这将引发王室中的保守派成员对抗那些有更多世俗倾向的王子,严重影响沙特与其他国家的交往。

宗教自由

宗教分歧继续引发骚动。2000年4月,马克雅玛伊斯玛仪什叶派在靠近也门附近的纳季兰地区发生了暴动,还有一支什叶派武装进攻了地区总督办公室所在的宾馆。随后什叶派武装人员与安全部队发生了枪战。沙特政府否认这次骚乱是由宗教分歧引起,据报道5名安全部队成员命丧,报道中没有提及平民伤亡,而地方反对派提及的平民伤亡数字是40人。

按照罕百里派对伊斯兰教的解释,法官可以不考虑非穆斯林证人或不坚持正统教义学说的穆斯林的证词。因此,沙特法院不承认什叶派人的证词。沙特政府不鼓励什叶派到伊朗旅行,如果想去,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但是,据报道,沙特政府取消了公民外出旅行需要政府事先许可的规定,而到伊拉克旅行则需要政府许可。

289

非穆斯林禁止公开举行其宗教习俗与仪式。虽然政府曾宣布保护非穆斯林的私人信仰,但是没有界定公众信仰和私人信仰界限的条文。沙特政府虽说任何侵害私人信仰的事情是与其政策相悖的,但沙特国内媒体不断报道此类事件。

在一个严格执行瓦哈比教义的国家,沙特的宗教运动需要一个甚至更为保守的宗教改革。保守派以强有力的声音要求牵制政府,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沙特政府不愿采取强硬措施严厉打击支持恐怖主义的慈善组织。这些保守派批评沙特政府对美国的奴颜婢膝,美国要求沙特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只会增强民众对保守派的支持力量。

未来前景

沙特王室中的一些成员已经看到一个更加开放的政府,公众可以参与政治,这是沙特政府对付原教旨主义和激进好战分子的一剂良方。2003年10月,沙特宣布它将举行其首次大选,候选人竞争地方议会的席位。阿卜杜拉王储命令政府在2005年2月前完成投票表决。这已经不是政府首次承诺的民主改革。举个例子,1975年,沙特政府宣布

将颁布法律,允许成立市政议会,但沙特从来没有建立这些代表机构。未来是否有更激烈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如何影响君主制及其反对派,仍然是不得而知的事情。

290 即使沙特民主化有所起色,但部落主义的基础仍是明显的阻碍因素。社会单位的界定基础是忠诚于自己的部族,从王室这一例子即可看出。它过去指责的父权制社会仅仅被狭窄地认为禁止女人开车和剥夺她们就业和受教育的机会。其实这也包括对外来人的警惕,今天则通过法律,限制那些将为经商或娱乐而来的外国人进入沙特,有时给沙特官员同打击恐怖活动的调查者合作带来麻烦。沙特的友善文化体现在沙特人在家里招待客人的友好氛围。浓厚而强烈的前伊斯兰时代英雄思想和贝都因的贵族意识可以从参加庆祝王国继承古老传统节日的人群中体现出来。也许这就是沙漠居民能够长期忍受艰难困苦,具有超凡能力的秘密标识。沙特前方的道路虽然坎坷不平又荆棘满地,然而这些精神又是沙特拥有美好明天的希望。

不管沙特面对多大的挑战,不论国家建构在今后几年有怎样的变化,由于它在世界能源市场的巨无霸角色,石油财富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其作为穆斯林宗教祖国的圣地与道德权威,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仍可能发挥其力量 and 影响。未来沙特与美国、西方交往前景的好坏与否,还难以测定,扑朔迷离。保守主义和现代主义内部斗争的结果也前途未卜。尽管如此,深入了解沙特国家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与现实,将有助于加强沙特与那些确保中东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国家的亲密合作,达到互益共赢。

附录 1 词汇表

阿巴亚(abaya) 妇女穿的黑色衣服,可以裹住全身。一般在公共场合使用。

叫拜文(adhan) 祈祷者呼唤声,祈祷时间报告人的所作所为。

回教纪元(A. H.) 希吉拉之后;伊斯兰历法参照的标准,指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

安拉(Allah) 阿拉伯语中的“真主”。

穆民的埃米尔(Amir al-Muminin) 意指忠诚信徒的领袖;伊斯兰教国家领袖哈里发的称号。

安萨尔(Ansar) 意指辅士或协助者,原指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们来到叶斯里布城首次欢迎他的人,此后这个城市改称麦地那。

比达(bida) 革新,背离伊斯兰圣训或传统的理念;被称为异端的东西。

哈里发(caliph) 伊斯兰教帝国的领袖;来源于“khalifa”,阿拉伯语为“继承者”。

埃米尔(emir,或称阿米尔,amir) 穆斯林统治者或者酋长;阿拉伯语称为“阿米尔”,意指“指挥者”。

费特瓦(fatwa) 宗教权威人物发布的官方裁定。

费格赫(fiqh) 教法学;对伊斯兰教教法的研究;或者伊斯兰法。

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Five Pillars of Islam) 规范忠诚穆斯林的五大基本原则与实践：萨哈达(念作证言)、撒拉特(礼拜)、扎卡特(天课)、沙渥姆(赖买丹月的禁食)和哈吉(麦加朝圣)。

沙漠战争(ghazu) 贝都因部族间的突袭或战争。

圣训(hadith) 穆罕默德言行录,伊斯兰律法的制定基础。

哈吉(hajj) 朝觐或麦加朝圣;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之一。

希吉拉(Hehira) 这年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穆斯林历法由此开始。

胡加尔(hujar) 伊本·沙特创建的定居点,收容游牧贝都因部落,沙特从这里吸纳军事力量。

伊赫万(Ikhwān) 兄弟会;伊本·沙特创建的贝都因军队,他们来自定居胡加尔的游牧部族。

伊玛目(imam) 伊斯兰教的精神领袖,18世纪晚期沙特阿拉伯统治者被授予此头衔,并一直沿用到伊本·沙特建国之时。伊本·沙特更加偏爱世俗头衔,如苏尔坦或国王;也接受杰出伊斯兰学者授予的荣誉称号。对什叶派来说,伊玛目称阿里或他的被承认的后裔为伊斯兰教领袖。

贾希利亚(Jahiliyya) 穆罕默德之前的蒙昧时期。

吉哈德(jihad) 努力奋斗;既可指个人为了神圣纯洁的事情而作的奋斗,也可指讨伐异教徒的圣战。

马德拉萨(madrassa) 伊斯兰学校。

马吉利斯(majlis) 传统意义上指的是领袖会见臣民和宾客的集会,常用于调解、祈愿。

穆哈吉勒(Muhajirun) 622年追随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居麦地那的穆斯林。

穆斯林(Muslim) 伊斯兰教信徒,服从安拉或真主旨意的人。

穆塔瓦(mutawwain) 志愿者,指在劝善惩恶委员会中的人。他们确保公开遵守瓦哈比教义。在非伊斯兰教国家,特指民间的宗教警察。

卡迪(qadi) 伊斯兰法官或治安官。

- 朝向 (qibla)** 穆斯林信徒每日祷告朝向麦加的方向。
- 格雅斯 (qiyas)** 伊斯兰律法案例,指用类比推理案例的方法解决法律纠纷而不是采用现行律法。
- 《古兰经》(Quran)** 穆罕默德提出的安拉启示录,字面意思是“经典诵读”。
- 撒拉特 (salat)** 指每日的五次礼拜;是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之一。 293
- 沙瀼姆 (sawm)** 穆斯林斋月内的斋戒。
- 萨哈达 (shahada)** 伊斯兰教中的念功: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 沙里亚 (sharia)** 伊斯兰教教法;以古兰经、穆罕默德言行录、部族法规和惯例为制定基础。
- 谢里夫 (sharif)** 麦加的统治者;所有的谢里夫都是来自穆罕默德或古莱什家族的后裔,尽管没有继承的正式方式。
- 谢赫 (Sheikh)** 阿拉伯部族或村庄的首长、族长或村长;对年长的人或资历教职人员的尊称。来自阿拉伯语“shaykh”,意思是“老人”。
- 什叶派 (Shia)** 穆斯林的两大主要分支之一(另一个为逊尼派);什叶派承认穆罕默德的堂兄阿里的后裔为伊斯兰宗教社会的合法领袖。
- 苏尔坦 (sultan)** 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尤指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来自阿拉伯语中的 sultan,意思是村庄。
- 逊奈 (sunnah)** 穆罕默德言行影响下的风俗,行为或实践,也指熟悉他的讲述的东西。
- 逊尼派 (Sunni)** 伊斯兰教的两大派系之一;逊尼派反对什叶派认为阿里的后裔具有继承伊斯兰社会宗教领袖的神权。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圣训或是穆罕默德要求的惯例的忠实信徒;瓦哈比,沙特阿拉伯中的伊斯兰教保守派,都是逊尼派。
- 塔法赫 (tafrah)** 上升或飞跃;在沙特阿拉伯指的是石油禁运后出现的经济高度增长年。
- 乌里玛 (ulama or ulema, 单数是阿利姆, alim)** 负责解释法律的宗教学者。

乌玛(Ummah) 穆斯林社区。

习惯法(urf) 普通法或习俗法。

瓦哈比(Wahhabi)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教派的追随者。他是一个创建了伊斯兰教保守教派的教职人员,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王国的神权政治;瓦哈比自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穆斯林。

扎卡特(zakat)天课 救济品;为穷人捐款的什一税;伊斯兰五大支柱之一。

附录2 沙特阿拉伯的基本情况

正式名称

沙特阿拉伯王国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Al Mamlakan al Arabiyah as Saudiyah)

地理

面积 757 000 平方英里(1 960 582 平方公里)^①;比美国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多一点。占世界最大的半岛——阿拉伯半岛面积的 80%。

陆上邻国 也门、阿曼、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

海上边界 红海、波斯湾。

海拔高度 最高点：萨乌达山 (Jabal Sawda) 10 279 英尺 (3 133 米)

地形 大部分是无人定居区的沙漠。西海岸群山延绵,东海

^① 据《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9 页),沙特阿拉伯面积为 225 万平方公里,约合 868 730 平方英里。——译者注

岸则是广阔的平原。国内无任何河流或可供通航的河道。

政府

沙特阿拉伯建立于 1932 年 9 月 23 日,是世袭君主制国家。国王控制着各个行政机构,既是国家的首脑也是政府的核心。禁止任何选举活动,也不允许政党存在。根据伊斯兰律法来管理国家。1993 年出台的基本法,规定了政府的权力和职责,正式确立古兰经和逊奈(先知穆罕默德的传统)为国家的宪法。1953 年成立部长委员会,其成员由君主任命,其中包括许多皇室家族成员,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起草和执行。咨询委员会成立于 1993 年,由 120 名成员组成,发言人由君主任命,任期 4 年。它就国家的治理向国王提供意见或建议。宗教委员会由最高司法委员会管辖,向国王提供现行法律和立法方面的相关建议。商务纠纷由特殊委员会负责处理。没有选举权。

政治机构

首 都	利雅得(人口 4 500 000)
其他城市	麦加、麦地那、吉达、达兰
行政 区	13 个省

人民

人 口	24 293 844(包括 5 576 076 非沙特人,2003 年 7 月统计数字)
增 长 率	3.27%
民 族	阿拉伯人占 90%;亚非人占 10%
语 言	阿拉伯语
文化程度	(15 岁具备读和写的能力)78%
年龄结构	0—14 岁: 42.3% (男性 5 245 413; 女性 5 028 595);15—64 岁: 54.8%(男性 7 700 121;女

	性5 622 099);65 岁以上: 2.9%(男性 393 173; 女性 304 433)	
年龄中值	总体: 18.8 岁 男性: 20.9 岁 女性: 16.8 岁(2002 年统计数据)	
人口增长率	3.27%	
出生率	每 1 000 个人中, 出生人数为 37.2	
死亡率	每 1 000 个人中, 死亡人数为 5.79	
性别比率	出生比率: 1.05 男性/女性 15 岁以下: 1.04 男性/女性 15—64 岁: 1.37 男性/女性 总人口: 1.22 男性/女性(2003 年统计数据)	
婴儿死亡率	总体: 每出生 1 000 个婴儿中死亡 47.94 个 女性: 每出生 1 000 个婴儿中死亡 45.67 个 (2003 年统计数据)	296
	男性: 每出生 1 000 个婴儿中死亡 50.1 个	
平均寿命	总人口: 68.73 年 男性: 66.99 年 女性: 70.55 年	
总生育率	每位妇女生育 6.15 个孩子(2003 年统计数据)	

经济

石油是沙特阿拉伯经济的基础,占预算收入的 75%,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45%,出口收益的 90%。国内生产总值的 25%来自私营经济。政府采取重大举措对经济实施强有力的调控,有望通过激励私营经济的发展来减轻国家对石油的依赖,同时可为沙特人口提供就业机会。1999 年,沙特成立了由 11 名成员组成的最高经济委员会,负责监管和调控王国的经济。同年,政府宣布了电力企业私营化的预案,电讯企业私营化也开始启动。政府也开始致力于王国的农业生产,然而,

水资源缺乏和人口激增导致王国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约 400 万外籍劳工在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主要从事石油和服务业部门的工作。

国内生产总值	2 420 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2002 年统计数据)
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	0.6%(2002 年统计数据)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0 500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2002 年统计数据)
自然资源	石油、天然气、铁矿、黄金和铜
可耕地面积	1.72%
作物用地	0.06%
灌溉地	16 200 平方公里(1998 年统计数据)

经济部门

农业	GDP 的 5.6%
工业	GDP 的 51.2%
服务业	GDP 的 43.6%
农业	小麦、大麦、柿子、甜瓜、枣、柑橘、羊肉、鸡肉、蛋类和牛奶
工业	原油生产、石油加工、石化工业、水泥、建筑、化肥、塑料

297 服务业 金融业

主要出口	石油和石油产品
劳动力	700 万
按职业归类(1998 年统计数据)	
农业	12%
工业	25%

服务业 63%

环境问题

沙漠化、耗竭地下水资源、石油泄漏造成的海岸污染

跨国问题

与也门交界处的游牧部落抵制划定边界；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就长期有争议的海域边界和伊朗进行了对话；因为条约没有被公之于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疆域的准确划分还尚无人所知，预计会达成协议。

除特别标注外，均为2003年8月的数据。

来源：2003年的美国中情局世界年鉴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信息办公室

附录3 大事年表

阿拉伯半岛：地理概况及前伊斯兰历史

约公元前 200 万年	阿拉伯半岛形成
约公元前 1.3 万年	人类开始定居于阿拉伯半岛
约公元前 8000 年	出现了农业与长期定居居民
约公元前 3200—前 1600 年	阿拉伯半岛东部出现了迪尔蒙文明
约公元前 2000—前 1500 年	阿拉伯半岛第一次出现书写文字
约公元前 1500—前 1000 年	驯养骆驼
约公元前 900—前 542 年	阿拉伯半岛南部出现赛伯伊文明
公元前 853 年	亚述王国撒缦以色列三世的铭文中第一次提到阿拉伯人
约公元前 420—前 105 年	阿拉伯半岛北部出现奈伯特王国
公元前 44 年	凯撒大帝被刺事件使阿拉伯半岛产生动荡
公元前 24 年	罗马的阿伊留斯·伽卢斯远征阿拉伯半岛南部
公元 542 年	马里卜大坝崩塌

伊斯兰教的诞生(571—632)

约 570 年	穆罕默德出生在麦加	
595 年	穆罕默德与赫蒂彻成婚	
610 年	穆罕默德第一次在希拉山接受启示	
约 613 年	穆罕默德开始传播伊斯兰教	
615 年	古莱什人迫害穆斯林信徒	
619 年	穆罕默德的妻子赫蒂彻和他的叔父阿布·塔里卜相继去世	
620 年	穆罕默德的登宵	
622 年	迁徙,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到叶斯里布(后命名为麦地那)	299
624 年	穆斯林在白德尔战役中获胜	
627 年	壕沟战役;穆斯林胜利抵制了麦加人对麦地那的围攻	
628 年	穆罕默德和麦加人达成侯达比叶停战协定	
630 年	穆罕默德征服麦加	
632 年	穆罕默德逝世	

伊斯兰帝国和阿拉伯半岛(632—1258)

632—661 年	四个“正直指导”的哈里发在麦地那进行统治
632—634 年	阿布·伯克尔哈里发统治
634—644 年	奥马尔哈里发的统治
636 年	亚穆克战役;穆斯林击败拜占庭人
644—656 年	奥斯曼哈里发的统治
约 653 年	奥斯曼确定《古兰经》定本

656—661年	阿里哈里发的统治
656年	穆斯林内战；骆驼战役；穆阿维叶在叙利亚起义
657年	阿里将哈里发首都移到库法；阿里与穆阿维叶在绥芬决战
661年	阿里被哈瓦利吉派刺杀
661—750年	伍麦叶哈里发在大马士革统治
680年	阿里的儿子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殉难
687—691年	岩顶清真寺在耶路撒冷建成
750年	马旺二世在大扎卜战役中被击败；伍麦叶王朝结束
750—1258年	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在巴格达建立

伊斯兰黄金时期(约750—1258)

约750—850年	翻译运动时代重新把古典作品呈现在世人面前
786—809年	哈伦·拉希德统治时期，伊斯兰教达到黄金时期的最高峰
832年	马蒙在巴格达成立“智慧馆”
约850年	花拉子密发表了天文表
约861年	马木鲁克控制了哈里发
866年	最古老的纸张阿拉伯手稿出现
300 930年	卡尔马特派袭击麦加并从天房盗走了黑陨石
约942年	阿拉伯文学《一千零一夜》问世
约967年	谢里夫获得麦加领导权
969年	法蒂玛人控制了开罗，威震汉志
1037年	塞尔柱人成为阿拔斯哈里发的支

- 持力量
- 1107—1291年 欧洲军队打着十字军旗号对圣地发动一系列的进攻
- 1250年 马木鲁克从阿尤布王朝手中夺取政权
- 1258年 蒙古人攻陷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和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灭亡

马木鲁克、奥斯曼人和瓦哈比—沙特联盟(1258—1745)

- 1260年 马木鲁克击败蒙古人
- 1270年 阿布·奴马伊巩固麦加统治
- 1425年 马木鲁克实现对麦加人的直接监管
- 约1446年 沙特的祖先建立德拉伊叶，即第一沙特王国的首都
- 1507年 葡萄牙舰队夺取霍尔木兹海峡，在阿拉伯半岛建立了哨兵基地
- 1517年 奥斯曼人打败马木鲁克人，在汉志建立了政权
- 1541年 葡萄牙人进攻吉达
- 1550年 奥斯曼人占领胡富夫
- 1578年 谢里夫派遣军队攻打内志
- 1591年 奥斯曼人在哈萨建立政权
- 1669年 巴努·哈立德发动叛乱并把奥斯曼人赶出了哈萨
- 1744年 阿卜杜·瓦哈卜到德拉伊叶避难

第一沙特王国(1745—1818)

- 1744年 瓦哈卜和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结成联盟

	约 1744—1800 年	沙特—瓦哈比军队为争夺内志控制权而战
	1762 年	穆罕默德去世,其子阿卜杜·阿齐兹·伊本·沙特继位
301	1773 年	沙特—瓦哈比盟军控制了利雅得
	1792 年	阿卜杜·瓦哈卜去世,沙特成为伊玛目
	1794 年	沙特军队攻陷哈萨
	1798 年	沙特军队在胡马赫附近打败谢里夫·加利卜
	1798 年	奥斯曼人对沙特—瓦哈比军队发起进攻;法国人入侵埃及
	1801—1802 年	沙特—瓦哈比军队袭击卡尔巴拉
	1802 年	沙特—瓦哈比埃米尔的势力延伸到汉志
	1803 年	阿卜杜·阿齐兹·伊本·沙特被刺杀,其子沙特继位
	1804—1805 年	麦地那承认沙特阿拉伯政权
	1811 年	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军队登陆汉志
	1813—1814 年	埃及军队结束了沙特—瓦哈比在汉志的统治
	1814 年	沙特去世,其子阿卜杜拉继位
	1815 年	埃及军队击败瓦哈比主力军
	1818 年	埃及军队洗劫德拉伊叶,沙特第一王国灭亡

现代阿拉伯半岛的根源(1818—1891)

	1818 年	英国试图与埃及结成联盟对抗沙
--	--------	----------------

	特-瓦哈比军队	
1820年	埃及军队抵达内志,镇压沙特人的复兴活动	
1824年	图尔基·伊本·阿卜杜拉在利雅得重新建立沙特的统治	
1830年	沙特统治延伸至哈萨	
1834年	图尔基被暗杀;图尔基的儿子费萨尔在利雅得成为埃米尔/伊玛目	
1835年	费萨尔任命阿卜杜拉·伊本·拉希德任哈伊勒地方长官	
1837—1838年	费萨尔被埃及军队俘虏并押送开罗	
1840年	埃及军队离开内志	
1843年	费萨尔出逃后返回利雅得并重新获得对内志的控制权	
1864—1865年	费萨尔去世;他的儿子们为领导权展开争斗	
1868年	米德哈特帕夏被任命为巴格达总督,奥斯曼帝国势力扩张到阿拉伯半岛	
1871年	土耳其人夺取哈萨和阿西尔	
1871年	穆罕默德·伊本·拉希德从沙特手中夺回哈萨	302
1889年	阿卜杜·拉赫曼·伊本·费萨尔承担沙特的领导权,排斥了拉希德对利雅得的控制权	
1891年	拉希德人(穆罕默德·伊本·拉希德)击败了沙特军队并且结束	

了他们在利雅得的统治,建立了第二沙特王国

统一与独立(1891—1932)

- | | |
|-------|--|
| 1893年 | 沙特人在科威特避难 |
| 1902年 | 伊本·沙特夺取利雅得 |
| 1903年 | 伊本·沙特获得“内志苏丹”的头衔 |
| 1906年 | 伊本·沙特占领卡西姆 |
| 1908年 | 伊本·沙特受到自己堂兄阿莱夫的挑战;奥斯曼人“任命”侯赛因·伊本·阿里为麦加的谢里夫 |
| 1910年 | 英国政治监督官莎士比亚会见伊本·沙特 |
| 1912年 | 伊赫万兄弟会成立;伊本·沙特建立了第一个伊赫万定居点 |
| 1913年 | 伊本·沙特夺取哈萨 |
| 1915年 | 据《英沙协定》,英国承认伊本·沙特为内志和哈萨的统治者 |
| 1916年 | 谢里夫侯赛因正式宣布阿拉伯人起义,并宣布自己为阿拉伯国王 |
| 1918年 | 伊本·沙特和谢里夫的军队在胡马赫决战 |
| 1921年 | 伊本·沙特获得“内志苏丹”的头衔 |
| 1922年 | 乌盖里协定确定了内志、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 |
| 1924年 | 伊本·沙特夺取麦加 |

- 1926年 伊本·沙特被称为“汉志国王、内志及其属地的苏丹”
- 1927年 在吉达签署的《英沙协定》不仅确认了英国对伊本·沙特的认可，同时还确认了他同海湾国家的关系
- 1927年 伊赫万起义反抗伊本·沙特
- 1929—1930年 西比拉一役伊本·沙特打败伊赫万
- 1932年 伊本·沙特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
- 王国的诞生(1932—1953)**
- 1933年 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签订了石油开采特许权；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建立外交关系
- 1934年 塔伊夫协约的签署结束了与也门的边界争端
- 1938年 商业石油生产活动开始
- 1939年 油轮运载出口石油开始
- 1944年 加利福尼亚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更名为阿美石油公司
- 1945年 伊本·沙特和富兰克林·D. 罗斯福会面；阿拉伯国家联盟形成
- 1946年 伊本·沙特访问开罗；美国空军基地在达兰建成
- 1947年 阿卜杜拉在外约旦召开汉志会议
- 1948年 以色列宣布建国；第一次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爆发
- 1951年 沙特政府各部门成立；横穿沙特

- 阿拉伯的石油运输管线铺设完成
- 1952年 埃及发生自由军官的起义,纳赛尔上台
- 1953年 部长理事会成立;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人第一次罢工;伊本·沙特去世

通向世界强国之路

- 1953年 沙特继承伊本·沙特王位;阿美石油公司工人游行示威
- 1954年 美国援助任务落空,沙特与纳赛尔签订协约
- 1955年 反对沙特国王的政变阴谋被揭露
- 1956年 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人在沙特东部地区发动暴乱
- 1957年 国王沙特在本地区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沙特阿拉伯的第一所大学沙特国王大学在利雅得成立;沙特国王访问美国
- 1958年 沙特人密谋颠覆纳赛尔的事件被发现;费萨尔统治政府
- 1960年 欧佩克石油组织(OPEC)形成;国王沙特从费萨尔王储手中重新获得了控制政府的权力
- 1961年 自由亲王运动开始
- 304 1962年 也门内战开始;美国把达兰作为空军基地

- 1964年 沙特退位;费萨尔成为国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
- 1966—1967年 沙特阿拉伯的反对派发动了一系列的爆炸事件
- 1967年 第二次阿以战争;埃及和沙特在喀土穆峰会结束分歧
- 1970年 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启动
- 1973年 第四次阿以战争;阿拉伯石油贸易禁运;石油价格上涨了四倍
- 石油与武器(1973—1990)**
- 1974年 沙特阿拉伯威胁要撤出欧佩克石油组织;与美国重修友好关系
- 1975年 费萨尔被刺杀;哈立德成为国王
- 1976年 沙特阿拉伯欲购买美国F-15战斗机
- 1978年 议会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F-15战斗机的决议
- 1979年 麦加的大清真寺遭围困;沙特阿拉伯与埃及断绝了外交关系,因为后者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议;阿亚图拉·霍梅尼回到伊朗;苏联入侵阿富汗
- 1979—1980年 什叶派在沙特东部地区发动骚乱
- 1980年 “基本法”的出台使得民众得以向政府表达心声;伊朗—伊拉克战争爆发;阿美石油公司完全成为沙特所有
- 1981年 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立

- 1982 年 国王哈立德去世;法赫德继王位
- 1984 年 沙特政府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提供资助
- 1985 年 沙特政府加入美国“武器换人质”的武器出售计划
- 1986 年 石油价格回落;法赫德被称为“两大清真寺的管理人”
- 1987 年 与埃及恢复外交关系;400 名伊朗人在朝圣期间的暴动中丧生
- 305 1988 年 位于拉斯塔努拉的炼油厂和朱拜勒的石化厂均发生爆炸

海湾危机及其影响(1990—2001)

- 1990 年 萨达姆·侯赛因侵略科威特;沙特妇女抗议禁止妇女驾车的禁令
- 1991 年 海湾战争;自由派和保守派向国王法赫德请愿,要求改革;政府呼吁停止对以色列的间接抵制(secondary boycott)
- 1992 年 创建协商委员会;颁布“劝诫备忘录”
- 1993 年 改革运动,利雅得成立的“捍卫合法权益委员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其成员被遣散
- 1994 年 “布赖代起义”抗议政府腐败;奥萨马·本·拉登被剥夺沙特公民身份
- 1995 年 国王法赫德中风;阿卜杜拉亲王

- 负责管理政府;利雅得的国民警卫队营地发生爆炸,5名美国人丧生
- 1996年 美国在沙特胡拜尔塔的军队发生爆炸,19名美军士兵丧生
- 1997年 朝圣期间发生的火灾致使340多人死亡
- 1999年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建立了关税联盟
- 2001年 总统乔治·W. 布什支持以色列使美国-沙特关系紧张

未来的挑战

- 2001年9月11日 劫机者在美国进行自杀性袭击;19名恐怖分子中的15名来自沙特;死亡人数为2976人
- 2001年10月7日 美军发动“持久自由行动”开始把塔利班政权驱逐出阿富汗
- 2001年10月 沙特政府批准尊重被拘留者(多指政治犯)司法权的法条
- 2002年3月 阿卜杜拉亲王发布了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约的计划
- 2002年4月 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农场会见阿卜杜拉
- 2002年 沙特政府建立高级委员会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
- 2002年 美国、联合国和伊拉克之间的对抗使得沙特和美国的关系更加紧张

- 2003 年 1 月 沙特阿拉伯印发了“阿拉伯国情改革宪章”
- 2003 年 3 月 伊拉克自由行动开始
- 2003 年 5 月 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对利雅得进行恐怖爆炸袭击,死亡 35 人,大多数是穆斯林
- 2003 年 11 月 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把利雅得市中的穆斯林当作轰炸对象, 17 人死亡
- 2004 年 3 月 沙特与外国公司签署了天然气开采合同,这是 30 年后的第一份协议
- 2004 年 4 月 利雅得发生的自杀性爆炸事件,4 人死亡,148 人受伤

附录4 参考文献

- Abir, Mordehai. *Saudi Arabia: Society, Government and the Gulf Crisis*. London: Routledge, 1993.
- Aburish, Said K. *The Rise, Corruption and Coming Fall of the House of Saud*. London: Bloomsbury, 1994.
- Almana, Muhammed. *Arabia Unified: A Portrait of Ibn Saud*. London: Hutchinson Benham, 1980.
- Al-Ali, Jasin. *An Analysis of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il-Produc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Saudi Arabia*. London: Gulf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2.
- Anscombe, Frederick F. *The Ottoman Gulf: The Creation of Kuwait, Saudi Arabia, and Qat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Beling, Willard A., ed. *King Faisal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audi Arabia*. London: Croom Hel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0.
- Bell, Gertrude L. *The Arab Wa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or General Headquarters from Gertrude Bell*. London: Golden Cockerel Press, 1940.

- Bishai, Wilson B. *Isla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Backgrounds, Development, and Fall of the Arab Empir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68.
- Bligh, Alexander. *From Prince to King: Royal Succession in the House of Saud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 Burton, Sir Richard F.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Pilgrimage to Al Medinah and Meccah*.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907.
- Cave, Anthony Brown. *Oil, God, and Gold: The Story of ARAMCO and the Saudi King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 Citino, Nathan J. *From Arab Nationalism to OPEC: Eisenhower, King Sa'ud, and the Making of US-Saudi Rela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 Clark, Arthur C. , et al. , eds. *Saudi Aramco and Its World: Arabia and the Middle East*. Houston: Aramco Services, revised ed. , 1995.
- Dahlan, Ahmed Hassan, ed. *Politics,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audi Arabia*. Brentwood, Md. : Dar al-Shorouq, 1990.
- Diodorus of Sicily*. 12 vol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 H. Oldfeather. New York: G. P. Putnam and Sons, 1933 - 67.
- Doughty, Charles M. *Travels in Arabia Deserta*. London: Jonathan Cape and the Medici Society, 1926.
- Doumato, Eleanor Abdella. *Getting God's Ear: Women, Islam and Healing in Saudi Arabia and the Gul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Dunlop, D. M. *Arab Civilization to AD 1500*. London: Longman, 1971.

- Elgood, Robert. *The Arms and Armour of Arabia in the 18th,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London: Scolar, 1994.
- Fandy Mamoun.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Friedman, Thomas L. *Longitudes and Attitudes: Exploring the World after September 1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2002.
- George, Linda S. *The Golden Age of Islam*. New York: Benchmark Books, 1998.
- Gibb, H. A. R. *Isl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Goldberg, Jacob. *The Foreign Policy of Saudi Arabia. The Formative Years, 1902 - 191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Golub, David B. *When Oil and Politics Mix: Saudi Oil Policy, 1973 - 198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85.
- Guillaume, Alfred. *The Life of Muhammad: A Translation of Ishaq's Sirat Rasul Allah*.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 . *Traditions of Isl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Hadith Literature*. Beirut: Khayat, 1966.
- Hart, Parker T.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irth of a Security Partnership*.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Haykal, Muhammad Husayn. Translated by al Ismail Faruqi. *The Life of Muhammad*. 8th ed. Plainfield, Ind.: American Trust, 1995.
- Henderson, Simon. *After King Fahd: 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 Washington, D. C.: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 Policy, 1994.
- Hitti, Philip K.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MacMillan & Co., 1953.
- . *The Origins of the Islamic State*, a translation of *Kitab Futuh al-Buldan*. Vol. 1. New York: AMS Press, 1916, 1968.
- Hodgson, Marshall G. S. *The Venture of Islam*. Vols. I, II, II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 Holden, David, and Richard Johns, with James Buchan. *The House of Saud: The Rise and Rule of the Most Powerful Dynasty in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2.
- Hourani, Albert.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London: Faber, 1992.
- Howarth, David A. *The Desert King: Ibn Saud and His Arabia*.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 Hoyland, Robert G. *Arabia and the Arab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Ibn Hishani, Abd al-Malik. *The Life of Muhammad: A Translation of Ishaq's Sirat Rasul Alla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Translated by Franz Rosenthal; abridged and edited by N. J. Dawood.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 Ibn Ishaq. Translated by A. Guillaume. *The Life of Muhamma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Ide, Arthur Frederick. *Jihad, Mujahideen, Taliban, George W. Bush & Oil: A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Terrorism and Islam*. Garland, Texas: Tanglewild Press, 2002.
- Johnson, Paul. *Civilizations of the Holy Lan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9.

- Klein, Misha, and Adrian McIntyre, eds. *September 11: Context and Consequences; An Anthology*. Berkeley, Calif.: Copy Central, 2001.
- Kostiner, Joseph. *The Making of Saudi Arabia 1916 - 193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Kurpershoek, P. Marcel. *Oral Poetry and Narratives from Central Arabia*. Vol. I. New York: E. J. Brill, 1994.
- Lacey, Robert. *The Kingdom: Arabia and the House of Sau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 Lawrence, T. 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 Co., 1935.
- Lea, David, ed. *A Political Chronology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Europe Publications Limited, 2001.
- Lebkicher, R., G. Rentz, M. Steneke, et al. *Aramco Handbook*. New York: Arabian American Oil Co., 1960.
- Leick, Gwendolyn. *Who's Who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Lewis, Bernard.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New York: McLeod, 1982.
- Maalouf, Amin. *The Crusaders through Arab Eyes*. London: Al Saqi, 1984.
- Maher, Joanne, e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3*.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2002.
- Mansfield, Peter. *The Arab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2.
- McGloughlin, Leslie J. *Ibn Saud: Founder of a Kingdo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 McNeill, William H., and Marilyn R. Waldman, eds. *The Islamic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Mez, Adam. *The Renaissance of Islam*. New York: AMS

- Press, 1937.
- Moomen, Majoon. *An Introduction to Shi'a Islam*.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Munro, Alan. *An Arabian Affai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hind the Gulf War*. London, Washington: Brassey's, 1996.
- Myers, Eugene. *Arabic Thought and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Golden Age of Islam*. New York: Ungar, 1964.
- Nicholson, Reynold A.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rab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Nutting, Anthony. *Arabs, a Narrative History from Mohammad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4.
- Ochsenwald, William. *Religion,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Arabia: The Hijaz, under Ottoman Control, 1840 - 1908*.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Osborn, Robert D. *Islam under the Arab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 1876.
- Peters, F. E. *Allah's Commonwealth: A History of Islam in the Near East, 600 - 1100 A. 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3.
- . *The Hajj: The Muslim Pilgrimage to Mecca and the Holy Places*.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Mecca*.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eterson, J. 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audi Arabia*. Metuchen, N. J. and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1993.
- Philby, H. St. John. *Sa'udi Arab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5.
- Pickthall, Marmaduke. *The Meaning of the Glorious Kora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30.
- Potts, Daniel T. *The Arabian Gulf in Antiquity*. Oxford, New

-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Rahman, Fazlur. *Islam*. 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 Al-Rasheed, Madawi. *A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Politics in an Arabian Oasis: The Rashidi Tribal Dynasty*. London: I. B. Tauris, 1991.
- Rashid, Nasser Ibrahim. *Saudi Arabia and the Gulf War*. Joplin, M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2.
- Rashid, Nasser Ibrahim, and Esber Ibrahim Shaheen. *King Fahd and Saudi Arabia's Great Evolution*. Joplin, M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8.
- Riley Carroll 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ctionary of Saudi Arabia*. Metuchen, N. J.: The Scarecrow Press, 1972.
- Ronart, Stephen, and Nancy Ronart.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Arabic Civilization*.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0.
- Sadleir, George Forster. *Diary of a Journey across Arabia (1819)*. Cambridge, Mass.: Oleander Press, 1977.
- Saudi Arabia Ministry of Planning. *Achiev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Plans, 1390 - 1405 (1970 - 1985): Facts and Figures*. Riyadh: 1406/1986.
- Schippmann, Klaus. Trans, by Allison Brown. *Ancient South Arabia: From the Queen of Sheba to the Advent of Islam*. Princeton, N. J.: Markus Wiener, 2001.
- Schneider, Seven A. *The Oil Price Revolu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 Schwartz, Stephen. *Two Faces of Islam*. New York: Doubleday 2002.
- Sennott, Charles M. "Driving A Wedge: Saudi Schools Fuel Anti-US

- Anger." *Boston Globe*, March 4, 2002. Available on-line. URL: http://www.boston.com/news/packages/underattack/news/driving_a_wedge/part2.shtml. Downloaded November 15, 2002.
- Shimoni, Yaacov,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1.
- Skeet, Ian. *OPEC: 25 Years of Prices an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usser, Asher, and Aryeh Shmuelevitz, eds. *The Hashemites in the Modern Arab World, Essays in Honour of the Late Professor Uriel Dann*. London: Frank Cass, 1995.
- Titelbaum, Joshu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Arabia*. London: Hurst and Co., 2001.
- Turner, Loui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Saudi Arabia's Industrialization Policies*. Oslo: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0.
- Twitchell, K. S. *Saudi Arabi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ts Natural Resources*. 3rd ed.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9.
- Vassiliev, Alexei.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 Vogel, Frank E. *Islamic Law and Legal System: Studies of Saudi Arabia*.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0.
- Watt, W. Montgomery. *Early Islam: Collected Articl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0.
- Winder, R. Bayly. *Saudi Arab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80.
- Woodward, Peter N. *Oil and Labor in the Middle East: Saudi Arabia and the Oil Boom*. New York: Praeger, 1988.
- Yahya, Ahman Ibn. *The Origins of the Islamic State*. Part I.

- Translated by Philip Hitti. New York: AMS Press, 1968.
- Young, Arthur N. *Saudi Arabia: The Making of a Financial Gian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附录5 文献导读

阿拉伯半岛：地理概况及前伊斯兰历史

Hoyland, Robert G. *Arabia and the Arab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Johnson, Paul. *Civilizations of the Holy Lan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9.

Potts, Daniel T. *The Arabian Gulf in Antiquit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Schippmann, Klaus. Translated by Allison Brown. *Ancient South Arabia: From the Queen of Sheba to the Advent of Islam*. Princeton, N. J. : Markus Wiener, 2001.

伊斯兰教的诞生(571—632)

Haykal, Muhammad Husayn. Translated by Ismail al Faruqi. *The Life of Muhammad*. 8th ed. Plainfield, Ind. : American Trust, 1995.

Ibn Hishani, Abd al-Malik. *The Life of Muhammad: A Translation of Ishaq's Sirat Rasul Alla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eters, F. E. *Mecca*.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ickthall, Marmaduke. *The Meaning of the Glorious Kora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30.

伊斯兰帝国与阿拉伯半岛(632—1258)

Hitti, Philip K. *The Origins of the Islamic State*, a translation of *Kitab Futuh al-Buldan*. Vol. 1. New York: AMS Press, 1916, 1968.

Hourani, Albert.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London: Faber, 1992.

Nutting, Anthony. *Arabs, a Narrative History from Mohammad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4.

Peters, F. E. *Allah's Commonwealth: A History of Islam in the Near East, 600 - 1100 A. 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3.

伊斯兰黄金时代(约750—1258)

George, Linda S. *The Golden Age of Islam*. New York: Benchmark Books, 1998.

Myers, Eugene. *Arabic Thought and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Golden Age of Islam*. New York: Ungar, 1964.

Nicholson, Reynold A.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rabs*.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Vogel, Frank E. *Islamic Law and Legal System: Studies of Saudi Arabia*.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0.

马木鲁克、奥斯曼人与瓦哈比—沙特联盟(1258—1745)

Hitti, Philip K.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Macmillan, 1953.

Nutting, Anthony. *Arabs, a Narrative History from Mohammad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4.

Peters, F. E. *Mecc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Vassiliev, Alexei.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第一沙特王国(1745 - 1818)

Philby, H. St. John. *Saudi Arab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5.

Vassiliev, Alexei.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Winder, R. Bayly. *Saudi Arab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80.

现代阿拉伯半岛的根源(1818 - 1891)

Anscombe, Frederick F. *The Ottoman Gulf: The Creation of Kuwait, Saudi Arabia, and Qat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Elgood, Robert. *The Arms and Armour of Arabia in the 18th,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London: Scolar, 1994.

Ochsenwald, William. *Religion,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Arabia: The Hijaz, under Ottoman Control, 1840 - 1908*.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Rasheed, Madawi al-. *Politics in an Arabian Oasis: The Rashidi Tribal Dynasty*. London: I. B. Tauris, 1991.

Sadleir, George Forster. *Diary of a Journey across Arabia (1819)*. Cambridge, Mass.: Oleander Press, 1977.

统一与独立(1891 - 1932)

- Almana, Muhammed. *Arabia Unified: A Portrait of Ibn Saud*. London: Hutchinson Benham, 1980.
- Kostiner, Joseph. *The Making of Saudi Arabia 1916 - 193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Lawrence, T. 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Garden City, N. Y. : Doubleday Doran and Co. , 1935.
- McGloughlin, Leslie J. *Ibn Saud: Founder of a Kingdo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 Titelbaum, Joshu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Arabia*. London: Hurst and Co. , 2001.
- Twitchell, K. S. *Saudi Arabi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ts Natural Resources*. 3rd ed.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9.

王国的诞生(1932 - 1953)

- Bligh, Alexander. *From Prince to King: Royal Succession in the House of Saud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 Holden, David, and Richard Johns, with James Buchan. *The House of Saud: The Rise and Rule of the Most Powerful Dynasty in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2.
- Lacey Robert. *The Kingdom: Arabia and the House of Sau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

通向世界强国之路(1953 - 1973)

- Cave, Anthony Brown. *Oil, God, and Gold: The Story of Aramco and the Saudi King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 Citino, Nathan J. *From Arab Nationalism to OPEC: Eisenhower,*

King Sa'ud, and the Making of US-Saudi Rela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Holden, David, and Richard Johns, with James Buchan. *The House of Saud: The Rise and Rule of the Most Powerful Dynasty in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2.

石油与武器(1973 — 1990)

Aburish, Said K. *The Rise, Corruption and Coming Fall of the House of Saud.* London: Bloomsbury, 1994.

Al-Ali, Jasin. *An Analysis of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il-Produc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Saudi Arabia.* London: Gulf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2.

Al-Rasheed, Madawi. *A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Cambridge, Ma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Beling, Willard A. , ed. *King Faisal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audi Arabia.* London: Croom Helm;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80.

Golub, David B. *When Oil and Politics Mix: Saudi Oil Policy, 1973 -1985.*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85.

Hart, Parker T. *Saudi Arab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irth of a Security Partnership.*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海湾危机及其后果(1990 — 2001)

Fandy Mamoun.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Munro, Alan. *An Arabian Affai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hind the Gulf War.* London and Washington: Brassey's, 1996.

- Al-Rasheed, Madawi. *A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Rashid, Nasser Ibrahim. *Saudi Arabia and the Gulf War*. Joplin, Mo.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2.
- Vassiliev, Alexei.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未来的挑战

- Doumato, Eleanor Abdella. *Getting God's Ear: Women, Islam and Healing in Saudi Arabia and the Gul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Friedman, Thomas L. *Longitudes and Attitudes: Exploring the World after September 1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2002.
- Ide, Arthur Frederick. *Jihad, Mujahideen, Taliban, George W. Bush & Oil: A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Terrorism and Islam*. Garland, Tex. : Tanglewild Press, 2002.
- Schwartz, Stephen. *Two Faces of Islam*. New York: Doubleday, 2002.

索引

(本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的页码,即本书的边码。页码后面字母 f 表示插图;字母 m 表示地图;字母 g 表示词汇表中的内容。)

A

- Abaya 阿巴亚 287,291g
- Abbas, Al- 阿拔斯 45
- Abbasid caliphate 阿拔斯哈里发 59 - 61,299
- End of 阿拔斯哈里发结束 300
- And end of Islamic Empire 伊斯兰帝国的终结 72-73
- And Fatimids 法蒂玛王朝 67
- and Hanafi Law 哈乃斐教法 90
- and hydrology 水利学 84
- and poetry 诗歌 85
- and Saladin 萨拉丁 69
- and schools of law 教法学派 89-90
- Seljuk control of 塞尔柱王朝控制 300
- and Tugrul Bey 图格鲁勒贝伊 66
- Abd 阿卜杜,意思是……的,作为前缀 xvi
- Abd al-Aziz, ibn Muhammad ibn Saud. See also First Saudi State 伊本·穆罕默德·伊本·沙特·阿卜杜·阿齐兹,参见第一沙特王国
- assassination of 暗杀 301
- birth of 出生 108
- consolidation of power 巩固权力 125
- death of 死亡 136-137
- methods of control of conquered areas 控制征服地区的方法 126
- as military leader 成为军队首领 123
- and occupation of Bani Khalid territories 占领巴尼·哈立德的领地 130
- regn of 统治 122-130
- rise to power 大权在握 300

- and Wahhabi army 瓦哈比军队
129 - 130
- Abd al-Aziz Al Ulayyan 阿卜杜·阿齐兹·乌莱扬 155
- Abd al-Aziz ibn Abd al-Rahman ibn Faisal Al Saud. *See* Ibn Saud 阿卜杜·阿齐兹·伊本·拉赫曼·伊本·费萨尔·沙特, 参见伊本·沙特
- Abd al-Aziz ibn Mitaab Al Rashid. *See* Ibn Rashid 阿卜杜·阿齐兹·伊本·米塔布·拉希德, 见伊本·拉希德
- Abdallah ibn Abd al-Rahman al-Darimi 阿卜杜拉·伊本·阿卜杜·拉赫曼·达利米 23
- Abdallah ibn Faisal 阿卜杜拉·伊本·费萨尔 161 - 164
- Abdallah ibn Saud 阿卜杜拉·伊本·沙特 141 - 143
- Abd al-Malik ibn Marwan 阿卜杜·马立克·伊本·马旺 57
- Abd al-Rhman ibn Faisal 阿卜杜·拉赫曼·伊本·费萨尔 163 - 165, 168, 170, 302
- Abd al-Rhman ibn Muawiya al-Dakhil 阿卜杜·拉赫曼·伊本·穆阿维亚·达希尔 60
- Abd al-Rhman (Umar al-Sufi) 阿卜杜·拉赫曼, 乌马尔·苏菲 81
- Abd al-Wahhab, Muhammad ibn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 114 - 115,
See also Wahhabism alliance with Muhammad ibn Saud 参见瓦哈比与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的结盟 116 - 117
- and Al Saud succession 沙特继位 125
- death of 死去 132, 301
- in Diriyah 在德拉伊叶 300
- and Hanabali law 罕百里教法 91
- and matters of state 国家大事 120
- settlement with Bedouin 与贝都因人的和解 122
- Abdul Hammad 阿卜杜勒·哈马德 174
- Abdul-Karim ibn Muhammad ibn Yala 阿卜杜勒·卡里姆·伊本·穆罕默德·伊本·亚拉 104
- Abdullah, Crown prince 阿卜杜拉王储 237f, 276f
appointment as crown prince 被任命为王储 251
- Arab-Israeli peace plan 阿以和平计划 279 - 280, 305
- assumption of power 执掌权力 269, 305
- and 9/11 attacks 9·11 袭击 275
- current state of monarchy 君主制国家的现状 288
- and election 选举 289
- foreign relations under 外交关系 269 - 272
- meeting with George W. Bush 会见乔治·布什
- Abdullah ibn Hussein, King of Transjordan 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伊本·侯赛因 179, 180, 181, 203, 205, 303
- Abdullah bin Al-Hussein, King of Transjordan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本·侯赛因 203, 205

- Abdullah ibn Ahmad 阿卜杜拉·伊本·艾哈迈德 110
- Abdullah ibn Muammar 阿卜杜拉·伊本·穆阿迈尔 109-111,113
- Abdullah ibn Rashid 阿卜杜拉·伊本·拉希德 152,159
- Abdullah ibn sulayman 阿卜杜拉·伊本·苏莱曼 185
- Abdullah-Muhsin ibn Ahmad ibn Zaid 阿卜杜拉-穆辛·伊本·艾哈迈德·扎义德 104-105
- Abdul Muttalib 阿卜杜拉·穆塔里卜 30
- Abdul-Wahhab ibn Sulaiman 阿卜杜拉-瓦哈卜·伊本·苏莱曼 109
- Abraham 亚伯拉罕 26,33
- Abu 意思是……的,前缀 xvi
- Abu al-Abbas 阿布·阿拔斯 59,60
- Abu Bakr al-Siddiq 阿布·伯克尔·西迪克 36,50
- Abu Bakr caliphate 阿布·伯克尔哈里发 299
- Abu Bakr Muhammad ibn Zakariya al-Razi 阿布·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拉齐 77
- Abu Dhabi 阿布扎比 200,201,230
- Abu Dhabi TV 阿布扎比电视台 282
- Abu Hanifa 阿布·哈尼法 90
- Abu Jafar al-Mansur 阿布·贾法尔·曼苏尔 60,90
- Abukir Bay 阿克巴湾 133
- Abu Lahad 阿布·拉哈德 37
- Abu Mansur Nizar al-Aziz 阿布·曼苏尔·尼扎尔·阿齐兹 68
- Abu Mashar 阿布·马沙尔 83
- Abu Numayy, Muhammad 穆罕默德·阿布·努马伊 95,300
- Abu Sufyan 阿布·苏富杨 42,43,45
- Abu Tahir al-Qarmati 阿布·塔希尔·卡尔马提 70
- Abu Talib 阿布·塔里卜 30,298
- Abu Yusef 阿布·尤素福 90
-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 36
- activism 行动主义 213
- adab 阿达卜 85
- Ad Dahna 达纳沙漠 5,6
- Ad Dibdibah Plain 迪巴平原 5
- Aden 亚丁 98,101,222
- adhan 叫拜文 291g
- Adhannah River 阿德哈纳河 12
- Abudullah ibn Rashid 阿卜杜拉·伊本·拉希德 301
- Afghanistan 阿富汗
and 9/11 hijackers 9·11 事件劫机者 275
Soviet invasion of 苏联入侵 246-249,304
U. S. invasion of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美国入侵(持久自由行动) 277-278,305
- agriculture 农业 8,84,284,298
- A. H. 回教纪元 291g
- Ahmad, prince of Yemen 也门王子艾哈迈德 190
- Ahmad Abdullah ibn Muammar 艾哈迈德·阿卜杜拉·伊本·穆阿迈尔 109-110
- Ahmad Shukir Yakan Bey 艾哈迈德·舒克里·亚坎贝伊 146
- Aisha 阿伊莎 54

- Al 意思是……的,前缀 xvi
- al- 意思是……的,前缀 xvi
- Albuquerque, Alfonso d' 阿尔布开克,阿方索 99,100
- alchemy 炼金术 83,94f
-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23
- Alexandria, Battle of 亚历山大战争 133
- Alexius Comnenus 阿历克塞·康尼努斯 68
- algebra 代数学 78
- algorithm 运算法则 78
- Ali, *See* Ali ibn Abu Talib 阿里,参见阿里·伊本·阿布·塔里布
- Ali, Muhammad. *See* Muhammad Ali 阿里·穆罕默德,参见穆罕默德·阿里
- Ali Bey 阿里·贝伊 131
- Alid line 阿里支系 30,60,65t,67
- Alid ibn Abu Talib assassination by Kharijites 被哈瓦利吉派暗杀的阿里·伊本·阿布·塔里卜 299
- battle at Siffin 隋芬战役 299
- Battle of Badr 白德尔战役 42
- Battle of Nahrawan 纳赫万战役 55
- as caliph 成为哈里发 54,299
- as potential successor to Muhammad 成为穆罕默德潜在继承人 48
- and Shia 什叶派 64
- Ali ibn Hussein 阿里·伊本·侯赛因 182,183
- Ali ibn Rashid 阿里·伊本·拉希德 159
- Ali Kahya 阿里·卡赫亚 130,137
- Ali Omar 阿里·奥马尔 36
- Ali Zayn al-Abidin 阿里·宰因·纳比丁 64
- Allah 安拉 33,291g
- Alms. *See* zakat 天课,参见则卡提
- alphabet 字母 16
- Al Saud (House of Saud), *See* Saud, Ali 沙特王室,参见沙特·阿里
- Alwaleed bin Tala, Prince 阿尔瓦利得·本·塔拉勒王子 277
- America. *See* United States 美国
- Amin, Hafizullah 哈菲佐拉·阿明 246
- Amir al-Muminin 穆民的埃米尔 291g
-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 101
- Anaza tribe 阿纳扎部落 104,106,111
- ancestor worship 祖先崇拜 119f
-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Arabia 阿拉伯半岛的古代文明 119m
- Anglo-Arabian Oil Company 英阿石油公司 200
-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英波石油公司 192
- Anglo-Saudi treaty 《英沙协定》 302
- aniconism 无偶像论 86
- ANLF (Arab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 223
- An Nafud desert 内夫得沙漠 6
- Ansar 安萨尔 40,41,291g
- Antigonus (Seleucid King) 安提贡(塞尔柱国王) 13
- anti-monarchists 反君主制主义者 239-240,244,264
- anti-Western movements (1950s) 反西方运动(1950年代) 213-214
- Aqaba 亚喀巴 182,183
- Aqsa, Al-, Mosque 阿克萨清真寺

- 227, 229
- Arab 阿拉伯 15
- Arab Boycott of Israel 阿拉伯抵抗以色列
267, 268
- "The Arab Condition" 阿拉伯人的状况 281
-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阿拉伯
国家人类发展报告 281
- Arabia 阿拉伯半岛
- Golden Age in 黄金时代 92-93
- Historical map 历史地图 134f
- Arabia Felix 阿拉伯费里克斯 12
- 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 (Aramco).
- See Aramco 阿美石油公司, 参见
 Aramco
- Arabian horses 阿拉伯马 160
- Arabian Peninsula 阿拉伯半岛 2m
- formation 形成 298
- geology of 地理 1, 2
- and the Islamic Empire 伊斯兰帝国
 70, 71
- Arabian Peninsula (historical map) 阿拉伯
半岛(历史地图) 101f
- Arabian Petraea 阿拉伯彼特拉 14
- Arab Islamic Empire. See Islamic Empire
阿拉伯伊斯兰帝国, 参见伊斯兰帝国
- Arabic language 阿拉伯语 16
- as administrative language of Islamic
 Empire 作为伊斯兰帝国的行政
 语言 57
- and calligraphy 书法体 86
- and Golden Age of Islam 黄金时代的
 伊斯兰教 75
- as official language of Islamic Empire
 伊斯兰帝国的官方语言 58, 59
- and translation 翻译 79
- and Young Turk revolution 青年土
 耳其革命 175
- Arabic manuscript 阿拉伯手稿 299
- Arabic writing. See writing 阿拉伯作品,
 参见 writing
- Arab-Israeli peace plan 阿以和平计划
279-280, 303
- Arab-Israeli War (1948) 1948年阿以战争
203-205, 303
- Arab-Israeli War (1967) 1967年阿以战争
227-228, 239, 304
- Arab-Israeli War (1973) 1973年阿以战争
232, 304
- Arabiya 阿拉比亚 282
- Arab League 阿拉伯联盟
- Beirut summit 2002 2002年贝鲁特
 峰会 280
- establishment of 成立 204, 303
- and Hashemite ambitions 哈希姆人
 的野心 205
- and Iraq-Kuwait relations 伊拉克-科
 威特关系 256
- and PLO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 Arab Liberation Front 阿拉伯解放阵
线 223
- Arab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ANLF)
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 223
- Arab Oil Embargo (1973). See Oil
Embargo 阿拉伯石油禁运, 参见石油
禁运
- Arab Petroleum Congress 阿拉伯石油大
会 230

- Arab Revolt 阿拉伯起义 202,302
- Arabs, first reference to 阿拉伯人, 第一要义 298
- Arabs of the interior 内陆阿拉伯人 15 - 21
- Arafat, Yasir 亚西尔·阿拉法特 267, 268, 270, 289
- araif 阿莱夫 171
- the Araif 阿莱夫 171, 302
- Aramaic language 亚拉姆语 79
- Aramco 阿美石油公司
- al-Buraimi dispute 布莱米争端 200
- foundation of 成立 193
- OPEC agreements OPEC 协议 231
- and postwar oil glut 战后的石油繁荣 230
- Saudi assumption of majority ownership 沙特收回了大部分股权 236
- strike by workers 工人罢工 199 - 201, 303
- and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6
- Arayar ibn Dujain 阿拉亚尔·伊本·杜加因 122 - 124
- arms 武器 249 - 251, 265 See also defense spending 参见国防费用
- arms-for-hostages deal 武器换人质交易 304
- aromatics 香料 11
- Ashari, Abu Hasan al- 艾什里里 92
- Ashura 阿舒拉 242
- Asir 阿西尔
- border war 边界战争 189 - 190
- geographic features 地理特征 3 - 4
- and 9/11 hijackers 9 · 11 劫机者 275
- Imam Yahya's threat to 叶海亚伊玛目的威胁 187
- And Ottomans 奥斯曼人 157 - 158, 301
- Asir, mountains of 阿西尔山 3f
- As Summan Plateau 阿斯苏曼高原 5
- Assyria 亚述 10
- astral religions 星界神灵崇拜宗教 25
- astrolabe 星盘 81, 82f
- astrology 占星术 83
- astronomical tables 天文表 299
- astronomy 天文学 78, 80 - 83
- Athenacus of Egypt 雅典娜乌斯 10
- Augustus, emperor 奥古斯都皇帝 12
- automobiles, and pilgrimage 朝圣汽车 203f
- Aws 奥斯 39, 45
- "Axis of Evil" "邪恶轴心" 281
- Ayn Jalut, Battle of 艾因贾鲁战役 95
- Ayyubid dynasty 阿尤布王朝 69, 300
- Azhar, Al (university) 爱资哈尔大学 68
- . B**
- Baath Party 复兴党 245
- Badr, Battle of 白德尔战役 42 - 43, 44f, 299
- Badr, Muhammad al- 穆罕默德·巴德尔 221, 222
- Baghdad 巴格达

- Abbasid caliphate 阿拔斯哈里发 299
- destruction by Mongols 遭蒙古人破坏 300
- House of Wisdom 智慧馆 299
- Hulagu Khan's conquest of 旭烈兀汗的征服 73
- and Iraq War 2003 2003年伊拉克战争 282
- and Midhat Pasha 米德哈特帕夏 301
- Ottoman conquest of 奥斯曼帝国征服 102
- Baghdad Pact 巴格达条约 214-215
- Bahra agreement 巴林协定 182
- Bahrain 巴林 154,158,230
- Balfour Declaration 贝尔福宣言 180,202
- Bandar ibn Saud ibn Abd-al-Aziz, prince 班达尔·伊本·沙特·伊本·阿卜杜·阿齐兹王子
- and break in U. S. /Saudi relationship 介入美沙关系 271,272
- purchases of Chinese missiles 向中国购买导弹 250
- relationship with U. S. 与美国的关系 243-244
- support for contras 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 248
- U. S. oil company meeting 会见美国石油公司 270
- wife's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and 9/11 妻子的慈善捐款与 9·11 事件 279
- Bandar (son of Talal) 班达尔(塔拉勒之子) 161
- Bani/Banu 巴尼/巴努意思是……的,作为前缀 xvi
- Banu Khalid 巴努·哈利德 123-126, 130,151-152,300
- Banu Qurayza 巴努·库来扎 45
- Barak, Ehud 埃胡德·巴拉克 270
- Barakat 巴拉卡特 98
- Barrak ibn Abd al-Muhsin 巴拉克·伊本·阿卜杜·穆赫欣 126-127
- Barak ibn Ghurair 巴拉克·伊本·古赖尔 111
- Barsbay 八思巴 98
- Basic Law of Government 政府基本法 261,262
- Basra 巴士拉 137
- Battani, Abu Abdullah Muhammad ibn Jabr al- 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贾比尔·巴塔尼 81
- Bazi Ak Arayar 巴兹·阿卡·阿拉亚尔 163
- Bedouin, the 贝都因 16-21,17f,202f
- anti-Wahhabi uprising 反瓦哈比起义 122
- and Arabian horses 阿拉伯马 160
- and fall of Diriyah 德拉伊叶的陷落 143
- and ibn Saud 伊本·沙特 166,170
- and Ibrahim Pasha 易卜拉欣帕夏 145
- the Ikhwan 伊赫万 171-173
- influence on Saudi character 对沙特人个性的影响 290

- occupation of Bani Khalid territories
 占领巴尼·哈利德的领土 130
- raid against by Sharif sad 萨德谢里
 夫的突袭 104
- religious beliefs 宗教信仰 25,26
 and *zakat* 则卡提 123
- Begin, Menachem 梅纳赫姆·贝京 239
- Beirut Declaration 贝鲁特宣言 280
- Beit al Hikmah. *See* House of Wisdom 参
 见智慧馆
- Bell, Gertrude 格特鲁德·贝尔 170
- bey 意思是……的 128
- Bible 《圣经》 11,15,33
- Bibliotheca Historica* (Diodorus Siculus)
 《历史资料汇编》 13-14
- bida* 创新 113,291g
- bin 意思是……的,前缀 xvi
- bin Laden, Sheik' Mohammad 谢赫穆罕
 默德·本·拉登 247
- bin Laden, Osama 奥萨马·本·拉登
 and Afghanistan War 阿富汗战争
 246-249,277,278
 and 9/11 attacks 9·11 袭击
 274-276
 loss of Saudi citizenship 失去沙特公
 民地位 305
 opposition to monarchy 反对君主制
 264-265
 return to Saudi Arabia 回到沙特
 248,249
 rise of 崛起 247
 roots of revolt 起义的根源 xi
 and U. S. presence in Saudi Arabia
 美国出现在沙特 xii
- Bin Laden Group (BLG) 本·拉登集团
 247,278
- bin Sultan, Khalid 哈利德·本·苏尔
 坦 258
- bint 意思是……的,前缀 xvi
- Biruni, Abu Rayham Muhammad al- 阿
 布·来哈姆·穆罕默德·比鲁尼 76,81
- Black Stone 黑石 70,300
- Blanquet, Admiral 海军将领布兰奎
 特 132
- BLG. *See* Bin Laden Group 见本·拉登集团
- Bonaparte, Napoleon 拿破仑·波拿
 巴 133
- Borders, of Saudi state 沙特国家边界
 181-182
- Bosnia 波斯尼亚 266,279
- Brezhnev, Leonid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
 夫 246
- Bronze Age 青铜时代 9
- Buraida uprising 布赖代起义 263,305
- Buraimi, al- (Buraimi Oases) 布莱米(布
 莱米绿洲) 200,201,210
- Bush, George H. W. 乔治·H.W. 布什
 255,258,258f,282
- Bush, George W. 乔治·W. 布什
 and 9/11 attacks 9·11 袭击 270
 -272,275
 and Iraq War 2003 2003年伊拉克
 战争 282
 and Israel 与以色列 271-272,
 280,305
 and Jerusalem Embassy Act of
 1995 1995年的耶路撒冷大使馆
 法案 269

沙特阿拉伯史

- Buyids 白羊王朝 66
- Buyuk Sulaiman 巴格达的帕夏大苏莱曼
125,130,137
- Byzantium/Byzantines 拜占庭 18-19,
51,299
- C
- Caesar, Julius 凯撒大帝 14,298
- Cairo 开罗
- Fatmid control 法蒂玛王朝的控制
 68,300
- Ottoman control 奥斯曼帝国的控制
 101
- and Portuguese interference with
 maritime trade 葡萄牙敢于海上贸易
 99
- calendar 日历、月历 52
- California Arab Standard Oil Company
(Casco) 加利福尼亚阿拉伯标准石油
公司 193
- caliph 哈里发 291g
- definition 解释 128
- origin of term 词源 50
- reign at Medina 在麦地那的统
 治 299
- and sharifs of Mecca 麦加谢里夫
 71-72
- Sunni view of leadership 逊尼派对
 于领导地位的观点 64
- calligraphy 书法 86,87,87f
- camel, domestication of 驯化骆驼 17,
17f,202f,298
- Camp David 戴维营 270
- Camp David Accords 戴维营协议
239,304
- Camp X-ray 古巴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的
X营 278
- caravans 商队 22
- Carmathians 卡尔马特派 70,300
- Carter, Jimmy 吉米·卡特 239,
244,246
- Carter Doctrine 卡特主义 244
- CDLR. *See*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Legitimate Rights 捍卫合法权益委员
会 305
- Central Arabia 阿拉伯半岛腹地 105m
- Central Planning Organization (CPO) 中
央计划组织 234
- charitable giving 慈善捐赠 278,279
- Charter for Reform of the Arab Condition
阿拉伯现状改革宪章 281,306
- Chatillon, Reynaud de 雷诺德 69
- Chechnya 车臣 275
- chemistry 化学 83,84f
- Cheney, Richard 理查德·切尼 255
- China 中国 99
- cholera epidemic 霍乱疫情 109,
113,158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 and Bedouins 基督教和贝都因
 人 19
- and collapse of frankincense market
 乳香市场崩溃 23
- and Islam 伊斯兰教 33
- Muhammad and 穆罕默德 31
- in pre-Islamic Arabia 前伊斯兰时代
 的阿拉伯半岛 25
- Christians 基督徒 37,41,68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198

Climate change, historical 历史上的气候变化 6-7

Clinton, Bill 比尔·克林顿 269, 270, 280

coastal plain 沿海平地 3

cold war 冷战 214-218

Cole, USS 科尔号 267

commerce 商业 21-23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Legitimate Rights (CDLR) 捍卫合法权益委员会 264, 305

Committee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Virtue and Prevention of Vice 劝善惩恶委员会 287

Companions of the prophet 先知的信士 36

“Conquest of Conquests” “征服征服者” 52

Constantine, emperor of Rome 罗马君士坦丁大帝 18-19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19, 101

Constitution of Medina 麦地那宪章 39

Consultative Council 协商委员会 260, 261f, 262 281, 305

contras 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 248, 249, 304

copper 铜 10

Council for Islamic Call and Guidance 伊斯兰咨询和指导委员会 263

Council of Ministers establishment 部长理事会成立 303

Crown Prince Faisal's reforms 王储

费萨尔的改革 219

fatwa declaration of Faisal's power 费特瓦宣布将所有权力移交给费萨尔 225

and human rights 人权 287

Ibn Saud's reorganization of 伊本·沙特重组部长理事会 207, 208

coup/coup plot December 1962 1962年12月政变阴谋

against King Saud 反对沙特国王 303

and oil 石油 199

Syria (1961) 叙利亚 221

and YAR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221

Cox, Sir Percy 珀西·考克斯爵士 176, 177f

CPO (Central Planning Organization) 中央计划组织 234

Crane, Charles 查尔斯·克雷恩 191

Crusades 十字军 68, 69, 160, 300

currency 货币 206, 207, 219

customary law 习惯法 184

customs union 关税同盟 270

D

Dahham ibn Dawwas 达哈姆·伊本·达瓦斯 121-123

Damascus 大马士革

and Great Arab Revolt 阿拉伯大起义 179-180

Nabataean kingdom and 奈伯特王国 14

Umayyad caliphate 伍麦叶哈里发 299

- Umayyad Mosque 伍麦叶清真寺 58f
- In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178 - 179
- Dammam 达曼 155
- Dammam No. 7 well 达曼第7号井 192f, 193
- Darin (al-Qatif) treaty 达林或卡提夫条约 176
- Dawwas ibn Dahham 达瓦斯·伊本·达哈姆 123
- defense spending 国防开支 226, 242 - 244, 249 - 251
- Deipnosophistai* (Athenaeus of Egypt) 《知识宝典》作者: 雅典娜乌斯 10
- deities 女神 13
- democracy movement 民主运动 223
- deserts 沙漠 5 - 6
- Desert Storm. See Operation Desert Storm 沙漠风暴行动 257
- development plans 发展计划
- and CPO 中央计划组织 234, 235
- under King Faisal 在费萨尔的领导下 226 - 227, 304
- in 1980s 1980年代 252 - 253
- Dhahran Airbase 达兰空军基地
- abandonment of 放弃 304
- and Eisenhower Doctrine 艾森豪威尔主义 218
- end of lease agreement 租期将不再续约 221
- establishment of 建立 303
- protests against 抗议 213
- U. S. Air Force base agreement 美国空军基地协议 197
- Dhu al-Hijja 胡希加月 26
- Dhu Nuwas 杜鲁瓦斯 25
- Dias, Bartholomeu 巴塞洛缪·迪亚斯 99
- Dilam, siege of 围困迪拉姆 153
- Dilmun civilization 迪尔蒙文明 9 - 10, 298
- Diodorus Siculus 迪奥多罗斯·赛库鲁斯 13 - 14
- Diplomatic recognition 外交承认 187, 189, 196
- Directorate of Education 教育指导委员会 186
- Directorate of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理事会 187
- Diriya 德拉伊叶 106 - 109, 127f
- decline of power 势力的衰落 138 - 139
- destruction by Egypt 德拉伊叶被埃及夷为平地
- eastward expansion of 向东扩张 124 - 127
- Egyptian sack of 埃及军队结束了沙特-瓦哈比在汉志的统治 301
- establishment of 建立 300
- fall of 德拉伊叶陨落 143
- and 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 300
- razing under Ibrahim Pasha 被易卜拉欣夷为平地 145
- reign of Abd al-Aziz 阿卜杜·阿齐兹的统治 122 - 130
- rivalry with Riyadh 利雅得是德拉

- 伊叶主要的竞争对手 121
 and Saudi-Wahhabi alliance 沙特-瓦哈比联盟 116-120, 126
- dissidents, action against 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262
- Ditch, Battle of the 壕沟战役 299
- Dome of the Rock 圆顶清真寺 57-58, 57f, 299
- dromedary 单峰骆驼 17
- dynasties 王朝 30
- E
- Early civilizations 早期文明 8-15, 9m
- earth, size of 地球的体积 83
- Eastern Province. *See also* Hasa 东方省, 参见哈萨
 Aramco strike 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罢工 200
 and oil 石油 192
 and reform groups 改革团体 213
 Shia insurrection 什叶派暴乱 242, 304
- economy/economic statistics 经济/经济统计数据 283-286, 296-297 *See also*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Edict of Milan 《米兰敕令》 23
- education reform 教育改革 285
- Egypt 埃及
 and Arab Boycott of Israel 阿拉伯人抵制以色列 267
 and Camp David Accords 戴维营协议 239
 diplomatic relations restored 1987 恢复外交关系 304
 and Faisal bin Turki 费萨尔·本·图尔基 152-154, 301
 Free Officers Revolt 自由军官起义 303
 French invasion of 法国的入侵 132, 133
 and Hijaz 汉志 301
 and Khartoum summit 喀土穆峰会 304
 last campaigns for Saudi Arabia 对沙特阿拉伯半岛的最后一次战役 154-155
 and maritime trade 海上贸易 97, 98
 Muhammad Ali and 穆罕默德·阿里 135
 mutual defense agreement with 互助防御协定 215
 and Najd 内志 301
 Napoleon's invasion of 拿破仑的入侵 133
 and Nasser's death 纳赛尔之死 229
 and Portuguese 葡萄牙人 100, 101
 refusal of recognition of Saudi Arabia 拒绝承认沙特阿拉伯 187
 relations with in 1950s 1950年代与别国关系 215-217
 severa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断绝外交关系 304
 and Six-Day War 六日战争 228
 support for Saudi dissidents 支持沙特持不同政见 213, 217
 and UAR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

沙特阿拉伯史

- 218,221
and Wahhabi army defeat 击败瓦哈比军队 301
and Yemen 也门 221,222,226
Egyptian-Israeli Peace Treaty 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 239
Egypt-Israeli peace agreement. See Camp David Accords 埃及-以色列和平协定, 参见戴维营协议 239
Eisenhower, Dwight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215,217
Eisenhower Doctrine 艾森豪威尔主义 217-218,303
elections, free 自由选举 289
emir (amir) 埃米尔 128,291g
Enki and Gilgamesh, Saga of 神话故事“恩基与吉尔伽美什” 10
environmental issues 环境问题 297
Epoch of Translation. See Translation, Epoch of Ethiopian Christians 百年翻译运动 25
Eudoxus of Cyzius 奇济科斯的欧多克斯斯 12
Europe 欧洲 99,300
Exxon-Mobil 埃克森-美孚 270,284
- F
- Fahd, Crown prince/king (Fahd ibn Abd al Aziz) 法赫德王储/国王(法赫德·伊本·阿卜杜·阿齐兹) 250f, 258f
appointment as crown prince 被任命为王储 236
assumption of power 掌权 251,304
and 9/11 attacks 9·11事件 275
and Buraida Uprising 布赖代起义 263
current state of monarchy 当前的君主制国家 288
and “Fundamental Law” 基本法 241
and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271
and Great Mosque seizure 占领清真寺 240
incapacitation of 丧失执政能力 269
and Iran-contra 伊朗与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 248
and Iran-Iraq War 伊朗-伊拉克战争 245
and Iraq invasion of Kuwait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255
and Khalid's reign 哈立德的统治 238
and reform 改革 260-262,305
reign as king 成为国王 251-253
Fairish, W. W. 菲利斯 191
Faisal, Crown Prince/King (Faisal bin Abdul Aziz) 费萨尔王储/国王 216f,224f
assassination and aftermath 暗杀后 236-238,304
assassination plot against 暗杀费萨尔的阴谋 225
assumption of power as king 掌握王权 225-226
al-Buraimi dispute 布莱米争端 201

- as crown prince 作为王储 209
- as deputy prime minister 作为首相
代表 209
- development plans under 发展计划
226 - 227
- disputes with Saud over finances 对
于沙特国家财政的争论 212
- as foreign minister 作为外交部
长 187
- and Free Princes movement 自由王
子组织 220
- as Ibn Saud's deputy in Hijaz 伊本·
沙特在汉志的代理人 185
- and Ibn Saud's succession 伊本·沙
特的继任者 207
- influence in Arab world 在阿拉伯
世界的影响 236
- Jeddah agreement 《吉达协定》 226
- meeting with Roosevelt 和罗斯福
会晤 197
- oil policy 石油政策 231 - 232
- rise to power 执掌政权 218 -
219, 222 - 223, 303
- rivalry with King Saud 与沙特国王
对抗 210, 218 - 219
- al-Taif Pact 《塔伊夫协定》 221
- and Yemen 也门 190, 222, 228
- Faisal bin Turki 费萨尔·本·图尔基
and Ali ibn Rashid 阿里·伊本·拉
希德 159
- as amir/imam 埃米尔 301
- and Bahrain 巴林 158
- control of Hasa 控制哈萨 152
- death of 去世 301
- first reign of 第一次执政
152 - 154
- return to Riyadh 返回利雅得 301
- second reign of 第二次执政
155 - 156
- and Talal ibn Abdullah Al Rashid 塔
拉勒·伊本·阿卜杜拉·拉希
德 161
- Faisal ibn Hussein. See Faisal II, King of
Iraq 费萨尔·伊本·侯赛因, 见费萨尔
二世, 伊拉克国王
- Faisal II, king of Iraq 伊拉克国王费萨尔
二世 178 - 181, 217, 218
- Falaika 法莱加岛 10
- familial dynasties 家族王朝 30
- famine 饥荒 124
- Farewell Sermon 告别性教义宣讲 47
- Farouk, King 法鲁克国王 215
- Farsi language 波斯语 79
- fasting. See *sawm* FATF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
组 279
- Fatima 法蒂玛 31, 36, 67
- Fatimids 法蒂玛人 67 - 69, 300
- fatwa 费特瓦 265, 291g
- Fazari, Muhammad ibn Ibrahim al- 穆罕
默德·伊本·易卜拉欣·法贾里 78
- Federation of the Sons of the Arabian
Peninsula (FSAP) 阿拉伯半岛之子联
盟 223
- F-15 fighter aircraft F-15 战斗机 304
- Fihrist, al-* (The catalog) 《书目》 75
-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 金融
行动工作组 279

- fiqh* 费格赫 88,291g
- First Saudi State 第一沙特王国 118 - 143,300 - 301
- Abd al-Aziz's reign 阿卜杜·阿齐兹的统治 122 - 130
- Decline of power 统治的衰落 138 - 139
- Diriya 德拉伊叶 118 - 120, 124 - 127
- end of 灭亡 301
- genealogical chart 家谱 108t
- Hijaz 汉志 131 - 133,135,136
- Karbala 卡尔巴拉 133 - 135
- Muhammad Ali's invasion 穆罕默德·阿里的入侵 139 - 149
- Ottoman response to Wahhabi conquests 奥斯曼帝国对瓦哈卜征服的反应 130 - 136
- reign of Saud 沙特的统治 136 - 139
- Riyadh 利雅得 120 - 121
- tribal warfare 部落战争 121 - 122
- Wahhabi Army 瓦哈比军队 128 - 130
- Wahhabi attacks in the North 瓦哈比向北挺进 137 - 138
- Five pillars of Islam 伊斯兰教义的“五大基石” 34,35,291g
- flag, of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的国旗 189
- fleets, foreign 外国舰队 99
- Flood of Arim 阿利姆大洪水 12 - 13
- FNR (Front of National Reforms) 民族改革阵线 213
- Ford, Gerald 杰拉尔德·福特 243
- foreign aid 对外援助 219,220
- foreign investment, need for 需要对外投资 270,271
- foreign relations. *See also* United States under Crown Prince Abdullah 对外关系 269 - 272
- effect of 9/11 attacks on 9·11 事件的影响 275 - 277
- following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214 - 218
- under Ibn Saud 在伊本·沙特统治下 187
- fossils 化石 7
- France
- and Arab Boycott of Israel 法国和阿拉伯对以色列的抵制 267
- betrayal of Arabian independence 背叛的独立 180
- invasion of Egypt 埃及的入侵 132,133,301
- and Muscat coaling station 马斯喀特煤站 167
- and Suez Crisis 苏伊士运河危机 215
- frankincense 乳香 11,22, 23
- Franks 弗兰克斯,一种对十字军的称呼 97
- Freeh, Louis 路易斯·弗里赫 267
- Free Officers Revolt 自由军官起义 215,303
- Free Princes movement 自由王子运动 219 - 220,223,303
- Friedman, Thomas L. 托马斯·L. 弗里

德曼 280
 Front of National Reforms (FNR) 民族改
 革阵线 213
 FSAP (Federation of the Sons of the Arabian
 Peninsula) 阿拉伯半岛之子联盟 223
 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义 115, 241,
 242, 260
 “Fundamental Law” 《基本法》 241, 304

G

Gabriel 迦伯利 32, 37
 Gallus, Marcus Aelius 马库斯·阿伊留
 斯·伽卢斯 12, 298
 Gama, Vaco da 达伽马 99
 Gates of Mecca 麦加之门 98f
 Gaza-Jericho Agreement 加沙-杰里科自
 治协议 268
 Gaza strip 加沙地带 205, 227, 267, 268
 GCC. *Se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海
 湾合作委员会 245, 304
 genealogical charts 直排系谱
 Alid line 阿里支系 65t
 Al Saud 沙特支系 150t
 First Saudi State 第一沙特
 王国 108t
 Muhammad 穆罕默德 29t
 Uyaina rulers 阿伊纳城统
 治者 110t
 General Investigations agency 一般调查安
 全机构 240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Muslim League
 穆斯林联盟大会秘书处 227
 General Treaty of Peace 《总和平协
 定》 148
 generating plant 发电厂 235f
 Genghis (Chinggis) Khan 成吉思汗 73
 geographical features 地理特征 2-6
 geographical statistics 地理数据 294
 geography (study of, during Islamic
 Empire) 伊斯兰帝国时期的研究的地
 理学 77-80
 geology 地质 1-5, 191-193
 Germany 德国 167, 196
 Ghalib ibn Musaid 加利卜·伊本·穆赛义
 德 131-133, 135-137, 141
 Ghassanid confederation 加萨尼联盟 19
 Ghazali, Abu Hamid al- 安萨里 92, 113
 Ghazlan steam-powered generator plant 蒸
 气发电厂 235f
 ghazu 贝都因部族间的突袭或战争
 119, 172, 291g
 Gilgamesh, Saga of 神话故事“吉尔伽美
 什” 10
 Gish, Bert 伯特·吉什 196
 Giuliani, Rudolph 鲁道夫·朱利亚
 尼 277
 Glaspie, April 安普利尔·格拉斯皮 255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271
 God 安拉 33, 86
 Golan Heights 戈兰高地 227
 Golden Age of Islam 伊斯兰黄金时代
 61-62, 74-93, 299-300
 in Arabia 在阿拉伯半岛 92-93
 astronomy 天文学 80-83
 calligraphy 书法 86, 87, 87f
 chemistry 化学 83, 84f
 end of 伊斯兰黄金时代的终结
 91-92

- geography 地理 77-80
- hydrology 水利学 84
- Islamic Empire 伊斯兰帝国 63m
- language 语言 85
- literature 文学 85-87
- mathematics 数学 76
- medicine 医学 76-77
- poetry 诗歌 85
- roots of 根源 74-87
- sharia 沙里亚 88-91
- zoology 动物学 84
- government 沙特政府 126,294-295
- government ministries 沙特政府部门 303
- government reforms (1990s) 政府改革 261-262
- government spending 政府费用
- and CPO 中央计划组织 234,235
 - and declining revenues in 1990s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 265
 - on defense *See* defense spending and deficits in 1930s 20世纪30年代的国防开支和赤字 191
 - Crown Prince Faisal's reforms 王储费萨尔的改革 219
 - of oil revenues (1970s) 石油收入 238,239
 - as portion of GDP 国内生产总值部分 284
 - on public projects (1980s) 公共工程 252-253
 - in 1980s 在20世纪80年代 251-253
 - under King Saud 在沙特国王统治下 212-213
- Grand Mosque. *See* Great Mosque 清真寺 大清
- Great Arab Revolt 阿拉伯大起义 179-180
- Great Britain 大英帝国
- and Abdallah ibn Faisal 阿卜杜拉·伊本·费萨尔 162
 - in Arabia 在阿拉伯半岛 146-148
 - betrayal of Arabian independence 对阿拉伯人独立的背叛 180
 - and al-Buraimi dispute 布莱米争端 200,201
 - challenges to regional dominance in late 1800s 19世纪末地区统治的挑战 167
 - and collapse of Muhammad Ali's empire 穆罕默德·阿里帝国的灭亡 154
 - and division of Israel/Palestine 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分治 204
 - and Egypt 埃及 133,301
 - and end of second Saudi state 第二沙特王国的灭亡 163
 - and Great Arab Revolt 阿拉伯人起义 179
 - and Hussain ibn Ali 侯赛因·伊本·阿里 176,182
 - and Ibn Rashid's Kuwait attack 伊本·拉希德对科威特的袭击 169
 - and Ibn Saud 伊本·沙特 176-178,302
 - and India 印度 146

and Iraq-Kuwait relations 伊拉克-科威特关系 256

and Kuwait 科威特 167

and Onassis deal 奥纳西协定 215

and Palestine 巴勒斯坦 202,203

and Quincy meeting “昆西”会晤 198

and Riyadh 利雅得 158

and King Saud 沙特国王 210

and Social oil agreement 社会石油协定 192

and Suez Crisis 苏伊士运河危机 215

and UAR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218

Ugayr Protocol 乌盖里草案 181

withdrawal from region 英国人从亚丁的撤退 229-230

during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96,197

and Yemen 也门 190,222

Greater Syria 大叙利亚 205

Great Mosque 大清真寺 27f,239-242,247,304

Great Zab, Battle of 大扎卜战役 299

Greek culture 希腊文化 79

“Green Book” “绿皮书” 182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after 1973 oil embargo 1973年石油禁运后 233

change in 1990s 20世纪90年代的变化 265

decline as of 1995 截至1995年的下降 259

decline in 1980s 1980年代的下降 251

oil revenues as percentage of 石油收入的百分比 283

Guantanamo Bay 关塔纳摩湾 278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海湾合作委员会

and Arab Boycott of Israel 阿拉伯人抵制以色列 267

customs union 关税同盟 270,305

formation of 形成 304

and Iran-Iraq War 伊朗伊拉克战争 245

and Operation Desert Storm 沙漠风暴行动 258

Gulf of Aden 亚丁湾 1

Gulf of Oman 阿曼湾 1

Gulf Oil Company 海湾石油公司 192

Gulf War. See Persian Gulf War (1991) 海湾战争

H

Hada, al-, agreement 《哈达协定》 182

Hadith 哈底斯 42,291g

and early Islam 早期伊斯兰教 36

and Hanabali law 罕百里教法 91

and Maliki law 马立克教法 90

and sharia 沙里亚 88.

Hail 哈伊勒 159,161,181,301

Hajj 朝觐 35,286f, 292g

deaths during (1997-1998) 1997-1998年死亡人数 269

fire 1997 火灾 305

and Hijaz Railway 汉志铁路 174

- and Islamic Empire rulers 伊斯兰帝国的统治者 70
- of Muhammad 穆罕默德 43, 45, 47
- riots (1987) 骚乱 304
- security during 安全 126
- and sharifs of Mecca 麦加的谢里夫 71 - 72
- Hakim, ai- 哈基姆 68
- Halima 哈利玛 30
- Hamas 哈马斯 268
- Hamdani, Abu Muhammad Al Hasan ibn Ahmad al- 阿布·穆罕默德·哈桑·伊本·艾哈迈德·哈姆达尼 80
- Hamdan Qarmat 哈马丹·卡尔马特 70
- Hanafi law 哈乃斐学派 90
- Hanbal, Ahmad ibn 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 91
- Hanbali law 罕百里学派 91, 113, 184, 288 - 289
- Hanifs 哈尼夫人 25
- Haramian, Al, Islamic Foundation 哈拉曼伊斯兰基金会 278
- Harb tribe 哈布部落 106
- Hariri, al- 哈里里 86
- Harrat 熔岩 4
- Hasa 哈萨 100f, 111 - 113
- anti-Wahhabi revolt 反瓦哈比起义 125, 126
- and Banu Khalid revolt 巴努·哈利德叛乱 300
- capture by Al Saud 被沙特攻陷 301
- capture by Muhammad ibn Abdallah Al Rashid 穆罕默德·伊本·拉希德从沙特手中夺回哈萨 302
- expansion of Saudi rule 沙特统治的延伸 301
- Faisal bin Turki's capture of 费萨尔·伊本·图尔基的占领 155
- geology of 地质学 5
- and Ottomans 奥斯曼人 102, 300, 301
- Shia insurrection 1980 什叶派起义 242
- And Turki ibn Abudallah's reign 图尔基·伊本·阿卜杜拉的统治 151
- Wahhabi advances into 瓦哈比人攻入 122
- Hasan abu Zahir 哈桑·阿布·查希尔 149
- Hasan al-Idrisi, al- 哈桑·伊德里斯 190
- Hashemites 哈希姆 205
- and Abbasids 阿拔斯王朝 59, 60
- and Arab Revolt 阿拉伯起义 178
- Hijaz uprising 汉志起义 186
- rule of Mecca 麦加的统治 72
- and UAR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218
- and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178
- Hashim clan 哈希姆家族 30, 37
- Hassan 哈桑 55
- Hawali, Safar al- 萨法尔·哈瓦里 263, 264
- Haytham, Abu Ali al-Hasan ibn al- (Alhazen) 阿布·阿里·哈桑·伊本·海塔姆 76, 77
- Hegira 迁徙 39 - 40, 292g, 299

- Henry “the Navigator”, prince of Portugal
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 99
- Heraclius 希拉克留斯 51
- heritage festival 传统节日 284f
- Herofotus 希罗多德 22
- Herod the Great 希律王 14
- Hezbollah 真主党 267
- Hijaz 汉志
battle for 为之而战 131 - 133
and decline of first Saudi state 第一
沙特王国的衰落 139
and end of Golden Age 黄金时代的
终结 93
during Faisal ibn Turki's second reign
在费萨尔·伊本·图尔基第二次执
政时期 156 - 157
famine 饥荒 104
Fatimid control 法蒂玛的控制 300
geology of 地质学 3,4
Hashemite designs on 哈希姆家族
计划 205
and 9/11 hijackers 9·11 劫机者
275
Ibn Saud's rule of 伊本·沙特的统
治 183 - 187
Muhammad Ali's defeat of 穆罕默
德·阿里的失败 301
And Najd 内志 71
And Ottomans 奥斯曼人 101,102,
144,173 - 175,300
Religious tolerance 宗教宽容 114
Saudi-Wahhabi emirate expansion in
沙特-瓦哈比酋长国的扩张 135,
136,301
in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178 - 179
- Hijaz, Congress of 汉志代表大会 303
- Hijaz railway 汉志铁路 174,175,175f
- Hippalus 希帕卢斯 23
- Hisham 希沙姆 59
-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196,202
- Holmes, Frank 弗兰克·霍尔姆斯 192
- Hormuz 霍尔木兹 300
- Hormuz, strait of 霍尔木兹海峡 100
- Hospitality 好客 18,290
- Hospitals 医院 76
- Hostages 人质 126
- House of Saud. *See* Al Saud 沙特馆
- House of wisdom 智慧馆
and Abbssids 阿拔斯 61,299
and astronomy 天文学 81,83
and Golden Age of Islam 伊斯兰黄
金时代 75
- Hudaibiya, Truce of 侯达比亚
休战 45,299
- Hufuf 胡富夫 112f, 131f, 172,300
- Hujar 胡加尔 172,173,292g
- Hulagu Khan 旭烈兀汗 73,83
- Human rights 人权 286 - 287
- Humayda 胡马达 95,96
- Huraimila 胡来米拉 110,111,115
- Husain Bey 侯赛因贝伊 149
- Husayn 侯赛因 55,56,299
- Husayn al-Kurdi. *See* Husayn Mushrif
侯赛因·库尔迪或称侯赛因·穆什
里夫
- Husayn Mushrif 侯赛因·穆什里夫
99 - 101

Hussei, king of Jordan 约旦国王侯赛因

217,221,222

Hussein, Saddam 萨达姆·侯赛因

fatwa against 抵制法特瓦 275

invasion of Kuwait 入侵科威特 305

and Iran-Iraq War 两伊战争 245

and Iraq War (2003) 伊拉克战争 281

and Kuwait invasion 入侵科威特 254,255

Saudi reaction to Arafat's support for 萨达姆对沙特支持阿拉法特的反应 268

Husseini, Hajj Amin Al- 哈吉·阿明·侯塞尼 202,203

Hussein ibn Ali 侯赛因·伊本·阿里

abdication of 退位 182,183

in Aqaba 亚喀巴 183

and Great Arab Revolt 阿拉伯大起义 302

And Hijaz in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汉志 178

and neutrality summit 中立会议 176

post-World War II conflict with Ibn Saud 二战后伊本·沙特的冲突 180

relations with Britain 与英国的关系 182

as sharif of Mecca 成为麦加谢里夫 176

hydrology 水利学 13,84

I

ibadat “五功” 88

ibn (meaning of, as prefix) 伊本,意思是……的,作为前缀 xvi

ibn Ajlan, Al-Nisapuri 内沙普里·伊本·阿贾兰 42

Ibn al-Muqaffa 伊本·穆格法 85

Ibn al-Nafis 伊本·纳菲斯 77

Ibn al-Zubayr 伊本·祖拜尔 57,72

Ibn Arayar, Saadun 萨敦·伊本·阿拉亚尔 124

Ibn Baz, Sheikh Abd al-Aziz 阿卜杜·阿齐兹·伊本·巴兹谢赫 257,260,263

Ibn Dira 伊本·迪拉 107

ibn Fahd,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法赫德 288

ibn Hamad al-Qaisi 伊本·哈马德·卡伊西 108

ibn Hawqal, Abu al-Qasim Muhammad 阿布·卡西姆·穆罕默德·伊本·郝克尔 80

Ibn Hithlayn 伊本·黑提拉亚 186

Ibn Humayd 伊本·胡马德 186

Ibn Husayn, Said 赛义德·伊本·侯赛因

Ibn Ishaq 伊本·伊沙克 28,31,38

ibn Khaldun, Abdal Rahaman 阿卜杜拉·拉赫曼·伊本·赫勒敦 85

ibn Muammar, Muhammad ibn Mishari 穆罕默德·伊本·米什里·伊本·穆阿迈尔 148

Ibn Muqlah 伊本·姆卡拉 87

ibn Qatada, Idris 伊德里斯·伊本·卡塔达 95

- Ibn Rashid 伊本·拉希德 168 - 171
- Ibn Saud, Muhammad (d. 1765). See Muhammad ibn Saud 穆罕默德·伊本·沙特(死于1765年)参见穆罕默德·伊本·沙特
- Ibn Saud (b. 1880) 伊本·沙特(生于1880年) 164 - 173, 166f, 176 - 198, 193f, 200 - 203, 205 - 208, 302 - 303
 attempts to control succession 试图获得王位继承权 195, 207
 campaigns (1902 - 1932) 征服运动 183m
 with Sir Percy Cox 珀西·考克斯交往 177f
 death of 死去 303
 establishment of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 186 - 187, 302
 family rivalries 家族对抗 171, 195
 final years of 最后的岁月 207 - 208, 208f
 foreign relations under 外交关系 187
 and Hajaz 与希贾兹的关系 182 - 186
 ikhwan Revolt 伊赫万叛乱 186, 302
 meeting with Roosevelt 会见罗斯福 197 - 198, 198f, 303
 retaking of Riyadh 夺取利雅得 168
 state institutions under 国家机构 205 - 207
 succession rivalries after death of 死后的继承权之争 209 - 210
- ibn Sina, Ali al-Hussein (Avicenna) 阿里·侯赛因·伊本·西那, 即阿维森纳 76, 77
- ibn Taimiya, Alim Taqi al-din 阿里姆·塔奇·丁·伊本·泰米叶 113, 120
- ibn Thumayyan, Abdallah 阿卜杜拉·伊本·苏乃因 154 - 155
- Ibrahim ibn Musa 易卜拉欣·伊本·穆萨 107
- Ibrahim ibn Watban 易卜拉欣·伊本·瓦特班 108
- Ibrahim Pasha 易卜拉欣帕夏 142, 143, 145 - 147
- idolatry 偶像崇拜 33, 34, 38
- Idris, Al (idrisi) 伊德里斯 189 - 190
- Idris ibn Watban 伊德里斯·伊本·瓦特班 108
- Ifriqiyah 伊弗里基叶省 62
- ijma 公议 88, 113
- Ikhshidid dynasty 伊赫什德王朝 67
- The Ikhwan 伊赫万 171 - 173, 173f, 292
 establishment of brotherhood 建立伙伴同盟 302
 and Ibn Saud 伊本·沙特 181, 184, 186, 302
 and MARAP 阿拉伯半岛穆斯林革命运动 240
 and national guard 国家卫队 214
 occupation of Taif 夺取塔伊夫 182
 opposition to technology 反对奇技淫巧 185, 186
 and Turaba 图拉巴 180 - 181

沙特阿拉伯史

- imam 伊玛目 64,66,128,292g
- Imamiyyah (“twelvers”) 十二伊玛目 64
- IMF. S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migration policy 移民政策 252
- inclusiveness 包容性 74
- independence 独立 180
- India 印度
- and Arabian horses 阿拉伯马 160
 - and Great Britain 大英帝国 146
 - and Portuguese interference with maritime trade 葡萄牙干涉航海贸易 99
 - translation of works from 翻译作品 78
- infidels, oil industry and 异教徒,石油工业 193,1994
- inflation 通货膨胀 235
- inhabitants, first 原始居民 7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Suppression and Financing of Terrorism 打击和制裁恐怖主义的国际会议 279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19,238
-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情报共享机构 246
- intifada 起义 268,270,271,282
- Iran 伊朗
- and Iraq-Kuwait relations 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关系 256
 -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with 关系正常化 270
 - and 1973 oil embargo 1973年石油禁运 232
 - severing of Saudi relations with 切断与沙特的联系 250,251
 - and shia insurrection (Eastern Province 1980) 什叶派起义(1980年的东部省) 242
 - and spread of Islamic revolution 伊斯兰革命的传播 244-245
 - U. S. arms sales to 美国武器出售 249
- Iran-contra scandal 伊朗门事件 248, 249,304
- Iranian Revolution 1979 伊朗伊斯兰革命 244-245
- Iran-Iraq war 两伊战争 245,255,304
- Iraq 伊拉克
- And 1973 oil embargo 1973年石油禁运 232
 - Persian Gulf War 1991 海湾战争 254-259,305
 - King Saud's diplomatic ties with 与沙特国王的外交关系 217
 - Seljuks and 塞尔柱人 66
 - Travel rights to 旅行权利 289
 - And UAR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218
- Iraq war (2003) 伊拉克战争 280-282,306
- Ismaili 伊斯玛仪派 67,70
- ISI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情报共享机构 246
- Islam xvii, 伊斯兰教 33-36
- birth of 产生 24-47,298-299
 - early spread of 早起扩张 34, 35,46m
 - first preaching of message of 第一

- 次接受启示 298
- Fives Pillars of 五功 34,35,291f
- Golden age of, *See* golden age of Islam and mecca 黄金时期, 参见伊斯兰和麦加的全盛时期 25 - 28,36 - 39
- origin of word 词源 33
- pilgrimage in pre-Islamic Arabia 伊斯兰教诞生前的阿拉伯半岛的朝觐 26
- pre-Islamic religious communities 伊斯兰教诞生前的宗教团体 24 - 25
- and Saudi flag 沙特的旗帜 189
- and slavery 奴隶制 16
- and spread of Arabic language 阿拉伯语传播 16
- Sunni/shia schism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 53,54,64 - 66,65t
- Islamic Conference Organization 伊斯兰会议组织 229
- Islamic Empire xvii, xviii 伊斯兰帝国 46m,48 - 73,63m,299
- Abbasids 阿拔斯王朝 59 - 61
- and the Arabian peninsula 阿拉伯半岛 70,71
- decline of 衰落 62
- end of 灭亡, 终结 72 - 73,300
- Fatimids 法蒂玛王朝 67 - 69
- Golden age of Islam 伊斯兰教的黄金时期 61 - 62,74 - 93
- Khalifah 哈里发 48,50 - 53
- martyrdom of Husayn 侯赛因的殉难 56
- Salah al-Din ibn Ayyub/ayyubid dynasty 阿尤布王朝 69
- Siljuks 塞尔柱人 66
- sharifs of Mecca 麦加谢里夫 71 - 72
- Sunni/Shia schism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 53,54,64 - 66,65t
- Umar 奥马尔 50 - 52
- Umayyads 伍麦叶王朝 54 - 59
- Uthman 奥斯曼 52 - 53
- Islamic extremism 伊斯兰极端主义 274 - 275
- Islamic law. *See* sharia 伊斯兰法, 参见沙里亚
- Ismail Bey 伊斯梅尔·贝伊
- Isra. *See* night journey 登宵
- Israel 以色列
- Abdullah's peace plan 阿卜杜拉的和平计划 279 - 280
- Camp David Accords 戴维营协定 239
- Clinton peace agreement negotiations 克林顿和平协议的谈判 270
- declaration of statehood 国家地位的声明 303
- Madrid Peace Conference 1991 马德里和平会议 267 - 268
- and Palestine 巴勒斯坦 201 - 205
- Peace negotiations with PLO 与巴勒斯坦组织的和平协商 268
- proclamation of state of 国家宣言 204
- Saudi arms purchases 沙特的武器购买 204
- Saudi oil policy 沙特的石油政策

- 231-232
- Saudi support for 1990s peace process
沙特支持 1990 年代的和平进程
267-269
- secondary boycott of 间接抵制 305
- Suez Crisis 苏伊士运河危机 215
- U. S. support for, and 9/11 attacks
美国支持, 9·11 袭击事件 277
- And U. S. /Saudi relations 美国与沙特的关系 243
- World Muslim League opposition to
世界穆斯林同盟反对 227
- Israel War of independence, *See Arab-Israeli War* (1948) 以色列独立战争, 参见阿以战争(1948 年)
- Istakhri, Abu Ishaq Ibrahim ibn Muhammad al-Farisi al- 阿布·伊沙克·易卜拉欣·伊本·穆罕默德·法利斯·伊斯塔赫里 80
- Italy 意大利 190
- J**
- Jabal Shammar 贾贝勒·沙马尔 159, 161
- Jabal Shammar, Emir 贾贝勒·沙马尔埃米尔 171, 181
- Jabir al-Ahmad Al-Jabir Al Sabah, Sheikh 谢赫贾比尔·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 255
- Jabir ibn Hayyam 贾比尔·伊本·海亚姆 83
- Jafurah, Al Desert 贾夫拉沙漠 5
- Jahiliyya (Age of Ignorance) 贾希利亚(意为蒙昧时期) 23, 85, 292g
- Jahiz, Abu Uthman Amr ibn Babr al- 阿布·奥斯曼·埃米尔·伊本·巴巴尔·贾希兹 84
- Jahshiyari, al- 哲赫舍亚里 87
- Japan 日本 267
- Jawhar, al-Siqilli 贾哈尔·西西里 68
- Jawhari, al- 贾哈尔 85
- Jazeera, al- 半岛电视台 271, 282
- Jazirate Al-Arab 阿拉伯家兹拉特 15
- Jebel Balaq 贾贝尔·巴拉克 12
- Jebel Tuwayq Escarpment 贾贝尔图韦格陡坡 4f, 5
- Jeddah 吉达 97f, 98f
and decline of first Saudi state 第一沙特王国的灭亡 139
Egyptian capture of 埃及及占领 141
and maritime trade 航海贸易 96-98
Portuguese attack of 葡萄牙的进攻 300
- Jeddah, Treaty of 吉达条约 186, 302
- Jeddah agreement 吉达协议 226
- Jemal Pasha 贾马尔帕夏 176
- Jerusalem 耶路撒冷
Bedouin invasion 贝都因人入侵 19
Dome of the Rock 岩顶清真寺 57f, 299
and early Islam 早期伊斯兰教 38
and Saladin 萨拉丁 69
Umar's capture of 奥马尔夺取耶路撒冷 51
- Jerusalem Embassy act of 1995 耶路撒冷

- 大使馆法令 268 - 269
- Jesus 耶稣 33
- Jews 犹太人
 and early Islam 早期伊斯兰教 37,38
 and the Hegira 希吉拉,意为迁徙 39 - 40
 Muhammad and 穆罕默德 41,45
 and Palestine 巴勒斯坦 202
 in pre-Islamic Arabia 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半岛 24 - 25
 under Talal ibn Abdullah Al Rashid 处于塔拉勒·伊本·阿卜杜拉·拉希德的统治 161
 as translators 翻译人员 79
- jihad xii, 吉哈德 292g
 and Abd al-Wahhab 阿卜杜·瓦哈卜 119
 and the Ikhwan 伊赫万 172
 as Obligation of Bedouins 作为贝都因人 的义务 126
 and Saudi flag 沙特的旗帜 189
- Jordan 约旦 217,218
- Jubail 朱拜勒 234f,305
- Judaism 犹太教 31
- K**
- Kaaba 天房 27f
 Black Stone theft 黑石被盗 300
 and 1630 flood 1630年洪水 102
 an Mecca 麦加 102
 Muhammad and 穆罕默德 31,45
 repair/expansion 收复,扩张 207
- Kabul (Afghanistan) 喀布尔(阿富汗首都) 246,277 - 278
- Kalb 喀布 56
- Karbala 卡尔巴拉 133 - 135,299,301
- Karmal, Babrak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 246
- Karzai, Hamid 哈米德·卡尔扎伊 278
- kauf 信风 5
- Kennedy, John F. 约翰·F.肯尼迪 223 - 224,224f
- Khadija 赫蒂彻 30 - 31,34,298
- Khalid, Crown prince/king (Khalid ibn Abd al-Aziz al-Saud) 哈立德,哈立德·伊本·阿卜杜·阿齐兹·沙特 237f
 appointment as crown prince 被任命为王储 225
 assumption of power 上台 236 - 238,304
 death of 死去 251,304
 and Faisal's reassertion of power 费萨尔重获权力 222
 meeting with Roosevelt 会见罗斯福 197
 and Turaba conflict 图拉巴冲突 180
 and U. S. /Saudi relations 美国与沙特的关系 243
- Khalid ibn al-Walid 哈立德·伊本·瓦立德 50 - 51
- Khalid ibn Saud 哈立德·伊本·沙特 153,154
- Khalifah 哈里发 48,50
- Khalil Pasha 哈利勒帕夏 146
- Khan 可汗 128
- Khandahar, capture of 夺取坎大哈 278

沙特阿拉伯史

- Kharfish (Mahammad ibn Hamad) 哈菲斯
(穆罕默德·伊本·哈马德) 109
- Kharjites 哈瓦利吉派 54,55,299
- Kharj 海耶 111,124
- Khartoum summit 喀土穆峰会 288,304
- Khashoggi, Adnan 阿德南·哈肖吉 249
- Khazraj 哈兹拉 39
- khedive 赫迪夫 128
- Khobar Towers bombing 胡拜尔塔爆炸
266-267,305
- Khomeini, Ayatollah 阿亚图拉·霍梅尼
242,244,304
- khums 掠夺来的财产 119-120
- Khurshid Pasha 胡尔西德帕夏 146,
153,154
- khuwa 库瓦 159
- Khwarizmi, al- 花拉子密 76-78,299
- Kissinger, Henry 亨利·基辛格 232,
236
- Kitab al-Tawheed 《基塔在陶希德》 115
- Kitchener, Lord 基奇纳 176
- Kuchuck Sulaiman 库楚克·苏莱曼 137
- Kufa 库法 54,299
- Kufic script 库法体 86,87
- Kuwait 科威特
- Ibn Rashid's attacks on 伊本·拉希德
 的进攻 168,169
- Persian Gulf War (1991) 海湾
 战争 254-259,305
- Saudi sanctuary in 1898 1898
 年沙特的避难所 302
- L
- Labor/labor unions 工会 199-201,
225,286,303
- Lakhmid dynasty 莱赫米王朝 19
- Languages 语言 85
- law, Islamic. See sharia 伊斯兰法,或沙
里亚
- Law of the Consultative Council 咨询委
员会法 262
- Law of Province 行省法 262
- Lawrence, T. E. T. E. 劳伦斯 175,
179-180
- League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Virtue and
Prevention of Vice 惩恶劝善协
会 184
- League of Arab States. See Arab League
阿拉伯国际联盟或阿盟
-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180
- Libya 利比亚 225,231
- Lincoln, USS 林肯号航空母舰 232
- literacy rates 识字率 285
- literature. See also poetry 文学,参见诗歌
85-87
- Lodge, Henry Cabot 亨利·卡伯特·洛
奇 191
- London Convention of 1840 1840年伦敦
公约 154
- Lukoil 卢克 283
- M
- madrassa 马德拉萨学校 248,292g
- Madrid Peace Conference (1991) 马德里
和会 267-268
- Magan 马干 10
- the Mahdi 马赫迪 240,241
- Mahmal 圣穆 187

- Mahmud II, sultan of Turkey 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140
- majlis* 议会 292g
- Makarama Ismaili Shia 马克雅玛伊斯马仪什叶派 288
- Malik al-Nasir al- 马立克·纳西尔 96
- Malik ibn Anas 马立克·伊本·艾奈斯 90,92
- Maliki law 马立克法 90,92
- Mamask fortress in Riyadh 利雅得的马萨马克城堡 169f
- Mamluks 马木鲁克 69,94-101
 and Ayyubid dynasty 阿尤布王朝 69,300
 control of caliphate 控制哈里发 299
 control of Mecca 控制麦加 72
 and decline of Islamic Empire 伊斯兰帝国的衰落 62
 defeat by Ottomans 被奥斯曼人击败 101,300
 defeat of Mongols 打败蒙古人 300
 and maritime trade 航海贸易 95,99
 Mecca under 统治麦加 95,96,300
 and Portugal 葡萄牙 99-101
- Mamun, Abu al-Abbas Abdullah, al- 阿布·阿拔斯·阿卜杜拉·马蒙
 and Abbasids 阿拔斯 61
 and astronomy 天文学 81,83
 death of 死亡 62
 and Golden Age of Islam 伊斯兰的黄金时代 75
 and Hanabali law 罕百里法 91
 and House of Wisdom 智慧馆 61,299
- Manfuha, battle for 马夫哈战役 121
- Mani al-Muaridi 马尼·穆莱迪 107
maqamah 玛卡姆 85-86
- Maqdisi, Muhammad ibn Ahmad al- 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麦格迪西 80
- Maraghah Observatory 蔑刺合天文台 83
- Marib dam 马里卜大坝 11-13,293
- maritime trade 航海贸易 78-80, 95-99
- Markhan ibn Ibrahim 马克汉·伊本·易卜拉欣 107
- Markhan ibn Mirqin 马克汉·伊本·米克林 107
- Markhan ibn Watban 马克汉·伊本·瓦特班 107
- marriage 婚姻 227
- marital law 婚姻法 225
- Martyrdom 殉道 66
- Marwan ibn al-Hakam 马旺·伊本·哈卡姆 56,57
- Marwan II 马旺二世 60,299
- mathematics 数学 76
- mawali* 麦瓦利 60
- mazalim* 马扎里穆 89
- McMahon, Sri Henry 亨利·麦克马洪爵士 178
- Mecca 麦加 xi, 25,28,156f
 and Abu Numayy 阿布·努马伊 300
 Ayyubid control of 阿尤布控制 70,300

- banning of Mahmal from 马赫马尔
禁令 187
- Carmathian attack of 卡尔马特人的
袭击 70,300
- and early Islam 早期伊斯兰 36-39
- and end of Golden Age 黄金时代的
终结 93
- geology of 地理学 3
- Great Mosque of seizure 占领大清真
寺 240,304
- and Hijaz railway 汉志铁路 174
- and Hussein ibn Ali 侯赛因·伊本·
阿里 176,182,302
- under Ibn Saud 伊本·沙特的统治
183,302
- during Mamluk rule 马木鲁克统治
时期 94-101
- and maritime trade 航海贸易 97
- Muawiyah and 穆阿维叶 55
- Muhammad's campaign to conquer
穆罕默德的征服运动 41-47
- and Najdi Bedouin 内志的贝都因人
132,181
- during Ottoman period 奥斯曼时期
102-105
- pilgrimage 朝圣,朝觐 286f
- poetry contests in 诗歌竞赛 20
- sharifs 麦加谢里夫 71-72
- Wahhabi conquest of 瓦哈比的征
服 136
- Meccans 麦加人 33,42-43
- medicine 医学 76-77,287
- Medina 麦地那 40f,49f
- geology of 地理学 3
- and Golden Age 黄金时代 93
- and the Hegira 希吉拉,迁徙 40
- and Husayn's martyrdom 侯赛因的
殉难 56
- Islamic community in 伊斯兰教的社
团 40,41
- Maliki law 马立克法 90
- Meccan siege at 麦加人包围
43,299
- mosque repair/expansion 修复、扩建
清真寺 207
- Muawiyah and 穆阿维叶 55
- and Muhammad's succession 穆罕默
德继位 48-49
- Muslim brotherhood rebellion 穆斯
林兄弟会起义 240
- Prophet's Mosque 先知清真寺 52f
- recognition of Saudi authority 沙特
当局承认 301
- Tusun's attack on 突松的进攻
140-141
- and Wahhabis 瓦哈比人 137
- "Memorandum of Advice" 建议备忘录
260-261
-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16,137
- Middle East, Saudi Arabia and 中东,沙特
阿拉伯 274m
- Middle East Conference 1921 中东会
议 181
- Midhat Pasha 米德哈特帕夏 301
- Mikhta, Amir 米赫塔,埃米尔 72
- ministries, government 政府,部委 210
- Ministry of Finance 财政部 172
- Ministry of Justice 司法部 227

- Miqrin ibn Markhan 马克汉·伊本·米克林 107
- MIRA (Movement for Islamic Reform in Arabia) 阿拉伯伊斯兰改革运动 264
- Mitaab (brother of Talal) 米塔布,塔拉尔的弟弟 161
- MMPAR. See Movement of the Muslim Revolutionaries of the Arabian Peninsula 阿拉伯半岛穆斯林革命运动
- modernization, opposition to 抵制现代化 213
- Mohammed "Idris" al-Souousi, king of Libya 穆罕默德·“伊德里斯”·赛努西,利比亚国王 225
- Monarchy See also anti-monarchists; specific monarchs 君主国,参见反君主制主义者;特殊君主制 288
- Mongols 蒙古 73,92,94,95,300
- monopheism 一神教 25
- Moses 摩西 33
- Mount Hira 希拉山 31-32,32f,298
- Movement for Islamic Reform in Arabia (MIRA) 阿拉伯伊斯兰改革运动 264
- Movement of the Muslim Revolutionaries of the Arabian Peninsula (MMRAP) 阿拉伯半岛穆斯林改革运动 240,241
- muamalat 与民事和法律事务有关的内容的教法 88
- Muawiya 穆阿维叶 54,55,299
- Mubarak al-Saba 穆巴拉克·沙巴 167, 168,171,176
- Mufti 穆夫提 89,128,129
- muhajirun 穆哈吉勒 40,41,292g
- Muhammad 穆罕默德
- the calling/the Quran 古兰经,启示 31-33
- death of 逝世 299
- early life 早年生活 28-31
- genealogical chart 家谱图 29t
- hajj 朝圣 43,45,47
- as Hanif 哈尼夫 25
- and Islam 伊斯兰 33-36
- and the Jews 犹太人 45
- life chronology 生活纪事 298-299
- on punishment 惩罚 89
- pursuit of knowledge as religious imperative 追求知识变成一项宗教义务 75
- succession problems 继承人问题 48-49
- Tomb of the Prophet 先知圣陵 49f
- Muhammad Ali 穆罕默德·阿里 135
- and Central Arabia 阿拉伯半岛中部 139-149
- and Diriya 德拉伊叶 145,146
- and Egyptian control of peninsula 埃及控制半岛 154
- and Hasan by's forces 哈桑的军队 149
- and Hijaz 汉志 301
- and Mahumd II 穆罕默德二世 152
- and Ottomans 奥斯曼人 153
- Mahammad ibn Abdallah Al Rashid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拉希德 161, 168,302

- Muhammad ibn Abu Bakr 穆罕默德·伊本·阿布·伯克尔 54
- Muhammad ibn Ali 穆罕默德·伊本·阿里 59
- Muhammad ibn Aun 穆罕默德·伊本·阿努 157
- Muhammad ibn Ghruair 穆罕默德·伊本·古赖尔 111
- Muhammad ibn Hamad (Kharfish) 穆罕默德·伊本·哈马德 109
- Muhammad ibn Miqrin 穆罕默德·伊本·米克林 110,111
- Muhammad ibn Saud *See also* First Saudi State, Saudi-Wahhabi alliance 穆罕默德·伊本·沙特, 参见第一沙特王国, 沙特瓦哈比的联盟 109,112,121
- Muhammad ibn Umar Al-Watqidi 穆罕默德·伊本·乌马尔·瓦齐迪 28
- Muhammad-Shaibini 穆罕默德·舍比尼 90
- Muharis al-, Battle of 穆哈里斯战役 110
- Muharram 穆哈拉姆月 56
- Muhsin ibn Abdullah 穆辛·伊本·阿卜杜拉 105
- Muhsin ibn Husain ibn Hasan 穆辛·伊本·侯赛因·伊本·哈桑 102
- mujahideen 伊斯兰圣战者组织 246 - 249,259f
- Mukhtar, al- 穆赫塔 57
- Mulayda, al-, Battle of 穆拉达战役 164
- Mullah 毛拉 129
- Muntafiq 穆塔菲克 125
- Muqtadir, al- 穆克塔迪尔 61
- Musa ibn Rabia ibn Watban 穆萨·伊本·拉比亚·伊本·瓦特班 108,109
- Musaid bin Said II 穆赛义德·本·赛义德二世 131
- Musari, Muhammad al- 穆罕默德·穆萨里 264
- Muscat 马斯喀特 100
- Mushari ibn Abd al-Rahman 穆沙里·本·阿卜杜·拉赫曼 152,159
- Mushari ibn Saud ibn Abd al-Aziz 穆沙里·伊本·沙特·伊本·阿卜杜·阿齐兹 148
- Muslim army 穆斯林军队 51
- Muslim Brotherhood 穆斯林兄弟会 240
- Muslim civil war 穆斯林内战 54 - 55,299
- Muslims *See also* Islam 穆斯林, 参见伊斯兰教 292g
- as civil servants 公务员 185
- and Jerusalem Embassy Act of 1995 1995年耶路撒冷大使馆法案 269
- persecution by Quraysh 迫害古莱什人 298
-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struggles 支持国外斗争 266
- as terrorism victims 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283
- victory at Yarmuk 雅穆克的胜利 299
- Mutasim, al- 穆塔希姆 62
- Mutawiyin 穆塔维因 184
- mutawwain 穆塔瓦 184,287,292g
- Mutazilism 穆尔泰齐赖思想 61

mutjahid 穆智台希德 91
 Muwahiddim 穆瓦希德 115
 Muwatta, al- (leveled path) 《教法阶
 梯》 90
 myrrh 没药 22,23

N

Nabataean kingdom 奈伯特国王 13 -
 15,298
 Nadim, al- 奈迪姆 75
 Nahrawan, Battle of 纳赫万战斗 55
 Nahvand, Battle of 纳赫万之战 52
 Najd 内志 4f, 125f
 and Egypt 埃及 151,301
 and Faisal/Khalid control 哈立德的
 统治 153
 geography of 地理 4-5
 and Golden Age 黄金时代 92-93
 and Hijaz 汉志 71
 under Ibn Saud 伊本·沙特的统
 治 183
 post-World War I conflict 一战后的
 冲突 180
 religious tolerance 宗教宽容 114
 Saud-Wahhab campaign 沙特-瓦哈
 比运动 119-120,300
 and Sharif Sad raid 谢里夫萨德的入
 侵 104
 student unrest in 学生骚乱
 213-214
 under Turki's control 图尔基的统治
 149,151
 in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76-178

Najd, Sultan of. See Ibn Saud 内志的苏
 尔坦,参见沙特
 Najran 纳季兰 25,190
 Napoleon. See Bonaparte, Napoleon 拿破
 仑,参见波拿巴·拿破仑
 Naskhi script 纳斯基体 86
 Nasser, Gamal Abd al- 贾马尔·阿卜杜·
 纳赛尔 216f
 and aftermath of Six-Day 六天战争的
 后果 228
 assassination plot against 反对暗杀阴
 谋 218
 assumption of power 上台 303
 death of 死去 229
 and Eisenhower Doctrine 艾森豪威尔
 主义 217
 and Free Princes 自由亲王 223
 and Jeddah agreement 吉达协议 226
 mutual defense agreement with 共同防
 御协议 215
 rise to power 崛起之路 215
 Saudi plot against 沙特密谋反对 303
 and Saud's attempts to regain throne 沙
 特企图夺回王位 225
 and Suez Crisis 苏伊士运河危机
 215,216
 support for Saudi dissidents 支持沙特
 持不同政见者 213,217
 1956 visit 1956年的出访 216-217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Council NRC
 国家代表理事会 182
 natural gas 天然气 283,284,306
 natural history 自然历 6-7
 Nayef, Prince 纳伊夫亲王 288

Nazareth 纳撒勒 95
Nearchus 尼亚库斯 10
necropolis 克罗波利斯 10
Negus, king of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国王
王尼格斯 36,37
Nelson, Horatio 霍雷肖·纳尔逊 133
Neolithic nomads 新石器时代的游牧
民 7
Nestorian Christians 景教徒 79
Nicaragua. *See* contras 尼加拉瓜, 参见尼
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
Night Journey 夜行 37-38,298
9/11. *See* September 11, 2001 terrorists
attacks 9·11 事件, 参见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袭击
1948 War. *See* Arab-Israeli War (1948)
1948 年战争, 参见阿以战争
Nixon, Richard M. 理查德·M. 尼克松
232,236
Noble Peace Prize 诺贝尔和平奖 239
nobility 贵族 127-129,139
nomadic populations *See also* the Bedouin
国内人口, 参见贝都因人 15
North Africa 北非 67,90
Northern Alliance 北方联盟 277-278
NRC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Council)
国家代表理事会 182
Nur al-Din 努尔·丁 69

O

OAPEC. *See* Organization of Arab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阿拉伯
石油输出国组织
occupied territories 占有的领土 267

oil xvii. *See also*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阿拉伯石油输出
国组织
and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271
growing power of after World War
II 二战后不断增长的势力
198-199
oil-related corruption Under King
Saud 沙特国王时期与石油相关
的腐败 212-213
as percentage of GDP 国内生产总
值的百分比 283
search for 勘探 192-194
shipping agreements with Onassis
与奥纳西斯的海运协定 215
U. S. interest in 1920s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的利益 191
U. S. oil companies and Crown
Prince Abdullah 美国石油公司
和阿卜杜拉王储 269-270
and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
战 196
oil concessions 石油开采权 190 -
194,303
Oil Embargo (1973) x, 1973 年石油禁
运 231-235,304
oil prices 油价
decline in 1980s 1980 年代石油价格下
降 245,304
increases 1999 - 2001 增加, 上涨
1999-2000 284
and Iraqi invasion of Kuwait 伊拉克入
侵科威特 254
and postwar oil glut 战后石油供过于求

230

oil refinery 炼油厂 234f

oil revenues 石油收入 238, 239, 251, 265

oil royalty disputes 石油所有权纠纷 231

oil well 油井 192f

Olympic Games (Moscow, 1980) 1980年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 246

Oman 阿曼 95, 154, 162

Omar Khayyam. *See* Umar Khayyam 奥马尔·海亚姆

Onassis,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奥拉西斯 215

OPEC. *See*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欧佩克,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ration Desert Shield 沙漠盾牌行动 257, 328

Operation Desert Storm 沙漠风暴行动 257 - 259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持久自由行动 277 - 278, 305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伊拉克自由行动 282, 306

Opposition movements (1950s) 反对运动 213 - 214

Organization of Arab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APEC)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231, 232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230 - 231, 236, 303, 304

Oslo Agreement 奥斯陆协议 268

Ottomans 奥斯曼人

Abd al-Wahhab and 阿布杜·哈瓦卜 116

Arab revolt against during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阿拉伯大起义 179 - 180

and Asir 阿西尔 157 - 158

and Banu Khalid revolt 巴努·哈立德叛乱 300

control of Arabia 控制阿拉伯 101 - 105, 103m

and decline on peninsula 半岛的衰落 162 - 163

defeat of Mamluks 马木鲁克战败 300

and German railroad 德国铁路 167

and Great Arab Revolt 阿拉伯大起义 179 - 180

and Hasa 哈萨 300, 301

and Hijaz 汉志 173 - 175

and Hufuf 胡富夫 300

Hussein ibn Ali and 侯赛因·伊本·阿里 176, 302

Ibn Saud and 伊本·沙特 171

and the Ikhwan 伊赫万 172

and Iraq-Kuwait relations 伊拉克与科威特关系 256

and Mecca 麦加 102 - 105

and Mufti 穆夫提 89

and religious reform 宗教改革 113

and Saudi-Wahhabi offensive 沙特-瓦哈比进攻 130 - 136, 301

and sharifs 谢里夫 157

Ottoman-Saudi Treaty 《奥斯曼-沙特条

- 约》 172
- Oudah, Salman al- 萨勒曼·奥达哈
263, 264
- P
- pagans/paganism 五角大楼 35, 41
- Pahlavi, Shah Mohammad Reza 巴列维,
沙汗·穆罕默德·礼萨 244
- Pakistan 巴基斯坦 246
- Palestine 巴勒斯坦
- Abdullah's peace plan 阿卜杜拉的和
 平计划 279-280
- Balfour Declaration 贝尔福宣
 言 180
- Bedouin invasion 贝都因入侵 19
- birth of Judaism/Christianity
 犹太教/基督教的诞生 24
- George W. Bush's statements on self-
 determination 美国总统乔治·布
 什的自决声明 272
- intifada 起义 268
- and Israel 以色列 201-205
- Madrid Peace Conference 1991 1991
 年马德里和会 267-268
- Roosevelt/Ibn Saud meeting 罗斯福/
 伊本·沙特会见 197, 198
- Saudi support for 1990s peace process
 沙特支持 20 世纪 90 年代和平进程
 267-269
-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228, 268, 270, 304
- 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巴勒斯坦全国
 委员会 268
- Palmyra 帕尔米拉 14
- pan-Arabism·泛阿拉伯主义 217
- paper 纸张 75
- paper manuscript 纸张手稿 299
- Parthians 帕提亚 14
- pasha 帕夏 129
- Pasha, Fatih 帕夏, 法提赫 102
- patriarchy 管区 289
- Pax Romana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14
- PDRY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 也门人民民主共和
 国 229
- pearls 珍珠 9-10
- Pentagon attack. See September 11, 2001
 terrorist attacks 袭击五角大楼, 参见
 9·11 恐怖袭击
-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
 (PDRY) 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 229
- Pérez de Cuéllar, Javier 哈维尔·佩雷斯
 德奎利亚尔 254-255
- Persia 波斯 79, 187
- Persian Gulf 波斯湾 1, 5
- Persian Gulf War (1991) 1991 年海湾战
 争 x, xii, 254-259, 305
- Petra 皮特拉 13, 14
- petroglyphs 岩画 7, 8f
- petroleum. See oil 石油
- Philby, H. St. John 约翰·菲尔比
 and Ibn Saud 伊本·沙特 178
 and Ibn Saud-Charles Crane meeting 伊
 本·沙特会见查尔斯·克雷恩 191
 on Islam before 伊斯兰教之前
 Wahhabism 瓦哈比主义 114
 on oil money corruption 石油金钱腐败
 212-213

- and Socal oil agreement 加利福尼亚标准公司石油协议 192
- Phoenicians 腓尼基人 8
- pilgrimage. *See also* hajj 朝圣, 参见哈吉 35
- in early 1930s 1930年代早期 188
- to Mecca 麦加 286f
- and Meccan economy 麦加经济 28
- Muhammad's hajj 穆罕默德的朝圣 43,45,47
- during Ottoman period 奥斯曼帝国时期 102
- in pre-Islamic Arabia 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半岛 26
- pilgrims 朝圣者 203f
- pipeline, Iraqi 伊拉克的石油管道 270
- Pliny 普林尼 9-10,12
- PLO. *Se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 poetry 诗歌 20,79,85
- polytheism 多神教 25
- Pompey 庞培 14
- Population statistics 人口统计 284-285,294-295
- Porte (Sublime Porte) 波尔特(最高波尔特) 101-102,129,130
- Portugal 葡萄牙 99-101,300
- Powell, Colin 国务卿鲍威尔 274
- prayer. *See* salat 祈祷者, 参见撒拉特 291
- prehistoric environment 史前环境 6-7
- pre-Islamic period 前伊斯兰时期 7-23,26
- prince 王子 129
- Prince Sultan Air Base 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 277
-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271
- Prophet's Mosque 先知清真寺 49f,52f
- provinces (of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省份 263m
- Ptolemy 托勒密 11,78
- public opinion polls 民意调查 277
- public projects 公共工程 252-253
- public relations campaigns 公关活动 278
- punishment 处罚 89
- Pyramids, Battle of the 金字塔战役 133
- Q**
- Qadhafi, Muammar al- 穆阿迈尔·卡扎菲 226
- qadi 卡迪 129,292g
- Qaeda, al- 基地
- and Afghanistan War 阿富汗战争 247
- and 9/11 attacks 9·11袭击 274
- Riyadh suicide bombings 利雅得自杀式爆炸 283,306
- Saudi extradition of members 沙特引渡基地成员 279
- USS Cole bombing 美国科尔号爆炸 267
- Qahtani, Muhammad bin Abdallah al-. *See* the Mahdi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卡塔尼, 参见马赫迪
- Qahtan tribe 郭坦部落 106
- Qasim 卡西姆 125f
- Buraida Uprising 布赖代起义 263
- capture by Ibn Saud 伊本·沙特的占

- 领 302
- capture by Ibrahim Pasha 易卜拉欣帕夏的占领 143
- failed siege of 围困失败 124
- resistance to Faisal bin Turki's control 对图尔基费萨尔统治的反抗 155
- Tusun's armistice at 突松的停战 142
- Qatar 卡塔尔 230
- Qatif 卡提夫 242
- Qays 卡伊部落 56
- qibla 朝拜 38, 41, 78, 292g
- qiyas 类比 88, 292g
- Qorvis Communications 交流方式 278
- Quatad ibn Idris 卡塔尔达·伊本·伊德里斯 72
- Quincy, USS 昆西号 197, 198, 198f
- Quran 古兰经 31 - 33, 292g
- Abd al-Wahhab's interpretation of 阿卜杜·瓦哈卜的解释
- Flood of Arim 阿利姆大洪水 12 - 13
- and infidels in oil industry 和异教徒的石油工业 193, 194
- leaf from 经文 53f
- and Muhammad's early life 穆罕默德的早期生活 30
- pursuit of knowledge as religious imperative 把寻求知识作为宗教义务 75
- and Satanic Verses 撒旦诗篇 38
- slavery references 被奴役之人 16
- standardization by Uthman 奥斯曼确定《古兰经》定本 299
- Uthman's compilation of 奥斯曼的整理 52 - 53
- Quranic law 《古兰经》法 64
- Quraysh 古莱什部落
- and early Islam 伊斯兰早期 36 - 38
- and Mecca 麦加 28
- and Muhammad 穆罕默德 30
- persecution of Muslims 受迫害的穆斯林 298
- and sharifs of Mecca 麦加的谢里夫 71, 72
- Qusayy 库塞伊 28
- R
- Rablah II, king of Nabataea 奈伯特国王拉贝二世 14
- Rabia ibn Mani 拉比亚·伊本·马尼 107
- Radio Yemen 也门电台 223
- railway, Hijaz 汉志铁路 174, 175
- Ramadan 斋月 35
- Rasheed, Madawi al- 马达维·拉希德 160
- Rashid, Al (Rashidis) 拉希德
- defeat of Saudis 击败沙特 302
- post-World War I battles with Ibn Saud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伊本·沙特的战争 180, 181
- rise to power 崛起之路 158 - 161
- and Riyadh 利雅得 167 - 169, 302
- and Shammar 沙马尔 159 - 160
- Rashid, Harun al- 哈伦·拉希德
- and Golden Age of Islam 伊斯兰黄金时期 75
- and hospitals 医院 76
- reign of 在位统治 299

- and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一千零一夜》 62,87
- Rashid, Muhammad Al 穆罕默德·拉希德 163-164
- Rashid ibn Mughamis al-Shabib 拉希德·伊本·穆哈密斯·谢比卜 111
- rashidun*. See "rightly guided" caliphs 拉希顿, 参见正道指引的哈里发
- Ras Tanura refinery 塔努拉炼油厂 193,305
-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248,250
- recognition, diplomatic 外交承认 187,189
- Red Sea 红海 1,95-98,96f
- Red Sea Escarpment 红海悬崖 3
- reform 改革
- educational 教育 285
 - financial 金融 219
 - and Free Princes movement 自由亲王运动 219-220
 - increase in pressure for (1990s) 1990年代压力增加
 - movements, 1950s 1950年代的运动 213-214
 - movements, 1960s 1960年代的运动 223-224
 - opposition by Saud and Faisal 沙特和费萨尔的反对 220-221
 - proposals by Crown Prince Faisal 费萨尔王储的提议 222-223
 - religious 宗教 113
 - social 社会 xii
- reform government (1990s) 1990年代的政府改革 261-262
- religious freedom 宗教自由 288-289
- religious purity 宗教纯洁性 59-60
- religious tolerance 宗教包容 74,113,114,161
- Resolution 决议 194,227,239,242,257,280
- Rice, Condoleezza 国务卿赖斯 272
- "rightly guided" caliphs 正道指引的哈里发 50,299
- right of return 返回的权利 280
- Riyadh 利雅得 149f
- under Abd al-Rahman 阿布杜·拉赫曼 163
 - after Faisal bin Turki 费萨尔·本·图尔基 161-164
 - under Al Rashid 处于拉希德治理之下 167-169
 - battles with Diriyah 德拉伊叶之战 123
 - conflict with Britain 与英国的冲突 158
 - ejection of Al Rashid from control of 拉希德被逐出 302
 - Faisal bin Turki's return 费萨尔·伊本·图尔基返回 155,301
 - under Ibn Saud 伊本·沙特 168,206f,302
 - Khalid ibn Saud and 哈立德·伊本·沙特 153
 - Mamask fortress in 马萨马科城堡 169f
 - National Guard base bombing 国民警卫队营地爆炸 266,305
 - as power in first Saudi State 第一沙特王国的鼎盛 120-121

- reestablishment of Saudi rule in 重建沙特统治 301
- sack of, during Ottoman period 奥斯曼时期的洗劫 104
- and Saudi-Wahhabi alliance 沙特-瓦哈比联盟 301
- terrorist bombings 恐怖炸弹袭击 xii, 283, 306
- under Turki ibn Abdallah 处于图尔基·伊本·阿卜杜拉的统治之下 151
- rock drawings. *See* petroglyphs 岩画, 参加岩画
- Rome 罗马 12, 14, 18
- Roosevelt, Franklin D. 富兰克林·D. 罗斯福
- gift of wheelchair to Ibn Saud 向伊本·沙特赠送轮椅 207
- meeting with Ibn Saud 与伊本·沙特的会见
- and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6
- Rothschild, Lord 罗斯柴尔德勋爵 180
- Rub al-Khali 鲁卜哈利沙漠 4, 6
- Rumaytha 鲁马萨 95, 96
- S**
- Saba (Sabacan civilization) 赛伯伊(赛伯伊因文明) 11 - 12, 23, 298
- sabkha 盐湖沼泽 5
- Sadat, Anwar 阿旺·萨达特 229, 239
- Sad ibn Zaid 萨德·伊本·扎伊德 104
- Sadleir, George Forster 乔治·福斯特·沙德伟 145, 147
- Sadun 萨敦 111, 112
- Sahih al-Bukhari* 萨贺·布哈马 42
- Sahih Muslim* 可靠的穆斯林 42
- Said ibn Sad ibn Zaid 赛义德·伊本·萨德·伊本·扎伊德 104
- Salah al-Din ibn-Ayyub (Saladin) 萨拉丁·伊本·阿尤布(萨拉丁) 69
- Salam, Prince 萨拉姆, 王子 279
- salat 萨拉特 34, 293g
- Saleh Al Fawzan, Shah 萨利赫·法瓦赞 285
- Salim al-Subhan 萨利姆·苏布罕 164
- Sallal, Abdullah al- 阿卜杜拉·萨拉勒 221
- Salman, Prince 萨勒曼王子 288
- SAMA (Saudi Arabian Monetary Authority) 沙特货币机构 279
- Sanaa 萨那 190
- San Remo Conference 圣雷莫会议 191
- Sarajevo 萨拉热窝 278
- Sargon II, king of Assyria 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 11
- Satanic Verses 撒旦诗篇 38 - 39
- Saud (ruler from 1803 - 1814). *See* Saud ibn Abd al-Aziz 沙特(1803 - 1814年统治者), 参见沙特·伊本·阿卜杜·阿齐兹
- Saud (son of Faisal bin Turki) 沙特(费萨尔·图尔基的儿子)
- Saud, Al (House of Saud) 沙特(沙特王室)
- capture of Hasa 占领哈萨 301
- creation of Diriya 修建德拉伊叶 300
- Diriya 德拉伊叶 106 - 109
- family rivalries during Ibn Saud's rule

- 伊本·沙特统治期间的家族对抗
 genealogical chart 家谱 108t,150t
 Hasa 哈萨 111-113
 imams and 伊玛目 120
 origins of 起源 105-113
 relationship with terrorists 与恐怖分子的联系 xii
 return of (1920s) 1920 年代的重返 149,151
 and Turki ibn Abdallah's reign 图尔基·伊本·阿卜杜拉的统治 151
 Uyaina 阿伊纳城 109-111
 Saud, Crown Prince/King (Saud bin Abdul Aziz) 沙特王储/国王(沙特·本·阿卜杜拉·阿齐兹) 211f
 abdication of 放弃 225,304
 administration 管理 210,212-213
 appointment as crown prince 任命为王储 195
 assassination plot against Nasser 阴谋暗杀纳赛尔 218
 assumption of power 执掌权力 208,303
 death of 去世 228
 and Eisenhower Doctrine 艾森豪威尔主义 217-218
 and Free Princes movement 自由亲王组织 220
 as Ibn Saud's deputy in Najd 作为伊本·沙特在内志的副手 185
 and Ibn Saud's succession 伊本·沙特的继承人 207
 interference with Faisal's rule 干预费萨尔的统治 225
 reign as king 成为国王 210-213
 relations with Nasser 与纳赛尔的关系 215
 resumption of power 恢复权力 220-221,303
 succession by Faisal 费萨尔的继承 219
 Washington visit 1942 访问华盛顿 1942 197
 Yemeni civil war 也门内战 222
 Yemen invasion 也门入侵 190
 Saud, House of. See Al Saud Saud al-Faisal, Prince 沙特王室。参见沙特·费萨尔,王子 275
 Saud Arabia, Kingdom of 沙特阿拉伯王国 186-208,302
 Saudi Arabian provinces map 沙特阿拉伯省份地图 263m
 saud ibn Abd al-Aziz 沙特·伊本·阿卜杜·阿齐兹 120
 and Ali ibn Rashid 阿里·伊本·拉希德 159
 assumption of leadership 担任领导 301
 attack on Karbala 进攻卡尔巴拉 134-135
 campaign of 1791-1992 1791-1992 年战争 125
 conquest of Mecca 占领麦加 136
 death of 去世 142,301
 defeat of Ghalib at Najd 在内志地区击败加利卜 132
 as emir of Diriyah 成为德拉伊叶的埃米尔 137

- expansion of territory under 领土扩张 138
- as imam 成为伊玛目 301
- as military leader 成为军事领袖 123
- reign of 统治 136-139
- Saud ibn Muhammad ibn Miqrin (founder of House of Saud) 沙特·伊本·穆罕默德·伊本·米克林(沙特王室的创建者) 108,110
- Saud ibn Rashid 沙特·伊本·拉希德 172
- Saudi High Commission for Relief 沙特援助高级委员会 278-279
- Saudi State, First. See First Saudi State 参见第一沙特王国
- Saudi State, second. See second Saudi state 参见第二沙特王国
- Saudi-Wahhabi alliance. See also First Saudi State 沙特-瓦哈比联盟, 参见第一沙特王国 116-117
- And 9/11 9·11事件 xi
- defeat at Hijaz 在汉志被击败 301
- Karbala attack 卡尔巴拉袭击 301
- and Najd 内志 300
- Ottoman response to conquests 奥斯曼帝国对征服者的反应 130-136
- and Riyadh 利雅得 301
- Saudi-Wahhabi emirate 沙特瓦哈比酋长国 301
- “Saudization” 沙特化 285,286
- Sawish, al- 达维斯 186
- sawm 沙渥姆 35,293g
- Schwarzkopf, H. Norman, Jr. 诺尔曼·施瓦茨科普法 257-258
- Scofield (U. S. oil tanker) 斯科菲尔德(美国油轮) 194f
- Scylax of Caryanda 卡瑞亚航海家司拉克斯 22-23
- seafaring 航海 78-80,95-99
- second Saudi state 第二沙特王国 144-164,302
- secularism 政教分离 55,59,61
- sedentary populations 定居阿拉伯人 15
- Seleucids 塞琉西王国 13
- Selim I, sultan of Turkey 土耳其苏丹萨利姆一世 101
- Selim III, sultan of Turkey 土耳其苏丹萨利姆三世 140
- Seljuks 塞尔柱人 66
- and Abbasid caliphate 阿拔斯哈里发 300
- and Crusades 十字军 68
- and end of Golden Age of Islam 伊斯兰黄金时期的结束 91-92
- Semitic language 闪族语系 16
- September 11, 2001 terrorist attacks 9·11恐怖袭击 273-275,305
- and educational system 教育系统 285
- effects on economy 对经济的影响 284
- and U. S. perceptions of Saudi Arabia 美国眼中的沙特阿拉伯 x-xi
- and U. S. relations 美国关系 xvii, 275-277
- Serbia 塞尔维亚 266
- Shafi'i, Muhammad ibn Idris al- 穆罕默德·伊本·伊德里斯·沙菲仪 90-91
- Shafi'i law 沙菲仪法 90-91

- shahada* 萨哈达 34, 189, 293g
- Shah of Iran. See Pahlavi, Shah
 Mohammad Reza 伊朗沙汗, 参见穆罕
 默德·礼萨·巴列维沙汗
- Shakespear, J. D. 莎士比亚 176, 302
- shamal* 夏马风 5
- Shammar tribe 沙马尔部落
 and Arabian horses 阿拉伯马 160
 and British-Ottoman struggles 英国与
 奥斯曼之争 167
 Hijaz raids 汉志袭击 164
 Ibn Saud's battles with 与伊本·沙特的
 征战 176
 and Rashidis 拉希德家族 159, 160
 and tribal warfare 部落战争 106
- sharia 沙里亚 293g
 Abd al-Wahhab and 阿卜杜·瓦哈
 卜 116
 during Golden Age of Islam 伊斯兰黄
 金时期 88-91
 Hanafi law 哈乃斐教法
 Hanbali law 罕百里教法 91,
 288-289
 and human rights 人权 286-287
 under Ibn Saud 处于伊本·沙特的统治
 下 184
 Maliki law 马立克教法 90
 Shafi'i law 沙斐仪教法 90-91
 and 1990s reform efforts 20世纪90年
 代改革努力 260
 and women's rights 女权 287-288
- sharif 谢里夫 293g
 balance of power with Ottomans 与奥
 斯曼的权利平衡 157
 definition 定义 129
 leadership of Mecca 麦加的领袖 71-
 72, 300
 Ottoman relations with 与奥斯曼的关
 系 102
- Sharif Ghalib 谢里夫加里卜 301
- Sharon, Ariel 以色列总理沙龙
 271, 282
- Sharran, Taabbata 塔巴塔·沙兰 20
- Sheba 赛伯伊 11
- sheikh 谢赫 19, 129, 293g
- Shia 什叶派 293g See also Sunni/Shia
 schism 参见逊尼和什叶派的分裂
 and Abbasids 阿拔斯 60-61
 Eastern Province unrest 东方省骚乱
 242, 304
 Fatimids 法蒂玛 67
 and Husayn's martyrdom 侯赛因的殉
 道 56
 travel rights 旅游的权利 289
 uprising in Iraq, 1991 1991年伊拉克起
 义 258
- shura* 舒拉节 55
- Sibila, Battle of 西比拉战役 186, 302
- Siffin, Battle of 绥芬战役 54, 299
- Sinai Peninsula 西奈半岛 227
- Sinopec 中石化 283
- Six-Day War. See Arab-Israeli War (1967)
 1967年六日战争, 参见1967年阿拉伯以
 色列战争
- slavery 奴隶制度 15-16, 212
- Socal. See Standard Oil of Clifornia 萨克
 森, 参见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
- Solomon, King 国王所罗门 11

- “Song of Vengeance” (Taabbata Sharran) 217,303
“复仇之子”(塔巴塔·沙兰) 20
- South Yemen. Se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 (PDRY) 南也门, 参见也门人民共和国
- Soviet Union 苏联
- Afghanistan War 阿富汗战争 246 - 249,304
- and Baghdad Pact 巴格达条约 215
- and Egypt after Nasser's death 纳赛尔死后的埃及 229
- and Eisenhower Doctrine 艾森豪威尔主义 217
- recognition of Saudi Arabia 承认沙特 187
- and Yemeni civil war 也门内战 222
-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Jersey 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 191
-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Socal) 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萨克森) 192, 193,303
- statistics 统计
- economic 经济 296-297
- geographical 地理 294
- population 人口 294-295
- Stone Age 石器时代 7
- Strabo 斯特拉波 12,13
- Strait of Hormuz 霍尔木兹海峡 1
- Strikes 游行示威 199-201,303
- student unrest 学生骚乱 213-214
- “Sudairi seven” 苏代尔七兄弟 209 - 210,237,238,251,269
- Sudan 苏丹 264
- Suez Crisis 苏伊士运河危机 201,215 - 217,303
- Sufis 苏菲 113
- Sufism 苏菲主义 114
- suicide bombings 自杀式炸弹袭击 280
- Sulaiman (brother of Abd al-Wahhab) 苏莱曼(阿卜杜·瓦哈卜的兄弟) 116, 121,124
- Sulaiman, al- 苏莱曼 195
- Sulaiman ibn Abd al-Wahhab 苏莱曼·伊本·阿卜杜·瓦哈比 132
- Sulaiman ibn Hamad ibn Ghurayar al-Humaidi 苏莱曼·伊本·哈马德·伊本·胡拉亚尔·胡麦迪 116
- Sulaiman Pasha 苏莱曼帕夏 104
- Sulaiman the Lawgiver (Suliaman the Magnificent) 立法者苏莱曼(苏莱曼的辉煌) 101,102
- sultan 苏尔坦 129,293g
- Sultan ibn Abd al-Aziz, Prince 苏尔坦·伊本·阿卜杜·阿齐兹王子 236,237, 269,288
- Sumarra 萨马拉 62
- Summer Olympic Games (Moscow, 1980) 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246
- sunnah 逊奈 88,293g
- Sunni 逊尼 293g
- Sunni law 逊尼派教法学派 90-91
- Sunni/Shia schism 逊尼与什叶的分裂 53,54,56,64-66,65t
- Supreme Council of Islamic Affairs 伊斯兰事务最高委员会 263
- Supreme Economic Council 最高经济委员会 271
- Supreme Oil Council 最高石油委员

- 会 271
- suzerain 宗主国 129
- Sykes-Picot Agreement 《赛克斯-皮科特协定》 180
- Syria 叙利亚
- Bedouin invasion 贝都因入侵 19
- free-trade agreement 自由贸易协定 270
- and Hashemite ambitions 哈希姆家族的野心 205
- Husni al-Zaim's rise to power 胡斯尼·扎伊姆开始执政 199
- and Israel/Palestine peace plans 巴以和平计划 280
- and UAR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218
- Syrian Desert 叙利亚沙漠 6
- T
- tafrah 飞跃 293g
- Taif 塔伊夫 37,182
- Taif, al-, Pact (1962) 1962年塔伊夫协定 221
- Taif, Treaty of (1934, 1973) 1934年, 1973年《塔伊夫条约》 190,228,303
- Talal ibn Abd al-Aziz Al Saud 塔拉勒·伊本·阿卜杜·阿齐兹·沙特 207,210, 219-220,223
- Talal ibn Abdullah Al Rashid 塔拉勒·伊本·阿卜杜拉·拉希德 159,161
- Taliban 塔利班
- and Afghanistan War with Soviets 对苏联的阿富汗战争 277,278
- madrassa support for 马德拉萨宗教学校支持 248
- support for bin Laden 支持本·拉登 265
- U. S.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美国入侵阿富汗 305
- Tapline oil pipe line 塔普林输油管线 199
- Tariqi, Abdullah al- 阿卜杜拉·塔里奇 230
- tawheed 陶希德 114
- taxation 税收 97-98,123
- technological change 技术变革 184-186
- Tehran agreement of 1971 1971年德黑兰协定 231
- telegraph 电报 185
- telephone 电话 185
- television 电视 227,271,282
- temperature, of desert 沙漠温度 5,6
- Tenet, George 乔治·特尼特 274
- tents 帐篷 19,21
- terrorism. See also September 11, 2001 terrorist attacks 恐怖主义,参见9·11恐怖主义袭击
- Osama bin Laden and 奥萨玛·本·拉登 264-265
- combating of 打击 290
- combating of funding for 打击资助 278-279,306
- Khobar Towers bombing 胡拜尔大厦爆炸事件 266-267
- Riyadh suicide bombings 利雅得自杀式爆炸事件 283
- Saudi funding of 沙特的资助 276-277,289

- USS Cole bombing 美国科尔号爆炸事件 267
- testimony. See *shahada* third Saudi State 见证, 参见萨哈达第三沙特王国 169-171
-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一千零一夜》 86, 87, 95
-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 《一千零一夜》 300
- Thunaiyan ibn Barrak 苏乃安·伊本·巴拉克 111
- Thuwaini ibn Abdullah 苏维尼·伊本·阿卜杜拉 24-125, 130
- Tihamah 提哈马 3, 4
- Tikrit 提克里特 282
- Titles (of nobility) 贵族的头衔 128, 129
- tomb of the Prophet 先知的墓地 49f
- torture 酷刑 287
- trade 贸易
- among early civilizations 早期文明中的贸易 8, 9
- camels and growth of 骆驼的增长 17
- commerce and caravans 商业和大篷车 21-23
- and Dilmun civilization 迪尔蒙文明 9, 10
- maritime 海上 78-80, 95-99
- and Nabataean kingdom 奈伯特王国 14
- Sabaeen 赛伯伊文字 11, 12, 23
- trade routes 商路 xvii, 21m, 28
- Traditions of Muhammad (al Hadith) 穆罕默德圣训 30
- Transjordan 外约旦 203, 205
- Translation, Epoch of 翻译时代 78, 79, 299
- translations 翻译 75-79
- transnational issues 跨国问题 297
- travel 旅行 287, 288
- Trench, Battle of the 壕沟之战 43
- tribalism 部落主义 289-290
- tribes and tribal territories 部落及其疆域 106m
- Trucial States 特鲁西尔国家 230
- Truman, Harry S. 哈里·杜鲁门 214
- Tugrul Bey 图格鲁勒贝伊 66
- Turaba 图拉巴 180-181
- Turkey 土耳其 178
- Turki ibn Abdallah ibn Muhammad ibn Saud 图尔基·伊本·阿卜杜拉·伊本·穆罕默德·沙特
- and Ali ibn Rashid 和阿里·伊本·拉希德 159
- assassination of 刺杀 301
- reestablishment of Saudi rule in Riyadh 沙特在利雅得统治的重建 148, 149, 301
- reign of 统治 151-152
- Tusun (son of Muhammad Ali) 突松(穆罕默德·阿里之子) 140-142
- Tuwayq Escarpment 图韦克陡坡 4f
- Twitchell, Karl S. 卡尔·S. 特维切尔 191, 192

U

- UAE. See United Arab Emirates 阿联酋
- UAR (United Arab Republic) 阿拉伯联合

- 共和国 218-219
- Ubayd, al- 乌巴德 181
- Ugayr Protocol 乌盖里草案 181
- ulama (ulema) 乌里玛 88, 113, 129, 285, 293g
- Umar ibn Abd al-Khattab 奥马尔·伊本·哈塔卜 36, 50-52
- Umar Khayyam 夏马开阳, 即海亚姆 79, 81
- Umayyad caliphate 伍麦叶哈里发 54-55
- and calligraphy 书法 86
- downfall of 伍麦叶王朝的颠覆 60
- end of 伍麦叶王朝结束 299
- and end of Islamic Empire 伊斯兰帝国的终结 72
- new dynasty 新王朝 56-59
- and poetry 诗歌 20, 85
- and schools of law 教法学派 89
- Umayyad Mosque 伍麦叶清真寺 58, 58f
- ummah 乌玛 xi, 293g
- divisions within 之间的分裂 40, 41
- and the Hegira 希吉拉 39
- and sharia 沙里亚 88, 89
- UN declaration 678 联合国 678 号决议 257
- unemployment 失业 252, 275, 284-286
- Un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Arabian Peninsula 阿拉伯半岛人民联盟 223
- Unitarian/Unitarianism. See Wahhabism 一神论, 参见瓦哈比主义
-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1, 221, 230
- United Arab Republic (UAR)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218-219
- United Nations 美国
- and division of Israel/Palestine 巴勒斯坦以色列分治 203, 204
- Crown Prince Faisal's relations with 王储费萨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219
- and Iraq War (2003) 2003 年伊拉克战争 306
- Kuwaiti invasion resolutions 关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决议 257
- and Saudi declaration of war on Axis powers 沙特向轴心国宣战 198
- and Six-Day War 六日战争 227
- and Suez Crisis 苏伊士运河危机 216
-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See under Resolution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参见决议
- United Nations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联合国核武器不扩散条约 250
- United States 美国
- and Afghanistan invasion by Soviet Union 苏联入侵阿富汗 246
- and Afghanistan invasion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美国入侵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 277-278
- arms sales 军售 243-244, 304
- and bin Laden 本·拉登 265, 266
- al-Buraimi dispute 布莱米绿洲争端 201
- Dhahran air base. See Dhahran air base 达兰空军基地
- diplomatic recognition of Saudi Arabia

- 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承认 187,303
- effect of 9/11 attacks on Saudi relations 9·11事件对于沙特外交关系的影响 x, 275-277
- Guantánamo Bay detentions 关塔纳摩监狱 278
- and Iranian revolution 伊朗革命 244
- and Iraqi invasion of Kuwait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255
- and Iraq War (2003) 2003年伊拉克战争 280-282
- Israel policy 对以色列的政策 271-272,305
- Jerusalem Embassy Act of 1995 1995年美国耶路撒冷大使馆法 268-269
- and Khobar Towers bombing 胡拜尔塔爆炸事件 305
- military bases, terrorist attacks on 对军事基地的恐怖袭击 266-267
- oil interests 石油利益 191,231-232, 269-270
- rapprochement with Saudi Arabia 1974与沙特阿拉伯和解 304
- relations during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系 196-198
- relations following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关系 214-215
- relations in 1970s 1970年代的关系 235-236
- relations under Crown Prince Abdullah 王储阿卜杜拉时的关系 269-272
- and Riyadh suicide bombings 利雅得自杀式炸弹袭击 283,305
- and Saudi religious freedom 沙特的宗教自由 289
- Saudi view of 沙特人的认识 xi-xii
- and Socal oil agreement 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协议 192
- and UAR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218
- and YAR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224
- and Yemeni civil war 也门国内战争 222
- UNSCOM 联合国武器调查特别委员会 281
- Uqayr Protocol 乌盖里草案 302
- uqubat 内容 88
- Urban II, Pope 教皇乌尔班二世 68
- urf 普通法或习俗法 293g
- Utaybi, Juhayman al 朱哈曼·犹他比 240,241
- Utayfa 奥塔法 96
- Uthman al-Mudhafi 奥斯曼·穆达哈非 133,141
- Uthman caliphate 奥斯曼哈里发 299
- Uthman ibn Abdallah ibn Bishr 奥斯曼·伊本·阿卜杜拉·伊本·比斯尔 104, 126,128,149
- Uthman ibn Affan 奥斯曼·伊本·阿凡 48,50,52-54
- Uthman ibn Hamad ibn Muammar 奥斯曼·伊本·哈马德·穆阿迈尔 115-117,120
- Uyaina 阿伊纳 109-113
- Uyaina rulers 阿伊纳统治者 110t
- v
- vizier 维奇尔 129

W

- wadis 瓦迪斯 3
- Wadi as sirhan 瓦迪斯锡尔汉河谷地 6
- Wahhab-al Saud alliance. *See* Saudi-Wahhabi alliance 瓦哈卜-沙特联盟, 参见沙特-瓦哈比联盟
- Wahhabi 瓦哈比 293g *See also* Saudi-Wahhabi alliance army of 参见瓦沙特-哈比联盟军 128 - 130
- attacks in the North 袭击北方部落 137 - 138
- conquest of Mecca 攻克麦加 136
- defeat by Muhammad Ali 被穆罕默德·阿里打败 142
- as derogatory term 作为贬义 118
- earliest members of group 早期的组织成员 115
- and Ibn Saud 伊本·沙特 167
- relations with British 与英国的关系 146 - 147
- Syrian/Iraqi resistance 叙利亚、伊拉克抵制 138
- Wahhabism. *See also* Abd al-Wahhab, Muhammad ibn and 9/11 瓦哈比主义, 参见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与9·11事件 xi
- and educational system 教育体系 285
- emergence of 出现 113 - 117
- enforcement under Ibn Saud 伊本·沙特加强统治 184
- financial support for spread of 对传播瓦哈比教义的财政支持 219
- and Ibn Saud's conquest of Riyadh 伊本·沙特攻占利雅得 170
- and the Ikhwan. *See* the Ikhwan 伊赫万, 参见伊赫万
- and rebuilt Bosnian mosques 重建波斯尼亚清真寺 266
- and religious freedom 宗教自由 289
- Walid, al-, I 瓦立德一世 58, 59
- water 水资源 18
- Wathiq, al- 瓦提克 62
- weapons inspections 武器核查 281, 282
-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81, 282
- West Bank 约旦河西岸 205, 227, 267
- Whirling Dervishes 苏菲派中的旋转僧 113
- White Army 白军 214
- Wilhelm II, Kaiser of Germany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167
- women's rights 妇女权利 227, 253, 257, 287 - 288
- World Muslim League 世界穆斯林联盟 227
- World Trade Center attacks. *See* September 11, 2001 terrorist attacks 世界贸易中心遭袭, 参见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
- World Trade Center bombing 1993 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 265
-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175 - 182
-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6 - 198
- writing 作品 16, 298 *See also* literature; poetry 参见文学, 诗歌

Y

Yahya Bin' Deen 叶海亚贝伊 146

沙特阿拉伯史

- Yakan Bey 亚坎贝伊 146
- Yamani, Ahmad Zaki 艾哈迈德·查基·
亚马尼 231,251
- Yanbu 延布 140
- Yaqut ibn Abdullah al-Hamawi 雅古特 80
- YAR. *See* Yemen Arab Republic 阿拉伯
也门共和国
- Yarmuk, Battle of 亚穆克战役 51,299
- Yathrib 叶斯里布绿洲 24,39 *See also*
Medina 参见麦地那
- Yazid 亚兹德 56
- Yemen 也门
and aftermath of Six-Day War 六天战
争的后果 228
border agreement 边界协定 270
border war 边界战争 189-190,303
civil war 国内战争 222,226,228,304
early civilizations in 早期文明 8
establishment of YAR 阿拉伯也门共和
国的建立 221-222
geology of 地理学 4
and Saba 赛伯伊 11
USS Cole bombing “科尔”号导弹驱逐舰
爆炸 267
- Yemen Arab Republic (YAR) 阿拉伯也门
共和国 221-222
divisions over recognition of 承认分
歧 222
and PRDY 伊斯兰会议组织 229
recognition by Saudi Arabia 得到沙特
阿拉伯的承认 228
relations with U. S. 与美国的关
系 224
and Saud's attempts to regain throne 沙
特企图重获王位 225
- Yithi-amara, king of Saba 塞伯伊国王伊
提-阿玛拉 11
- Yom Kippur War. *See* Arab-Israeli
War 1973 赎罪日战争,参见1973年
阿以战争
- young people 年轻人 xi, xii
- young Turks 青年土耳其 174,175
- Z
- Zaid ibn Arayar 扎伊德·伊本·阿拉亚尔
125,126
- Zaid ibn Marhan ibn Watban 扎伊德·伊
本·马克汉·伊本·瓦特班 109
- Zaid ibn Musa 扎伊德·伊本·穆萨 121
- Zaid ibn Zamil 扎伊德·伊本·扎米
尔 124
- Zaim, Husni al- 胡斯尼·扎伊姆 199
- zakat 天课 34,35,293g
and funding of first Saudi state 第一沙
特王国的建立 139
as taxation 税收 123
under Turki ibn Abdallah 图尔基·伊
本·阿卜杜拉的统治 152
- Zayd 载德 36
- Zionism 锡安主义 202,203,214
- zoology 动物学 84
- Zubaydah 祖拜达 93

译 后 记

詹姆斯·温布兰特的《沙特阿拉伯简史》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沙特阿拉伯王国这个中东地区大国的变迁轨迹。沙特阿拉伯王国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发源地，被世界穆斯林视为“精神祖国”。它无论在伊斯兰世界，还是在中东乃至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内学术界对沙特阿拉伯这个中东石油“巨无霸”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开拓性的成果，但国外相关著作的翻译工作相对稀缺，该书无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沙特阿拉伯被称为“两圣地之主”，穆斯林向往的圣地——麦加与麦地那——均位于这里。因此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一直以此为豪。詹姆斯·温布兰特用浓重的笔墨、简练的笔锋叙述了沙特阿拉伯宗教文明交往中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两大标志性事件：一是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教；二是瓦哈比教派与沙特家族结合掀起了瓦哈比民族国家构建运动。前者使混沌无序的阿拉伯半岛崛起了强大的阿拉伯大帝国，并通过战争交往的方式，将伊斯兰理念与宗教原则传播到全世界，而后者则使逐渐衰落的伊斯兰教实现了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复兴，沙特阿拉伯以此为意识形态，实现了民族国家的建构。

从书中的相关论述可以归纳出沙特现代化模式的诸多特点。第一，突出强调伊斯兰教的作用，注重用政权和宗教力量的合作，来协调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平衡性与片面性;第二,慎重地控制现代化的节奏与步调,以缓进的方式协调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三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交融。一方面,新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正逐渐改变着沙特阿拉伯人的观念、思想和生活方式,从而产生相应的现代政治意识。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家事务日益复杂,传统君主政治与现实社会的矛盾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传统君主制的政治结构与政治现代化及民主政治之间的不适应性,社会两极分化,恐怖主义等。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遇到不少挑战,所幸得到有关人士的热情鼓励和鼎力相助,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该书的翻译。东方出版中心王卫东编辑在本书的校对、修改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认真负责的态度使人深受感动。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生鲁能、李达熊、周毅华、温广琴、吕生富、冯燧分别在第5、6、7、11、12、13章译文初稿整理中出力不少,表示感谢。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集体完成的: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负责第5、6、7、11、12、13章以及附录索引,全书的审校工作;王泽壮(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负责前言、鸣谢、导言,第1、2、3、4章;尹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负责8、9、10章;李铎(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负责该书的第13章、附录与索引工作。

虽然几经研修,但由于笔者对该问题研究基础的薄弱,水平所限,译文肯定存在着不足与欠缺,企盼学术界同仁和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

2009年8月10日

A Brief History of Saud Arabia

ISBN 978-7-5473-0070-1

